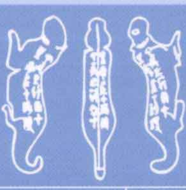


北宋开封

气象编年史

程民生 著

Beisong kaifeng qixiang biannianshi



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程民生，1956年生，河南开封人，回族。历史学博士。现为河南大学学报主编，河南省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南大学宋代研究所所长，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出版专著7部，合著、参编、主编著作8部。独自完成国家社科规划项目3项，省部级项目2项。河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优秀专家，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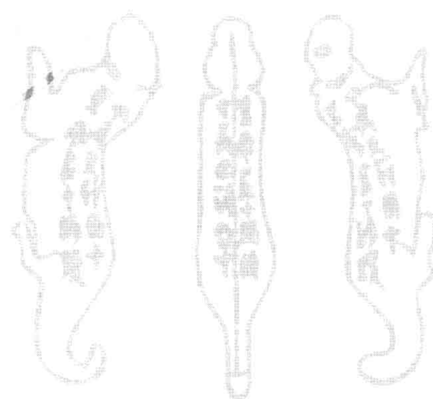
ISBN 978-7-01-010667-0

定价：38.00元

科基金项目（11BZS037）
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资助

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

程民生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 / 程民生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01-010667-0/
Ⅰ.①北… Ⅱ.①程… Ⅲ.①气象学-编年史-研究-开封市-北宋
Ⅳ.①P4-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17628 号

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史

BEISONG KAIFENG QIXIANG BIANNIANSHI

作　　者：程民生
责任编辑：张秀平
封面设计：徐　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http://www.peoplepress.net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印刷装订：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出版日期：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14
字　　数：33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0667-0/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010）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010）65250042　65289539

在古代，气象不只是气象
更是天象——那是上天的旨意
在北宋，开封不只是开封
更是京师——那是国家的心脏
于是
开封上空的那颗雨滴
就有了历史意义
就有了全国影响
彰显着
历史气象学的
蝴蝶效应

目　录

导言 / 1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
(960 年) / 11
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
(961 年) / 12
宋太祖建隆三年壬戌
(962 年) / 13
宋太祖建隆四年暨乾德元年癸亥
(963 年) / 15
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
(964 年) / 17
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
(965 年) / 19
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
(966 年) / 20
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
(967 年) / 21
宋太祖乾德六年暨开宝元年戊辰
(968 年) / 22
宋太祖开宝二年己巳
(969 年) / 23
宋太祖开宝三年庚午
(970 年) / 24
宋太祖开宝四年辛未
(971 年) / 25
宋太祖开宝五年壬申
(972 年) / 25
宋太祖开宝六年癸酉
(973 年) / 28
宋太祖开宝七年甲戌
(974 年) / 28

宋太祖开宝八年乙亥
(975 年) / 29
宋太祖开宝九年暨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丙子(976 年) / 30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
(977 年) / 31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戊寅
(978 年) / 32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己卯
(979 年) / 33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庚辰
(980 年) / 33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辛巳
(981 年) / 35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壬午
(982 年) / 36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癸未
(983 年) / 38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暨雍熙元年甲申(984 年) / 38
宋太宗雍熙二年乙酉
(985 年) / 41
宋太宗雍熙三年丙戌
(986 年) / 43
宋太宗雍熙四年丁亥
(987 年) / 44
宋太宗雍熙五年暨端拱元年戊子
(988 年) / 46
宋太宗端拱二年己丑
(989 年) / 47
宋太宗淳化元年庚寅
(990 年) / 51
宋太宗淳化二年辛卯
(991 年) / 52
宋太宗淳化三年壬辰
(992 年) / 54
宋太宗淳化四年癸巳
(993 年) / 59
宋太宗淳化五年甲午
(994 年) / 62
宋太宗至道元年乙未
(995 年) / 64
宋太宗至道二年丙申
(996 年) / 67
宋太宗至道三年丁酉
(997 年) / 69
宋真宗咸平元年戊戌
(998 年) / 69
宋真宗咸平二年己亥
(999 年) / 71
宋真宗咸平三年庚子
(1000 年) / 73

宋真宗咸平四年辛丑
（1001 年）/ 75
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
（1002 年）/ 78
宋真宗咸平六年癸卯
（1003 年）/ 81
宋真宗景德元年甲辰
（1004 年）/ 83
宋真宗景德二年乙巳
（1005 年）/ 84
宋真宗景德三年丙午
（1006 年）/ 86
宋真宗景德四年丁未
（1007 年）/ 87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戊申
（1008 年）/ 89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
（1009 年）/ 91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庚戌
（1010 年）/ 94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
（1011 年）/ 96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壬子
（1012 年）/ 98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癸丑
（1013 年）/ 99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甲寅
（1014 年）/ 100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
（1015 年）/ 101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丙辰
（1016 年）/ 103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
（1017 年）/ 105
宋真宗天禧二年戊午
（1018 年）/ 109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
（1019 年）/ 110
宋真宗天禧四年庚申
（1020 年）/ 111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
（1021 年）/ 114
宋真宗乾兴元年壬戌
（1022 年）/ 115
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
（1023 年）/ 116
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
（1024 年）/ 117
宋仁宗天圣三年乙丑
（1025 年）/ 118
宋仁宗天圣四年丙寅
（1026 年）/ 118

宋仁宗天圣五年丁卯
(1027 年) / 123
宋仁宗天圣六年戊辰
(1028 年) / 125
宋仁宗天圣七年己巳
(1029 年) / 127
宋仁宗天圣八年庚午
(1030 年) / 128
宋仁宗天圣九年辛未
(1031 年) / 129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
(1032 年) / 130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
(1033 年) / 130
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
(1034 年) / 132
宋仁宗景祐二年乙亥
(1035 年) / 134
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
(1036 年) / 135
宋仁宗景祐四年丁丑
(1037 年) / 136
宋仁宗宝元元年戊寅
(1038 年) / 137
宋仁宗宝元二年己卯
(1039 年) / 139
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
(1040 年) / 139
宋仁宗庆历元年辛巳
(1041 年) / 142
宋仁宗庆历二年壬午
(1042 年) / 143
宋仁宗庆历三年癸未
(1043 年) / 144
宋仁宗庆历四年甲申
(1044 年) / 149
宋仁宗庆历五年乙酉
(1045 年) / 152
宋仁宗庆历六年丙戌
(1046 年) / 156
宋仁宗庆历七年丁亥
(1047 年) / 159
宋仁宗庆历八年戊子
(1048 年) / 163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
(1049 年) / 166
宋仁宗皇祐二年庚寅
(1050 年) / 166
宋仁宗皇祐三年辛卯
(1051 年) / 169
宋仁宗皇祐四年壬辰
(1052 年) / 170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
(1053 年) / 174
宋仁宗皇祐六年暨至和元年甲午
(1054 年) / 178
宋仁宗至和二年乙未
(1055 年) / 180
宋仁宗嘉祐元年丙申
(1056 年) / 183
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
(1057 年) / 188
宋仁宗嘉祐三年戊戌
(1058 年) / 191
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
(1059 年) / 194
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
(1060 年) / 198
宋仁宗嘉祐六年辛丑
(1061 年) / 202
宋仁宗嘉祐七年壬寅
(1062 年) / 205
宋仁宗嘉祐八年癸卯
(1063 年) / 206
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
(1064 年) / 208
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
(1065 年) / 213
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
(1066 年) / 218
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
(1067 年) / 220
宋神宗熙宁元年戊申
(1068 年) / 222
宋神宗熙宁二年己酉
(1069 年) / 225
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
(1070 年) / 227
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
(1071 年) / 229
宋神宗熙宁五年壬子
(1072 年) / 229
宋神宗熙宁六年癸丑
(1073 年) / 232
宋神宗熙宁七年甲寅
(1074 年) / 240
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
(1075 年) / 248
宋神宗熙宁九年丙辰
(1076 年) / 251
宋神宗熙宁十年丁巳
(1077 年) / 252
宋神宗元丰元年戊午
(1078 年) / 255

宋神宗元丰二年己未
（1079 年）/ 258
宋神宗元丰三年庚申
（1080 年）/ 259
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
（1081 年）/ 261
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
（1082 年）/ 262
宋神宗元丰六年癸亥
（1083 年）/ 263
宋神宗元丰七年甲子
（1084 年）/ 265
宋神宗元丰八年乙丑
（1085 年）/ 266
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
（1086 年）/ 267
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
（1087 年）/ 275
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
（1088 年）/ 285
宋哲宗元祐四年己巳
（1089 年）/ 293
宋哲宗元祐五年庚午
（1090 年）/ 296
宋哲宗元祐六年辛未
（1091 年）/ 301
宋哲宗元祐七年壬申
（1092 年）/ 304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
（1093 年）/ 308
宋哲宗元祐九年即绍圣元年甲戌
（1094 年）/ 312
宋哲宗绍圣二年乙亥
（1095 年）/ 314
宋哲宗绍圣三年丙子
（1096 年）/ 315
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
（1097 年）/ 316
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
（1098 年）/ 319
宋哲宗元符二年己卯
（1099 年）/ 321
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
（1100 年）/ 327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
（1101 年）/ 328
宋徽宗崇宁元年壬午
（1102 年）/ 332
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
（1103 年）/ 333
宋徽宗崇宁三年甲申
（1104 年）/ 334

宋徽宗崇宁四年乙酉
(1105 年) / 334
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戌
(1106 年) / 336
宋徽宗大观元年丁亥
(1107 年) / 337
宋徽宗大观二年戊子
(1108 年) / 338
宋徽宗大观三年己丑
(1109 年) / 339
宋徽宗大观四年庚寅
(1110 年) / 339
宋徽宗政和元年辛卯
(1111 年) / 341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
(1112 年) / 342
宋徽宗政和三年癸巳
(1113 年) / 343
宋徽宗政和四年甲午
(1114 年) / 345
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
(1115 年) / 346
宋徽宗政和六年丙申
(1116 年) / 346
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
(1117 年) / 348
宋徽宗政和八年暨重和元年戊戌
(1118 年) / 349
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
(1119 年) / 351
宋徽宗宣和二年庚子
(1120 年) / 353
宋徽宗宣和三年辛丑
(1121 年) / 354
宋徽宗宣和四年壬寅
(1122 年) / 355
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
(1123 年) / 356
宋徽宗宣和六年甲辰
(1124 年) / 357
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
(1125 年) / 358
宋钦宗靖康元年丙午
(1126 年) / 360
宋钦宗靖康二年暨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
(1127 年) / 371

总论 / 381
一、北宋开封气象的自然特征 / 381
(一)基本数据概括 / 381
(二)基本特征 / 383
二、北宋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重要影响 / 402
(一)开封气象迫使皇帝自省悔过 / 403
(二)开封气象迫使朝廷改元及改变政局 / 408
(三)开封气象促使朝廷改善民生及赦免囚犯 / 416

征引论著 / 423

后记 / 436

附:表图目录

表1:北宋开封主要气象统计表 / 382
表2:北宋开封每10年干旱季节分布表 / 386
表3:北宋开封每10年雨涝季节分布表 / 388
表4:北宋开封每10年冰雹季节分布表 / 391
表5:北宋开封每10年寒冷高温季节分布表 / 393
表6:宋今开封樱桃成熟时间对比表 / 397
表7:北宋开封每10年沙尘季节分布表 / 398

图1:北宋开封常、旱、涝季饼状图 / 384
图2:北宋开封每10年干旱季折线图 / 384
图3:北宋开封每10年雨涝季折线图 / 390
图4:北宋开封每10年温暖季折线图 / 396
图5:北宋开封每10年寒冷季折线图 / 396

导　言

气象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业已成为人类社会21世纪面临的最大威胁。各国政府都将其作为对外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当今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热门话题。这，不能不引起史学工作者的历史关注。

什么是气象？对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来讲，是需要首先解释的。气象是天空的冷热、干湿、风、云、雨、雪、霜、雾、雷电等大气的状态和现象的总称。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资源，日益成为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和公共性的社会资源。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北宋时期(960～1127)东京开封府发生的气象现象和地面上旱涝冷暖的分布等，力图复原北宋开封府在168年间每年、可能的话乃至每月、每日的气象状况，以便探讨其变化规律和社会影响。

我国有着悠久丰富的气象历史遗产，是气象史料最丰富的国家，宋代史籍中就包含有大量系统、具体的气象资料。我发现，官方史籍越是简要，气象记载比例越大。我们不妨在《宋史·本纪》中随机抽样一年来作示范。且看《宋史》卷1《太祖本纪》建隆三年(第10～13页)：

春正月庚申朔，以丧不受朝贺。己巳，淮南饥，振之。庚午，幸迎春苑宴射。甲戌，广皇城。诏郡国长吏劝民播种。丙子，瓜沙归义节度使曹元忠献马。庚辰，女直国遣使只骨来献。诏郡国不得役道路居民。癸未，幸国子监。

二月丙辰，复幸国子监，遂如迎春苑宴从官。庚寅，诏文班官举堪为宾佐、令录者各一人，不当者比事连坐。甲午，诏自今百官朝对，须陈时政利病，无以触讳为惧。乙未，滑州节度使张建丰坐失火免官。己亥，更定窃盗律。壬午，上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读书以通治道，何如?"左右不知所对。甲寅，北汉寇潞、晋，守将击走之。

三月戊午朔，灰次霣霜杀桑。壬戌，三佛齐国遣使来献。**癸亥，祷雨。**丁卯，幸太清观，遂幸开封尹后园宴射。**己巳，大雨。**诏申律文谕郡国，犯大辟者刑部审覆。乙亥，遣使赐南唐主生辰礼物。丁丑，女真国遣使来献。丁亥，命徙北汉降人于邢、洺。

夏四月乙未，延州大雨雪，赵、卫二州旱。丙申，宁州大雨雪，沟洫冰。戊戌，幸太清观。庚子，回鹘阿督等来献方物。**壬寅，丹州雪二尺。**乙巳，赠兄光济为邕王，弟光赞为夔王，追册夫人贺氏为皇后。

五月甲子，幸相国寺祷雨，遂幸迎春苑宴射。乙亥，海州火。开太行运路。**癸未，命使检诸州旱。**甲申，诏均户役，敢蔽占者有罪。**复幸相国寺祷雨。**乙酉，广大内。**齐、博、德、相、霸五州自春不雨，以旱，减膳撤乐。**

六月辛卯，振宿州饥。癸巳，吴廷祚以雄武军节度使罢。乙未，赐酒国子监。丁酉，幸太清观。己亥，减京畿、河北死罪以下。**壬寅，京师雨。**壬子，蕃部尚波于等争采造务，以兵犯

渭北，知秦州高防击走之。乙卯，幸迎春苑宴射。黄陂县有象自南来食稼。

秋七月庚申，南唐遣其臣翟如璧谢赐生辰礼，贡金银、锦绮千万。壬戌，放南唐降卒弱者数千人归国。乙丑，免舒州菰蒲新税。**丁卯，潞州大雨雹。**索内外军不律者配沙门岛。己卯，北汉捉生指挥使路贵等来降。**辛巳，遣从臣十人检河北旱。**癸未，兖、济、德、磁、洺五州蝝。

八月癸巳，蔡河务纲官王训等四人坐以糠土杂军粮，磔于市。乙未，用知制诰高锡言，诸行赂获荐者许告讦，奴婢邻亲能告者赏。诏注诸道司法参军皆以律疏试判。诏尚书吏部举书判拔萃科。

九月庚午，吐蕃尚波于等归伏羌县地。壬申，修武成王庙。丙子，占城国来献。禁伐桑枣。

冬十月乙酉朔，赐百官冬服有差。丙戌，幸太清观，遂幸造船务，观习水战。己亥，幸岳台，命诸军习骑射，复幸玉津园。辛丑，以枢密副使赵普为枢密使。辛亥，畋近郊。

十一月癸亥，禁奉使请托。县令考课以户口增减为黜陟。丙寅，南唐遣其臣顾彝来朝。丙子，三佛齐国遣使李丽林等来献，高丽国遣李兴佑等来朝。己卯，畋于近郊。壬午，赐南唐建隆四年历。

十二月丙戌，诏县置尉一员，理盗讼；置弓手，视县户为差。戊戌，蒲、晋、慈、隰、相、卫六州饥，振之。庚子，班捕盗令。甲辰，衡州刺史张文表叛。

是岁，周郑王出居房州。

建隆三年(962)总共记载了80件国家大事，其中与气象有关的事件14条，占总数的17.5%。当然，我们不能天真地据此说气象状况在

国家事务或国家关注的事物以及历史记载中占如此比重，只是表明其是史书记载的重要内容之一，自然也是朝廷最关注的事情之一。

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作为天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人对气象的重视和政治敏感程度远远超过今人。因为在古代，气象绝不只是自然状况，而是与人间、社会尤其是皇帝、朝廷密切相关的政治，气象的点滴丝毫变化，直接对应着、左右着现实社会和皇帝的实际生活，比如因干旱或雨涝而改变饮食（减常膳）、起居（避正殿），下诏罪己、减免罪犯刑期，比如宰相因此要上表承揽责任，主动要求辞职乃至真的被罢免。这就是所谓的"天人之交，不啻影响"。[①]《宋史·五行志序》开宗明义地指出："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性动，五性动而万事出，万事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故由汉以来，作史者皆志五行，所以示人君之戒深矣"。[②] 简单地说，气象变异是上天对天子所作所为的警示，所以不能不高度关注雨态云踪。更主要的是，在农耕时代，气象条件直接决定着当时的丰歉等经济生活状况，就是所谓的"靠天吃饭"——雨养农业，自然也关乎社会安定以及统治的基础。古人心目中理想的气象条件是："风不鸣条，雨不破块，五日一风，十日一雨"。[③] 如此和风细雨，风调雨顺，自然万事大吉，自是太平景象。

由于气象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等各个方面密不可分，宋代皇帝无不高度关心各地的气象。如宋仁宗："帝留意农事，每以

① 任伯雨《上徽宗论建火星观以禳赤气》，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94页。

② 《宋史》卷61《五行志》1上，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17页。

③ 汉·王充《论衡》卷17《是应篇》，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67页。

水旱为忧。甲申，诏天下州郡每旬上雨雪状，著为令”。[①] 明确规定各州每旬向朝廷报告当地的降水情况。宋神宗在熙宁元年(1068)下诏重申这一规定：“近来诸州府军监逐时降雨雪，多以为常事，不即上闻。虽有先降指挥，官吏上下以其年岁深远，便生怠慢。其令诸路检会旧条，今后并即时具的实尺寸闻奏。仍令转运司逐季举行”。[②] 继之的宋哲宗，又作具体规定道：“诏诸州旬具有无雨雪申户部，开坐县分所降尺寸及月日时，本部逐旬缴进奏。”[③] 要求上报各县的降雨量和具体时间。对于那些报告情况不真实或者隐瞒不报的官员，朝廷则予以严惩：“诸水旱，监司、帅守奏闻不实或隐蔽者，并以违制论”。[④] 早在宋代开国的第三年，就有封丘县令苏允元“坐申雨降不实免官”。[⑤] 就是因为报告降雨情况失实而被罢官。也就是说，宋代史书中的气象资料基本是可信的。

既然降水与否等气象状况如此重要，那么调节雨水自然是朝廷的一件大事。所谓的调节不是呼风唤雨式的呼之即来挥之即去——那是现代人也办不到的，而是祭祀求神来调节。“国朝凡水旱灾异，有祈报之礼。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⑥] 其中针对京师开封，还有特别制度。按宋代《典礼》：“凡京都旱，则祈岳、镇、海、渎及诸山川能兴云雨者，于北郊望而祭之。又祈宗庙、社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六月甲申，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74页。

② 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208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6，元祐四年五月辛未，第10297页。

④ 谢深甫《庆元条法事类》卷4《上书奏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以违制论”，即比照违制罪的规定加以处罚。宋代律、令并行，凡律无罪名而令有禁止的情况，犯者就按“违制罪”论处。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己卯，第64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2，第733页。

稷。每七日一祈，不雨，还从北郊如初。旱甚则雩，雨足则报。祈用酒、脯、醢，报如常祀，皆有司行事。已（赍）①及未祈而雨者，皆报祀。”②干旱缺水或者降水过多，都是朝廷的过失和责任，需大臣或者皇帝出面，向有关神祇供奉酒、肉干、肉酱等祭品举行隆重的祈雨、祈雪、祈晴的祭祀仪式；如果达到满意的结果，则必须再次举行报答的谢雨雪、谢晴仪式。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个祀，就包括祈求改变天气的祭祀，显然属于国家大事。朝廷专门向全国州县颁发《祈雨雪文》三卷，③以便统一规范，以示庄重。而地方的旱涝，也有地方长官的责任。景德四年（1007），卫尉少卿姚坦上言：“诸州知州祭境内山川多不尽精专，以致水（旱）④。望加戒励。”宋真宗随即下诏指示道：“祠祭之仪，当思严肃。如闻列郡，不切遵依。将罄寅恭，时行戒喻。自今诸州祠祭并依礼例，官吏务在严恪，不得违慢。”⑤要求务必严肃祭祀。宋代许多气象资料，就是由于官方的这些活动记载保存下来的。一般来说，凡是朝廷举行祈雨、祈雪活动时，就是干旱的表现；凡是朝廷举行祈晴活动时，就是雨涝的表现；凡是朝廷举行谢雨、谢雪、谢晴活动时，就是已经有降水或天晴的表现。

天有不测风云。具体的气象时间性和地区性极强，历史资料分布差异很大，在北宋所有的气象记载中，以国家的首都开封的史料最多。这是因为开封作为京师，是国家的象征和代表，是天人合一的焦点，最为敏感，也是因为其气象变化情况不需地方层层上报

① 原文“赍”，应为“斋”。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4，第734页。
③ 王得臣《麈史》卷下《乖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④ 原文为“旱”，应为“旱”。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4之13，第593页。

而直接被记载。宋代气象记录一般都指明发生的时间和地点。但在北宋史部书中或以官方记载为基础的史书中，也有不标明地点的气象记录，一般而言，此即朝廷史官直接记载的开封气象。① 这就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最为丰富的资料。宋代开封气象的基本资料一般可以分为三大系统。一是编年体史书的正式记录，二是《五行志》、《物异考》之类作为灾异的记录，三是宋人诗文、笔记中有意无意的记录（尤其是文集中气象资料极为丰富，但或无地点、或无时间，多不可为本书采用）。其共同特点是：一是都有不同程度的错误，二是所载多是重大气象事件或气象灾害，一部气象史，在史部书的记载中几乎成了一部自然灾害史。像凡夫俗子不可能名垂青史一样，和风细雨的正常气象不会载入史册。所以，本书将没有任何关于开封气象记载的时段视为正常气象。由此形成的本书一个基本情况就是，记载的气象肯定少于实际发生的。

气象史虽然是一门学科，但作为专门史，却是多学科交叉，通常有气象学界的气象史、地理学界的气象史和历史学界的气象史，

① 王社教《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曾指出："最关键也最难处理的一个问题是沙尘天气发生的地点问题。《五行志》记载沙尘天气时有一半记载了沙尘天气发生的确切地点，但也有将近一半没有记载。此外，还有少数几条只记载有诸如'西北'等这种不确定的方位。如何处理这一问题？在我国古代，自然界所发生的一切异常现象都被赋予特殊的含义，看作是上天对人间社会的某种昭示，这些异常现象被记载在史书之中，如果不是来自各地的上报，便是发生在都城附近而为史官直接记载。一般来说，如果材料来源于各地的上报，基本上都记有上报的地点；而如果是发生在都城附近而被史官直接记载，大多将地点省略。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在处理材料时，一律将这些没有明确地点的记载看作是各朝代都城附近发生的现象，而将诸如'西北'这种比较含糊的记载也看成是'都城之西北'。"我赞同这一观点。宋代的许多没有标明地点的气象记录史料，往往在其他史料中证明就是发生在开封，从本书中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但不排除有例外，即个别笼统说法中不包括开封。

历史学界又分历史地理学界和古代史等学界两个二级学科，也即是四个群体在研究。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出发点、基本知识和方法，气象史的研究也是有区别的。就笔者见到的大陆地区三种《中国气象史》而言，[①]古代部分关注的是古人的气象知识和科技，基本不关注具体地区的气象状况。一些气候变化研究成果与本课题很接近，如徐近之先生《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②]利用一些方志研究了该地区的水旱冷暖情况，但很少涉及北宋时期的开封；萧廷奎、彭芳草、李长付等先生《河南省历史时期干旱的分析》，[③]但历史上限是元朝，不涉及宋朝。满志敏先生《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④]对北宋开封的气候冷暖颇为关注。张丕远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气候变化》，设立了 8 个典型站，其中开封站的资料实有率最高，达 39.7%，主要是北宋时期的资料。其中还有《960 ~ 1109 年间开封一带的冬季寒冷指数及温度距平》图，认为北宋开封一带平均温度比 1880 ~ 1979 年平均温度偏高 0.4℃ ~ 1.3℃。[⑤] 温克刚主编、庞天河分卷主编的《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 河南卷》，[⑥]涉及北宋开封的极少，缺漏很多。最新出版的葛全胜先生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一书，[⑦]是地理学界

① 洪世年、陈文言《中国气象史》，农业出版社 1983 年版，温克刚主编《中国气象史》，气象出版社 2004 年版，洪世年、刘昭民等《中国气象史——近代前》，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地理学报》1955 年 2 期。

③ 《地理学报》1964 年 3 期。

④ 《历史地理》第 1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⑤ 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02 页、297 页。

⑥ 温克刚主编、庞天河分卷主编《中国气象灾害大典 · 河南卷》，气象出版社 2005 年版。

⑦ 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的成果，也是目前最全面、最科学、最好的历史气象著作，北宋部分不少涉及开封。历史学界也有相关成果。周宝珠先生是研究宋代开封成就最大者，在其巨著《宋代东京研究》中，专门附录了《东京灾害一览表》，其中主要是气象灾害，包括水灾41次，雪灾13次，雹灾24次，雾灾2次，大风与风霾40次，旱灾67次。[①] 这可以说是东京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一个基本罗列。程遂营先生的《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在此基础上，从生态角度对北宋开封的气候变迁作了进一步论述。[②] 张全明先生《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③]一文，则是此前关于北宋开封气象最全面的研究，所载《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就是一个简单的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开创之功甚伟。由于该文主要是较长时段的论证寒冷期、温暖期，注意力不在开封具体的气象，且以数个字所概括的112条气象事件，仅71个有具体年代，尚有大半即96年缺漏。此外，我将其表中的资料逐条核对，发现14条存在不同的错误。

本书作为历史学的气象史，窃以为在学术上有首创意义，为一个城市编著气象断代历史（仅有5年未见任何记载）并作综合研究，至少在国内还没有先例；在史学上有另辟蹊径的意义，以往的气象史从未用如此方法研究，对宋代气象知之甚少，而宋史学界也没有从首都气象角度审视过历史，本书展示的是一段全天候的历史空间，看的是天，想的是地，展示了自然气象条件下的社会生活；古人重视当时的降雨量，今人的历史气候研究重视气温，本书二者并重；再者，以气象事件为客观基点，可以纠正一些史料在时间方

① 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12～725页。

② 程遂营《唐宋开封生态环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29页。

③ 《史学月刊》2007年1期。

面的错误；在现实方面有借鉴意义，有助于当代开封气象事业的发展，为气象部门提供历史变化的对比资料，为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超长期天气预报、预测提供历史依据和坐标，为其他学界研究历史气象提供资料。

时间顺序的历史是平面的历史，空间框架的历史是立体的历史，由风雨寒暑交织的历史，大概是全息的或三维的历史了。人是环境的产物，社会历史也是环境的产物，气象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更是环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说，气象也是历史的创造者之一。更何况，开封气象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历史息息相关。本书就是钻进北宋历史的树干，掏取出气象的历史年轮。

在进入宋代之前，我们还是先了解一下现代开封的气候气象状况吧，以便于比较。

开封位于东经 113°52′～115°02′，北纬 34°12′～35°01′之间，地处豫东平原，黄河下游大冲积扇南翼，海拔 69 米～78 米。开封气候主要受蒙古高压、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交替控制，属温带大陆型季风性气候。主要气候特征是：春季气温回升迅速，冷暖变化剧烈，气候干燥；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冬季寒冷少雨雪，四季分明；降水集中于夏季；冬夏温差大。年均日照率为 51%，平均日照时数为 2267.6 小时。年平均气温为 14.0℃～14.2℃，年无霜期为 207 天～220 天，一般 1 月份为全年最冷月，7 月份为全年最热月，极端最低气温为 -14℃，极端最高气温为 42.9℃。年平均降雨量为 627.5 毫米～722.9 毫米，主要集中在 7、8 月份，约占年降水量的 65%，冬季降水最少，约占全年的 10% 左右。年平均大气蒸发量为 1959.1 毫米，全年平均风速为 3.3m/s。

宋太祖建隆元年庚申(960 年)

关键词:秋旱。

赵宋王朝开国的第一年春季,首都开封大雨沛然。“建隆初春宴,方就次,雨大作,乐舞失容,上色愠。范质乃言曰:‘今岁二麦必倍收。’上喜动色,命满泛,入夜方罢,莫不沾醉。”①所言“建隆初春”,当即建隆元年的春天。军人出身的赵匡胤还没有适应皇帝的身份,不知春雨的珍贵。

披金戴银的秋季哗哗到来后,出现了旱情。八月甲戌(七日),宋太祖“命近臣分诣京城诸祠庙祷雨。”②又:八月甲戌,“命宰相祷雨。”③至于此后是否有降雨,不得而知。

---

① 张舜民《画墁录》,丛书集成本第 2858 册第 10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建隆元年八月甲戌,第 20 页。

③ 《宋史》卷 1《太祖纪》1,第 7 页。

宋太祖建隆二年辛酉(961 年)

关键词:夏旱,冬旱,冷冬。

建隆二年六月,正是盛夏干热时节,却降雨稀少,以致旱情显现。十九日(从下引资料看,当为二十日),翰林学士王著上言:"秋稼将登,(将)稍愆时雨,望令近臣按旧礼告祭天地、宗庙、社稷,及望告岳镇海渎于北郊,以祈雨。"宋太祖立即接受他的建议,下诏云:"用其礼,惟不祀配座及名山大川。雨足,报祭如礼"。①

> 又:六月壬子(二十日),翰林学士王著言:"时雨稍愆,请令近臣按旧礼告天地、宗庙、社稷,及望告岳镇海渎于北郊。"诏从之。②
>
> 又:壬子,翰林学士单父王著言:"时雨稍愆,请令近臣按旧礼,告天地、宗庙、社稷及望告海渎、岳镇于北郊。"诏从之。③
>
> 又:六月壬子,"祈雨"。④

宋朝国家求雨等祭祀典礼,就是在建国第二年由此开始形成的。

冬季干冷。首先是缺降水。建隆二年,"京师夏旱,冬又旱"。⑤ 又:建隆二年,"京城旱。帝幸太清观、相国寺祷雨,下诏撤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2 至 3,第 733 ~ 734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建隆二年六月壬子,第 47 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1,建隆二年六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9 页。

④ 《宋史》卷 1《太祖纪》1,第 9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8 页。

乐,太官进蔬食”。[1] 皇帝亲自祈雨,并以禁止音乐娱乐、素食等克己行为来表达虔诚。

关于冬季的寒冷,主要来自于以下史料:建隆二年十一月己卯(十九日),“上始猎于近郊,赐宰相、枢密使、节度、观察使、团练使、统军、侍卫诸军都校锦袍。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是冬大寒,遣中使赐以貂裘、百子毡帐”。[2]

又:建隆二年,慕容延钊“长春节来朝,赐宅一区。表解军职,徙为山南东道节度、西南面兵马都部署。是冬大寒,遣中使赐貂裘、百子毡帐”。[3]

又:“建隆二年,慕容延钊为山南东道节度,是冬大寒,遣中使赐以貂裘、百子毡帐”。[4]

“是冬大寒”以及赐予的抗寒服装等记载,说明十一月的天气异常寒冷。

宋太祖建隆三年壬戌(962年)

关键词:春旱,夏旱。

春季前期、中期干旱,至三月有一场大雨。三月癸亥(六日),皇帝“分命近臣于京城祠庙祷雨”。[5] 显然是缺少雨水的表现。又:三月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1,第2092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62之1,第1695页。

③ 《宋史》卷251《慕容延钊传》,第8834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82《建隆赐貂裘》,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152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癸亥,第63页。

癸亥,“祷雨……己巳(十二日),大雨”。[①] 又:三月己巳,“大雨,放百官朝”。[②] 看来这场降雨确实很大,“雨横风狂三月暮”,以至于朝廷官员无法上朝。开封焦黄的脸上滋润起来,继而泛起了一抹酡红。

史载建隆三年“京师春夏旱”。[③] 春季的旱情虽然解除,但到了五月,旱魃踢土扬烟地重新出现。五月甲子(八日),宋太祖“幸相国寺祷雨”;甲申(二十八日),“又幸相国寺祷雨”。[④] 又:五月甲子,“幸相国寺祷雨”;甲申,“复幸相国寺祷雨”。[⑤]

旱情昂昂,持续到六月中旬。宋太祖于己亥(十三日)颁布的《曲赦东京及河北见禁德音》云:“朕适当盛夏,雨泽稍愆,切虑刑狱之间,或有淹滞。轻系小罪,虚致淹留,方属炎蒸,宜加钦恤。”[⑥] 冀希以减省刑狱来换得雨泽。又:六月己亥德音:“减京畿及河北诸州死罪以下囚,旱故也。”壬寅(十六日),“雨”。[⑦] 六月十六盼来一场降雨。又:六月壬寅,“京师雨”。[⑧] 六月中旬的降雨,滋润了干涸的土地,十分有利于秋庄稼的成长。

建隆三年的这场大旱,涉及到北方许多地区:“京师春夏旱。河北大旱,霸州苗皆焦仆。又河南河中府、孟泽濮郓齐济澶滑延隰宿等州,并春夏不雨”。[⑨]

---

① 《宋史》卷1《太祖纪》1,第1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三月己巳,第64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8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四月甲子、甲申,第67页。

⑤ 《宋史》卷1《太祖纪》1,第11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51《曲赦东京及河北见禁德音》,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6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建隆三年六月己亥、壬寅,第69页。

⑧ 《宋史》卷1《太祖纪》1,第11页。

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

宋太祖建隆四年暨乾德元年癸亥(963 年)

关键词:夏旱,高温,秋旱,冬旱。

本年干燥,夏、秋、冬三季均有旱情。四月份有场降雨,显然不是很大,因为五月初即出现旱情,唯六月雨水充足,八月也有场降雨。

春季情况不详,但从夏初朝廷即开始求雨看,暮春肯定没有降雨。四月甲申(三日),朝廷"以旱,分命使臣遍祷京城祠庙。是夕雨"。① 又:"夏四月,旱。甲申,遍祷京城祠庙,夕雨"。②初现的旱情随即缓解。四月癸巳(十二日)夜间爆发惊雷,致人死亡:"是夜夜半,雷起于京师。开封县署役夫刘延嗣、万进震死,顷之复苏,有烟熔自牖入室,因骇仆,遍体焦灼"。③ 但并未见降雨的记载。

五月一日,旱情卷土重来。朝廷"以旱,命近臣遍祷天地、社稷、宗庙、宫观、神祠、寺,遣中使驰驿祷于岳渎。自是凡水旱皆遣官祈祷,唯有变常礼则别录"。④

> 又:五月壬子(一日),"命近臣遍祷在京祠庙,旱故也。又遣中使驰驿祷于岳渎"。⑤
>
> 又:壬子,"祷雨京城。甲寅,遣使祷雨岳渎"。⑥

宋朝的水旱官方祈祷制度化由此正式开始。

在炎夏烈日的曝晒下,开封几乎燃烧,出现高温天气。六月壬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乾德元年四月甲申,第 88 页。
② 《宋史》卷 1《太祖纪》1,第 13 页。
③ 《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50 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3,第 734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乾德元年五月壬子,第 91 页。
⑥ 《宋史》卷 1《太祖纪》1,第 14 页。

辰（十二日），朝廷“以大热，罢京城营造，赐工匠等纻衣巾履”。[1] 又：壬辰，“暑，罢营造，赐工匠衫履”。[2] 因为酷热难耐，朝廷下令停止开封的户外建筑工程作业，并赐给工匠夏装以示关怀。

六月丙午（十四日），“雨”。[3] 这一记载的时间可能有误，因为下列史料表明，这一天实际上是谢雨的日子。李焘载：丙午，“分命中使谢岳渎，雨足故也。以久雨赐诸军薪蒸有差”。[4] 又：丙午，“分命中使谢岳渎，雨足故也。以久雨，赐诸军薪蒸有差”。[5] 六月的这场雨水十分充沛，而且出现了连阴天。

七月没有雨水。丁丑（二十七日），“分命近臣于京城祠庙祷雨”。[6] 又：七月丁丑，“分命近臣祷雨。”但直到八月丙申（十七日）才下雨：“京师雨”。[7] 不过，总体情况仍是缺少雨水，所以史书的结论是：建隆四年，“京师夏秋旱”。[8]

十一月癸亥（十五日）晚间阴天，到夜半重现星空：“飨太庙。是夕，阴晦，至夜分，开霁”。[9] 并未有降水，冬季再次出现干旱。闰十二月甲寅（六日），“命近臣祈雪”。[10] 又：甲寅，“命近臣祈雪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壬辰，第92页。

② 《宋史》卷1《太祖纪》1，第14页。

③ 《宋史》卷1《太祖纪》1，第1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六月丙午，第96页。

⑤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建隆四年六月，第3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丁丑，第99页。

⑦ 《宋史》卷1《太祖纪》1，第15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8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一月癸亥，第108页。

⑩ 《宋史》卷1《太祖纪》1，第16页。

于在京祠庙”。[1] 史书的定论是:乾德元年冬,“京师旱”。[2]

宋太祖乾德二年甲子(964 年)

关键词:冰雹,春、夏连旱。

春季虽有降水,但仍呈干旱境况。正月辛巳(四日),“京师雨雪,雷”。[3] 又:乾德二年正月,“大雨雪,震,雹”。[4] 又:辛巳,“雷起京师西南,东行有电”。[5] 癸未(六日),宋太祖“幸迎春苑宴射”。[6]这天当为晴天,也即前天的降雪已经停止。可能是因为降水量不够大,不久就有旱情。乾德二年正月,“京师旱”。[7] 三月丁酉(二十一日),朝廷启动了祈雨程序:“遣左拾遗梁周翰等驰驿分诣五岳祈雨”。[8] 又:丁酉,“遣使祈雨于五岳”。[9] 又:“三月〔二〕十一日,遣左拾遗梁周翰等驰驿分诣五岳祈雨”。[10] 朝廷的行动,说明旱情已经比较严重。四月己酉(三日)颁布的《免夏租诏》云:“古之为国者,凡有灾沴,必示蠲除,虑一谷不登,则百姓失所。属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乾德元年闰十二月甲寅,第 112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8 页。

③ 《宋史》卷 1《太祖纪》1,第 16 页。

④ 王称《东都事略》卷 2《本纪》2,乾德二年正月,齐鲁书社 2000 年版第 9 页。

⑤ 《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50 页。

⑥ 《宋史》卷 1《太祖纪》1,第 16 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8 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5,乾德二年三月丁酉,第 124 页。

⑨ 《宋史》卷 1《太祖纪》1,第 17 页。

⑩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3,第 734 页。原作“三月十一日”,与前引两条史料的时间不合。数字记载容易有缺、脱以及笔画之误,不如干支稳妥。按三月十一日为丁亥,而前引两条史料均作丁酉,因改之。

自春夏,时雨尚愆,深念黎元,失于播植。所宜优恤,俾获昭苏。应诸道所征今年夏租,委在处长吏,视民田无见青苗者与放免”。[①]所减免的灾区,自当包括开封。

在整个炎热的夏季,仍然缺乏有效降雨。乾德二年,京师“夏,不雨”。[②]唯四月份,属县阳武有冰雹:“开封府阳武县雨雹”。[③]

冬末的十二月,下了一场大雪,但史书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异。《文献通考》载:乾德二年,“正月,京师旱;夏,不雨;冬,无雪”。[④]《宋史·五行志》也载:乾德二年,“冬,无雪”。[⑤] 实际上其他史料却有大雪的记载:乾德二年十二月,“是月,京师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忽谓左右曰:‘我被服如此,体尚觉寒。念西征将帅冲犯霜霰,何以堪处!’即解裘帽,遣中黄门驰驿赍赐全斌,且谕诸将,以不能遍及也。全斌拜赐感泣”。[⑥]

> 又:乾德二年十二月,“是月,京师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⑦]
>
> 又:乾德二年十二月,“是月,京师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

---

① 《宋大诏令集》卷185《免夏租诏》,第674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8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5页。

⑤ 《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乾德二年十二月末,第139页。

⑦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乾德二年十二月,第42页。

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①

又：“全斌之入蜀也，适属冬暮，京城大雪，太祖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②

但也有史料将这场大雪的时间记作十一月：乾德二年十一月，“时京师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③

又：乾德二年十一月，“命王全斌等伐蜀。冬暮大雪，上设毡帷于讲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视事”。④

大雪究竟在何时？十一、十二，显系传刻之误；他校、理校，实难判断分明。虽具体时间存疑待考，但冬季降雪却是事实。

宋太祖乾德三年乙丑(965年)

关键词：风雹。

乾德三年，记载中仅有属县发生的一场风雹——冰雹与大风结伴而来的灾害记载，其他气象正常。乾德三年四月，“开封府尉氏、扶沟二县风雹，害民田，桑枣十损七八。”⑤气象灾害导致经济林木损失惨重。

①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太祖平蜀》，乾德二年十二月，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第22页。

② 《宋史》卷255《王全斌传》，第8923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乾德二年十一月，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2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62之1，第1695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参见《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5页。

宋太祖乾德四年丙寅(966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

乾德四年,开封发生春、夏连旱。"春至夏,京师不雨"。[①]又:"四年春,京师不雨"。[②] 但属于气象干旱,并未成灾。因为是年八月,"诏以夏麦既登,秋稼复稔,令州县长吏劝民谨储蓄,戒佚游,以备凶荒"。[③] 又:八月二十二日诏:"时和年丰,有国上瑞。今三农不害,百姓小康,夏麦既登,秋稼复稔,仓箱有流衍之望,田里无愁叹之声,实上天之垂休"。[④] 一作七月甲寅诏曰:"丰年之咏,播于颂声,广蓄之训,垂于载籍。今三时不害,百姓小康,田里无愁叹之声,垄亩有遗滞之穗。"[⑤]既云夏秋两季丰收,又云"时和年丰"、"三时不害",意味着包括开封在内的此前气象并无多大异常。乾德五年正月辛丑(十二日),宋太祖诏云:"以时平年丰,增上元张灯为五夜"。[⑥] 因为诏令颁布时是年初,所谓时和年丰,自然就是上年也即本年的事实,而时和年丰的自然前提和基本表现是风调雨顺,由此可知至少在秋冬季节,气象没有异常,而春、夏连旱似乎并没有造成灾害。检索宋代史料得知,像"时和年丰"这样的词语是很少用的,可谓屈指可数,由此知其不是虚言。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

②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乾德四年八月甲寅,第176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1,第6496页。

⑤ 王称《东都事略》卷2《本纪》2,乾德四年七月,第9~10页。按乾德四年七月无甲寅日,八月甲寅正为二十二日,"七月"显系"八月"之误。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正月辛丑,第187页。

宋太祖乾德五年丁卯(967 年)

关键词:春旱,秋旱,暖冬。

乾德五年又是一个干旱年,春、秋、冬皆缺乏降水。“正月,京师旱;秋,复旱;冬,无雪”。[①] 又:正月,“京师旱;秋,复旱”。[②] 又:乾德五年“冬,无雪”。[③] 春秋两季都明确说是旱季,冬季的无雪显然不是没有降水,而是有降水但不成雪,也即属于暖冬。

所谓春旱实际上是正月干旱,反过来明确了二三月并不干旱。如:“一日,大宴,雨骤至,上不悦。雨良久不止,上怒形于辞色,左右皆震恐,普因进言:‘外间百姓正望雨,于大宴何损,不过沾湿供帐乐衣耳。此时雨难得,百姓得雨各欢喜,作乐适其时,乞令乐官就雨中奏技。’上大悦,终宴。”这就是乾德五年春天的事情。[④] 忽然降临的大雨,持续了很长时间,得以耕种的农民自是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

②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③ 《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开宝六年七月甲辰纪事(第307页),原注:“雨中作乐,据丁谓《谈录》。太祖大宴皆用秋月,不知是何年。普《行状》,乃乾德五年春事,今附此。”《赵普行状》所载年代应为可信。至于注文所言“太祖大宴皆用秋月”,与史实不符,仅每年二月的长春节,就有大宴。按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57之16,第1600页:“(建隆元年)二月长春节……十九日,大宴广政殿,中书门下,端明、翰林、枢密直学士,文武常参官,见任、前任节度、观察、防御、团练使、刺史,诸军将校,诸道进奉使,外国藩客皆预,酒九行而罢。二年二月长春节,群臣诣万春殿上寿,复召至广政殿赐酒,教坊作乐,三行而罢。文武近臣镇皆有贡献。二十日,大宴广政殿。三年二月长春节,群臣诣广政殿上寿赐酒锡宴如仪。四年、乾德三年上寿赐宴并如仪。二年二月长春节,群臣上寿如仪。二十日,大宴广政殿。……四年二月长春节,群臣上寿于崇德殿。二十八日,大宴大明殿。”

欢欣。

夏季多有雨水:“乾德五年夏,京师雨,有黑龙见尾于云际,自西北趋东南。占主大水”。[①] 七月份的一道诏书中指出:“夏秋以来,水旱作沴,言念民庶,恐致流离。委诸道州府长吏预告人民,有灾伤处,并放今年租赋”。[②] 所言面向全国(实际上只是北方部分地区),其中至少夏季包括开封。

宋太祖乾德六年暨开宝元年戊辰(968年)

关键词:暖冬。

关于本年开封气象的确切资料仅一条,即开宝元年“冬,京师无雪”。[③] 属于暖冬。

此外,乾德六年(即开宝元年)六月,诏曰:“暑雨滂沱,堤防决,行潦所至,多稼用伤,忧民方轸于焦劳,常赋宜行于蠲免。应诸道州县民田有经霖雨及河水损败者,今年夏租及缘纳物,并予放免”。[④] 所言面向全国,也应包括开封,也即夏季多雨。

①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63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55,第6448页;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乾德五年七月己酉,第195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4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55,第6448页。

宋太祖开宝二年己巳(969年)

关键词:冰雹,夏旱,高温,秋涝,暖冬。

本年旱涝交替进行。夏季和冬季缺乏降水,秋末多雨。夏季高温。

本年有场风雹袭来:"开宝二年,风雹害夏苗"。[①] 具体时间不详,但从"害夏苗"推测,应在初夏。

仲夏五月,火辣辣的阳光烘烤着开封,气温居高不下。"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②] 从此以后,每年的仲夏均照此办理,形成制度。

高温的同时是干旱,从夏天至秋七月,"京师不雨"。[③]

到了秋末九月,凄凉的秋雨淹没了满地黄叶:"秋九月,大霖雨。"[④]又:"九月,京师大雨霖。"[⑤]

但至冬季,又出现没有降雪的境况。京师"二年冬,无雪"。[⑥] 又是一个暖冬。

---

①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5页。

② 《宋史》卷199《刑法志》1,第4968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④ 王称《东都事略》卷2《本纪》2,开宝二年九月,第11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0页。

⑥ 《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4页。

宋太祖开宝三年庚午(970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雨涝,暖冬。

暮春和仲夏有旱情,冬季又无降水。

正月初一,喜降瑞雪:"春正月癸卯朔,雨雪,不御殿"。① 又:"开宝三年正月朔,不受朝,雨雪故也"。② 从取消新年贺年朝会这一重要仪式可以看出,这场雪很大。但此后的降水情况堪忧,以致出现春旱:开宝三年"春夏,京师旱"。③

就历史事实而言,夏季的旱情只呈现于四月上中旬,并未持续,只是因为连接着春旱,显得比较严重。四月中旬,皇帝开始亲自遍求神灵降雨,随即有场大雨降临。丁亥(十七日),"幸建隆观、相国、开宝寺,祷雨……辛卯(二十一日),雨"。④ 又:四月"丁亥,幸寺观祷雨。辛卯,雨……(五月)癸亥(二十三日),赐诸班营舍为雨坏者钱有差"。⑤ 五月癸亥的指示表明雨水比较猛烈,持续较久,在暴雨的抽打撕扯下,军队一些营房毁坏,朝廷不得不拨款修缮。

时光荏苒,一晃进入冬季,却没有见到降雪。开宝三年"春夏,京师旱;冬,无雪"。⑥ 没说冬旱,只说没有降雪,则是有降水而不成雪,显然又是一个暖冬。

---

① 《宋史》卷2《太祖纪》2,第31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56之4,第1586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开宝三年四月丁亥、辛卯,第245页。

⑤ 《宋史》卷2《太祖纪》2,第31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

宋太祖开宝四年辛未(971 年)

关键词:正常。

开宝四年,未见有关开封气象的任何记载,应当属于雨旸时若的正常年份。

宋太祖开宝五年壬申(972 年)

关键词:春旱,夏涝,冬旱。

开宝五年正月初一,喜降瑞雪。"春正月壬辰(一日),大雨雪"。[①] 又:开宝五年"春正月壬辰朔,雨雪,不御殿。"[②]这场雪比较大,导致朝廷取消贺年朝会。但有资料记载,春季仍出现旱情:开宝"五年春,京师旱"。[③] 这就意味着初一的大雪之后,开封再也没有有效降水。

夏季五月持续多雨。五月,"京师大雨,连旬不止,诸州皆言大雨霖"。[④]

又:五月,"京师雨,连旬不止。"[⑤]

又:开宝五年,"京师雨,连旬不止。河南、河北诸州皆大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2《本纪》2,开宝五年正月,第 11 页。

② 《宋史》卷3《太祖纪》3,第 37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3《物异考》9,第 8239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96《物异考》2,第 8078 页。

霖雨。"①

身浸泽国，皇帝忧心忡忡，用多种方式祈祷天晴。五月乙丑（七日），"遣近臣分诣京城祠庙祈晴"。② "乙丑，命近臣祈晴……甲戌（十六日），以霖雨，出后宫五十余人，赐予以遣之"。③ 又："是月，霖雨，放后宫五十余人"。④ 按传统的阴阳五行理论，阴雨连绵意味着阴气过盛，宋太祖为回应天谴，遣散了后宫50余名女官，以祈求云开雨散。但天公不遂人愿，霖雨并没有停止。长期阴雨使赵匡胤脸色阴沉得滴水，辛未（十三日），对大臣说："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施于民。"癸酉（十五日），宋太祖又对宰相说："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有阙使之然耶？"赵普宽慰道："陛下临御以来，忧勤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心乱如麻的宋太祖仍是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赵普等深表赞同，"皆称万岁"！⑤

又：壬申（十四日），"上谓曰：'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施于民。'……上又谓宰相曰：'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所关，使之然耶？'赵普对曰：'陛下临御以来，忧勤

①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0～142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五月乙丑，第283页。
③ 《宋史》卷3《太祖纪》3，第38页。
④ 王称《东都事略》卷2《本纪》2，开宝五年五月，第1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五月辛未、癸酉，第284页。

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上曰：'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名，悉厚赐遣之。'普等皆称万岁。"①

这场雨持续了多久才停止呢？史料不详。既言"连旬"，当是至少连续 10 余天，估计到六月就停止了。

冬季却又缺少雨雪。开宝"五年春，京师旱；冬，又旱"。② 皇帝于十二月乙酉朔(?)，举行仪式"祈雪"。③ 乙未(九日)，又"命近臣于京城诸祠庙祈雪"。④ 乙卯(二十九日)，阴云密集，终于下起了鹅毛大雪："大雨雪。是岁大饥。"⑤又："乙卯，大雪。"⑥旱情虽然消除，但冬季即将结束。

这一年所出现的大饥荒，应是五月涝灾的结果。开封谚云："有钱难买五月旱，六月连阴吃饱饭。"因为五月是庄稼苗根部生长的关键时期，如果连续阴雨，根系就会局限在土壤表层，对以后的生长不利，而且嫩苗容易烂死。如果此时干旱，浅层土壤干燥，根系就会向深处生长，这样就会长成茎秆粗壮的健苗，对以后植物的抗旱、抗倒伏极为有利，所以越旱越好。尤其小麦五月黄熟，更需要晴好的天气以便收割、脱粒和晾晒。五月淫雨不绝，致使夏粮歉收，也影响了秋粮种植。

---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2，开宝五年五月，第 71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③ 《宋史》卷 3《太祖纪》3，第 39 页。按王双怀主编《中华日历通典》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05 页，开宝五年的日历，十二月丁亥朔，也无乙酉日。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开宝五年十二月乙未，第 292 页。

⑤ 《宋史》卷 3《太祖纪》3，第 39 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开宝五年十二月乙卯，第 292 页。

宋太祖开宝六年癸酉(973 年)

关键词:冬旱。

开宝六年的春、夏、秋三季,没有开封的气象记录。从五月癸亥(十日)皇帝"幸玉津园观刈麦"、八月丁亥(六日)"幸玉津园观稼"[①]这些观赏活动来看,庄稼长势良好,气象当属正常年份。

冬季遭遇干旱。开宝六年"冬,京师旱"。[②] 十二月壬午(二日),皇帝"命近臣祈雪",[③]就是具体反映。

宋太祖开宝七年甲戌(974 年)

关键词:春旱,夏旱,冬旱。

开宝七年旱情比较严重,至少有春、夏、冬三季明确记载了缺水干旱。

二月癸卯(二十四日),宋太祖因为干旱"分命近臣于京城祠庙祷雨"。[④] 又:二月癸卯,"命近臣祈雨"。[⑤]

旱情一直持续至夏季。开宝七年,"京师春夏旱"。[⑥]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4,开宝六年五月癸亥,第 301 页;八月丁亥,第 305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③ 《宋史》卷 3《太祖纪》3,第 41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开宝七年二月癸卯,第 318 页。

⑤ 《宋史》卷 3《太祖纪》3,第 41 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秋季情况没有见到记载，但从下引资料看至少没有旱情也即不缺雨水。冬季无疑是干旱的。开宝七年，"京师春夏旱，冬，又旱"。[①] 十二月辛亥（八日），宋太祖"命近臣祈雪"。[②] 确认了春旱、夏旱、冬旱，则是秋季正常。

宋太祖开宝八年乙亥(975年)

关键词：春旱，夏涝。

开宝八年，经历的是春旱夏涝交替状态。

先是春旱。开宝八年"春，京师旱"。[③] 三月己丑（十七日），宋太祖"命祈雨"。[④] 三月癸巳（二十一日）仍未降雨，皇帝再次"命近臣祈雨于在京祠庙"。[⑤]

接着是相反的夏涝。五月，"京师大雨水"。[⑥] 连续多天的倾盆大雨随即造成了水灾，朝廷开始祈晴。五月辛巳（十日），皇帝"以久雨，命近臣祈晴于在京祠庙"。[⑦] 又：五月辛巳，"祈晴"。[⑧] 五月十日称"久雨"，说明这场雨大约开始于五月初甚至更早。朝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② 《宋史》卷3《太祖纪》3，第43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④ 《宋史》卷3《太祖纪》3，第44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三月癸巳，第337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1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开宝八年五月辛巳，第339页。

⑧ 《宋史》卷3《太祖纪》3，第44页。

廷于“十二月,免开封府诸县(年今)[①]秋税”。[②] 可知夏季的雨涝造成了严重的秋粮损失。

宋太祖开宝九年暨宋太宗太平兴国元年丙子(976年)

关键词:春涝,秋涝。

本年是一个不多的雨雪充足年份。

春季多雨。“三月,京师大雨水”。[③] 春雨十分充足。

秋季依然多雨。京师“秋,又霖雨”。[④] 开宝九年“秋,大霖雨”。[⑤] 七月乙酉(二十日),宋太祖“命近臣祈晴于京城祠庙”。[⑥] 也有史书记载为丙戌(二十一日),“命近臣祈晴”。[⑦]

冬季至少有一场大雪。十月癸丑(二十日)凌晨,宋太祖逝世于雪夜:“上崩于万岁殿。先是,上不豫,壬子夜,大雪,上召晋王光义延入大寝,属以后事”。[⑧]

又:宋太祖驾崩的当夜,“时大雪,(王继恩)遂与王(赵光义)于雪中步至宫”。[⑨]

---

① 原作“年今”,当为“今年”。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55,第6448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1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⑤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七月乙酉,第374页。

⑦ 《宋史》卷3《太祖纪》3,第48页。

⑧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2,开宝九年十月,第87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开宝九年十月癸丑,第381页。

又:十月癸丑,“时大雪,遂与王于雪中步至宫”。[①]

这场雪在当时还有诡异的记载,即宋太祖与一江湖术士的对话:“上谓生曰:‘我久欲见汝决克一事,无他,我寿还得几多在?’生曰:‘但今年十月廿日夜,晴,则可延一纪;不尔,则当速措置。’上酷留之,俾泊后苑。……至所期之夕,上御太清阁四望气。是夕果晴,星斗明灿,上心方喜。俄而阴霾四起,天气陡变,雪雹骤降,移仗下阁。急传宫钥开端门,召开封王,即太宗也。延入大寝,酌酒对饮。宦官、宫妾悉屏之,但遥见烛影下,太宗时或避席,有不可胜之状。饮讫,禁漏三鼓,殿雪已数寸,帝引柱斧戳雪,顾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是夕,太宗留宿禁内,将五鼓,周庐者寂无所闻,帝已崩矣”。[②] 带有古代常有的奇异色彩。更有民间传说:“艺祖皇帝以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癸丑上仙,其夕有云物之异。自是每岁忌辰必有雨雪风冽之变”。[③] 总之,都是以降雪为题。

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丁丑(977 年)

关键词:春旱。

太平兴国二年初春有旱情,正月没有雨雪,“京师旱”。[④]

---

①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2《太祖太宗授受之懿》,开宝九年十月癸丑,第 17 页。

② 文莹《续湘山野录》,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74 页。

③ 庄绰《鸡肋编》卷下,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112 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八月一日有雨。“太平兴国二年，诏以八月一日入阁，会雨而止”。[①] 入阁仪式因雨而取消。

冬末，下了一场大雪。十〔一〕（二）月丙辰（三十日），“大雨雪”。宋太宗对此瑞雪的降临十分高兴，“诏近臣于中书宴饮，令各赋诗，上制《瑞雪歌》以赐之”。[②] 在簌簌落下的大雪中，酒兴之余，诗兴大发。

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戊寅（978 年）

关键词：春旱。

上一年年底的大雪之后，开封没有再降水，正月气温比较暖和。因为在辛亥（二十六日），出现旱情，朝廷祈求的不是下雪，而是下雨：“命近臣祷雨于京城寺观祠庙。后二日雨足，又遣使分赛焉”。[③] 又：正月辛亥，“命群臣祷雨。癸丑（二十八日），京畿雨足”。[④] 但是，史书仍将本年的春季定为旱季：太平兴国“三年春夏，京师旱”。[⑤] 看起来正月底的那场大雨之后，春季再也没有有效降雨，造成春旱。入夏的四月乙卯（一日），“命群臣祷雨”[⑥]就是佐证。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2，淳化二年十一月庚戌注，第 725 页；费衮《梁溪漫志》卷 3《入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 之 4，第 2066 页。原作十二月，按是年十二月无丙辰，丙辰为上一日即十一月三十日。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辛亥，第 421 页。

④ 《宋史》卷 4《太宗纪》1，第 57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⑥ 《宋史》卷 4《太宗纪》1，第 58 页。

四月二十六日,宋太宗"驾幸景风门,驻辇观刈麦。宰臣、亲王、节度使及吴越王刘鋹、李煜皆从。移幸玉津园,召从官射,上中的者五,张乐饮群臣酒"。[①] 皇帝率领衮衮诸公出游观赏割麦,并饮酒作乐,说明麦子长势良好,并未受到春旱的影响,也即属于气象干旱而非农业干旱。开封府其他地方也未见歉收的记载。

秋季发生强对流天气,有一场暴雨。七月乙酉(二日),长空忽然电闪雷鸣:"大雨震电"。[②] 又:"七月乙酉,大雨震电,西窑务藁聚焚"。[③] 闪电点燃了西窑务存贮的柴草,引起火灾。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己卯(979 年)

关键词:冬旱。

就有限的资料看,本年在冬季有旱情:太平兴国"四年冬,京师旱"。[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庚辰(980 年)

关键词:雨涝,秋旱。

暮春三月迎来一场雨水。丙申(十七日),"上作《喜春雨》诗,

---

① 王应麟《玉海》卷 77《太平兴国幸景风门观刈麦》,第 1423 页。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 3《本纪》3,太平兴国三年七月,第 15 页。

③ 《宋史》卷 4《太宗纪》1,第 59 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令近臣和”。[①] 又:“五年三月丙申,御制《喜春雨》诗一首,赐近臣俾属和”。[②] 其中,徐铉的《奉和御制春雨》云:“祁祁甘雨正当春,草树精神一倍新。匀洒农郊偏长麦,缓飘花槛不惊人。密随宫仗环青辂,普逐皇恩下紫宸。霁后楼台更堪望,满园桃李间松筠”。[③] 这场令皇帝欣喜的春雨,其贵如油,其甘如蜜。

史载太平兴国五年“夏,京师旱”。[④] 所谓的夏,其实指的是初夏四月份,说夏旱显然是片面的,因为一进入五月,就开始了无休无止的淫雨天气。五月癸卯(一日),“大霖雨”。到了辛酉(十九日)还没有停止的意思,皇帝感到不安,“命宰相祈晴”。[⑤] 又:“五月,大霖雨,命近臣分诣京城寺观、宫庙祈晴”。[⑥] 又:“五年五月,京师连旬雨不止”。[⑦] 从初一到十九,已经可以称为连旬,但雨并没有停止,白茫茫一片哗哗水声,而且估计又持续了几天才渐渐歇息,否则的话,会有夸张的记载。

仲夏集中的降雨天气,并没有阻止秋季旱情的到来。太平兴国五年“夏,京师旱;秋,又旱”。[⑧]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三月丙申,第473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30《太平兴国喜春雨诗》,第573页。

③ 徐铉《骑省集》卷21《奉和御制春雨》,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5册第162页。年代据李文泽《徐铉行年事迹考》,见吴洪泽、尹波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2页。

④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⑤ 《宋史》卷4《太宗纪》1,第6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五月,第475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6《物异考》2,第8079页;同书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

⑧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辛巳(981 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

太平兴国六年的上半年,开封长期缺雨:"自春涉夏不雨,太宗意狱讼怨滥"。[①] 皇帝不怨天也不怨地,只怨司法不公。结果,自然是"六年,春、夏京师旱"。[②] 具体情况是:二月己卯(十一日),"命宰臣祷雨"。到了夏四月辛未(四日),仍未下雨,皇帝亲自"幸太平兴国寺祷雨"。[③] 又:"辛未,幸太平兴国寺、相国寺祷雨。上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是岁,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狱讼有冤滥。会归德军节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烂者,笞园户,病创数日死。己卯(十二日),承信坐弃市。"[④]官员李承信犯了殴打致人死亡罪,在宋代一般不会处死,但因为正值京师旱灾严重,按照阴阳五行理论与冤屈有关,应验在此案,所以予以重判,李承信因而成为宋代因气象问题重判而死的唯一一人。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此可以说是天的不测风云,使人有旦夕祸福。

一直到五月己未(二十三日),才有雨水解除了旱情。皇帝因而颁布德音恤刑:"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祷而雨故也"。[⑤] 又:"己未,雨。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⑥] 又:五月己未,"以岁

① 《宋史》卷 200《刑法志》2,第 4986 页。

②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③ 《宋史》卷 4《太宗纪》1,第 66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太平兴国六年四月辛未、己卯,第 492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己未,第 492 页。

⑥ 《宋史》卷 4《太宗纪》1,第 66 页。

旱,大赦"。[①] 所颁《得雨德音》云:

> 朕闻昊穹凝命,阴骘下民。贻水旱之灾,虽由天降;导愆伏之气,亦以德消。朕以眇躬,恭临大宝,未洽和平之化,遽延旱暵之灾。是用夕惕宵兴,彻悬贬食,靡爱牲玉,并祷神祇。果上叶于灵心,遂普濡于甘泽。大田沃衍,群动昭苏,耕稼咸兴,丰登有望。顾感通之若此,在祗畏以弥深。宜洽宽恩,与民同庆,仰酬元贶,式表至诚。应京城、诸道州、军、府、监、县、镇系囚,限德音到日已前,除十恶、五逆、官典犯正枉法赃及谋杀、故杀、劫杀人不在赦外,余并从释放。诸处亡命士卒及聚山林为群盗者,限诏到一月,并许陈首;限满不首,即论其罪。先是黥面配隶逐处等人,并令有司件析以闻,听候进止。云云。于戏!视民如伤,景福所以来格;慎终如始,宝运所以灵长。肆予冲人,弗敢荒怠。咨尔多士,毋忘交修。启心弼违,同底于道。布告中外,咸使闻知。[②]

从中可以感受到的是,这场雨水相当充沛,使皇帝感天地之恩德。

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壬午(982年)

关键词:春旱,大雪。

太平兴国七年,开封再逢春旱:"春,京师旱"。[③] 二月,宋太宗

---

①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2,太平兴国六年五月,续修四库全书第347册第391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1《得雨德音》,第560~561页。按原缺年月日,此据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册第80页所载该德音的考证。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专门下诏云:“东畿近年已来,蝗旱相继,流民甚众,旷土颇多。”[①]“东畿”就是东京开封,从太平兴国四年以来的连年旱灾,摧残了农业生产,无以为生的农民大批外出逃荒。

入夏以后,雨水充足。五月己未(二十八日),有诏云:“开封府管内膏泽沾足,宜令民及时种艺禾黍。道路泥甚,输租者当俟晴霁,吏无得督责”。[②] 充分的降雨使土壤墒情饱满,为秋粮播种提供了良好条件,但也使道路积水泥泞,交通运输不畅,影响农民缴纳夏季租税。

十一月中旬有场大雪,令宋太宗十分高兴。“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大雪,御制雪诗并酒赐学士。诗云:‘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妆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闻话道情无?”[③]又:太平兴国七年“季冬,大雪。上赐学士诗曰:‘轻轻相亚凝如酥,宫树花装万万株。今赐酒卿时一盏,玉堂闲话道情无?’”[④]反映了银装素裹的宫中雪景。但在城乡,却再次严重影响了道路交通,朝廷在十二月初一雪停以后专门下诏延缓缴纳租税期限。十二月戊午(一日),“诏开封府民输租于常限外加半月,雨雪故也”。[⑤] 又:十二月戊午《展开封府输租限诏》:“开封府管内人户等:霰雪初霁,泥淖颇甚,输租于上,赍运差难,宜于常限外加半月”。[⑥]也即大雪下了10天,大约10余天之后,积雪才能消尽。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第4089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6,第4089页;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五月己未,第521页。

③ 阮阅《诗话总龟后集》卷1《御制》,引《金坡遗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页。

④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4《大雪赐学士诗》,丛书集成本第2861册第4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十二月戊午,第530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85《展开封府输租限诏》,第675页。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癸未(983年)

关键词:雨涝。

太平兴国八年夏、秋,未有开封多雨的明确记载,有多雨记载是笼统的,应当包括开封,再者,开封秋季确实发生了水灾。

七月辛巳(二十八日),“诏开封府诸县民田为河水所伤者,并蠲其租”。当时全国不少地区如“陕西、河北、川峡诸州皆言大水”。八月壬辰(九日),“德音释死罪以下,大水故也”。[①] 又:八月壬辰《霖雨河决后年丰德音》云:“眷惟今岁,自夏徂秋,霖雨为灾,水潦作沴”。[②]

淫雨霏霏,延绵到九月癸丑(一日),令宋太宗深感忧虑:“时多阴雨,上以河决未塞,深忧之,谓宰相曰:‘修防决塞,盖不获已,而秋霖荐降,役民滋苦,岂朕寡德,致其作沴乎?’赵普对曰:‘尧水汤旱,时运使然,陛下劳谦勤恤,过自刻责,下臣恐惧无所措,望少宽宸虑,以俟天灾弭息”。[③] 君臣忧心忡忡,说明雨灾严重。

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暨雍熙元年甲申(984年)

关键词:夏旱,高温,暖冬。

春季没有异常气象。三月乙丑(十五日),皇帝召宰相近臣等赏花于后苑,高兴地说:“春风暄和,万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七月辛巳、八月壬辰,第549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215《霖雨河决后年丰德音》,第81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九月癸丑,第552页。

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臣各赋诗。”史家记载:“赏花赋诗自此始。”[①]在这个风和日丽、春意盎然的春季,开启了此后君臣赏花赋诗的惯例。

夏季有旱情。太平兴国九年“夏,京师旱”。[②] 但旱情并不严重,也没有持续。四月甲申(四日),宋太宗“命宰相及群官分祷京城祠庙祈雨。是夕雨足”。[③] 所谓“雨足”,用现代专业语言说就是有效降雨,足够滋润干燥的土地,充实墒情。

五月二日,宋太宗“车驾出南薰门观稼,召从臣列坐田中,令民刈麦,咸赐以钱帛”。[④] 这说明当天晴朗,更说明麦子丰收,有观赏价值,也即没有受到旱情的影响。五月末,又发生一场强对流天气。丁丑(二十八日),“乾元、文明二殿灾。是日既夕,阴云四合,风雷暴作,夜漏初上,大雨震电,火发自月华门,抱关者不之觉,延烧渐北。翌日辰巳间乃止”。[⑤] 又:“是日既夕,阴云四合,风雷暴作,夜漏初上,澍雨如倾,雷电震激”。[⑥]这场暴雨从夜间下至次日上午,为大地补充了足够的墒情。

六月壬辰(十七日),宋太宗对大臣说:“今年风雨虽调,犹虑禾稼未得丰茂,昨遣中使分往京畿百里外,拔取粟豆数十本,皆长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三月己丑,第575~576页。按是月无己丑日,据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3校正为乙丑,第6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③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29,太平兴国九年四月甲申,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6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77《太平兴国南熏门观稼》,第1423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五月丁丑,第579~580页。

⑥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30,太平兴国九年五月丁丑,第44页。

数尺,大是好苗。""因出以示群臣,喜形于色"。[①] 他指出今年风调雨顺,应当主要是指或至少包括开封,试想如果开封发生较大的旱涝灾情,不用臣下报告皇帝也会知道,自然不会说风调雨顺的话。他担虑的不是开封,而是外地的庄稼,所以派人到百里以外采取禾苗,以便得到第一手资料来判断收成。

六月是焦沙烂石的高温天气。壬寅(二十三日),一直企望举行封禅大典的宋太宗对宰相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乃诏停封禅。"[②]雷电引发的火灾和"炎暑方炽"的高温,是宋太宗取消封禅大典的直接原因。

十一月乙丑(十九日),宋太宗"宿太庙。上以天气晴和,作歌诗赐近臣,令属和"。[③] 可见这是一个难得的晴朗温暖天气,令皇帝心情舒畅,诗兴大发。冬季比较温暖,至少在冬末,适时下了一场大雪。十二月甲辰(二十九日),"大雨雪。先是,上谓宰相曰:'今冬气和暖,开春恐有疾疠。郊祀、酺宴之后,若得三五寸雪,大佳。'至是,阴云四合,积雪盈尺"。[④] 原期望有三到五寸的降雪,实际的降雪量令他喜出望外,积雪超过了一尺。

又:甲辰,"雨雪。先是,上谓宰臣曰:'郊礼酺宴之后,若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六月壬辰,第581页。原作五月壬辰,按是月无壬辰日,也无前一条的丁亥日。标点本误在"是月,废诸州农师"后的纪事序号继续标注表示同一个月的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此后应为六月。如其后的五月"丁亥,诏求直言",据《宋史》卷4《太宗纪》1 明确记载:"六月丁亥,诏求直言"。(第7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六月壬寅,第581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赐近臣歌诗》,第57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十二月甲辰,第590页。

得雪,大佳。'至是,阴云四合,积雪盈尺。"①

又:十二月甲辰,"雨雪。……至是,阴云四合,积雪盈尺。"②

也有的资料记载的时间不同,作十二月戊戌(二十三日)"大雨雪",③提早了六天。

宋太宗雍熙二年乙酉(985 年)

关键词:秋季霖雨,冷冬。

雍熙二年春、夏气象正常,秋季有场大雨。冬季虽记载有旱情,实际上至少下了两场雪,而且是个冷冬。

正月己未(十四日)上元节前的晚上,皇帝正在乾元门楼观赏花灯,忽然降雪。"夜漏初上,密雪忽降,上谓宰相曰:'可各赋《观灯夜瑞雪满皇州》诗以为娱乐。'上赋诗示群臣,宰相宋琪等咸奉和。"④瑞雪不但没有影响观灯心情,蓝雪映红灯,反而增添了情趣和景色。

五月二十日,宋太宗"幸城南观麦,赐田夫布帛有差"。⑤今年麦子收获时间比去年晚了 18 天,但获得丰收:六月己卯(六日),有诏开封"两街供奉僧于内殿建道场"。为何有此举动?宋太宗向宰相解释说:"今兹夏麦丰稔。比闻岁熟则民多疾疫,朕恐百姓

---

① 王应麟《玉海》卷 195《雍熙雪诗》,第 2582 页。

②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 31,雍熙元年十二月甲辰,第 63 页。

③ 《宋史》卷 4《太宗纪》1,第 73 页。

④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 32,雍熙二年正月己未,第 64 ~65 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10 之 3,第 210 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 77《雍熙城南观麦》,第 1423 页。

或有灾患，故令设此，未必便能获佑，且表朕勤祷之意云。”[①]证明此前没有异常气象。

秋季八月，有场持续数天的大雨：“京师大霖雨。”[②]

九月丙午(五日)皇帝颁《降死罪以下德音》云：“自春徂夏，五风十雨以无愆；率土普天，宿麦嘉禾而大稔。户户有轻徭之乐，家家获兼岁之储。”为感激上天眷顾，所以下令减轻罪罚。[③] 由此可知，今年前三个季度风调雨顺，农业丰收。

《文献通考》和《宋史》都记载雍熙二年开封有冬旱：“冬，京师旱。”[④]但就降雪情况看，不应有旱情，或者说旱情刚出现就熄灭了。十一月戊子(十八日)，“祷雪”。[⑤] 具体情况是当天就下雪了。戊子，“以时雪未降，命群臣分祷京师祠庙。是日，雨雪。上悦，制诗二首，赐宰相等，令属和”。[⑥]又：戊子，“以时雪未降，命群臣分祷京师祠庙。是日，雨雪。上悦，制诗二首赐宰相等，令属和。”[⑦]君臣欢庆意味着是场有效降雪。

本年是个冷冬。十二月丁未(八日)，朝廷“以大寒，诏罢京城杂役，尚方减日课，遣中使赐边郡戍卒襦袴，悉絮以绵”。[⑧] 以停止官方的户外劳作来躲避寒冷。这股寒潮强劲南下，居然扑到了江南。十二月癸卯(四日)，南康军(今江西星子)报告：“降雪三尺，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雍熙二年六月己卯，第596页。

②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215《降死罪以下德音》，第817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77页。

⑥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34，雍熙二年十一月戊子，第90页。

⑦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5页。

⑧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34，雍熙二年十二月丁未，第90页。

大江冻合,其上可胜重载。”[①]严寒使长江冰封,实在罕见。

宋太宗雍熙三年丙戌(986 年)

关键词:秋季霖雨,冬旱。

雍熙三年春、夏季正常,秋季有大雨,仲冬有旱情。

同去年一样,八月,“京师大霖雨”。[②] 又:八月丁未(十一日),“大雨,遣使祷岳渎,至夕雨止。”[③]这一天实际上是雨停的日子,那么大霖雨的时间是八月上旬的若干天。

九月丙寅(一日)颁布的《降流罪以下德音》云:“朕猥以薄德,临兹万邦,朝昏惟政理是勤,动静以生灵轸念。幸二仪之助顺,兼九庙之垂休,四时常庆于和平,五稼屡成于丰稔。物无疵疠,人乐昭苏,野多栖亩之粮,国有如京之蓄。矧惟今岁,又异常年,五风十雨以应时,万庾千仓而有望。克致寰区之大庆,皆由覆载之元功。宜覃及物之恩,用启自天之佑。”[④]明确指出今年的气象条件好于往年,农业获得丰收,因此要作出感谢上天的举动。

冬季出现旱情。雍熙三年“冬,京师旱”。[⑤] 具体时间应当是十一月份。十一月丙戌(二十二日),“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十二月乙未(一日),大雪降临,朝中一片欢欣:“大雨雪。宴群臣玉华殿。”[⑥]皇帝设宴,与群臣欢饮庆贺瑞雪。

---

①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 34,雍熙二年十二月癸卯,第 90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3《物异考》9,第 8239 页。

③ 《宋史》卷 5《太宗纪》2,第 79 页。

④ 《宋大诏令集》卷 215《降流罪以下德音》,第 817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⑥ 《宋史》卷 5《太宗纪》2,第 79 页。

又：十二月乙未，“大雨雪。上喜甚，召近臣宴玉华殿，谓曰：‘春夏以来，未尝饮酒，今得嘉雪，殊慰朕心，思与卿等同一醉也。’”①

又：“三年十二月一日，大雨雪，帝喜，御玉华殿，诏宰相及近臣谓曰：‘春夏以来，未尝饮酒，今得此嘉雪，思与卿等同醉。’又出御制《雪诗》，令侍臣属和。”②

又：十一月丙戌，“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十二月乙未朔，大雨雪。上大悦，其晚御玉华殿，宴宰相近臣，谓曰：‘得此嘉瑞，思与卿等同醉。’出御制《雪诗》一首，令属和。”③

旱情自然随之消除。

宋太宗雍熙四年丁亥(987年)

关键词：冬旱。

本年夏、秋两季，没有异常气象记载，冬季有旱情。

三月丙戌(二十四日)，李度“进《贺雨诗》，上特与继和，令宰相召度至中书宣示之”。④ 又：殿中丞李度向皇帝献《春雨诗》，宋太宗对宰臣说：“度苦心于诗，亦可嘉。昨进《贺雨诗》，朕特与继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雍熙三年十二月乙未，第625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8，第2068页系于雍熙四年，《宋会要辑稿·礼》45之25，第1460页系于雍熙二年，均误。因为唯本年有《宋史》卷5《太宗纪》2，十二月乙未(一日)“大雨雪。宴群臣玉华殿”的记载为佐证。

② 《宋史》卷113《礼志》16，第2692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5页；参见同书卷195《雍熙雪诗》，第358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雍熙四年三月丙戌，第633页。

和,可召至中书宣示。"[①]由此推断春季有场可喜的降雨。

夏初一度多雨。四月十五日,皇帝"幸金明池观水嬉,赐从官饮。帝曰:'雨霁天凉,中外无事,宜勿惜醉也。"[②]则是此前一直下雨,令人郁闷,云散雨收之后,天气凉爽,皇帝及时行乐,与从臣醉酒一场。

七月五日傍晚有场降雨,宋太宗作《立秋日暮雨诗》一首赐近臣。[③] 按本年立秋日为七月初五。

冬季出现旱情。雍熙四年"冬,京师旱"。[④] 十二月甲午(六日),"以时雪稍愆,分遣宰相及近臣遍诣京城诸寺观祈祷"。甲辰(十六日)仍未降雪,宋太宗亲自出去拜神祈雪:"上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到了丁巳(二十九日),苍天终于下起了大雪:"大雨雪,近臣称贺。"[⑤]

又:十二月壬寅(十四日),"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丁巳,"大雨雪。"[⑥]

又:丁巳,"大雨雪。近臣称贺。王元之《试和制雪诗序》:'四年十二月,繁云翳空,密雪飘野。散五榖之精华,润

① 王应麟《玉海》卷30《淳化喜雨诗》,第576~577页。此作四月,误,当以《长编》所载时间为准。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52之4,第1555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5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⑤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42,雍熙四年十二月甲午、甲辰、丁巳,第120~121页。

⑥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1页。

三农之畎亩。上林未暖而花发,禁柳不春而絮飞。"①

漫天飞舞的大雪熄灭了旱情。

宋太宗雍熙五年暨端拱元年戊子(988年)

关键词:秋季高温。

本年大半时期正常,唯初秋出现高温天气。

进入雍熙五年正月,去年的那场瑞雪持续下来。庚申(二日),"御制《喜雪》五言二十韵诗赐宰相昉等,令属和。乙丑(七日),以宋镐为直史馆,进《贺雪诗》称旨故也"。②

闰五月,暑热有雨。"端拱元年闰五月十七日,帝御崇政殿试礼部不合格进士,内出《暑月颁冰诗》题,得马国祥已下五十四人。翌日又出《冰壶诗》题,得张熙尧以下四十七人。十九日,又试诸科,内出《夏雨翻萍诗》题,得王又言已下六百二十一人,令枢密院给牒,以试中为目。"③宋太宗亲自拟定的三条考题,全与气象有关,当非偶然,实为时感。

秋季暑热发生在七月中旬,艳阳开始纵火,"秋老虎"大显威风:"是秋大热。"④七月戊戌(十四日),宋太宗对宰相说:"今岁炎暑尤甚。流俗有言,人生如病疟,于大寒大暑中过岁,寒暑迭变,不觉渐成衰老。苟不竞为善事,虚度流年,良可惜也。"又对赵普说:

---

① 王应麟《玉海》卷195《雍熙雪诗》,第3582~3583页。此为节文,详见王禹偁《小畜集》卷19《中书试诏臣僚和御制雪诗序》,四部丛刊本第1~2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6页;参见同书卷195《端拱瑞雪歌》,第3582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7之4至5,第4357~4358页。

④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45,雍熙五年七月戊戌,第145页。

“卿耆年触热,固应不易。自今长春殿对罢,宜即归私第颐养,俟稍凉乃赴中书视事。”赵普顿首感谢。[①] 又:“旧制,宰相以未时归第,是岁大热,特许普夏中至午时归私第。”[②]异乎寻常的酷暑,连位于深宫的皇帝以及宰相都无法忍受了,民间何堪?

冬季有雪。十二月,王禹偁《对雪》云:“帝乡岁云暮,衡门昼长闭。五日免常参,三馆无公事。读书夜卧迟,多成日高睡。睡起毛骨寒,窗牖琼花坠。披衣出户看,飘飘满天地。岂敢患贫居,聊将贺丰岁。”[③]开始时间大约是十二月的一个夜晚。

宋太宗端拱二年己丑(989年)

关键词:夏旱,秋旱,冬旱,扬沙。

本年出现大旱灾,先是夏旱,接着更是秋、冬连旱。

春季的前两个月不缺降水,但从三月开始到五月中旬,一直没有有效降雨。五月十九日晚,终于下了一场大雨:“自三月不雨,至于五月。戊戌(十九日),上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因多所原减。即命起居舍人须城宋惟幹等四十二人分诣诸道,按决刑狱。是夕,大雨。上因谓近臣曰:‘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气’。”[④]他以为是自己的努力感动了上天,颇为自得。

又:五月戊戌,“以旱虑囚,遣使决诸道狱。是夕,雨。”[⑤]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端拱元年七月戊戌,第655页。

② 《宋史》卷256《赵普传》,第8938页。

③ 王禹偁《小畜集》卷4《对雪》,第7页。编年据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7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五月戊戌,第680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4页。

又：五月十九日，"以旱御崇政殿，录在京诸司系囚，多所宽宥。分命常参官四十二人决天下狱。时，自季春不雨，帝乃临轩亲决庶狱，是夜雨足。"①

暑天总是难以忍耐。王禹偁《谢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诗云："火云如山暑雨歇，天地炉烘三伏月。玉皇教散阆苑冰，斫开北陆花琼瑰。窟娥贮向瑶花合，分命中官赐黄阁……寒生毛发清牙齿，脆若玉芝甘似醴。炎风暑气都不知，空作狂歌谢知已。"②暑中得冰，可享片刻凉爽，因而欢喜若狂。

入秋以来，再次缺雨，严重的旱情使皇帝忧虑恐慌。"五月，京师旱。秋七月至十一月，旱。上忧形于色，蔬食致祷。"③在此期间，朝廷为了求雨，无所不用其极。十月壬申（二十四日），宋太宗"以岁旱减膳，遍走群望，皆弗应。是夕，手诏赐宰相赵普等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佑。'……知制诰田锡言：'臣今奉诏，差在太一宫用青词致醮祈雨者。窃以时雨愆亢，圣虑焦劳，自秋涉冬，祠祷皆遍，陛下亲降乘舆，躬谒寺观，有以见仁主忧民之旨，圣人恤物之心……惟是秋冬，又无雨雪，此乃天意尚欲垂诫，圣心谅亦深思。'"④

又：端拱二年十月二十三日，"御书白笺一幅降宰相赵普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 之 3，第 6671 页。

② 王禹偁《小畜集》卷 12《谢政事王侍郎伏日送冰》，第 2～3 页。编年据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第 93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1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端拱二年十月壬申，第 688、689 页。

第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顾兹雨雪愆期,应是妖星所致。为人父母,心莫遑宁,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未足以答谢大谴。当共卿等审刑政之阙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人,以祈垂佑。'时普以疾在告,即以御札授吕蒙正等。翌日,蒙正等诣长春殿曰:'臣等伏读御札,若负芒刺。自陛下缵承宝位,一纪有余,躬览万几,勤恤民隐,未尝有纤微之失。盖是臣等任处弼谐,用(非)[1]霖雨,愿上印绶,以答天谴。'帝慰勉久之。先是彗星谪见之后,[2]自七月不雨,至是凡五岳四渎、名山大川,无不遍祷,殊无响应。帝忧念烝民,不遑安寝,故有是诏。"[3]

又:端拱二年十月,"上以岁旱,手诏赐赵普等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当与卿等审政刑之阙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佑。"[4]

为了求雨,皇帝竟然要自焚,宰相则要求罢免。王禹偁则上书要求百官减俸:"是冬,京城旱,禹偁疏云:'……今旱云未沾,宿麦未茁,既无积蓄,民饥可忧。望下诏直云:'君臣之间,政教有阙,自乘舆服御,下至百官奉料,非宿卫军士、边庭将帅,悉第减之,上答

① 原作"非",当为"愆"。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七月戊子(第682页):"有彗出东井、积水西,青白色,光芒渐长,晨见东北,旬日,夕见西北,历右摄提,凡三十日至亢没。上避正殿,减常膳。谓宰相曰:'长星示变,盖天所以警人君之失,固宜恐惧修省,晋孝武反举酒劝之,如此狂惑,不亡何待。今岂非时政有阙,物情壅遏乎!百姓何罪,责在朕躬,敢不兢畏贬损,以答天谴'。"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3,第734页。

④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3,端拱二年十月,第131页。

天谴，下厌人心，俟雨足复故’。”①

然而，所有努力都不能动天地、泣鬼神，干燥的日子一直延续到十二月丙辰（九日），才普降大雪：“大雨雪。”②皇帝特意举办宴会以庆贺。“十二月九日，大雨雪，诏近臣于中书宴饮，令各赋诗，帝制《瑞雪歌》赐之。自后雨雪应时或祈祷获应，皆召近臣赐宴于中书。”③又：“二年十二月丙辰，大雪。诏近臣宴中书，令各赋诗。上制《瑞雪歌》赐之。”④应该指出的是，这场降雪事先两天官方有正确的预报：“二年十二月丙辰，大雨雪。前二日，太史言：‘月有苍白晕，西有黑气丈余，占云雨雪之象也。’至是果验。诏近臣于中书宴饮，令各赋诗，上制《瑞雪歌》以赐之。”⑤

张全明《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史学月刊》2007年1期）所载《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以下但称《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端拱二年为“数年无雪”，材料出自王禹偁《小畜集》卷9。经核查，此句来自《赋得腊雪连春雪》一诗的注文，原句为“商州数年无雪”，数年无雪的是陕西商州，与开封无关，恐怕也非本年事实。

按正史的记载，这一年开封还发生一场暴风扬沙天气：“端拱二年，京师暴风起东北，尘沙曀日，人不相辨。”⑥只是不知具体时间。

① 《宋史》卷293《王禹偁传》，第9794页。
②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4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5，第1460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6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195《端拱瑞雪歌》，第3582页。
⑥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第1472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6页。

宋太宗淳化元年庚寅(990 年)

关键词:春旱。

淳化是宋代第一个因气象而改元的年号。本年正月初一《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云:“爰念去秋,颇闻愆亢,虑将成于灾沴,固深轸于忧劳。名山大川,亟令精祷,撤悬减膳,勉自励修,精诚上通,灵应犹响。雨如膏而润物,雪盈尺以呈祥,慰三农望岁之心,见百谷用成之象。庆兹元感,思举旧章。是用列羽卫于彤庭,俨衣冠于著位。因斯献岁,取象阳春。御正殿以受朝,出纶言而示众。宜改纪元之号,仍覃及物之恩。可改端拱三年为淳化元年。”[①]德音回顾了去年的旱灾,以及冬季的瑞雪,为表达对上天的感谢和祈求风调雨顺,特地改元,淳化就是纯正平和的意思。

但是,客观的天气并没有因为人们主观的愿望而改变,改元以后开封又遭遇了春旱,并迁延到初夏。淳化元年“正月至四月,不雨,帝蔬食祈雨。”[②]四月庚戌(五日),宋太宗“以旱,亲录京城系囚,多所原减。令尚食进素膳,遣常参官分诣诸道决狱,令中使诣五岳祈雨”。[③] 又:庚戌,“遣中使诣五岳祷雨,虑囚,遣使分决诸道狱。”[④]又:四月五日,“命中使分诣五岳祈雨。”[⑤]淳化元年“正月至四月,不雨,京师民饥,上蔬食祈雨。河南凤翔大名京兆府、许沧单

① 《宋大诏令集》卷 2《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第 5 页。

②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39 页。

③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4《听断》,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96 页。

④ 《宋史》卷 5《太宗纪》2,第 85 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3,第 734 页。

汝乾郑同州旱”。[1] 这场大旱波及面甚广。旱情结束于此后不久的五月，惜无具体时间记载。旱情造成灾害，农业严重歉收，出现大量饥民。因而，七月有诏减免夏税：“开封府五县旱伤夏苗。开封一县全放，已耕犁改种者，免六分；陈留、封丘、酸枣、鄢陵四县各放夏税六分。”[2]又：“开封、陈留、封丘、酸枣、鄢陵旱，赐今年田租之半，开封特给复一年。京师贵籴，遣使开廪减价分粜。”[3]当年粮食紧缺，粮价上涨。

宋太宗淳化二年辛卯（991年）

关键词：春旱，冬旱，暖冬。

春旱再次发生于本年，并且是大旱，接踵而来的是冬旱。

淳化二年“春，京师大旱”。[4] 旱蝗并至，从皇帝的异常反应看出灾情非常严重，一直蔓延到三月底。闰二月戊寅（八日），宋太宗亲自“祷雨”；三月己巳（三十日），忧心如焚的皇帝再次作出自焚的极端姿态：“以岁蝗旱祷雨弗应，手诏宰相吕蒙正等：‘朕将自焚，以答天谴。’翌日而雨，蝗尽死。”[5]

又：“三月己巳，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当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56，第6448页。
③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5页。
④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7页。

惶恐谢罪,匿诏书。翌日而雨,蝗尽死。”①

又:三月三十日,“帝以岁蝗旱,减损常膳,并祷群望,而甘泽未应,降手诏曰:‘宰相吕蒙正与参知政事等共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当暴露于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当焚朕以答天谴。’蒙正等惶恐,共匿诏书,不宣布于外。未几而膏泽沾足,飞蝗尽死。”②

又:“三月,上以岁旱蝗,手诏吕蒙正等曰:‘元元何罪,天谴如是!盖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于文德殿前筑一台,朕将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谴。’翌日而雨,蝗尽死。”③

四月一日甘露般的雨水,迎来的却是夏季,整个春季没有有效降水。

时光一晃到了冬季,旱情再现,一直到十二月中旬。淳化二年“春,京师大旱,蝗;冬,复大旱。是岁,河南北、河东、陕西及亳建淮阳等三十六州军旱。”④十一月己酉(十四日),宋太宗“幸建隆观、相国寺祈雪。”十二月癸未(十八日),“大雨,无冰”。⑤ 这天,皇帝“作《喜雨诗》赐近臣属和”。⑥ 由于天气暖和,降下的不是雪却是雨水。

又:“二年十二月癸未,甘泽始降。上作《喜雨诗》赐近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淳化二年三月己巳,第713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3,第734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4,淳化二年三月,第135~136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8262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8页。
⑥ 王应麟《玉海》卷30《淳化喜雨诗》,第576页。

臣，俾属和（原注：先是，嘉雪未应，上至诚祷祈）。”①

又：“淳化二年冬，京师无冰。”②

又：淳化二年冬，“无冰。”③

无冰有两种可能，一是没有降水难以大面积成冰，二是有降水而不能成冰，本年显然属于后者。宋代开封度过了第五个暖冬。

宋太宗淳化三年壬辰（992年）

关键词：高温，大风，沙尘暴，夏旱，秋季霖雨。

春季雨雪充足，并无旱情。夏季高温，有旱情，且因热出现瘟疫。秋季多雨，冬季有雪。

本年的正月乙卯（二十日），“京师雨土”。④ 天空中尘土如雨一般降下，显然是沙尘天气。

入春以来，气候转冷，开始降雪。正月癸卯（八日），“大雨雪”。⑤ 正月癸卯，“大雨雪，赐近臣于中书宴饮，御制诗赐之。三月戊戌（四日），雨沾足，直昭文馆李宗谔献诗三篇，上于纸尾批御诗一首赐之”。⑥ 正月降瑞雪，三月又下足了春雨，结束了连续的春旱，春意氤氤氲氲，草木一派欣欣向荣。但是正史仍记载本年为春

① 王应麟《玉海》卷195《淳化喜雨诗》，第3586～3587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4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4，淳化二年末，第88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同书卷303《物异考》9，第8245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9页。

⑥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6页。

旱年:淳化“三年春,京师大旱”。[①] 事实表明,这个记载是错误的。

旱情实际上出现在夏季前期。淳化“三年夏,京师不雨”。[②] 但到五月中旬,大雨就降临了。五月己酉(十六日),“以旱遣使分行诸路决狱。是夕,雨”。[③] 又:五月十六日,“帝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谓宰相曰:‘岁旱滋甚,朕恳祷精至,并走神祇,而犹未获膏泽者,岂非四方刑狱冤滥,郡县吏不称职,朝廷政理有所缺乎?’是夕,降雨尺余。翌日,宰相以时雨应期,相率拜贺。”[④]按宋代一尺约等于31.7厘米,则是降雨量超过了320毫米。[⑤]

又:“己酉,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谓宰臣曰:‘亢阳滋甚,朕恳祷精至,并祀群望,而未获嘉应者,岂非四方刑狱有冤滥,郡县吏不称职,朝廷政治有所阙乎?’因遣常参官十七人分诣诸路按决刑狱。是夕,雨。庚戌,宰臣相率称贺。”[⑥]

又:“夏五月,上以久愆时雨,忧形于色,谓宰相曰:‘亢阳滋甚,朕恳祷精至,并走群望而未获嘉应者,岂非四方刑狱有冤滥,郡县吏不称职,朝廷政治有所阙乎?’因遣常参官十七人分诣诸路,按决刑狱。己酉,雨,宰臣相率称贺。”[⑦]

---

①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③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9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3至4,第734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17,第6678页。

⑤ 郭正忠《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8页。此为宋代通行的“官小尺”也即沈括所言的“今尺”,以下同。另需说明的是,本书所言降雨量只能按照宋人提供的数据即一场降雨的累计总量,与现今降雨量是指在一定时间内降落到地面的水层深度不同。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淳化三年五月己酉,第736页。

⑦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4,淳化三年五月,第139~140页。

又:"三年五月己酉,以岁旱,分遣官决狱。是夕,降雨尺余。庚戌,宰相以时雨应期,相率拜贺。"①

一场解决燃眉之急的大雨,引来满朝庆贺。

炎阳如火的盛夏季节,一场雨水是不够的,更何况这是个高温晴热的夏季。酷暑热浪加速腐败,致瘟疫暴发,很多人不幸死亡,朝廷派出医疗队分散治疗。五月戊申(十五日)《选良医诊视京城病人诏》云:"古先哲王之爱民也,大暑流烁,必施扇暍之仁;凶年饥馑,必有淖糜之赐。如闻今岁,天灾流行,闾阎之民,疾疫相继。既医药之不给,必阏夭之居多。用伸救疗之恩,庶推勤恤之意。宜令太医署,选良医十人,分于京城要害处,听都人之言病者,给以汤药;扶疾而至者,即与诊视。赐太医钱伍拾万,分给为市药之直。中黄门一人,往来按行之。"②幸亏六月丁丑(十五日)刮起一场昏天黑地的西北风,吹散了郁结的热毒,终止了疫情。"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顷乃止。先是,都下大热,疫死者众,及此风至,疾疫遂止"。③ 所谓黑风,应是沙尘暴。

又:三年六月丁丑,"黑风自西北起,天地晦暝,雷震,有顷乃止。先是,京师大热,疫死者众,及北风至,疫疾乃止。"④

又:六月丁丑,"大风昼晦,京师疫解。"⑤

又:六月,"黑风昼晦。"⑥

① 王应麟《玉海》卷195《淳化喜雨诗》,第3586~3587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219《选良医诊视京城病人诏》,第842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6页。
④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参见同卷第1472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9页。
⑥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9页。

瘟疫虽消，暑热依旧。六月十六日，按照传统理论，皇帝"以暑甚御崇政殿，录在京诸司系囚数百人，流罪以下悉与原赦。"①祸不单行，旱情随之再现，且伴生出蝗灾，直到六月下旬。六月甲申（二十二日），"飞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是夕，大雨，蝗尽死。"②

又：六月甲申，"有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上谓宰相曰：'朕素不识此虫，群飞而过，其势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忧心如捣。亟遣人驰诣所集处视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对曰：'虫螟因旱乃生，频雨则不能飞，为灾与否，亦系岁时，圣心焦劳，忧及黎庶，固当感通天地。臣等职在燮调，伏增惭惧。'是夕，大雨，蝗尽殪。"③

又："六月，有蝗自东北来，蔽天，经西南而去。上谓宰相曰：'朕素不识此虫，群飞而过，其势甚盛，必能害及田稼。朕忧心如捣，亟遣人驰诣所集处视之，卿等何策可去？'悉对曰：'虫螟因旱乃生，频雨则不能飞。为灾与否，亦系岁时。圣心焦劳，忧念黎庶，固当感通天地。臣等职在调燮，伏增惭惧。'是夕大雨，蝗尽殪。"④

蝗灾因雨而消失，旱情自然也湮灭。在此特地要指出的是，发生蝗灾时，开封地区已经获得大丰收。"时京畿大穰，物价至贱。辛卯，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令有司虚近仓以贮之，命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3，第6671。

② 《宋史》卷5《太宗纪》2，第8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淳化三年六月庚申，第737页。此作"庚申"，误，是月无庚申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甲申"为正，与《宋史》卷5《太宗纪》2一致。

④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4，淳化三年六月，第140页。

曰常平,以常参官领之,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遂为永制”。[①]

又:“时京畿大穰,物价至贱。”[②]

又:“淳化三年,京畿大穰,分遣使臣于四城门置场,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③]

这就再次证明了所谓本年春季开封大旱的记载是错误的。

入秋以后,阴雨连绵不断。“九月,京师霖雨”。[④] 九月丙申(六日),官方不得不举行祈晴活动:“遣官祈晴京城诸寺观。”[⑤]

初冬气温比较暖和,甚至有牡丹反季节开花。“淳化三年冬十月,太平兴国寺牡丹红紫盛开,不踰春月,冠盖云拥,僧舍填骈”。[⑥]

十二月上旬有场大雪。丁卯(八日),“大雨雪”。[⑦] 十二月丁卯,“大雪。数年已来,涉冬无雪,至是降及尺余。上喜,赐近臣宴于中书,诏令尽醉。上赋诗,亲以八分书,遣中使就宴所赐之”。[⑧] 又:“十二月八日,大雨雪。帝喜,赐近臣饮宴于中书,诏令尽醉。帝作诗,亲八分书以赐之。又诏秘书监李至会馆阁官于秘阁饮宴。凡应制赋诗者三十五人。”[⑨]瑞雪如花似玉,带来一场主题诗会。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淳化三年六月庚申,第737页。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4,淳化三年六月,第140页。

③ 《宋史》卷176《食货志》上4,第4276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0页。

⑥ 袁褧《枫窗小牍》卷上,河北教育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总第4册第530页。

⑦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0页。

⑧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6页;参见同书卷195《淳化雪诗》,第3583页。

⑨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5,第1460页。

《宋史·五行志》言:淳化“三年春,京师大旱,冬复大旱”。[①]前文已经证实这年并无春旱,以上资料又证明冬季也无大旱,这个记载是错误的。

宋太宗淳化四年癸巳(993年)

关键词:冷春,秋涝。

春季雨雪正常,秋季霖雨成灾,冬季多降水。

春寒料峭,且多降雪。淳化四年正月乙未(六日)立春这天,“大雨雪”。[②] 皇帝心情欢欣,专门作诗三首:正月“乙未,雨雪,作《立春日瑞雪诗》三首。”[③]

> 又:乙未,“大雨雪。上作《立春日瑞雪诗》三首赐近臣。[④]
>
> 又:乙未,“大雪,作《立春日瑞雪诗》三首赐近臣。李至上言曰:‘原隰同缟,陇亩载滋。适因祈穀之祥,遂契有秋之望。’”[⑤]

二月再次降雪,气温随之骤降。二月壬戌(四日),“是日,雨雪大寒,再遣中使赐孤老贫穷人千钱、米炭,置昭宣使”。[⑥] 朝廷派遣专员帮助弱势群体御寒保暖。

夏季的情况稍有记载上的麻烦。史载淳化四年“夏,京师不

---

①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②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1页。
③ 李攸《宋朝事实》卷4《郊赦》1,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本第150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30《雍熙雪诗端拱瑞雪歌淳化雪诗南郊诗》,第576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195《淳化雪诗立春日雪》,第3583页。
⑥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1页。

雨”。[1] 但这一记载可能有误。五月己亥（十二日），宋太宗“内出麦穗、谷苗以示近臣，皆长尺余。上以膏泽应期，禾稼滋茂，喜形于色”。庄稼生长茂盛，显然得益于“膏泽应期”即雨水及时。六月壬戌（五日），皇帝又“出十种秋稼苗穗示近臣，皆长尺余至二尺”。[2] 再次证明夏季不缺雨水。

多事之秋多在霖雨成灾。七月丁酉（十一日），“大雨”，而且陆陆续续一直下了两个多月，到九月丙午（二十一日）还没有停息：“自七月雨，至是不止。”[3]于是开封出现严重的内涝，北方许多地区也同时因涝成灾。“七月，京师大雨，十昼夜不止，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军营、庐舍多坏”。[4] 秋季作物大多毁坏。

> 又：“七月，京师大雨，十昼夜不止，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军营、庐舍多坏。是秋，陈、颍、宋、亳、许、蔡、徐、濮、澶、博诸州霖雨，秋稼多败。”[5]
>
> 又：“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泥深数尺，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往来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民有压死者，物价涌贵，近甸秋稼多败，流移甚众。陈、颍、宋、亳间盗贼群起，商旅不行。上以阴阳愆伏，罪由公府，切责宰相李昉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车受俸，岂知野有饿殍乎？’昉等惭惧拜伏。黄中出，语人曰：‘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

---

①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77《淳化南庄观稼》，第1423页。

③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1～92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6《物异考》2，第8081页；同书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⑤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

大,恨不能入地尔’。”①

皇帝将雨涝的责任推到宰相身上,借机狠批执政大臣,使之羞愧难当,也是历史上少有的现象。

到了冬季,居然仍是淫雨不断。“京师秋冬积雨,衢路水深数尺”。② 十月丁丑(二十三日),皇帝“以右谏议大夫、知大名府赵昌言为给事中、参知政事,令乘疾置以入,即赴中书视事。时京城连雨,昌言请厩马分布外郡以就秣”。③ 又:“召拜给事中、参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书。时京城连雨,昌言请出厩马分牧外郡。”④十月二十七日,诏:“开封府管内人户,近为雨水害及田苗,已分遣朝臣、使臣与令、佐体量通检,虑人户未得尽知,及有迟滞,宜令差去京朝官使臣及令、佐等详前降敕命,疾速通检,具分数以闻,当议特与除放。”⑤灾后农业税的减免,显然是由于秋粮损失严重。闰十月,再次诏开封府:“民被水灾者,前诏除放苗子外,应见随亩地钱稗草及和买正草,并蠲之。”⑥但灾民仍多有逃亡不归者,十一月的诏书云:“应开封府管内百姓等,霖霪作沴,水潦荐臻,多稼既被于天灾,尽室不安于地著,遂至转徙。”⑦王禹偁有诗实录了这一境况:“秋来连澍百日雨,禾黍飘溺多不收。如今行潦占南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九月丙午,第753页。
②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月丁丑,第756页。
④ 《宋史》卷267《赵昌言传》,第9196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1至2,第4802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57,第6449页。
⑦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9之37,第6348页。

亩，农夫失望无来麰。尔看门外饥饿者，往往殭殕填渠沟。”[①]不仅秋粮严重歉收，连冬麦也因田地积水无法播种。

十一月丁巳（四日），天降大雪：“大雨雪，近臣称贺。”[②]群臣向皇帝表示祝贺的大雪，可谓应时。暮冬则又降大雪。十二月辛丑（十八日），“大雨雪”。[③] 王禹偁有诗云：“去年看雪在商州……今年看雪在帝里，瑶台琼树佳气浮。”[④]雪景甚佳。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淳化四年，为“京兆大雨雪”，资料出自《宋史·太宗本纪》2，即上文所引十二月辛丑的大雪。经核查，原文中并无“京兆”二字。

宋太宗淳化五年甲午（994 年）

关键词：夏末旱灾，秋季雨灾，冷冬。

本年春季正常，夏季末期大旱，秋季多雨成灾，冬季寒冷多雪。

二月底，有场有效降雨。三月癸丑（一日），“时雨沾足，近臣称贺”。[⑤]雨丝飘扬，人们心情滋润舒畅。

初夏雨水也充足。四月癸卯（二十二日），“大雨”。[⑥] 四月二

---

① 王禹偁《小畜集》卷 12《对雪示嘉祐》，第 4 ~ 5 页。原不署年代，按其诗中“去年看雪在商州……今年看雪在帝里”可知，此时为从商州回京之年。《宋史》卷 293《王禹偁传》：（淳化二年）“坐贬商州团练副使。（淳化）四年，召拜左正言，上以其性刚直不容物，命宰相戒之。”（第 9794 页）可知为淳化四年。参见徐规《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第 130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 之 8，第 2068 页。原作“十二月丁巳”，按是年十二月无丁巳，应为十一月丁巳之误。

③ 《宋史》卷 5《太宗纪》2，第 92 页。

④ 王禹偁《小畜集》卷 12《对雪示嘉祐》，第 4 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 195《淳化喜雨诗》，第 3587 页。

⑥ 《宋史》卷 5《太宗纪》2，第 94 页。

十三日,“以时雨沾足,群臣称贺”。[①] 又:“四月癸卯(原注:同上。引按:即上文‘时雨沾足,近臣称贺’),上谓宰相曰:‘膏泽霧霈,上天之貺也。’命以蒲萄酒、建茶、珍果赐近臣。诏曰:‘喜此甘泽,与卿等同庆’”。[②] 君臣共同欢庆降雨。

但到六月,出现大旱,更不幸的是还引发了瘟疫。“六月,京师旱”。[③] 六月,“京师旱,疫,遣太医和药救之”。[④]

仲秋雨水过多。八月庚子(二十一日),“大雨”。[⑤] 此次降雨的强度和范围都比较大:五年“秋,开封府、宋亳陈颍泗寿邓州雨水害稼。”[⑥]又:“五年秋,开封府、宋亳陈颍泗寿邓州雨水,害稼。”[⑦]开封及其以东、以南地区雨涝严重。

冬季是个冷冬,而且至少有两场降雪。十一月丙寅(六日),“大寒,赐禁卫诸军缗钱有差”。[⑧] 寒气砭骨,宋太宗向近卫部队发放取暖费以示关怀。十一月丁卯(十九日),“大雨雪,近臣称贺”。[⑨]

又:丁卯,“大雨雪,近臣称贺。”[⑩]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6,第1460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195《淳化喜雨诗》,第3587页。
③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5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6《物异考》2,第8081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
⑧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6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十一月丁卯,第801页。
⑩ 王应麟《玉海》卷195《淳化雪诗立春日雪》,第3583页。

又：丁卯，“大雨□（当漏一雪字），近臣称贺。”①

又：十一月丁卯，“大雨雪，群臣称贺。”②

十二月再次降雪。戊寅（一日），“司天言日当食，至是阴雪蒙蔽，自旦及中而散，群臣称贺，贺日不食盖始此”。③ 司天监推算当天有日食，但因为下雪而见不到日食，朝廷也很高兴。这是一场因为日食而记载的降雪。

宋太宗至道元年乙未（995年）

关键词：干旱，雨涝，高温，暖冬。

至道元年，“京师春旱”。④ 朝廷从二月份开始，一直求雨不停。二月甲申（八日），“命宰相及群臣分于京城寺观、祠庙祷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岳”。⑤

又：“二月甲申，命宰相及群官分于京城寺观祷雨，又命中使分祀五岳。”⑥

---

①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3《太宗圣政》，淳化五年十一月丁卯，第24页。原文是：十一月“丁卯大雨近臣称贺。”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4，淳化五年十一月，第15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淳化五年十二月戊寅，第802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宋大诏令集》卷215《赦天下制》云：“爰从今夏，逮及初秋，稼穑屡登，氛霾顿息。非眇躬之攸至，盖穹昊之降祥。俗阜民康，既洽丰年之望；赦过宥罪，宜覃及物之恩。可大赦天下”。（第817页）原不注年月日，《全宋文》第4册第359页载此诏时，考证为淳化五年九月。然就前此气象状况看，夏末大旱，秋季多雨成灾，恐非赦书所言的今年。更俟详考。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二月甲申，第809页。

⑥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4，至道元年二月，第156页。

又:“二月甲申,命宰相祷雨。”①

二月十三日,“命中使分诣五岳祈雨”。② 戊戌(二十二日),“以旱虑囚,减流罪以下”。渴望到二月底,终于降雨。丙午(三十日),“雨”。③ 这场晚到的春雨,对于春种十分重要。

三月,宋太宗诏“以官仓豆数十万石贷京畿及内郡民为种”。有司提请:“请量留以供国马。”宋太宗不同意:“甘雨沾洽,土膏初起,民无种不能尽地利,但竭廪以给之,至秋有百倍之获,国马食以刍藁可矣。”④又:三月丁未(一日),皇帝“诏以官仓粟数十万石贷京畿及内郡民为种。有司请量留以供国马,上曰:‘时雨既降,土膏初起,民无种则不能尽地利,但竭廪以给之,至秋有百倍之获。国马食以刍藁,可矣。”⑤朝廷安排借贷豆种,鼓励开封等地的农民备种秋粮。

三月甲戌(二十八日),“雷未发声。召司天监丞赵昭益问之,答云:‘按占,雷不发声,宽政之应也’”。⑥ 此即没有声响的雷闪,这种“无声雷”让人防不胜防。

此后到夏季四月,天气既热,又缺雨水,朝廷因而开始恤刑。四月辛丑(十五日),皇帝颁布《遣官决狱减降一等诏》云:

朕抚临区夏,勤恤黎元,每夙夜以惟寅,庶昆虫之咸遂,而

---

①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7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4,第6671页作“至道元年二月十二日”,误。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4,第734页。

③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7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30,第626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三月丁未,第809~810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7《物异考》13,第8325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0页。

刑罚未措，狱讼尚繁。适当炎酷之时，虑郁和平之气，言念于此，良用惕然！是以分命使臣，往伸轻典，俾无枉挠，称朕意焉。宜令常参官十六人，乘传分诣诸路，与长吏同决遣刑狱，除十恶、劫杀、谋杀、故杀、官典犯赃，及损败官物、见行征督不赦外，其劫杀，止诛其首恶，余徒党悉杖脊黥面，配所在本城禁锢；其流罪已下，递减一等；所至决遣讫，具刑名事状，疾置以闻。①

企图以此感天动地。四月底，有大暴雨铺天盖地。四月辛丑（二十五日），“上谓宰相曰：‘自春不雨至今，并走群望而未获嘉应，岂狱犴之中颇有冤系乎？’……后三日，大雷雨，街中水深数尺。”②降雨的具体时间是二十八日。四月甲辰（二十八日），“京师大雨雷电，道上水数尺”。③

又：四月甲辰，“京师大雨雷电，道上水数尺。”④

又：“四月甲辰，大雨，雷电”。⑤

又：宋太宗对宰相说：“自春不雨至今，并走群望而未获嘉应，岂狱犴之际颇有冤系乎？”即日命侍御史元玘等四十四人乘传分往诸道案察刑狱。“翌日，御崇政殿，亲决京城诸司系囚，获原宥者数百人。因谓宰相曰：‘刑罚者，不得已而用之。能不失有罪而得中道者，斯为难矣。’后二日，大雷雨，街

① 《宋大诏令集》卷215《遣官决狱减降一等诏》，第81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至道元年四月辛丑，第812～813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6《物异考》2，第8081页；同书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④ 《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3页。

⑤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7页。

中水深数尺。”①

汪洋恣肆的大暴雨使内涝随即形成,坚固光滑的街道变成了鳞波荡漾的浊流。

盛夏的六月出现高温天气,毒辣的阳光烘烤着大地,暑气熏蒸,致使有死亡者。“是月,大热,民有暍死者”。② 所谓“暍死”,就是中暑死亡。

如水时光流入冬天,天空没有降雪。“至道元年,京师春旱;冬,无雪”。③ 又:“至道元年冬,无雪。”④当属暖冬。因为如果是没有降水的话,下年初春应是干旱的,实际并不是,所以说是因为气温较高,有降水但不成雪花。

宋太宗至道二年丙申(996 年)

关键词:大风,春旱,夏旱。

至道二年总体上是一个干旱年,但出乎意料地竟然是一个丰收年。

春季缺少降水,旱情出现在三月。三月十五日是一个大风天气,宋太宗“以岁(旱)宿戒,亲诣诸寺观祈雨,会大风,不果出,遣宣政使王继恩以下分祷,命有司讲求故实”。⑤ 又:“以岁旱,宿戒,乘舆将出诸寺观祈雨,会大风不果,遣宣政使王继恩已下分祷

---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4,至道元年四月,第 157 页。

② 《宋史》卷 5《太宗纪》2,第 98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

④ 《宋史》卷 63《五行志》2 上,第 1385 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4,第 734 页。

焉。"[①]期盼了10天以后,还没有下雨,只好再次祈雨。三月丙寅(二十六日),"以京师旱,遣中使祷雨。戊辰(二十八日),命宰臣祀郊庙、社稷,祷雨"。[②] 这些虔诚的祈祷像落入无底深渊,没有一点回响。

入夏仍未降雨。"二年春、夏,京师旱"。[③] 四月,旱情使开封的庄稼受到影响,"开封府诸县民诉旱,命开封府判官、给事中杨徽之等三人、刑部郎中直昭文馆韩授等五人,分路体量"。[④] 四月丁丑(七日),"命宰臣及群官分于京城寺观、祠庙祈雨"。癸未(十三日)终于降雨,"澍雨沾足,近臣称贺"。[⑤]又:四月癸未(十三日),"雨。"[⑥]开封大地得到滋润。五月辛丑(二日),开封府判官杨徽之等核查开封旱情回朝报告需要蠲免受灾十分严重的农田赋税数量,参知政事寇准说:"东畿夏苗,岁收三十万斛,令蠲免五分以上。"[⑦]可知夏粮至少至少减产50%。

冬季雨雪少缺。史书记载:"二年冬,无雪。"[⑧]又:"二年春夏,京师旱;冬,无雪。"[⑨]但据其他史书记载,实际上有场降雪。十二月丙午(十日),"命宰相及群臣分于京城诸寺观祠庙祷雪"。至甲寅(十八日),"雨雪,近臣称贺"。[⑩] 又:"命宰相以下百官诣诸寺

①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77,至道二年三月丁卯,第169页。
②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9页。
③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第4802页。
⑤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77,至道二年四月丁丑、癸未,第171页。
⑥ 《宋史》卷5《太宗纪》2,第99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第832页。
⑧ 《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⑩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79,至道二年(十二月)丙午、甲寅,第196页。

观祷雪。甲寅,雨雪。大有年。"①这个大丰收年当包括开封。考虑到开封夏粮已经歉收,那么这个大丰收应当是秋粮的大丰收。

宋太宗至道三年丁酉(997年)

关键词:暖冬。

至道三年没有关于开封气象的正式记载,当属正常的一年。三月丁亥(二十三日),宋太宗"出麦豆穗数十以示近臣,上曰:'今岁多稼丰茂,数倍常年'"。② 可以证明至少春天是风调雨顺的。五月庚午(七日),新即位的宋真宗诏三司"及兹岁稔,大为市籴以实仓廪"。③ 则是夏粮丰收的反映。

唯冬季在朝廷迎接宋太宗神主于太庙时,附带记载有霖雨情况。十一月甲子(三日),"祔神主于太庙……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观者莫不歔欷。祔庙前霖雨,至日顿止,咸谓孝德所感也"。④由此可以得知两个情况:一是十一月前后一直在下雨,二是仲冬气温偏高,未能成雪。

宋真宗咸平元年戊戌(998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

咸平元年又是一个春、夏连旱年。

---

① 《宋史》卷5《太宗纪》2,第100页。

② 钱若水《宋太宗实录》卷80,至道三年三月丁亥,第20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至道三年五月庚午,第865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至道三年十一月甲子,第887页。

正月戊寅(十八日)春雷响起,“京师西北有雷电”。[①] 属于开封人常说的“干打雷不下雨”。三月八日,由于干旱,皇帝感到焦急,下诏祈雨:“农功伊始,膏泽未霑,爰伸至诚,庶获嘉应。宜遣官告祈天地、宗庙、社稷、岳渎、京城祠庙、寺观。”[②]三月甲午(?)又有《命张齐贤等分祷京城祠庙五岳诏》:“时雨未洽,宿麦可忧。惕然疚怀,再伸勤请。庶至诚之昭感,获膏泽之普临。宜令户部尚书张齐贤等分祷京城祠庙及五岳,各尽蠲洁,副朕意焉。”[③]但春旱已成定局,更延续到夏季。

咸平元年“春夏,京畿旱。又江、浙、淮南、荆湖四十六州军旱”。[④] “夏四月,旱。”五月甲子(七日),迎来一场大雨。当天宋真宗“幸大相国寺祈雨。升殿而雨”。[⑤] 具体情况是:“五月七日,幸相国寺焚香祷雨,升殿而滂霈。复冒雨幸太平兴国寺、启圣院、建隆观,赐僧道钱帛茶荈。教坊伶官见于道左,赐钱三百千,不令扈从。〔从〕驾卫士悉霑湿,赐新衣易之。”[⑥]都是雨后喜庆的表示。不过旱灾已造成农业损失。六月丙辰(二十九日),宋真宗下令“以旱免开封、二十五州军田租”。[⑦]

---

①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0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4,第734页;《宋大诏令集》卷151《祈雨诏(咸平元年三月丁丑)》,第562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151《命张齐贤等分祷京城祠庙五岳诏(咸平元年三月甲午)》,第562页。按是年三月无甲午日,具体日期误。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⑤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07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5,第735页。

⑦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07页。

宋真宗咸平二年己亥(999 年)

关键词:春旱。

本年度开封发生严重的春旱。咸平"二年春,京师旱甚。又广南西路、江、浙、荆湖及曹单岚州、淮阳军旱"。[①] 三月丁丑(二十四日)发布的《以旱减降两京诸路系囚制》云:"朕钦奉丕图,勤劳庶政,动遵明慎,罔敢怠遑。而诚信未孚,灾沴斯作,阳春向尽,时雨久愆。言念蒸黎,不忘宵旰,遍走群望,未获嘉应。岂其狱讼之间,罔尽哀矜之理,致兹亢暵,能不隐忧"。[②] 三月十四日,宋真宗"以旱,诏有司祠雷师、雨师"。[③]

进入闰三月依然干旱。丙戌(三日),宰相张齐贤等向皇帝请求罢免:"春候已残,雨泽未降,此乃臣等燮理无効,愿示谴黜,以塞天下之责。"[④]

> 又:闰三月,"京城不雨。宰臣张齐贤等奏曰:'春候已残,雨泽未降,此乃臣等燮理无效。欲求谴黜,以塞天下之责。'帝曰:'朕获缵基构,赖卿等辅翼。但虑政务阙失,卿等相规以道,无惜直言。'即诏:'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已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瘗暴骸,葺破冢。罢有司力役之无名、营缮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1《以旱减降两京诸路系囚制》,第562页。原作"闰三月丁丑"。按咸平二年闰三月无丁丑日,三月有丁丑日。根据后文可知,闰三月九日已降雨,二十四日不会再有此诏。此"闰"为衍字无疑。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5,第735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咸平二年闰三月丙戌,第933~934页。

之不急者。中外臣庶各上直言。'"①

继宰相承担责任后,皇帝也引咎求言。丁亥(四日),宋真宗颁布《以旱求直言诏》云:"岁罔丰登,气尚堙郁,将历炎蒸之候,荐成僭亢之灾。缓狱恤刑,虽示哀矜之旨;侧身思咎,弥深惕惧之怀。比者屡降诏书,大开言路,颇多丛脞,不足颁行。且念古先哲王,纂承统绪,求工瞽之谏,纳刍荛之言,克济大猷,以臻至治。咨尔搢绅之士,洎于岩穴之伦,必能辨朝政之是非,察下民之疾苦,无怀畏避,当悉敷陈,体予不讳之心,副此惟行之命。自今并宜直言极谏,密疏以闻。"②再次将此旱灾上升到政治高度。

又:闰三月丁亥(四日),"以久不雨,帝谕宰相曰:'凡政有阙失,宜相规以道,毋惜直言。'诏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及已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戊子(五日)"幸太一宫、天清寺祈雨……壬辰(九日),雨。"③

又:"闰三月五日,幸太一宫、天净寺祷雨。前一日,帝与宰臣俱蔬食,以致精恳。十日,得雨,群臣皆贺,因诏罢诸无名力役、不急营造。"④

闰三月九日终于等来了贵如油的春雨,引起次日朝臣向皇帝表示祝贺,足见珍贵。然春旱的局面早已形成,不可逆转。

此后,本年再也没有关于开封气象的专门记载。唯八月份皇帝到一大臣家吊唁时的记载,透露出雨情。八月癸酉(二十三日),枢密副使、工部侍郎杨砺卒。"上谓宰相曰:'砺介直清苦,方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1,第2092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1《以旱求直言诏》,第562~563页。

③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08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5,第735页。

当任用,遽此沦谢,甚可悼也。'即冒雨临其丧"。[①] 又:"真宗轸悼,谓宰相曰:'砺介直清苦,方当任用,遽此沦谢。'即冒雨临其丧。"[②] 则是八月下旬开封有场雨水。但也有载作八月七日者:"八月七日,幸枢密副使杨砺第临奠。砺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入,帝为冒雨步进焉。"[③]

宋真宗咸平三年庚子(1000 年)

关键词:春旱,冰雹,冬旱。

咸平三年降水不多,一年中两头有旱情。

咸平"三年春,京师旱。江南频年旱歉,多疾疫"。[④] 又:咸平"三年春,京师旱。江南频年旱。"[⑤]二月下旬春雨降临。戊辰(二十日),"以京畿旱,御崇政殿,亲决系囚,多所原宥"。癸酉(二十五日)"大雨"。[⑥] 又:戊辰 ,"京畿旱,虑囚。癸酉,大雨。"[⑦]旱情随即消融。不久泥酥风暖,花儿竟开,宋真宗龙颜大悦,呼唤大臣又是赏花饮酒,又是赋诗射箭。丙子(二十八日),"曲宴近臣于后苑,上作《中春赏花钓鱼》七言诗,儒臣皆赋,遂射于水亭,尽欢而罢。自是著为定制"。[⑧] 可见春光烂漫。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5,咸平二年八月癸酉,第 961 页。
② 《宋史》卷 287《杨砺传》,第 9644 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1 之 15,第 1385 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
⑤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0 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6,咸平三年二月癸酉,第 995 页。
⑦ 《宋史》卷 6《真宗纪》1,第 112 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6,咸平三年二月丙子,第 995 页。

夏季发生冰雹。四月丁巳（十日），“京师雨雹，飞禽有陨者”。[①] 连飞鸟都有死伤，由此看来，硕大猛烈的冰雹也会造成其他一些灾害。

五月中旬多雨。《宋史·礼志》载：五月一日，“雨，命放仗，百官常服，起居于长春殿，退诣正衙，立班宣制”。[②] 但实际情况恐非如此。据王应麟载：“咸平三年五月丁丑朔，幸玉津园观刈麦，赐军士衣服、缗钱。召从官射于西园之北亭上，九中的。又宴于别殿。”[③]五月初一显然是一个有利于收割、游玩的晴朗的天气。《宋史·真宗纪》作：“五月丁卯，诏天下死罪减一等，……幸玉津园观刈麦。”[④]按是年五月并无丁卯日，此当为丁丑即初一日之误。《宋史·礼志》记载的日期可能有误。己丑（十三日），皇帝“幸金明池观水嬉，遂幸琼林苑宴射”。[⑤] 则是十三日也为晴天。丙申（二十日），“上以多雨，虑妨收获，令中官于近郊取麦穗，出示辅臣，其粒实皆无伤焉，上甚悦”。[⑥] 则是此雨开始于十三日以后。五月多雨不利于麦子的成熟，但于本年的影响并不大。

冬季降水不多，遂成旱冬。次年的一道诏书中回顾道：“去冬以来，嘉雪未普；”[⑦]“自去冬旱，上每御蔬食，忧悯切至”[⑧]即是。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
② 《宋史》卷116《礼志》19，第2744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77《咸平玉津园观刈麦观稼诗》，第1423页。
④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12页。
⑤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12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咸平三年五月丙申，第1017页。
⑦ 《宋大诏令集》卷151《遣程渥等诣诸路理系囚诏》，第563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二月戊午，第1046页。

宋真宗咸平四年辛丑(1001年)

关键词:春旱,冷春,夏末雨灾,秋季暴风。

咸平四年又逢春旱,“京畿正月至四月不雨”。[①] 实际情况比较复杂,自去年冬季以来,降水就不充足,旱情跨越至今年,但二三月有降水。

二月丙午(四日)《遣程渥等诣诸路理系囚诏》云:“去冬以来,嘉雪未普。今春将半,膏泽尚愆。农事方兴,亢阳是惧。遍走群望,精祈上元,感应未蒙,祗畏良切。得非郡国之内,狱讼滋章,狴牢之间。缧系淹久,或伤和气,或召灾氛。是用特遣使车,巡行诸道,决其留滞。”[②]去冬今春缺少降水,遍求神祇无效,只得采取清理刑狱的办法弭除冤苦。二月丁未(五日),派遣兵部郎中、直昭文馆韩援等八人分诣岳渎祈雨。二月戊申(六日),屯田郎中杨覃上言,要求开封府在旱期不得批准以及执行死刑:“春初方盛,时雨稍愆,辇毂之下系囚,望诏有司,未得论决死罪,竢降雨乃复常典。”[③]二月十一日,宋真宗“以京畿阙雨,御崇政殿,录在京诸司系囚,死罪者详覆之,余悉从轻,杖已下释之”。[④] 甲寅(十二日),宰相李沆等“以旱表求罢,不许”。[⑤]杨亿起草的《代中书乞罢免表二首》中言:“去年近辅淫雨为灾,今岁中春甘泽未降,物增数倍之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1《遣程渥等诣诸路理系囚诏》,第56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二月丁未、戊申,第1045、1046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5,第667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二月甲寅,第1046页。

价,国无九年之储。"[①]到二月十六日,才有降雨。丁巳(十五日),宋真宗"幸大相国、开宝、天寿寺、上清宫祈雨。戊午(十六日),雨。自去冬旱,上每御蔬食,忧悯切至,是日,方临轩决事,雨沾衣,左右进盖,却而不御"。[②] 所谓"天街小雨润如酥",皇帝要亲身感受春雨的滋润,坚持沐浴在来之不易的丝丝点点雨水之中。

又:二月十五日,"幸开宝、天寿、相国寺、上清宫祈雨。翌日,雨。自去冬至是,雨雪稍愆,帝忧轸至甚,每御蔬食。是日临轩,御衣霑湿,左右进盖,却而不御。"[③]

又:二月丁未,"祈雨……丁巳,幸大相国寺、上清宫祈雨。戊午,雨。帝方临轩决事,沾服不御盖。"[④]

又:"二月,雨。自去冬旱,上每御蔬食,忧闵切至。是日,方临轩决事,雨沾衣。左右进盖,却而不御。"[⑤]

三月丁丑(五日),有一场异常的风雪天气,不但说明气温下降,而且天空一片昏暗。"京师及近畿诸州风雪,上谓宰相曰:'霾曀颇甚,盖阴阳不和,人事所召,朕甚忧畏。卿等更思阙政,以佐予治。'李沆等再表求罢免,不许"。[⑥] 异常气象令君臣恐惧。

又:丁丑,"风雪,帝谓宰相曰:'霾曀颇甚,卿等思阙政,以佐予治。'李沆等乞免官,不许。"[⑦]

---

① 杨亿《武夷新集》卷13《代中书乞罢免表二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6册第50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二月丁巳、戊午,第1046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5至6,第735页。

④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14页。

⑤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5,咸平四年二月,第186~187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咸平四年三月丁丑,第1052页。

⑦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14页。

又:"三月六日,风雪。帝曰:'霾曀颇甚,盖阴阳不和,必人事所致。'…… 宰臣李沆以暮春风变,再上表求罢,诏不许。"①

又:丁丑,"京师及近畿诸州风雪损桑。"②

又:三月丁丑,"京师及近畿诸州雪损桑。"③

三月初,应是莺飞草长的气候温和时期,突然天昏地暗,风号雪舞,气温骤降,导致桑树损伤。六月辛丑(一日),朝廷还专门下诏抚恤善后:"诏以近畿数郡,春雪损桑,令京朝官分往察视,蠲其正税,其缘科等物,无令折纳丝。"④说明灾情比较严重。

夏末六月,一场大雨造成灾害。六月,"京师大雨,漂坏庐舍,积潦浸路"。⑤ 雨水使房屋倒塌,道路积水,内涝比较严重。

七月一日为中伏日,在朝中值班的杨亿有诗云:"火云烘爀临中伏,青锁深严直右曹……相乌影转风微起,仙掌阴斜日渐高。何处赐冰和郢酒,谁人割炙动鸾刀。紫泥封诏防稽缓,寒水浮瓜散郁陶。"⑥由此可知气温较高,而且几乎无风,闷热难耐。

秋季有场暴风天气。八月丙午(七日),"大风,上遣健步于近郊取禾穗视之,皆无所伤"。⑦ 其他同样的记载,时间误为八月丙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6,第2089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8页。

③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咸平四年六月辛丑,第1063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⑥ 杨亿《武夷新集》卷2《中伏日省中当直》,第373页。年代据李一飞《杨亿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咸平四年八月丙午,第1068页。

子,“京师暴风”。[1]《宋史·五行志》同作:“八月丙子,京师暴风”。[2] 按是年八月无丙子,应以《长编》所载的丙午为准。壬子(十二日),“上观稼北郊,宴射于含芳园”,随行的吕蒙正云:“今秋大稔,太平有象,时和年丰,即为上瑞。”[3]可知农业气象整体较好。

冬季有雷和雪。十月乙巳(七日),“京师西南雷电”。[4] 十一月二十日,宋真宗“是日《雪诗》一章,侍臣即席皆赋”。[5] 没有明确记载下雪,但皇帝与大臣都赋贺雪诗,当是应时而作的欢乐实况。

宋真宗咸平五年壬寅(1002年)

关键词:夏涝,秋涝。

春季无异常气象,故而繁花似锦。三月份,皇帝召近臣于后苑赏花,杨亿有诗云:“云罗霞绮媚芳辰,琼圃花开烂漫春。风递清香随凤辇,波涵倒影落龙津。仙葩四照烘初日,浓艳千苞赐近臣。向晚天街戴归处,游蜂舞蝶自随人。”[6]万紫千红中,风香蜂舞时。

本年最主要的气象事件,就是夏秋大雨连绵,内涝严重。

五月二十二日,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上书指出:“臣伏睹近日多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6页。

②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咸平四年八月壬子,第1069页。

④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0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5,第1460页。

⑥ 杨亿《武夷新集》卷1《后苑赏花应制(以春字为韵,咸平五年三月)》,第356页。

雨,秋稼颇伤,近京诸州,积潦为害。"[①]是年底,河阳节度判官张知白在上疏中也透露:"臣伏见去春大雪,今夏暴雨,稽《洪范》之书,则系乎咎恶之文。"[②]都说明夏季连降大雨,且成水灾。

进入六月,雨水更加严重,许多房屋被冲刷浸泡而毁坏倒塌,致使居民死伤。"是月,都城大雨,漂坏庐舍,东南隅地形尤下,上累遣觇视。军营中皆有积水,命卒伍迁就高阜处官舍安泊。仍赈恤之。民压死者赐其家布帛"。[③] 个别低洼地区积水太深,营区军人已无法居住。

> 又:"是月,都城大雨,坏庐舍,民有压死者,振恤其家。"[④]
>
> 又:"六月,京师大雨,漂坏庐舍,民有压死者;积潦浸道路,自朱雀门东抵宣化门尤甚,皆注惠民河,河复涨溢,军营多坏。"[⑤]

开封主要排泄积水的惠民河,却也由于雨水太多,反而漫出堤岸。

霖雨继续到秋七月。七月乙未(二日),皇帝"遣使完葺京城军营,应诸处工役悉罢。诸州因霖雨坏军营,有出军而家属在营者赐缗钱。时都下积潦,自朱雀门东抵宣化门尤甚,有深至三四尺,浸道路、坏庐舍。城南流水皆入惠民河,河复涨溢。诏遣使驰往河上,按视有陂池古河道处疏决之"。[⑥] 宋真宗不辞劳苦,忙于祈晴。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五月壬戌纪事,第1134页。注云:"锡自注云:'五月二十二日奏此。'今附月末。"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一月庚申,第116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六月末,第1140页。

④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17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6《物异考》2,第8081页;参见《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七月乙未,第1140页。

戊戌(五日),天空终于云开雨散。皇帝"幸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致祷。雨霁,遂幸龙卫营视所坏垣室,劳赐有差"。[①] 又:戊戌,"幸启圣院、太平兴国寺、上清宫致祷,雨霁,遂幸龙卫营视所坏垣室,劳赐有差。"[②]七月乙巳(十二日),为解决内涝,知开封府寇准报告:"宣化门外有古河,可疏之以导京城积水。"宋真宗"诏遣使臣同经度之"。[③] 此时距雨停已过7天,城内积水仍然很多,内涝形势仍比较严重。

冬季有雨雪。十一月辛丑(十日),"享太庙。前一日,微雨,至是开霁"。[④] 十一月九日有小雨,也即气温比较高。但不久气象大变。丙午(十五日),"大雪。上谓宰相吕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际,重阴变晴,今兹成礼,又获嘉雪。朕以薄德,托于人上,守祖宗基业,日谨一日,不遑宁居,至于奉天事神,未尝不夙夜祗戒,惟恐未臻治道。而灵贶荐至,盖天意敷佑烝黎,亦卿等调燮之力,丰年可期矣'"。[⑤]

> 又:丙午,"大雪。上谓宰相吕蒙正等曰:'昨郊祀之际,重阴变晴。今兹成礼,又获嘉雪,丰年可期矣。'"[⑥]
>
> 又:丙午,"大雪。上谓吕蒙正曰:'郊祀之际,重阴变晴,今兹成礼,又获嘉雪。"[⑦]

及时的大雪,为明年的丰收打下了基础。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七月戊戌,第1141页。
② 《宋史》卷6《真宗纪》1,第117~11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2,咸平五年七月乙巳,第1143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一月辛丑,第116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一月丙午,第1163页。
⑥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5,咸平五年十一月,第193页。
⑦ 王应麟《玉海》卷195《咸平嘉雪》,第3583页。

十二月初,又降大雪。"五年十二月乙丑(四日),大雪,上作七言诗,赐近臣和"。[①] 杨亿的和诗《十二月四日大雪就赐近臣宴饮即事》云:"向夕同云布海涯,丰年呈瑞在京华。相如赋就梁王苑,穆满歌传阿母家。农亩三冬偏积润,朝衣六出旋成花。天恩锡宴醉归处,几里香街覆玉沙。"[②]描写了京城雪景和君臣喜雪欢饮的情景。

宋真宗咸平六年癸卯(1003年)

关键词:暴风,冰雹,冷冬,冻雨,冬雷。

春回大地,降水较多,一反常见的春旱。二月,宋真宗说:"自中春后来,雨雪稍频,薪刍方贵。"[③]因多雨雪天气,一是天冷需求量大增,二是供应不足,导致开封燃料价格上涨。

夏四月甲申(二十五日),有暴风和冰雹。"京师暴风雨雹,如弹丸"。[④] 又:"六年四月甲申,京师暴雨雹,如弹丸。"[⑤]

多彩的秋季也多雨。八月,"以时雨稍频,命枢密都承旨曹璨与天武、捧日四厢都指挥使刘谦分往诸营,同除水患,令便宜施行。

---

①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第579页。

② 杨亿《武夷新集》卷3,第385页。此诗未标注何年,然前一首为《史馆凌职方知广州(曾任岭南转运)》,则有案可稽。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3,咸平五年十一月戊申(第1163页):"太常少卿卢之翰在广州无廉称,上以职方员外郎、直史馆凌策熟南海风俗,戊申,赐策金紫,命往代之翰"。《武夷新集》同卷稍后有《咸平六年二月十八日扈从宸游因成纪事二十二韵》(第386页)。据此推知此诗写于咸平五年的十二月。李一飞《杨亿年谱》第99页,也载此于本年。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3,第5449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

⑤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

内有水势稍深不可安处,即令迁徙于近便园苑及官舍内居止”。[1]朝廷派遣官员到积水严重的军营组织排水或迁移营房。

冬季有雷。十一月甲午(八日),“京师暴雷震,司天言:‘国家发号布德,未及黎庶。’时议改元肆赦,诏宰相增广条目,采民病悉除之”。[2] 不寻常的气象,被认为是时政问题,于是急忙修改政策,扩大改善范围。

本年是个冷冬,且有冻雨。十一月癸巳(七日),朝廷因“苦寒,令诸路休役兵。”[3]十一月庚戌(二十四日),“雨木冰”。[4] 又:十一月庚戌,“雨木冰。”[5]这是宋代开封第一次雨木冰的记载,谓天气过冷,雨水降在树上随即结冻成冰,[6]也称雨凇、树孝。开封大地顿时晶莹剔透,寒光闪闪。

十二月二十九日,正午突爆惊雷:“京城方午,暴雷震。”[7]一作甲午(?),“日加午,雷暴震。司天言,占主国家发号布德,未及黎庶。上谓辅臣曰:‘岂所议赦书,小惠未遍,上天以雷警朕耶”?[8]属于异常气象。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2,第6860页。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0页。

③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2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作“十二月丙戌”(第1216页),误,是月无丙戌日。

④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22页。

⑤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载:“真宗咸平元年十一月庚戌,雨木冰。”(第8290页)按咸平元年十一月无庚戌日,“元”实为“六”字刊抄之误。

⑥ 王凤《“木冰”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3期)认为“木冰”不是传统所说的雾凇。

⑦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8,第2090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二月甲午,第1221页。原作“甲午”,误,是月无甲午日,当为甲申(二十九日)之误。

宋真宗景德元年甲辰(1004年)

关键词:夏旱,高温。

景德元年,夏季发生严重干旱,开封居民多有中暑死亡者。"京师夏旱,人多暍死"。[①] 四月二十七日,宋真宗"以京城旱,命知制诰晁迥诣北岳祷雨"。[②] 又:"景德元年,京师夏旱,人多暍死。帝遣中使于寺观施药,令太医择方救疗,揭于衢路,颁示天下。"[③]

五月甲午(十一日),朝廷正要采取进一步的祈雨措施,大雨降临了。"甲午,遣常参官诣五岳、四渎祈雨。是日大雨,遂留不遣。"[④]又:"五月十一日,遣常参官诣五岳四渎祈雨。是日,大雨霑足,不遣。"[⑤]

但到了六月,旱情再现。六月九日,"命知制诰陈尧咨北岳祈雨"。[⑥] 因为这是一个高温的夏季,热浪滚滚,许多人中暑。六月壬午(二十九日),朝廷采取了防暑措施:"暑甚,罢京城工役,遣使赐暍者药。"[⑦]又:"以盛暑罢京城工役,遣使分赐疗暍者药,仍颁其方于天下。"[⑧]全国人民因开封高温,获得了防治中暑的权威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6,第735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1,第209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五月甲午,第1237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6,第735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6,第735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六月壬戌,第1239页。

⑦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24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六月壬午,第1242页。

药方。

入秋以来，旱情继续，但很快有大雨将其熄灭。“七月六日，大雨”。① 七月己丑（七日），宋真宗对侍臣说：“近颇亢旱，有西州入贡胡僧，自言善呪龙祈雨。朕令精舍中试其术，果有符应。事虽不经，然为民救旱，亦无所避也。”②可谓是病急乱投医。所言“果有符应”就是指六日的大雨。

张全明《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景德元年，为“大寒”，资料来自《宋史》卷7《真宗纪》2。经核查，此句原为“甲午，车驾发澶州，大寒，赐道傍贫民襦袴”。事在开封北边百余里外的澶州（今河南濮阳），与开封无关。

宋真宗景德二年乙巳（1005年）

关键词：高温，烈风，雨涝。

春季有雨。三月十四日晚间，忽下暴雨：“宴新及第进士李迪等于琼林苑、召附榜王矩预焉。是晚骤雨，特旨听宿苑中。”③大雨急骤，使新及第进士们无法离苑，只好留宿。

夏季出现高温天气。六月丁亥（十一日），朝廷“以盛暑，减京城役课”。④ 为避免酷暑造成伤亡，减少了官方的劳役。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6，第73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七月己丑，第1244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6，第735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选举》2之2、2之5，第4246页、第4247页。原作“二月十四日”，误。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9，景德二年三月甲寅（六日），“上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奏名举人，得进士李迪以下二百四十六人”。（第1321页）断不可能二月有其事。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0，景德二年六月丁亥，第1345页。

不久又发生大风。六月甲午(十八日),“大风吹沙折木”。[①]从陆上地物征象树木被刮断判断,当属九级烈风。[②] 所幸雨水充足,但有涝灾之忧。十月份,皇帝委派太常博士皇甫选、太常丞晁正谅、殿中丞严颖、李道、太子中允卢干,“分诣府界诸县,和买秆草。从三司之请也。时经夏久雨,京畿稾税例多蠲复,至是令谕旨于民而和市之,选等人赐钱三万以遣焉”。[③] 因为夏季多雨,农作物歉收,朝廷所需秆草征收困难,只好走市场的道路,以购买代征收。

冬季至少有两场雪。十一月十三日,天降大雪。“亲郊前七日,百官习仪于郊坛。是日大雪,诏改用次日习仪”。[④] 由于大雪,改变了演练仪式的时间。

十二月十六日再有降雪:“景德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庚寅,雪,命资政大学士王钦若宴馆阁群臣,帝作七言《雪诗》令属和。”[⑤]是一场值得歌颂的降雪。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6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

② 中国气象局《地面气象观测规范》附录3《风力等级表》,气象出版社2003年版第138页。以下风力判断同此。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37之4,第545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8之5,第1021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第579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5,第1460页载:“景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雪。资政殿大学士王钦若宴馆阁群官,帝作七言《雪诗》赐,令属和。”与《玉海》所载本年即景德二年事实、月日相同,必有一误。按《宋史》卷7《真宗纪》2:景德二年四月“癸卯,置资政殿学士,以王钦若为之。”(第128页)则是景德元年王钦若不可能任“资政殿大学士”,实为景德二年事,职名也无“大”字。再者,《玉海》所载“景德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庚寅”十分确切,当日正是庚寅,而景德元年十二月十六日为乙未。《宋会要辑稿》误。

宋真宗景德三年丙午(1006年)

关键词:夏旱,大风。

夏季干旱。景德三年“夏,京师旱”。[①] 朝廷因“五月旱,又以《画龙祈雨法》,付有司刊行”。[②] 加大了祈雨的力度。

五月壬寅(一日),阴天。“司天言日当食,上避正殿,不视事,百官各守其司。既而阴翳不见”。[③] 杨亿载道:初一“五更五点后,西南方起苍黑云,良久,遍天雾暗至辰时,不见亏蚀,与不蚀同者。”[④]至少清晨浓云密布。

秋季有大风呼号,但未能成灾。七月丙寅(十四日),“京师大风”。[⑤] 宋真宗担忧大风损害庄稼,派人巡查。七月丙寅,“大风。遣中使视稼”。[⑥] 又:“丙寅,大风,上恐伤稼,遣内臣视之,言无损。”[⑦]

九月庚戌(十一日),“诏以稼穑屡登,机务多暇,自今群臣不妨职事,并听游宴,御史勿得纠察”。丙辰(十七日),宋真宗又辅臣说:“今封疆宁谧,气序均调,所谓人情和天道顺也。”[⑧]由此可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② 《宋史》卷102《礼志》5,第2500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壬寅,第1398页。

④ 杨亿《武夷新集》卷15《代宰相贺太阳不亏表》,第541页。时间据李一飞《杨亿年谱》第144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6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

⑥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31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3,景德三年七月丙寅,第1414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4,景德三年九月庚戌、丙辰,第1425、1426页。

知,秋季农业丰收,表明夏秋气候适宜。时和年丰,皇帝心情舒畅,特意允许群臣游宴。

九月丙寅(二十七日)入夜,有雷霆爆发:"夕,京师大震雷。"①

冬季有大雪。十一月癸亥(二十四日),"大雨雪。甲子(二十五日),宴近臣,作《雪诗》赐之,命与馆阁官皆和"。②

宋真宗景德四年丁未(1007年)

关键词:强沙尘暴,高温,大雪。

春季的末期,有场强沙尘暴造成农业灾害。三月甲寅(二十九日),"是夕,京师大风,黄尘蔽天,自大名府历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③ 又:甲寅"夕,京师大风,黄尘蔽日,自大名府历京畿,害桑稼,唐州尤甚。"④从北方河北大名扑来的沙尘暴危害不小。

夏季多高温天气。五月戊午(二十三日),宋真宗诏:"访闻自京至永安缘路州县,以皇后园陵有期,率民除道。属兹盛暑,且夺农功,宜速令放散,至时量以军士给役。"⑤可见五月下旬即进入酷暑天气。期间时有雨水。如:五月丙申(一日),"日有食之,阴雨不见"。⑥

闰五月中旬多雨。二十三日,皇帝"御崇政殿视朝,放正衙百

---

①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0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第57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景德四年三月甲寅,第1449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6~8307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景德四年五月戊午,第1457页。

⑥ 《宋史》卷52《天文志》5,第1082页。

官及诸军将校常参，以暑雨累日故也”。[①] 朝廷的正常礼仪因霖雨而中断。

六月高温持续，人们汗涌如浆。乙巳（十一日），朝廷又“以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第赐缗钱”。[②] 又：“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③]为应对高温天气，体现关怀，朝廷减少了户外和体力劳动，并发放高温津贴。

八月，全国大丰收：“是月诸路皆言大稔”；九月己卯（十六日），“上闻京城居民多弃掷米麦食物，诏开封府严行禁止，重置其罪”。[④]表明包括开封在内的广大地区，此前农业气象优良。

十月初一阴天：“日当食，云阴不见。”[⑤]十月，开封等地农业丰收。庚申（二十七日），“初，近附诸州岁以刍藁输京师。至是，年谷屡登，辇下物价甚贱，畿内和市已及七百围，乃诏滑、曹、许、郑等州所纳刍藁，并输本处”。[⑥]可知秋季农业气象良好。

一场大雪降临于十一月辛巳（十八日）前后。“四年十一月辛巳，雪。宴近臣于中书，馆阁于崇文院。帝作《瑞雪》五言诗，令馆阁即席和进，两制次日来上”。[⑦]宋真宗对宰相王旦等人说：“昨暮降雪遽止，朕忧其未足。夜分使人于宫庭视之，乃云复降，其势甚密。今果盈尺，来岁麦苗应有望也。……兼闻今年宿麦甚广，得此时雪，农家无冬旱之忧也。”一时高兴，“遂赐近臣饮于中书，又宴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4之4，第1900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景德四年六月乙巳，第1462页。
③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33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景德四年八月末，第1487页；九月己卯，第1488页。
⑤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3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月庚申，第1502页。
⑦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第579～580页。

馆阁官于崇文院。上作《瑞雪诗》,令三馆即席和进,两制次日来上”。①

> 又:“十一月辛巳,真宗谓王旦等曰:‘昨暮降雪遽止,朕忧其未足,夜分使人于宫庭视之,乃云复降,其势甚密。今果盈尺,来岁麦苗应有望也。’遂赐近臣饮于中书,又宴馆阁于崇文院。上作《瑞雪诗》,令三馆即席和进,两制次日来上。”②
>
> 又:“十一月,雪。上谓王旦等曰:‘来岁麦苗有望。’”③

降雪超过一尺的厚度,可谓是及时充足的瑞雪。

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戊申(1008年)

关键词:夏季多雨。

大中祥符元年是宋真宗大搞天书封禅活动的一年,开封乃至全国的自然状况和社会状况在记载中一般都呈吉祥景象。有关开封气象记载有六例。

一例是间接的推测。正月甲戌(十二日),朝廷“以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仍续其廪食”。④ 又:正月甲戌,“大雪,停汴口、蔡河夫役。”⑤按汴口在开封西部的温县东,蔡河在开封南,这个比较大的范围降雪,当包括开封在内。

一例是确切的记载。正月癸未(二十一日),“京师西北方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一月辛巳,第1507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4,第2066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195《咸平嘉雪》,第3583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甲戌,第1521页。
⑤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35页。

雷”。[①] 比较异常，至今开封有民谚：正月雷，遍地贼。

一例反映了春光明媚。三月三日上巳节这天，宋真宗召集群臣赐宴于玉津园。刘筠《上巳玉津园赐宴》诗云：“需云分渥泽，禊饮恣欢游……春服萋萋盛，光风灩灩浮。桐华浓竞发，莺语巧相求。”杨亿的和诗云：“禊饮逢元巳，春游盛舞雩。”[②]浓烈的春色中，一派姹紫嫣红，鸟语花香，催人激情。

一例是附带的记载，六月上中旬有连阴雨天。壬寅（十三日），宋真宗到含芳园迎接“天书”，“时久雨顿晴，景色澄廓，苑中有云五色，读天书次，黄气如凤驻殿上”。[③] 至少说明此前是阴雨连绵的天气。

一例是士大夫的诗歌反映夏季的高温。杨亿《暑咏寄梅集贤》：“点缀鲜云紫宙宽，微风淅淅起霜纨。魏台清暑开冰井，汉殿延年啜露盘。天外一飞期汗漫，水边千亩忆檀栾”；杨亿《苦热》：“极目长天度鸟稀，纤罗不动转晨晖。已裁圆月班姬扇，更换轻云子产衣。河朔一时觞对举，临淄万井汗交挥。冰丸雪散成虚设，欲借飙轮狂紫微。”[④]金光火热，几乎无风，权贵们在深宫高屋中享用冰块和丫环的风扇，仍不胜其热。

一例是捎带的记载，冬季多晴天，比较温暖。十月四日，宋真宗启程前往泰山封禅，十一月二十日返回，“往还四十七日，未尝

①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1页。

② 杨亿等著，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46页。时间据李一飞《杨亿年谱》第16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9，大中祥符元年六月壬寅，第1550页。

④ 杨亿等著，王仲荦注《西昆酬唱集注》卷下，第262页、265页。时间据李一飞《杨亿年谱》第162～163页。

遇雨雪,严冬之候,景气怡和"。[①] 对开封而言,至少在开始和结束时境况如此。从下年正月十九日即言"于是久旱"可知,是冬雨雪欠缺,当有旱情。

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己酉(1009 年)

关键词:春旱,夏旱,大风,雨涝,暖冬。

本年的气象比较异常。

首先发生的是春旱。大中祥符二年"春夏,京师旱。河南府及陕西路、潭邢州旱"。[②] 正月乙亥(十九日),"去冬,有诏京师赐酺五日,以二月五日为始。于是久旱,右仆射张齐贤言:'宴乐,阳事也。甫经上元,又将酺饮,恐非所以答天意。请俟雨足,乃如诏旨'。"得到了皇帝的同意。[③]因旱而推迟了开封酺饮欢庆。

二月十八日,皇帝因"愆雨,遣知制诰钱惟演、直史馆高伸、职方员外郎高冕祠太一宫。礼院言'太一宫两廊有十精太一十六神,并主风雨,望增遣官分拜'故也。司天少监史序祀元冥五星于北郊,除地为坛望告。都官员外郎梁楚祀雨师、雷师于本坛。又特(祝)[④]景德、天清、显圣、显宁、显静五寺"。[⑤] 乙巳(十九日),宋真宗亲自出马拜神祈祷,"幸大相国寺、上清宫、景德、开宝寺祈雨。戊申(二十二日),又遣官祀太一,又祀元冥五星于北郊。己酉(二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84《郊社考》17,第 2597 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0,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丁丑,第 1578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0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1,大中祥符二年正月乙亥,第 1590 页。

④ 原作"祝",当为"祀"。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6,第 735 页。

十三日),雨"。[1] 二十三日,久违的雨水降临。

> 又:二月乙巳,"幸大相国等寺、上清宫祈雨。戊申,遣使祠太乙,祀玄冥。己酉,雨。"[2]
>
> 又:"大中祥符二年旱,遣司天少监史序祀玄冥五星于北郊,除地为坛,望告。已而雨足,遣官报谢及社稷。"[3]

枢密院当天报告要求兑现赐酺:"昨奉诏赐酺,以愆亢权罢。今时雨沾洽,欲奉行前诏。"宋真宗批准从三月十六日为始。[4] 但二十三日的这场雨水并不大,显然不能解除旱情,所以,第二天的庚戌(二十四日),布衣林虎伐登闻鼓上言:"国家遣官祈雨,车驾遍诣宫寺,虽再雨而未足。愿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赏罚黜陟之令,则天自雨。"[5]稍后再次降雨:"二十六日,以雨足,遣官报谢社稷。"[6]旱情遂得解除。

三月丙辰(一日),仍是阴雨天气:"日有食之,阴雨不见。"[7]又:三月丙辰,司天言:"太阳当亏,阴晦不见。" [8]连续降雨,使大地汁液饱满。

入夏不久,即发生一场持续数日的西北大风。四月乙未(十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乙巳,戊申、己酉,第1596页。
②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40页。
③ 《宋史》卷102《礼志》5,第2500~250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二月乙巳,第159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戌,第1596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6至7,第735~736页。
⑦ 《宋史》卷52《天文志》5,第1082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三月丙辰,第1597页。

日),“大风起京师西北,连日不止”。[①] 史载大中祥符二年“春夏,京师旱”。[②] 但未见夏季旱情的具体记载。

春季的旱情成灾,开封粮食减产,朝廷予以平粜。四月戊申(二十三日),宋真宗诏司农寺:“京师所粜常平仓粟,前诏虽已减价,可更斗减五钱。”“自是讫六月,凡粜九千余斛,京市物价以故稍平。”[③]

六月三伏时节,气温较高。丁酉(十四日),皇帝下诏:“修昭应宫役夫,三伏日执土作者,悉罢之。自余工徒,如天气稍凉,不须停作。”按照惯例,三伏期间应当休假,但当时负责修建修昭应宫的丁谓“欲宫速成,请三伏不赐休假。”宰相王旦反对说:“当顺时令。”宋真宗遂下此诏。[④]

八月上旬多秋雨,积水严重。甲午(十二日),“京城西积水坏民田,遣中使与阁门祗候康宗元领徒畎导。宗元等因请大修堤防,上曰:‘沮洳之际,何以施工,且堤防峻隘,决坏必多,况秋水已落,宜竢来春修筑。仍豫经度,画图以闻’。”[⑤]又:是月有诏:“阁门祗候康宗元与中使军头各一人,领水匠经度京城积水,及补塞诸河。时秋雨,金水河防决,浸及琼林苑墙。”[⑥]雨水很大,以至于金水河决口。

庆幸的是,此前气象并未影响庄稼的成长,秋季仍获得丰收,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四月戊申,第160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丁酉,第161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八月甲午,第1629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6之28,第7589页。

粮价低贱。“是秋……京师粟斗钱三十”。①

冬季的气候异常,表现在气温偏高。大中祥符二年,“京师冬温,无冰”。② 是为北宋开封的第八个暖冬。

宋真宗大中祥符三年庚戌(1010年)

关键词:夏旱,雨涝,冰雹。

闰二月天气和顺,春风又绿开封城。闰二月戊辰(十八日)宋真宗诏书云:“属万务之清闲,因九阳之韶煦,聊申豫幸,亦既周爰。念岁月之屡迁,增雨露之深感,宴胥载洽。式推侑弊之恩,渥霈诞敷,更示钦刑之旨。”因而下令减免开封府在押囚犯的刑罚。③是因天气良好而恤刑的例子,好天气带来好心情和社会和谐。

夏季先是显现旱情,然后持续雨涝。四月初,出现了竹子开花的异常现象。丁巳(八日),“时京师竹有华,司天言主岁不登”。④又:“大中祥符三年四月,京师竹有华。占云:‘主岁不登。’”⑤随即开始了夏旱天气。三年“夏,京师、江南路及宿、润州旱”。⑥ 又:三年“夏,京师旱。江南诸路、宿州、润州旱。”⑦

实际上旱情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五月下旬的大雨又导致涝灾。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九月末,第1635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215《宴开封府射堂降罪诏》,第819页。原作“大中祥符二年闰二月”,按是年并无闰二月,本年才有闰二月,显然是笔画刊抄之误。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四月丁巳,第1664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9《物异考》5,第8157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⑦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五月辛丑(二十三日),"京师大雨,平地数尺,坏军垒民舍,民有压死者,赐以布帛"。[①]

又:五月辛丑,"京师大雨,平地数尺,坏庐舍,民有压死者,赐布帛。"[②]

又:五月,"京师大雨,平地数尺,坏民庐舍,有压死者,赐以布帛。"[③]

又:五月辛丑,"京师大雨,平地数尺,坏军营、民舍,多压死者,近畿积潦。"[④]

又:三年五月,"大雨平地数尺,以诸军营壁圮坏,令内侍都知阎承翰与八作司官吏按视完葺。"[⑤]

城区灾情严重,而且到六月一直处于阴雨天气。

六月庚戌(三日),供备库使谢德权报告:"准诏,导太一宫侧积水。今开渠抵陈留县界,入亳州涡河。"[⑥]长期雨水,致使朝廷不惜开挖一条长达数十里的排水渠,可见积水甚多。甲戌(二十七日),宋真宗"以多雨,遣皇城亲从卒八人分往畿县察视民田。还,言积潦广处至五十七步,而苗稼无所伤"。[⑦] 如此看来,对农业还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

秋天发生了冰雹。八月丙辰(十日),"京师雨雹"。[⑧] 又:"大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五月辛丑,第1672页。
② 《宋史》卷7《真宗纪》2,第143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7,大中祥符三年五月,第159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6《物异考》2,第8082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2,第6860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六月庚戌,第1673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六月甲戌,第1676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

中祥符三年〔八月〕丙(申)〔辰〕,京师雨雹。"①

冬季多雪。"十一月壬(子)〔午〕(七日),雪。上作七言诗,赐近臣属和。己丑(十四日),大雪,赐辅臣饮于中书,上作《再降瑞雪》七言诗赐之,令继和"。②又:十一月壬午、己丑,"上作《瑞雪诗》赐近臣和。"③又:"十一月壬午、己丑,上作《瑞雪诗》,赐近臣和。"④可知至少在十一月份就有两场大雪。

冬季有雷。十二月,龙图阁待制孙奭上疏谏止宋真宗祀汾阴,其中说道:"夫雷以二月出,八月入,育养万物,人君之象,失时则为异。今震雷在冬,为异尤甚。天戒丁宁,陛下未悟,此其不可七也。" ⑤以冬天打雷证明天象异常,劝诫皇帝。

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辛亥(1011 年)

关键词:高温,雨涝。

大中祥符四年的夏季是高温天气。四月庚戌(七日),即有诏:"以时渐炎燠,京师赐酺,宜至今秋。" ⑥因天热推迟了赐酺时间。六月甲子(二十二日)气温更高,宋真宗"以甚暑,录示军民

---

① 《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46 页。原作"三年丙申",存在两个问题:一是缺月份,二是丙申误。据前引《文献通考》应为八月丙辰。

② 王应麟《玉海》卷 30《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第 580 页。壬午原误为壬子,按是月无壬子,据同书卷 195《祥符瑞雪》(第 3583 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 之 4(第 2066 页)改。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 之 4,第 2066 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 195《祥符瑞雪》,第 3583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4,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末,第 1700 页。文前言:"会岁旱,京师近郡谷价翔贵,奭遂奏疏曰。"所言"会岁旱"恐误。全年除了夏初稍有旱情外,并无旱灾。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75,大中祥符四年四月庚戌,第 1718 页。

《解毒方》。开封府言祥符县有飞蝗”。[①] 蝗虫通常伴随的是干旱，由此推测该县可能出现旱情。到八月，类似情况再现。“开封府言咸平、中牟二县蝗”。[②] 又：“八月，开封府祥符、咸平、中牟、陈留、雍丘、封丘六县蝗。”[③]

暮秋时节，阴雨连绵。九月辛未（一日），朝廷“以霖雨，遣官分祈天地、宗庙、社稷、在京神祠寺观。京城民僦官舍者，免其直三日，赐诸军薪蒸”。丁丑（七日），“以霖雨未止，遣官祈祀”。[④] 十多天后，降雨仍未停止。戊子（十八日），宋真宗亲自出宫：“幸太一宫祈晴。”[⑤]又：戊子，“幸太乙宫祈晴。”[⑥]则是这场雨大约下了一个月左右，造成的灾害比较严重。次年正月，朝廷有诏“以霖潦害稼，除开封府民所欠秋租”。[⑦] 说明秋庄稼因遭雨淋水淹而歉收。

冬季有大雪。十二月丁未（八日），“大雪。宴近臣，上作《瑞雪诗》赐之”。[⑧]因喜雪而举行宴会并赋诗欢庆。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第1726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八月壬寅，第1731页。
③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九月辛未、丁丑，第1733、1734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九月戊子，第1735页。
⑥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5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己丑，第1751页。
⑧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第580页。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壬子(1012年)

关键词:冷春,冻雨,大风,冰雹,冷冬。

初春有冻雨。正月戊寅(十日),“雨木冰”。① 又:正月戊寅,“京师雨木冰。”②由于严寒,继以大雪,朝廷随即作出反应。正月己卯(十一日),“令僦官舍民无出钱三日,以雪寒也”。③ 即免除租住官房人家三天的房租,以示朝廷的关怀。

大概由于春夏气象条件不佳,导致麦子歉收。八月,提点开封府县镇公事段惟几请示道:“畿县夏租,民乏二麦,望许以秋稼折纳。”皇帝批准其建议,④即夏季欠交的二税,允许以秋粮补交。

七月底,发生一场暴风雨,但官方没有正面的记载。八月丙申(一日),“内出京城四郊禾黍穗示辅臣曰:‘前夕风雨漂暴,虑其致损,遂令于高下田遍取视之,皆无伤也’。”⑤七月底的这场暴风雨,所幸没有造成灾害。

但是,在八月份紧接着连续出现异常天气,即大风和冰雹。八月,“京师大风”。⑥ 八月丙辰(二十一日),“京师雨雹”。⑦

---

①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50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己卯,第175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乙卯,第178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丙申,第1777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

冬季有雷,十二月初大雪纷飞,是个冷冬。十二月己巳(六日),“京师西北雷电”。①同一天,朝廷“令三司出炭四十万,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时连日大雪苦寒,京城鬻炭者每秤钱二百,故有是命。仍遣使臣十六人分置场,以内供奉官二人提总之。自是小民奔凑,至有践死者,乃命都巡检张旻遣军校领徒巡护,赐死者家缗钱,无亲族者官为埋瘗。仍令三司常贮炭五七十万,如常平仓,遇价贵则贱鬻之”。②从民众抢购的疯狂程度可以得知,寒冷情况相当严重。朝廷由此建立了国家储备炭制度。

又:“十二月六日,令三司出炭四十万秤,减市价之半以济贫民。时连日大雪苦寒,京城鬻炭者每秤钱二百,故有是命。”③

又:“十二月,令三司出炭四十万,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时连日大雪苦寒,故有是命。”④

还有的史料记载时间稍异。十二月戊辰(五日)“京师大寒,鬻官炭四十万,减市直之半以济贫民。”⑤

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癸丑(1013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度未见有关开封气象的任何记载,当属正常。

①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9,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己巳,第1807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7之5,第5813页;37之6,第5451页。
④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6,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第233页。
⑤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52页。

宋真宗大中祥符七年甲寅(1014年)

关键词:大风扬沙,高温。

春季可能有雪。正月庚戌(二十三日),正在亳州(今安徽亳州)的宋真宗作《嘉雪》七言诗赐给大臣:"七年正月庚戌,作《嘉雪》七言诗,恭谒太清宫。礼毕,仰观祥瑞,歌赐辅臣。辛亥,作《瑞应歌》赐近臣。"①当地前此降雪,②位于其西北百余里的开封可能也在降雪。

二月有大风扬沙天气。戊辰(十二日),"大风扬砂砾,百官习仪于恭谢坛,有坠帻者"。③ 骤起的大风将正在室外演习礼仪的官员的头巾吹落。有史籍记作"七年三月戊辰,京师大风,扬沙砾。是日,百官习仪恭谢坛,有随仆者"。④ 按大中祥符七年三月无戊辰日,误,应以二月戊辰为是。

六月夏阳铄石流金,多高温天气,朝廷启动了恤囚预案。己未(五日),宋真宗诏:"两京、诸路,系囚死罪委长吏躬亲详鞫,徒、流降等决遣,杖以下释之。"原因是"时属炎暑故也"。⑤

---

① 王应麟《玉海》卷30《祥符嘉雪诗》,第585页。

② 张全明《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大中祥符七年正月,为"雨雪",资料来自《宋史》卷8《真宗纪》3。经核查,此句原为:"七年春正月辛丑,虑囚。壬寅,车驾奉天书发京师。丙午,次奉元宫。判亳州丁谓献白鹿一,芝九万五千本。戊申,王旦上混元上德皇帝册宝。己酉,朝谒太清宫。天书升辂,雨雪倏霁。"地点在亳州,不可直以为开封。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二月戊辰,第1865页。

④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8~1469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己未,第1879页。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乙卯(1015年)

关键词:春旱,扬沙。

春季干旱,持续了将近两个月,一直到二月底才结束。正月戊申(二十七日),皇帝"分遣侍臣祷雨于玉清昭应宫、庙社诸神祠"。[①]

二月仍无降水,君臣继续求雨。二月十七日,"命宰臣以下分诣寺观祈雨,遣官祷岳渎,仍命参知政事丁谓建道场于五岳观。是时观修营尚未毕工。二十二日,幸玉清昭应宫、开宝寺、上清宫焚香祷雨"。[②] 又:癸酉(二十二日),宋真宗"亲谒玉清昭应宫,幸开宝寺、上清宫祈雨。"[③]史料中所言大中祥符"八年春,京师旱。"[④]即指此。二月底才有大雨普降。庚辰(二十九日),"大雨"。[⑤]又:庚辰,"大雨,上作《甘泽应祈歌》赐近臣。"[⑥]又:"八年二月庚辰,大雨,上作《甘泽应祈歌》赐近臣。"[⑦]得此甘泽,自此春回大地。

六月辛亥(三日),出现了扬沙天气:"京师大风起巳位,吹沙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正月戊申,第1915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7,第73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二月癸酉,第1918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参见《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⑤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58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4,大中祥符八年二月庚辰,第1919页。

⑦ 王应麟《玉海》卷30《甘泽应祈歌》,第582页。

扬尘。”[①]又：“八年六月辛亥，京师风起巳位，吹沙扬尘。”[②]巳位就是东南方。

十一月十九日，宋真宗御制《瑞雪歌》曰：“应有五车来表瑞，定殊黄竹箸为谣。”晏殊《贺承天节瑞雪表》云：“方祝万春之寿，俄飘六出之祥。”晏殊又有《瑞雪诗》云：“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③]按十二月二日为为宋真宗生日承天节，前此当也有嘉雪。

> 又：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御制《瑞雪歌》曰：“应有五车来表瑞，定殊黄竹著为谣。”晏殊《贺承天节瑞雪表》曰：“方祝万春之寿，俄飘六出之祥。”又《瑞雪诗》云：“衣上六花非所好，亩间盈尺是吾心。”[④]
>
> 又：八年十一月甲子（十八日），宋真宗“作《瑞雪歌》。”[⑤]

由此可知当时有瑞雪降临。

冬季的气温比较低。十二月一日，宋真宗“令三司减价卖炭以济贫民。”[⑥]以此来满足贫民更多的取暖需求。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原作大中祥符“六年六月辛亥”。但大中祥符六年六月无辛亥日。按其原文：大中祥符“五年八月，京师大风。七年二月戊辰，京师大风扬沙砾。是日百官习仪恭谢，坛有随仆者。六年六月辛亥，京师大风起巳位，吹沙扬尘。天禧二年正月，永州大风，发屋拔木，数日止”。其时间顺序表明，这里的“六年”实为“八年”之误，而大中祥符八年六月正有辛亥日。与《宋史》卷67《五行志》5所载八年六月辛亥正相同。

②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9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4，第2066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195《祥符瑞雪》，第3583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30《咸平景德祥符瑞雪诗》，第580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二月丁丑，第1958页。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丙辰(1016 年)

关键词:秋旱。

正月壬申(二十七日),有场大雪:“雨雪,放朝。”①

春夏气象再无其他记载,按道理应无异常,事实证明确实如此。六月二十七日的诏书云“以物价至贱,令小民无得轻弃食物,违者重置其罪。”②李焘也记载此诏,时间有异:丙子(四日),诏:“年丰物贱,宜申谕民间,无得轻弃粒食,违者论罪。”③所谓的物价显然主要是指粮价,所以才导致群众随意抛洒食物。由此可以推断京畿等地农业丰收,相应的气象条件是风调雨顺。但六月癸未(十一日)至七月,京畿发生蝗灾,④与下文的旱灾相一致。

秋季旱灾出现。“九年秋,京师旱”。⑤ 又:“九年秋,京师旱。大名府、澶州、相州旱。”⑥七月癸亥(十六日),有臣僚上书认为旱灾和蝗灾是因为大臣子弟骄横妄为,上天惩罚造成的:“蝗旱由大臣子弟恣横所致也。”皇帝随即下诏,“以警在位”。⑦

干旱蔓延到八月。癸未(十二日),“以京师愆雨,遣使分祷宫观寺院”。⑧ 丁亥(十六日),“以向敏中使回,宴近臣于长春殿,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6,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申,第 1969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 之 12,第 6501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7,大中祥符九年六月丙子,第 1994 页。
④ 《宋史》卷 8《真宗纪》3,第 160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
⑥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0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7,大中祥符九年七月癸亥,第 2001 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87,大中祥符九年八月癸未,第 2005 页。

不举乐，闵雨也”。王旦等云：“昨偶虫螟，已优免民赋，今稍(沾)〔亢〕时雨，亦未妨农事，物价甚贱。”戊子(十七日)，“诏以旱罢近臣社日饮会，又罢秋宴”。[①] 旱情虽不严重，但朝廷也表示忧悯。

九月旱情继续。丁未(六日)，宋真宗“命辅臣分祈天地、庙社、神祠、宫观、佛寺，旱故也……庚戌(九日)，以不雨，罢重阳宴……甲寅(十三日)……时以愆亢，有龟山僧智悟请就开宝寺福圣塔断左手祈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上忧形于色，减膳撤乐，遍走群望。及是沾霈，中外忻庆。分遣官致谢于所祈处，上作《甘雨应祈诗》，近臣毕和”。[②] 一直到九月十三日才普降雨泽，解除了大地的干渴。但是，秋粮减产已成定局。

> 又：九月十三日，“以自秋不雨，帝虑首种失时，忧形于色，减膳撤乐，遍走群望，命辅臣分祈天地、宗庙、社稷、祠、宫观、佛寺。即日雨降，分遣官致谢于所祷之处。”[③]
>
> 又：九月九日重阳节，“以愆雨罢近臣宴会。”[④]
>
> 又：九月庚戌，“以不雨罢重阳宴。……甲寅，雨，督诸路捕蝗。”[⑤]

这场旱灾，实际开始于夏季末期的六月，伴随而来的是蝗灾。“是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7，大中祥符九年八月丁亥、戊子，第2006页。“今稍沾时雨，亦未妨农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今稍亢时雨，亦未妨农事”，语义为近。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丁未、庚戌、甲寅，第2014、2016页。王应麟《玉海》卷30《甘泽应祈歌》作八月甲寅(第582页)，误，是年八月无甲寅日。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7，第736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8，第1461页。

⑤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0页。

岁六月,京畿、京东西、河北路蝗蝻继生,弥覆郊野,食民田殆尽,入公私庐舍。七月过京师,群飞蔽空,延至江、淮南,趋河东,及霜寒始尽。飞蝗之过京城也,上方坐便殿阁中御膳,左右以告,上起,临轩仰视,则蝗势连云障日,莫见其际。上默然还坐,意甚不怿,乃命撤膳,自是圣体遂不康"。[①] 皇帝因天灾恐惧忧虑而生病。

宋真宗天禧元年丁巳(1017年)

关键词:春旱,沙尘暴,秋旱,雨涝,冷冬。

正月己未(十九日),有场春雨,以至于宋真宗作《喜春雨》诗,并"赐学士已下属和"。[②]君臣唱和,共同喜庆。

但是此后的两个月,缺少降水,造成春旱。"是春,京畿旱"。[③]又:天禧元年,"京师春旱。"[④]具体如二月没有雨水。二月癸巳(二十四日),宋真宗对宰臣说:"朕以去岁蝗旱,秋稼不稔,夙夜惊惧,未尝暂忘。今已中春,时雨未降,斋心请祷,诚感莫达。实虑政令有爽天意,因思茶盐条禁,伤于峻刻,宜有以革之。"[⑤]异常气象迫使皇帝反省改过,调整经济政策。

三月辛丑(二日),宋真宗"以畿甸菽麦苗示辅臣,曰:'今根干虽茂,然旬浃不雨,则失所矣。加之播种秋稼,正在此时,宜遣官遍祷天下庙社、名山、大川,庶获灵应。'中书言旧制四海不祈,上曰: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8,大中祥符九年九月末,第2020~2021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30《天禧喜春雨诗》,第58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天禧元年三月末,第2052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天禧元年二月癸巳,第2044页。

‘百谷之长，润泽及物，安可阙礼？’特命祭之”。壬寅（三日），“上巳罢宴，悯雨也。”①三月三日上巳节朝廷原本有宴会，因天旱而取消。又：三月辛丑，“以不雨祷于四海。壬寅，不雨，罢上巳宴。”②旱情持续到三月六日，否极泰来，大雨降临。乙巳（六日），“大雨”。③

夏初，在同一天出现沙尘暴以及大雨。“天禧元年四月五日申后，京师黑风自北起晦冥，市人咫尺不相见，久之，大雨作，天复明。父老云往年疾疫起，得黑风而民安”。④ 申时指下午三点到五点的时间，父老所指往年的黑风，就是宋太宗淳化三年六月的那场黑风。

夏末、秋季出现旱蝗灾害。七月十一日诏云：“开封府、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等路旱损虫伤苗稼，已经遣官体量者，据分数便许改种。”⑤然而就在当天，开封下起了大雨：七月丁未（十一日），“霖雨，放朝”。⑥以后一直连绵不绝，或哗哗哗，或嗒嗒嗒，或唰唰唰，不知疲倦。

八月仍多雨，以致城市内涝严重。入内押班周怀政报告说：“顺天门远门外汴河西，积水浸营舍、道路，欲望规度疏入汴。”宋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天禧元年三月辛丑、壬寅，第2047~2048页。

②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天禧元年三月乙巳，第248页。

④ 方勺《泊宅编》卷8，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48页。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五日申时，京师黑风自西来”，原注：“出陆轸《日记》也。”当为时人记载的第一手资料。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7之17，第5092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天禧元年七月辛酉，诏：“开封府、河北路经蝗虫伤处，夏税特延限一月，孤贫者倚阁之。”（第2074页）进一步证实开封夏粮因旱蝗减产。

⑥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3页。

真宗遂诏内侍雷允恭"督八作司治之"。雷允恭等积极行动,"相度顺天门远门积水,欲开汴河西第三坐斗门,渐次通流入汴。及于宣城营西南京水河下直透槽透流雨水过河,南寻河开展旧流水小河,透流入新城濠,以入惠民河。又安上门外亦有积水,欲于桥河南开旧水口放入新城濠内,兼造小斗门子一"。这些建议均得到批准。①

但此后却出现奇怪的现象,即不久就有旱蝗。九月戊申(十三日),"以蝗罢秋宴"。② 天禧元年,"京师春旱;秋,又旱"。③ 按说刚刚经过霖雨,不应再出现旱情,也不应有蝗虫,"虫螟因旱乃生",④但也不一定,⑤蝗灾也可能是外地飞来。十二月的诏书云"开封府及诸路灾伤户秋税,中等已上输送本处,已下并倚阁之"。⑥ 可知秋粮因灾害减产。

十一月乙巳(十一日),宋真宗"以蝗息雨足,秋稼登稔,谒玉清昭应宫,遂幸开宝寺灵感塔"。⑦ 秋冬间的蝗灾被充足的雨水遏止了,秋粮丰收,皇帝心情高兴起来。乙卯(二十一日),天降大雪。"大雪盈尺。上谓宰相曰:'兹固丰稔之兆,但虑民力未充,失于播种,卿等共设法赈劝,勿遗地利"。⑧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6 之 29,第 7590 页。

② 《宋史》卷 8《真宗纪》3,第 163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0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淳化三年六月甲申,第 737 页。

⑤ 据《宋史·五行志》记载,北宋黄河流域有 52 个年份发生了较严重的蝗灾,其中 31 个年份与大旱年相叠,其余 18 个年份并无旱灾。参见韩茂莉《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1 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0,天禧元年十二月丙子,第 2088 ~ 2089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巳,第 2086 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90,天禧元年十一月乙卯,第 2087 页。

又:十一月乙卯,“大雪盈尺。上谓宰相曰:‘兹固丰稔之兆,但虑民力未充,失于播种。其振劝,勿遗地利。”[①]

又:十一月乙卯,“大雪,帝谓宰相曰:‘雪固丰稔之兆,第民力未充,虑失播种。卿等其务振劝,毋遗地利。”[②]

第一场大雪,固然是丰年的征兆,但降雪的持续以及带来的严寒,却造成了灾害,致使许多人死亡。

寒潮延续到十二月。开封冰天雪地,死伤甚多:“京师大雪,苦寒,人多冻死,路有僵尸,遣中使埋之四郊。”[③]朝廷组织人力,收拾尸体运往郊外掩埋。十二月丙子(十二日),因寒气逼人,朝廷决定停止上朝:“以寒甚放朝……己卯(十五日),以苦寒,罢京城役作,俟中春如旧。”[④]这次停罢工役的时间很长,计划一直到明年二月。又:十二月丙寅(二日),“京城雪寒,给贫民粥,并瘗死者。乙亥(十一日),罢京城工役。丙子(十二日),严寒,放朝”。[⑤] 庚辰(十六日),朝廷开始减价出卖官炭,以帮助居民取暖。“遣使减价鬻炭十万秤。于是,五鼓开场,又限以一秤。贫民趋走寒踣,或钱资不及,多虚往者,乃诏一斤以上咸鬻之,仍以辰时为候”。[⑥] 10万称炭合 1500000 宋斤,[⑦]对百万人的城市而言,显然是杯水车薪。

① 王应麟《玉海》卷195《天禧大雪》,第3583页。

②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3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8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天禧元年十二月丙子、己卯,第2088、2089页。

⑤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0,天禧元年十二月庚辰,第2089页。

⑦ 按宋制1称15斤。《宋史》卷68《律历志》1(第1496页):“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

宋真宗天禧二年戊午(1018年)

关键词:春雨充沛,高温。

春季暖融,降水充足。三月壬寅(九日),宋真宗对宰臣说:"近日边奏甚稀,疆陲肃静,频得雨泽,民亦安阜。"向敏中等回答道:"天气均和,时雨浃洽;"丙辰(二十三日),皇帝又一次对宰相说:"雨足麦茂,丰稔可见。"①四月庚寅(二十七日)颁布的《蝗旱后赦天下制》云:"而间岁以来,羽虫为沴。躬临庶政,在宵旰以忘劳;遍走群望,致牲玉之斯洁。果精诚之上达,致善应以克臻。爰自秋期,逮于春序,嘉雪屡降,甘泽载霈。翾飞之类自消,流寄之民咸复。欢谣塞路,多稼盈畴。此盖穹昊降祥,祖宗垂鉴。因与万国,均兹鸿禧。"②从"逮于春序,嘉雪屡降,甘泽载霈"中看出,本年的春季雨雪充足。

夏季有高温天气。五月丁卯(六日),右正言刘晔言:"今盛夏亢阳,不宜兴土木以营不急。"但"疏入不报"。③ 朝廷并没有给工匠放暑假。五月丁亥(二十六日),宋真宗"以暑热赐辅臣花素布,人十匹"。④ 向执政大臣发放夏装面料,以示关怀。

六月二十六日有雨:宋真宗于"二十七日,诣玉清昭应宫、开宝寺舍利塔焚香。先一日,风雨雾翳。及旦,晴霁"。⑤ 雨水下了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1,天禧二年三月壬寅、丙辰,第2103~2104、2106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2《蝗旱后赦天下制》,第56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2,天禧二年五月丁卯,第211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2,天禧二年五月丁亥,第2117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8,第2085页。

一天一夜。

初冬有场雪。十月乙未(六日),“雪,上作《瑞雪诗》赐辅臣”。[①] 又:乙未,“雪。上作《瑞雪》五言诗二首赐辅臣。” [②]

宋真宗天禧三年己未(1019年)

关键词:夏季雨涝,秋季雨涝,大风扬沙。

夏季多雨。五月,“以大雨,京城积水,遣清卫都虞候袁俊相度开畎以河道,浚太一宫前河及修移水窗,以便水势”。[③] 从内涝情况可知,降雨量相当大。

初秋霖雨不断,再次形成雨涝。七月癸亥(八日),皇帝“以久雨,命近臣诣庙社、宫观、佛寺、神祠祈祷”。[④]祈求雨过天晴。

十一月戊辰(十六日),艳阳高照,气候温暖。翰林学士钱惟演言:“正阳门习仪,皇太子立于御坐之西,左右以天气暄煦,持伞障日,太子不许,复遮以扇,太子又以手却之。”[⑤]可见阳光强烈,需要遮阳避光甚至挥扇消汗。但不久即大风降温。辛未(十九日)出现大风扬沙天气:“是日,夜漏未尽二鼓,大风扬沙,寒甚,坏青城就阳门幔屋,日出乃止。”[⑥]大风刮了一夜,毁坏了青城里朝廷的临时建筑,开封的其他建筑等肯定也有损失。气温也随之急剧下降。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2,天禧二年十月乙未,第2127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30《天禧宴宗亲诗瑞雪诗宴群臣赐诗》,第588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6之29,第759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天禧三年七月癸亥,第216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天禧三年十一月戊辰,第2171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4,天禧三年十一月辛未,第2172页。

十二月大约有两场降雪。庚寅(八日),宋真宗“作《瑞雪诗》赐近臣。庚子(十八日),又作《瑞雪诗》”。①

宋真宗天禧四年庚申(1020年)

关键词:夏旱,沙尘暴,雨涝。

正月里有雪。乙卯(三日),宋真宗因“雪,作诗五首”;“四年正月乙卯,雪,作五言诗五首,赐近臣毕和”。②

夏季干旱,而且有两场大风扬沙天气。四年“夏,京师旱”。③四月丙戌(五日),宋真宗派员祈雨:“以旱遣近臣分诣诸宫庙、寺观祷雨。”④丁亥(六日),一场大约八级大风自西北袭来,刮得昏天黑地。“大风起西北,飞砂折木,昼晦数刻,命中使诣宫观建道场禳之”。⑤ 显然是场沙尘暴,持续时间半小时以上。

又:四月丁亥,“大风,昼晦。”⑥

又:四年四月,“以大风起西北,飞沙折木,昼晦数刻,上遣中使诣宫观建道场以禳之。”⑦

又:四月丁亥,“大风起西北,飞沙折木,昼晦,数刻止。”⑧

---

① 王应麟《玉海》卷30《天禧宴宗亲诗瑞雪诗宴群臣赐诗》,第588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30《天禧宴宗亲诗瑞雪诗宴群臣赐诗》,第588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四月丙戌,第2187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四月丁亥,第2187页。

⑥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8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88《郊社考》21,第2716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参见《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9页。

又：四月，“大风飞沙折木，昼晦数刻。命中使诣宫观，建醮禳之。”①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大风在两个月前就早有预报。“四年二月，月犯箕。占曰：‘有大风。’其年四月，西北大风起，飞沙折木，昼晦数刻”。②

五月雨水充沛，皇帝对此心存感激，甲戌（二十四日），派员答谢诸神：“以时雨沾洽，遣官谢庙社、宫观、寺院。”③乙卯（二十九日），又一场同样级别的沙尘暴袭来。“大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按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④ 又：五月乙卯，“暴风起西北有声，折木吹沙，黄尘蔽天占并主阴谋奸邪。是秋，内侍周怀政坐妖乱伏诛。”⑤气象解释与现实政治牵扯一起，完全是一种口实。从前文可知，景德四年也有过类似天气，但并无“感应”、“警示”的现实政治事件。

入秋以来一直阴雨连绵，雨涝造成严重的灾害。七月辛酉（十二日），“京城大雨，水坏庐舍大半”。⑥ 七月甲子（十五日），“大雨，流潦泛溢公私庐舍大半，有压死者”。⑦ 又：七月甲子，“大雨，流潦泛溢公私庐大半，有压死者。是月连雨，而此夕为甚。”丙寅（十七日），“以霖雨坏营舍，赐诸军缗钱”。壬申（二十三日），“以久雨，诏诸军校营在新城者权免常朝，赐诸班直军营压死者缗

① 《宋史》卷102《礼志》5，第2501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9《象纬考》12，第789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5，天禧四年五月甲戌，第2194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
⑤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9页。
⑥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8页。
⑦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6，天禧四年七月，第259页。

钱有差”。[①] 还有的士兵营房毁坏,只好暂时居住别地:“七月,以连雨,诏三司计度材木完葺营舍,又令八作司并集工徒修建。其军士有无屋者,配以空闲廨宇处之。”[②]

八月至九月仍然多雨。九月己未(十一日),朝廷因为多雨而停止了朝会:“以久雨,放朝十日,辅臣对于便坐。”[③]又:己未,“久雨,放朝。”[④]这场持续长久的雨涝一直延续到入冬。“七月,京师连雨弥月。甲子夜大雨,流潦泛溢,民舍、军营圮坏太半,多压死者。自是频雨,及冬方止”。[⑤] 农业生产因而受到严重影响,一是秋粮减产。十月甲辰(二十七日),诏:“经雨及河水冲浸秋苗,宜令三司据诸处检覆到合放分数外,依赦文更放一分,其已放九分者悉蠲之。”[⑥]二是冬小麦播种面积大大减少。第二年的正月,章得象等臣僚报告说:“去秋水潦,种麦不广,若检括之,益为扰人,望特减其税。”宋真宗因而下诏:“京畿经雨水及京东、西河决坏民田者,今年夏秋税并免十之五。”[⑦]本年闰十二月庚午(二十四日),“京城谷贵,减直发常平仓”。[⑧]粮价上涨即是雨灾的恶果。

冰凉的霖雨连绵到冬季。十月九日,“雨,辍酺,宴帅臣于殿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七月甲子、丙寅、壬申,第2206、2207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3,第686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九月己未,第2216页。
④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69页。
⑤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1页;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十月甲辰,第2221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三月辛丑,第2244页。
⑧ 《宋史》卷8《真宗纪》3,第170页。

前司”。[①] 冬季有一场大风扬沙天气。十一月戊辰(二十一日),“是日,大风扬尘,昼晦”。[②] 这是本年度的第三场沙尘暴,也是开封入宋以来沙尘暴最多的一年。

宋真宗天禧五年辛酉(1021年)

关键词:冻雨,雨涝,冬旱。

初春气温低下,以至于出现冻雨。正月戊寅(二日),“京师雨木冰”。[③]

二月下旬,下了一场绵绵春雨。丙寅(二十一日),“雨,丁谓等称贺,上甚悦。谓因请赐酺,与人共乐。诏从之。在京五日,西京三日,诸州一日”。[④] 又: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宰臣丁谓贺雨”。[⑤] 这场及时的雨泽,令皇帝十分高兴,特意允许全国臣民欢聚宴饮,可谓举国同庆,反应空前。

夏季六月,多雨成灾。辛亥(七日),皇帝“以霖雨,分遣官祈天地、社稷、宫庙、寺观、神祠”。[⑥] 七月戊寅(五日),朝廷“令京畿蚕盐缘科并上纳见钱,以雨水害稼故也”。[⑦]可见造成了农业灾害。十月癸卯(一日),又诏“蠲开封府、京东西、淮南、两浙水灾州军民租”。[⑧]则是开封秋粮也因雨涝而减产。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60之7,第1686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6,天禧四年十一月戊辰,第2226页。
③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二月丙寅,第2242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60之8,第1686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六月辛亥,第2248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七月戊寅,第2250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十月癸卯,第2255页。

冬季有旱情。五年“冬,京师旱”。[①] 十二月丙辰(十五日),“以愆雪,遣官分祷宫庙、寺观”。[②] 祈求各路神灵降雪,以解开封的旱情。

宋真宗乾兴元年壬戌(1022年)

关键词:冷春。

二月有大雪。“真宗上仙,时虽仲春而大雪苦寒,庄献太后诏赐坐甲卫士酒,独王德用令所辖禁旅不得饮”。[③] 按宋真宗逝世于是年二月戊午(十九日),已是公历3月23日,尚有大雪严寒,实属异常天气。此后又有春雨。二月,开封府报告:“开封等十六县逃移人户甚多,近得雨泽,日望耕种。欲于邻近县分差令、佐吏牙覆检。”[④]要求各县督促农民利用雨水及时耕种。

五月乙酉(十七日),皇帝颁《岁稔诫不得枉费诏》云:“今宿麦已登,秋种尚茂,所宜修稼,以厚生民。其谨盖藏,毋或捐弃。宜令州县告谕人户,夏麦登熟,不得枉有縻费。”[⑤]由此可知春夏风调雨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十二月丙辰,第2257页。

③ 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2《名臣》,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2,第4802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182《岁稔诫不得枉费诏》(第660页)。原题注年代为乾德元年四月乙酉,误。从前文看,乾德元年春季有旱灾,难称“岁稔”以及“今宿麦已登,秋种尚茂”;且按其编排,此诏在天禧二年之后、治平四年之前,时间顺序显然不合。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8,乾兴元年五月乙酉,诏:“以夏麦登熟,令民谨盖藏,无得枉费。”(第2281页)此为《岁稔诫不得枉费诏》的节文,则是在乾兴元年五月无疑(乾兴元年四月也无乙酉日)。《宋大诏令集》所载的年月均误。

顺，以致夏粮丰收，秋苗旺盛。从上文所得知的二月份降水情况也可判断，此诏所言至少包括开封。

夏秋农业气象可能不佳，所以农作物歉收。十二月，“京城谷价翔贵。戊申（十三日），出常平仓米，分十四场贱粜，以济贫民”。[①] 三月时，“木犯房。占云：‘秋多雨水’”。[②] 或许预报准确，秋季多雨水，导致秋粮减产。

宋仁宗天圣元年癸亥（1023年）

关键词：春季雨涝。

正月底到二月，春雨霏霏，然而过犹不及，绿惨红愁，居然造成不小的灾害。二月甲辰（十日），宋仁宗有诏“蠲畿内民所逋体量草”。原因是：“畿内体量买草凡千万束，输未及半，而雨久不止。上曰：‘霖雨逾旬，草价腾踊，四等以下户悉蠲之’。”[③]超过10天的降雨，影响到开封的草价和草的输送。二月份三司的一份报告中说：“虎翼水军昨营房雨浸，踏移高阜，其旧房屋六百五十间。”[④]军队营房也遭雨淋之害。数月以后监察御史鞠咏言：“陛下新即位，河决未塞，霖雨害稼，宜思所以应灾变。”[⑤]所指“霖雨害稼”即为此事，说明还造成了农业灾害。春涝成灾，是开封少见的气象。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9，乾兴元年十二月戊申，第2305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9《象纬考》12，第789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0，天圣元年二月甲辰，第2316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30之9，第299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1，天圣元年八月乙卯，第2331页。

宋仁宗天圣二年甲子(1024年)

关键词:春旱,冰雹,秋旱。

春季干旱。“天圣二年春,不雨”。① 三月戊申(二十一日),朝廷下令祈雨:“遣官分诣五岳、四渎祈雨。庚戌(二十三日),雨。”②有的记载日期不同。“三月二十三日,诏‘以中春农事兴,畿甸久无雨泽,遣官诣五岳四渎祈求,仍诣会灵观池上塑龙。’翌日雨足,诏在京宫观、祠庙择日赛谢。岳、渎在外者,止就会灵观望祭,更不差官”。③ 总之,三月下旬的有效降雨扑灭了旱情。

四月十四日是宋仁宗的生日乾元节,有场大雨。这天按例“赐宴,百官方入,将就班,值大雨,诏罢宴”。④

七月间有场冰雹。“壬午(?),大雨雹。”⑤

八月发生大旱。八月辛未(十六日)开封府言“阳武等一十三县大旱伤苗。”⑥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2,天圣二年三月戊申、庚戌,第2354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8,第736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57之35,第1609页。按:《宋会要辑稿·礼》45之11,第1453页也载此事,但时间作天圣三年,疑笔画之误。

⑤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按是月无壬午日,具体日期记载显然有误。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宋仁宗天圣三年乙丑(1025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度未见有关气象的正式记载,当属正常,且有事实可以佐证。是年的二月丙寅(十三日)有臣僚报告说:"今岁畿甸雨泽均,诉水灾者犹及数万户,此积潦不泄,州县纵弛之咎也。"[①]证明了年初没有异常气象,雨水稍多,所谓零星的水灾显然不属于气象问题而是水利设施问题。

五月癸巳(十二日),宋仁宗"幸南观庄观刈麦,遂幸玉津园燕群臣"。[②] 八月丙寅(十七日),皇帝又"幸瑞圣园观稼亭观刈穀(原注:一作粟),遂宴从臣"。[③]由此似可推测夏秋两季庄稼生长正常,也即气象正常。

宋仁宗天圣四年丙寅(1026年)

关键词:雨灾,大雾。

六月中旬,开封的天空如同漏勺,连降暴雨,遂成严重的涝灾。六月十六日,"京师自申时至夜大雨雷电,达明方止,平地水数尺,坏官私舍宇,被压溺而死者数百人。自京而西及巩、洛以来,悉罹水患。帝避殿徹膳,以答天诫。时京师民居舍宇墙垣率多摧坏,于街巷权盖舍宇居住。诏新城里都,同巡检钤辖巡检兵士夜往来警巡,无致疏虞"。[④]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二月丙寅,第2377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77《天圣南庄观刈麦》,第1425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77《天圣瑞圣园观刈穀观稼亭燕从臣》,第1425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3之1,第2104页。

十六日下午至十七日清晨的强降雨,激荡了开封以及以西广大地区,也震骇了朝廷。浊流黄汤横行,把大批居民带进黄泉。

又:庚寅(十六日),“大雨震电,平地水数尺,坏京城民舍,压溺死者数百人。辛卯(十七日),上避正殿,减常膳。壬辰(十八日),上谓辅臣曰:‘霖雨为灾,岂朕之不德所致耶?’王曾对曰:‘臣等之责也。’退而各上章求罢,不许。赐在京诸军班缗钱,放官房钱三日,遣使体量畿内田苗,诏被水之民权寓止于闾巷者,令新旧城里都巡检存视之。癸巳(十九日),以西上阁门使曹仪、洛苑副使内侍押班江德明提举修葺在京营房库务,内殿崇班麦守忠相度疏导积水。……丁酉(二十三日),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流徙者,所在抚存之。’……庚子(二十六日),……诏三司,所在官物为水漂失者,皆蠲除之。水之作也,宰执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变甚异,乃臣等燮理无状,岂可退安私室,恬然自处。’亟请入见,陈所以备御之道。同列有先归者,闻曾如是,皆媿服焉。时又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东奔。上以问曾,曾曰:‘河决奏未至,此第民间讹言相惊,不足虑。’已而果然。”①

又:庚寅,“大雨震电,京师平地水数尺。辛卯,避正殿,减常膳。丁酉,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被水民田蠲其租。癸卯(二十九日),诏官物漂失,主典免偿。流徙者,所在抚存之。”②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六月庚寅,第2411、2412页。

② 《宋史》卷9《仁宗纪》1,第182页。

又:庚寅,"大雨震雷,平地水数尺,坏京城民舍,压溺死者数百人。辛卯,上避正殿,减常膳。丁酉,德音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民田被水者蠲其租,流徙者所在抚存之。诏三司所在官物为水漂失者皆蠲除之。水之作也,宰执方晨朝未入,俄有旨放朝,王曾亟附中使奏曰:'天变甚异,乃臣等燮理无状,岂可退安私室,恬然自处?'亟请入见,陈所以备御之道。同列有先归者,闻曾如是,皆媿服焉。时又传言汴口决,水且大至,都人恐,皆欲东奔。上以问曾,曾曰:'河决恐未至此,第民间讹言,不足虑。'已而果然。"①

又:庚寅,"大雨,震雷,平地水数尺,坏京城民舍。"②

又:庚寅,"京师大雨震电,平地水数尺。"③

也有官员记载了一些细节,如闪电造成火灾:"天圣岁六月中宵,暴雨震电,咫尺语不相闻。俄而光照都城如昼,黎明宫灾无余,大像穹碑悉坠煨烬,见者无不骇叹。"④电闪雷鸣,暴雨如瀑,震荡声连对面说话都难以听到。闪电击中的庙宇火光冲天,焚烧一空。

朝廷一方面组织救灾,一方面按传统祈雨。下面就是六月二十日宰相曹利用的祈雨青词:

维天圣四年岁次丙寅六月乙卯朔二十日甲午,嗣皇帝臣,谨遣推忠、协谋、同德、佐理功臣,枢密使,武宁军节度、管内观察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司空,检校太师兼侍中,充景灵

---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7上,天圣四年六月,第280~281页。"宰执方晨朝未入,"标点本误为"宰执方晨胡未入"。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5《本纪》5,天圣四年六月,第33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④ 田况《儒林公议》卷上,丛书集成本第2793册第7页。

使，兼群牧制置使，行徐州大都督府长史，上柱国，鲁国公臣曹利用，谨上启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伏以方回溽暑，肇戒青商，大田垂丰茂之期，积雨有滞淫之惧。比修馨荐，虔冀灵休，精诚溥伸，感应如响。①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雨水照下不误。六月丁酉(二十三日)宋仁宗颁布的《雨灾德音》云：

何乃夏秋之交，霖澍暴作，庐舍浸淫而成垫，河渠泛涨以为虞。民颇不聊，心焉如灼，斯岂朝廷阙政之招也，将朕躬薄德之致乎。夙宵之间，克责方甚。②

险恶的雨灾令满朝恐慌。六月二十五日，御史台言："准宣，以(霜)③雨泥泞，特放朝参五日"。④ 可知其时仍在下雨，至此已连续下了10天。

潴积的雨水到七月初才退下。"初，汴水大涨，众汹汹忧京城。乃用枢密院奏，敕八作司决陈留堤及城西贾陂岗地泄之于护龙河。水既落，命开封府界提点张君平调卒复治其堤防。(七月)丙午(三日)，赐役卒缗钱"。⑤ 看来工程不小。

肆意蹂躏的暴雨不仅造成民房大量倒塌，军队营房同样损失惨重。十月份，西上阁门使曹仪等报告说："昨雨水损坏诸军营房，蒙差臣与江德明提举修盖。自六月二十五日用功起役，至今都

① 夏竦《文庄集》卷27《祈晴祝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7册第272～273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2《雨灾德音》，第566页。

③ 原作"霜"，应为"霖"。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仪制》4之4，第190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七月丙午，第2412页。

修舍屋墙壁共十二万九千一百余间堵。所役兵士颇涉辛苦，欲自十月二十日后住役。所有八作司事材场各归逐司，并内臣十人发归两省外，有畸零修盖，乞令东西八作司将本司兵士、工匠一面修盖。其外处并在京抽差到兵士等，却遣赴逐处收管。"宋仁宗予以批准，并诏曹仪、江德明各赐对衣、金带、器币，八作使臣赐中金束帛，内臣、使臣、军员各赐缗钱有差。[①] 材料显示以下历史事实：一，降雨停止于六月二十五日，随即开始修缮营房；二，到十月中旬，共修缮129100余间，由于劳动强度大可能加班加点，工程兵们十分辛苦，主管官员要求停工；三，雨毁营房并未修缮完毕，尚有"畸零修盖"，也即雨毁营房不止129100余间。由此进一步证明雨灾的严重性。七月戊申（五日），宋仁宗才"御长春殿，复常膳"。[②]恢复了正常生活状态。

作物自然也受灾。因"畿内灾歉"，十二月丁丑（五日），诏："京城物价翔贵，其令三司出廪米之下者贷畿内民，期以二年偿租色之半。"另外，"又散置粜场数十，第取半价，民争赴之。"[③]或优惠借贷粮食，或半价发卖粮食，以救济灾民。

尽管下过大雨，秋季七月的天气仍然很热。辛未（二十八日），宋仁宗对辅臣说："比以大暑罢讲读，适已召孙奭等说书，卿等公事退，可暂至经筵。"王曾曰："陛下万几之暇，留意经术，虽炎暑不辍，有以见圣学之高明也。"[④]年轻的皇帝在盛暑中坚持上课，受到颂扬。

初冬则降下一场罕见的大雾。十月甲午（二十二日），"昏雾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3，第686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七月戊申，第241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二月丁丑，第2427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七月辛未，第2414页。

四塞”。[①] 又:十月甲午,“昏雾四塞”。[②] 乳白色的大雾从四面八方涌来,仿佛消融了开封城。

此后,由于降水稀少,以至于十二月癸酉(一日),朝廷“遣官祈雪”。[③] 到了十二月壬午(十日),皇帝亲自“幸玉清昭应宫、开宝寺、景灵宫祈雪。故事,车驾还,必作乐前导,上精意以祷,命毋作乐。既雪,辅臣皆贺,上喜曰:‘力田之民,今有望矣’”。[④] 又:壬午,“幸玉清昭应宫、开宝寺、景灵宫祈雪。故事,车驾还,必作乐前导。上精意以祷,命毋作乐。既雪(原注:一云壬辰雪),辅臣皆贺。上喜曰:‘力田之民,自今有望矣’。”[⑤]按其文意,当天开始下雪,解除了旱情。若按王应麟注文所言“壬辰雪”,则是在10天后的二十日了。

宋仁宗天圣五年丁卯(1027年)

关键词:夏、秋高温,夏、秋大旱。

天圣五年夏秋出现罕见的高温,阳光如火焰般舔灼着开封大地,而且伴随着大旱。“夏秋大暑,毒气中人。占者曰:此《洪范》所谓‘恒燠’也”。[⑥] 又:“五年夏、秋,大旱。”[⑦]

在此期间,六月八日开始有场雨水。六月甲戌(五日),皇帝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月甲午,第2425页。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6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二月癸酉,第242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4,天圣四年十二月壬午,第2427~2428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195《天圣贺雪》,第3583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参见《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⑦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幸玉清昭应宫及开宝寺祈雨。丙子(七日),诏开封府诸县决系囚无或淹滞。以近州皆雨,而畿甸独未雨故也。丁丑(八日),雨……壬午(十三日),提点开封府界公事张嵩等言畿县雨足。上览奏,甚悦,谓辅臣曰:‘比遣人近郊取苗稼视之,而根叶滋茂,此有秋之兆也’”。[①] 这场雨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大约数天,完全解除了旱情。又:“是月,京畿旱……六月甲戌,祷雨于玉清昭应宫、开宝寺。丙子,诏决畿内系囚。丁丑,雨。”[②]

进入秋季七月,旱魃从燥热的尘土中冒出来肆意撒欢,在炙热的太阳烘烤下,开封火冒三丈,高温形势更加严重。官方的反应空前,也表明这是宋代开封气象史上高温天气最严重的一年。庚戌(十二日),“诏以大暑,自今不御前殿,终月。初,王曾等言夏秋大旱,毒气中人,此《洪范》所谓‘僭恒旸若’也,皆臣等辅政无状,以致厥咎。上曰:‘朕亦夙夜循省,其变岂徒然哉?当与卿等共修政事,以答天戒尔”。[③] “僭恒旸若”的意思是:君王骄横常常会伴随着出现天旱。

又:“天圣五年,自夏不雨,至七月暑气尤甚。宰臣王曾等言:‘按《洪范》云:僭常旸若。臣等备位台衡,深虑朝政之间,或有差失。’帝曰:‘朕亦夙夜循省,上天鉴诫,岂徒然哉?当与卿等共修政事,以答天戒也。’”[④]

又:“秋七月,王曾等言:‘夏秋大旱,毒气中人,此《洪范》所谓‘僭常旸若’也。皆臣等辅政无状,以致厥咎。上曰:‘朕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六月甲戌、丙子、丁丑、壬午,第2441页。

② 《宋史》卷9《仁宗纪》1,第18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七月庚戌,第2443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0,第2091页。

亦夙夜循省，其变岂徒然哉？当与卿等共修政事，以答天戒尔。'……九月……秘阁校理谢绛上疏曰：'去年京师大水，今年苦旱，此皆大异也。宜下罪己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无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①

将高温等异常气象事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谢绛上疏中还具体说道："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穀焦槁，秋成绝望，此皆大异也。"②简要概括了本次气象灾害的恶果，不但造成秋粮大幅度减产，还带来瘟疫，居民多有死亡。

雨涝、高温等异常气象既然是灾异，必然影响到政治。本年十一月将举行南郊祭天大典，按例要给皇帝太后加上尊号。七月己未(二十一日)，宋仁宗"以灾异数见，诏群臣毋得因郊祀请加尊号。"当时"太后欲独加尊号，遣内侍谕辅臣，辅臣力言不可，太后从之。乃别下书谕中外。"庚申(二十二日)，"辅臣列章引灾异自劾，乞从罢请，诏不允。"③宰臣按惯例要引咎辞职，但按惯例一般不被准许。

宋仁宗天圣六年戊辰(1028年)

关键词：沙尘暴，冰雹。

二月庚辰(十五日)，一场大风刮得天昏地暗："大风，昼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7上，天圣五年七月、九月，第28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九月庚戌，第244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七月己未、庚申，第2444页。

暝。"[①]又:二月庚辰,"大风昼晦。"[②]又:二月庚辰,"大风,昼暝。"[③]又:"二月,大风昼晦。"[④]又:二月庚辰,"大风昼暝。"[⑤]大风携带着浓密的沙尘,遮天蔽日,以至于白昼的天空像夜晚一样黑暗,显然是严重的沙尘暴天气。

入夏以来,长期阳光灿烂,晴空朗朗,旱情出现。"四月,不雨"。[⑥] 四月丙寅(一日),宋仁宗"降诏恤刑",对辅臣关切地说:"天久不雨。天下刑狱,其有枉滥乎!卿等不可不察也。"[⑦]企图以减轻刑罚来感天动地,换取雨霖。但不久的滂沱大雨,几成灾害。天武右厢都指挥使高化,曾被任命专门护理雨中汴河的河堤:"天圣六年夏,大雨,命护汴堤。夜驰至城西,堤欲坏,督守兵负土不能遏。时夏守恩方典军,积材木城隅,化尽取以塞堤,乃得无患。"[⑧]抗洪的行动意味着旱情自然消失,只是不详具体降雨的日期。

本年有场冰雹:"六年,京师雨雹。"[⑨]惜不详具体日期。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二月庚辰,第2465页。
② 《宋史》卷9《仁宗纪》1,第184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
④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9,天圣六年二月,第189页。
⑤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3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6,天圣六年四月丙寅,第2469页。
⑧ 《宋史》卷323《高化传》,第10456页。
⑨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

宋仁宗天圣七年己巳(1029 年)

关键词:春涝,暴雨雷电。

从暮春三月初开始,雨涝成灾。“七年,自春涉夏,雨不止”。[①]三月丙戌(二十七日),宋仁宗“遣官祈晴。上因谓辅臣曰:‘昨令视四郊,而麦已损腐,民何望焉!此必政事未当天心也。古者大辟,外州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盖重人命如此。其戒有司,审狱议罪,毋或枉滥。’又曰:‘赦不欲数,然舍是无以召和气”。[②]可见还因此而实行了赦免。又:三月丙戌,“遣官祈晴”。[③]

落花流水春去也。这场从三月一日开始的春雨,下了整整一个月,到四月一日停止,形成涝灾。四月一日《霖雨赦天下制》云:“而春夏之交,霖澍继作,田事将废,里民其咨。托居人上,耸然嗟惕。”[④]四月庚寅(二日),“赦天下,免河北被水民赋租。京师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霁……辛卯(三日),遣官谢晴”。[⑤]又:“夏四月,大赦。京师自三月朔雨不止,前赦一夕而霁。”[⑥]其后,太庙斋郎苏舜钦奔赴登闻鼓院上疏中说道:“臣观今岁自春徂夏,霖雨阴晦,未尝少止,农田被灾者几于十九。”[⑦]水灾使夏粮损失殆尽。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3《物异考》9,第 8239 页;《宋史》卷 65《五行志》3,第 1422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7,天圣七年三月丙戌,第 2506 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7 上,天圣七年三月,第 290 页。

④ 《宋大诏令集》卷 152《霖雨赦天下制》,第 567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7,天圣七年四月庚寅、辛卯,第 2506 页。

⑥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9,天圣七年四月,第 193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08,天圣七年六月丁未,第 2516 页。

六月丁未(二十日),发生强对流天气的大雷雨,雷电击中宏伟的玉清昭应宫,引起火灾,将其几乎焚烧一空:"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宫凡三千六百一十楹,独长生崇寿殿存焉。"①

又: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②

又:六月丁未,"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③

又:六月,"大雨震电,玉清昭应宫灾。"④

又:六月丁未,"玉清昭应宫灾……至是,火发夜中,大雷雨,至晓而尽。"⑤

开封的其他建筑应当也有损坏。

宋仁宗天圣八年庚午(1030年)

关键词:冰雹。

本年度历史记载的开封气象事件仅一件。即五月有一场大冰雹。五月丙辰(四日),"大雷雹"。⑥

又:丙辰,"大雨雹。"⑦

又:丙辰,"大雨雹。"⑧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8,天圣七年六月丁未,第2515页。

② 《宋史》卷9《仁宗纪》1,第187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7上,天圣七年六月,第290页。

④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9,天圣七年六月,第193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8《物异考》4,第8124页;参见《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77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五月丙辰,第2539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

⑧ 《宋史》卷9《仁宗纪》1,第188页。

又:五月,"大雨雹。"①

又:天圣"(元)〔八〕年,京师雨雹。"②

宋仁宗天圣九年辛未(1031 年)

关键词:冬旱,大风。

这一年的气象记载也不多,集中于年底,其他仅见于间接资料。

五月丁巳(十一日),皇帝"幸南御庄观刈麦,射玉津园,宴群从臣"。③ 可知夏粮收成良好,引来皇帝大臣观看,推测此前气象条件良好。

冬季缺少降水,所以,十一月己丑(十六日),朝廷"祈雪于会灵观"。④ 又:己丑"祈雪于会灵观。壬辰(十九日),雪。"⑤降雪使冬季农田的墒情得到保障。

另一件大事就是发生了连续三天的大风。十二月辛酉(十八日),"大风三日止。"⑥又:辛酉,"大风三日。"⑦又:辛酉,"大风三日。"⑧气温当也随之下降。

---

①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9,天圣八年五月,第 195 页。

② 《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46 页。原作"元年",误,参见以上资料改。

③ 王应麟《玉海》卷 77《天圣南庄观刈麦》,第 1425 页。

④ 《宋史》卷 9《仁宗纪》1,第 190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0,天圣九年十一月己丑、壬辰,第 2570 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0,天圣九年十二月辛酉,第 2571 页。

⑦ 《宋史》卷 9《仁宗纪》1,第 190 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6《物异考》12,第 8307 页;《宋史》卷 67《五行志》5,第 1469 页。

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1032 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

明道元年,出现春夏连旱。三月丙申(二十五日),因长期缺雨,朝廷"遣官祈雨。"[①]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夏季的五月。"五月,畿县久旱伤苗。"[②]又:明道元年"畿县久旱伤苗。"[③]看来旱情已经成灾。如此旱情,官方记载不多,但远在京东郓州的石介,次年因丰收回忆起官方的忙碌:"去年经春频肆赦,拜赦人忙走如马。"[④]开封等地的旱情使朝廷多次赦免罪犯。

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1033 年)

关键词:春旱,夏涝,秋旱,冬旱。

本年旱涝交替,旱多涝少。

春季干旱缺雨。三月丁亥(二十二日),宋仁宗"祈雨于会灵观、上清宫、景德、开宝寺"。[⑤] 又:三月二十二日,"幸会灵观、上清宫、景德寺、灵感宫请雨"。[⑥] 又:三月丁亥,"祈雨于会灵观、上清宫、景德、开宝寺"。[⑦] 皇帝亲自出动祈雨,说明旱情比较严重。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1,明道元年三月丙申,第 2579 页。

②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0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

④ 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 2《麦熟有感(癸酉中作)》,中华书局 1984 年版第 11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12,明道二年三月丁亥,第 2609 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8,第 736 页。

⑦ 《宋史》卷 10《仁宗纪》2,第 195 页。

夏季六月,大暴雨成灾。癸丑(二十日),“京师雨,坏军营、府库”。[①] 又:“明道二年,京师水,坏军营、府库。”[②]连官方的营房、仓库都受到毁坏,民间尤其是贫民简陋的房屋恐也难幸免,只是官方没有记载罢了。

七月,开封等地发生旱蝗。戊子(二十五日),宋仁宗“诏以蝗旱去尊号‘睿圣文武’四字,告于天地宗庙,仍令中外直言阙政”。[③]自除尊号,以应天谴。

冬季缺少雨雪。这从下年——景祐元年正月八日太子洗马致仕邢中和所言可知:“自去冬雨雪愆亢,圣心祈祷未应。”[④]而且大概由于秋粮歉收,出现饥民,十二月己酉(十七日),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两浙、荆湖北路,贫民流移而遗弃幼老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收养之,勿令失所”。[⑤]明年正月丙寅(五日)又诏:“开封府界诸县作糜粥以济饥民”。[⑥] 要求官方施粥,以救济饥民。

---

①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2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3,第8091页。

③ 《宋史》卷10《仁宗纪》2,第19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2,明道二年七月戊子载:“诏以旱蝗作沴,去尊号中‘睿圣文武’四字,告于天地宗庙,令中外直言阙政。”但注云:“李埴《十朝纲要》:京东西、河东、陕西蝗食草木殆尽。”(第2627页)并不包括开封。然同卷同月庚辰载:“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蝗,其除民田租,仍免差官检覆,亟令改之。”(第2622页)《宋史》卷10《仁宗纪》2于是年末又载:“是岁,畿内、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蝗”。(第197页)进一步证实前言旱蝗包括开封。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8,第73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二月己酉,第2647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景祐元年正月丙寅,第2659页。

宋仁宗景祐元年甲戌(1034年)

关键词:夏旱,雨涝,强风。

从去年冬季开始的旱情,持续到今年的正月。所以朝廷决定改元:"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①]也是一种祈求和愿望的表达方式。景祐元年正月八日,太子洗马致仕邢中和言:"自去冬雨雪愆亢,圣心祈祷未应。臣克课正月九日、十八日必降甘雨,望遣官躬祀九宫贵神、十精太一,必有灵应。"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诏"差两制官一员精虔祈祷。"九日,又动员开封市民祈祷降水:"诏开封府令街坊人户依古法精虔祈求雨雪。"十九日,"以获应报谢"。[②] 显然,在十九日前盼来了一场有效降雪,春季不再有旱情。但有史料言:"是春,畿内蝗。"[③]当属外地飞蝗。

入夏以后的四五月间,一度缺少降雨,五月中旬有场滂沱大雨,以至于皇帝亲自奔赴宫观答谢神灵:"五月二十二日,幸灵感塔、上清宫、祥源观,以愆雨应期报谢。"[④]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欧阳修也有记载:"前年五月,大霖雨杀麦,河溢东畿,浸下田。"[⑤]即将成熟的麦子损伤严重,造成水灾。六月庚子(十二日),朝廷下诏"蠲畿内被灾民税之半"。[⑥] 又:庚子,"免畿内被灾民税之

① 欧阳修《归田录》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8,第736页。

③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5,景祐元年二月,第347册第439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8至9,第736、737页。

⑤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6《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96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景祐元年六月庚子,第2678页。

半。”[①]应当就是针对这场大雨而来的。奇怪的是,六月末,开封出现了蝗灾:“是月,开封府、淄州言蝗。”[②]

又:六月乙卯,“开封府、淄州蝗,诸路募民掘蝗子万余石。”[③]

又:“六月,开封府、淄州蝗。诸路募民掘蝗种万余石。”[④]

蝗灾总是伴随着旱灾,但刚发生过雨涝的地方不可能再有旱情,很可能是外地飞来。

自五月中的大雨之后,大气中水分仿佛挥发殆尽,一直到八月没有降雨,旱情严重。此事也得自于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欧阳修的回顾:“前年五月,大霖雨杀麦,河溢东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畿之民诉其县,不听;则诉于开封,又不听;则相与聚立宣德门外,诉于宰相。”[⑤]旱灾导致开封民众集体逐级请愿,要求减免赋税。但有一个奇怪现象是,此前的七月十一日,皇帝曾“幸慈孝寺、会灵观,以秋稔报谢”。[⑥] 则是丰收的记载。按七月十一日还不是秋收时间(前有“至于八月,菽粟死高田”可证),恐不包括开封。

九月甲寅(二十八日)入夜,萧瑟秋风渐渐强劲,越刮越冷:“夜漏上,风自丑起有声,摆木鸣条。”[⑦]开始于凌晨一点多,大约属

---

① 《宋史》卷10《仁宗纪》2,第19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4,景祐元年六月末,第2681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14《物异考》20,第8506页。

④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6页。

⑤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66《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第965~966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9,第737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9页。

于6级强风。

冬季长期缺少雨雪，迁延到十二月中旬，才有降雪。十二月丁卯（十一日），宋仁宗“幸开宝寺、上清宫、祥源、会灵观祈雪”。癸酉（十七日），“雪，赐近臣宴于中书”。戊寅（二十二日），“幸开宝寺、上清宫、祥源、会灵观谢雪”。[①] 可见这场降雪使朝廷十分高兴和满意。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景祐元年，概括为“冬无雪”，资料来自《宋史全文》卷7下（第312页）。经核查，此句原为“十一月……监察御史里行孙沔……复上书曰：‘累岁以来，和气犹郁，水旱相荐，虫蝗屡生，粟麦不登，田畴几废，九夏多寒，三冬无雪，星变上天，河决东郡，疾疫流离，生灵困惫”。上书时间是十一月，但十二月有降雪，显然不能说当年冬季无雪。

宋仁宗景祐二年乙亥（1035年）

关键词：冷春，高温。

二月初，由于气温一直寒冷反常，朝廷特意增赐驻京禁军取暖燃料。丙辰（一日），“以春寒，特赐诸军班薪炭”。[②] 进入三月，春暖花开，皇帝召集臣僚赏花钓鱼，时任权知开封府的范仲淹有《应制赏花钓鱼》诗提到：“万汇嘉亨日，皇心豫宴辰。华林新濯雨，灵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二月丁卯、癸酉、戊寅，第2707、2708、270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二月丙辰，第2720页。

沼正涵春。"[①]春雨之后,娇花嫩木如洗,欣欣向荣。

夏季出现高温酷暑天气。五月戊申(二十五日),皇帝"以大暑,降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诸路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开封府界遣殿中侍御史里行高若讷、萧定基疏决之"。[②]

六月底,有风从西南来,特别之处不在于风力大小,而在于方位。戊寅(二十六日),"平明,风自未来。占者以为百谷丰衍之候。"[③]未方就是西南方。但并没有见到当年丰收的记载。

九月有场大雨。癸巳(十三日),"大燕集英殿,午漏,以雨甚罢之。"[④]由于雨势凶猛,正午时分,朝廷草草结束了正在举行的大宴。

宋仁宗景祐三年丙子(1036年)

关键词:大雷雨。

本年开封气象,仅知七月一场雷电交加的大暴雨成灾。庚子(十九日),"太平兴国寺灾。是夕,大雨震电,火起寺阁中,燔开先殿及寺舍数百楹"。[⑤]

又:七月庚子,"太平兴国寺灾,火起阁中,延燔开先殿及

---

①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范文正公文集》卷5《应制赏花钓鱼》,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页。时间据楼钥《范文正公年谱》,《范仲淹全集》附录二,第88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五月戊申,第2735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九月癸巳,第275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9,景祐三年七月庚子,第2797页。

寺舍数百楹。是夕,大雨震电。"①

又:庚子,"大雨震电,太平兴国寺灾。"②

又:庚子,"太平兴国寺灾。是冬(引按:应为"夕"。)大雨震电,火起寺阁中。"③

又:七月,"大雨震电,太平兴国寺灾。"④

又:庚子,"大雨震电。"⑤

如此激烈的雷雨情况,造成的危害恐怕不止是烧毁一座寺院。

宋仁宗景祐四年丁丑(1037年)

关键词:夏旱,秋雪,暖冬。

五月发生旱情。乙卯(十四日),皇帝"以旱遣使决三京系囚"。⑥又:乙卯,"以旱遣使决三京系囚。"⑦

本年气候异常,气温下降的比较早,秋季就有降雪。时年19岁、随父来京的刘敞《志雪》云:"闽越地滨海,气窳薄多旸,余三年居之,未始见雪。明年丁丑来京师,秋即雪,长老或以为寡。人知其寡,或共议之……是岁也,秋复雪。"⑧按刘敞生于宋真宗天禧三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8《物异考》4,第8124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78页。

② 《宋史》卷10《仁宗纪》2,第201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7下,景祐三年七月,第322页。

④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0,景祐三年七月,第220页。

⑤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2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0,景祐四年五月乙卯,第2831页。

⑦ 《宋史》卷10《仁宗纪》2,第202页。

⑧ 刘敞《公是集》卷48《志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5册第830、831页。系年又见张尚英《刘敞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2061页。

年(1019 年),卒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 年),所经历的唯一一个丁丑年就是今年。按其经历记载,开封秋季两次降雪,相当反常。刘敞因有诗云:"三年海水旁,卑湿厌歊热。都城幸相从,比岁秋逢雪。秦吴乖风土,南北异时节。惟君岁寒姿,一致乃欲别。出门顾道路,冰霰埋车辙。咫尺阻相过,谁当慰寥泬。"①雪势不小。

似乎秋季用尽了低温,冬季反而温暖起来。十二月,右司谏韩琦言:"今冬以来,尚无积雪,旬浃之间,将及春序,不惟已觉愆旱,兼恐人民疾疫。"②明年,韩琦上疏中再次指出:"伏见仍岁以来,灾异间作,众星流陨,躔次不顺,河东地震,压覆至多,虽历代所书谴告之事,未有如斯之大也。而又冬无积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协。"③他刚刚经历的冬天,自然就是本年冬天。则是冬气温较高,虽有降雪但随即化去,实属暖冬。

宋仁宗宝元元年戊寅(1038 年)

关键词:秋雪。

本年气候同去年一样异常。

---

① 刘敞《公是集》卷 10《秋雪寄献臣》,第 484 页。前一首题为《秋雪》,当即为此而作,也可参考:"剥候凋群阳,幽阴肆腾涌。清霜飞云初,大雪吁不凶。缤纷舞鸿鹄,细碎翻蠛蠓。北风故相资,冻雨仍更纵。泥涂絶行道,珠璧弃郊垄。峩峩九重高,兀兀双玉耸。寒光坐辉映,凛气弥冲拥。壮士歌慷慨,儒生议刑宠。长年昔未逢,噤语空多悚。皇天无私尤,德惠答虔巩。岂伊伤时和,盖亦遵顺动。况兹秋方高,民麦皆在陇。龙蛇蛰既坯,鸟兽毛亦氄。农夫乐休役,天子宽垂拱。信此丰年祥,尔曹何必恐。"

② 韩琦《上仁宗论星变地震冬无积雪》,赵汝愚编《宋朝名臣奏议》卷 38,第 376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21,宝元元年二月甲申,第 2863 页。

正月甲辰（七日），天暴惊雷，“雷”。丙午（九日），皇帝胆战心惊地下诏求直言。臣僚纷纷上书指责朝政。① 二月甲申（十七日），右司谏韩琦上疏言：“……而又冬无积雪，春首霆震，寒燠之序，未甚均协。”②正是指的此事。

秋季八月，又有降雪。“时八月，霜雪暴至”，翰林学士、权知开封府胥偃“推《洪范》‘急，常寒若’之咎。”③又：“时八月，霜雪暴至。偃推《洪范》‘急，恒寒若’之咎”。④ 意思是君主如果暴虐酷急，天气即以常寒应之。

如果说此事具体年代有疑的话，那么本年九月降雪则有确切的记载。梅尧臣《九月都下对雪寄永叔师鲁》诗云：“阴风中夜鸣，密雪逗晓积，谁言有蓬巷，但见铺瑶席。”⑤九月的飞雪也很密集，气候反常。刘敞《秋雪过相国寺》诗，即作于是年。诗云：“六花飞舞满长安，古寺楼台白玉攒。长眉老僧见客语，两年秋雪就中寒。”⑥刘敞在开封连续两年见到秋季下雪，难免感叹。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1，宝元元年正月甲辰、丙午，第2851页，第2851～286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1，宝元元年二月甲申，第286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2，宝元元年十二月丁亥纪事，第2889页。原注：“八月霜雪暴至，不见于《五行志》及《本纪》，不知是何年？本传附偃权知开封府后，疑与戍卒妻子犯罪及程智诚等坐法，皆偃纠察刑狱时事，不必在开封，当考。”按胥偃纠察刑狱在景祐三年。结合刘敞记载等其他史料，八月霜雪当在本年。

④ 《宋史》卷294《胥偃传》，第9818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8《九月都下对雪寄永叔师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27页。

⑥ 刘敞《彭城集》卷18《秋雪过相国寺》，丛书集成本第1909册第284页。

宋仁宗宝元二年己卯(1039年)

关键词:冻雨。

宝元二年气象资料很少,集中在冬季。

十二月十一日前有场降雪,皇帝高兴地“赐两府、两制宴于中书,喜雪也”。① 癸酉(十七日)又降冻雨:“雨木冰。”②

是年冬季比较寒冷。当时在开封的苏舜钦有《己卯冬大寒有感》诗,因开封寒冷而感念陕西边防将士。③

宋仁宗康定元年庚辰(1040年)

关键词:强沙尘暴。

本年唯一的开封气象记载,是三月丙子(二十二日)发生的强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④

又:丙子,“大风昼暝,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⑤

又:康定元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⑥

又:丙子,“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

---

①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8,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3页。

②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0,第197页。

③ 苏舜钦著,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2《己卯冬大寒有感》,第88页。参见同书附录二《苏舜钦年谱》,巴蜀书社1991年版第727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丙子,第2987页。

⑤ 《宋史》卷10《仁宗纪》2,第207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3页。

见东南。"①

又:"康定元年,黑风昼晦"。②

又:"康定元年春正月(?),京师大风,昼冥经刻。是夜东南有黑气,横亘数丈。"③

持续一刻钟的沙尘暴,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强烈的反应。次日即三月丁丑(二十三日),"罢大宴,申诏中外言阙政"。④ 宋仁宗发布的《大风求言诏》云:"而乃咎证荐臻,猋风示变,若丰其蔀,乃昼而冥。震惧载怀,惄焉如疚。"⑤辛巳(二十七日),宋仁宗又颁《大风诸道德音》:"而乃霾风示变,昼景中冥。震惧以思,咎谴安执。实繇灵眷,申戒朕躬。"⑥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⑦

著名诗人梅尧臣此时在开封任职,亲身经历了这场异常气象,并以其所见所闻,撰成《风异赋》,详细记述了这次沙尘暴的情景和造成的灾害:

庚辰岁三月丙子,天大风。壬午(二十八日),诏出郡县系狱死罪已下。……吾因迓劳适于郊,憩亭舍,日昃时群辈外嚣曰:'火来火来。'喔呼噫嚱,出屋远望,西北之陲,亘天接地,混混赫赫,不见端涯。逡巡则赤埃赭雾,突荡奔驰。阳精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7下,康定元年三月,第338页。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9页。

③ 邓肃《栟榈集》卷12《辞免除左正言第一札子·第十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327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丁丑,第2987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153《大风求言诏》,第569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53《大风诸道德音》,第569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辛巳,第2992页。

失色,白昼如晦,号空吼穴,扬砂走块。众心惊惶,广衢翳昧,莫辨谁何,执手相对。其少顷也,稍明故归,人未宁兮,相与而为队,顺前者措足之不暇,逆进者举武而愈退。睇山川兮安陈,趋城郭兮安在,所可视者五六步之内。越翌日,四方恬霁,乾坤黯惨,物色憔悴。牛复马还绝衔鼻,草靡木折荚实坠,禽鸟堕死泥满喙,几案倾欹尘覆器。民庐毁坏,商车颠踬。既而众曰,此何景也,伺彼往来兮问远迩之所自。或曰起浚都,播许郑,历洛汭,以及唐邓汉随之地,稽厥时厥状,无与此土异,未迨旬浃,德音遐暨。是知本闻之不伪,聊缀辞也若此,言变咎则非愚者之能议。①

发生在下午、来自西北的强沙尘暴非常猛烈,空中、地面"号空吼穴,扬沙走块",能见度很低:"所可视者五六步之内"。造成的灾情也相当严重:"牛复马还绝衔鼻,草靡木折荚实坠,禽鸟堕死泥满喙,几案倾欹尘覆器,民庐毁坏,商车颠踬。"可谓一片狼藉,到处残破,损失惨重。

次年即庆历元年四月,宋仁宗在召见精通天文地理的建州布衣徐复时,还心有余悸地问道:"前年京师黑风,其咎安在?"徐复回答道:"其兆在内,应豫王之丧乎?"②说明这场声势浩大的黑风影响巨大,令皇帝念念不忘。

---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0《风异赋并序》,第172~173页。

② 《宋史》卷457《徐复传》,第13434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四月丙午,第3117页:帝又问前年京师黑风何所应,复曰:"其兆在内,豫王丧,其应也。";又见曾巩《隆平集》卷15《徐复传》,文海出版社宋史资料萃编本第594页;王称《东都事略》卷118《徐复传》,第1028页;按宋仁宗之子豫王卒于庆历元年二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1,庆历元年二月己亥,第3103页),此处所言"前年",是前一年的意思。

宋仁宗庆历元年辛巳(1041 年)

关键词:天降药材,秋旱。

二月出现天空降下许多药材的奇异现象。丙午(二十七日),"京师雨药"。[①] 又:丙午,"京师雨药。"[②]又:丙午,"京师雨药。"[③]此气象可能是龙卷风搬运或大气静电异常的一种效应。

三月的天气长期阴晦。右正言孙沔指出:"臣窃见经春已来,时令失序,沉阴不雨,蒙气连宵,日景青昏,天光惨翳。"[④]本该春光烂漫,却是暗无天日的气氛,令人惴惴不安。

斑斓的秋季,出现了旱情。九月丁未(一日),"遣官祈雨"。[⑤]后来(不详具体日期)有雨水降临。庆历元年秋,欧阳修在开封有诗云:"京师旱久尘土热,忽值晚雨凉纖纖"。[⑥] 雨水泽被一方,可谓及时。

冬季有降雪。是年冬,欧阳修在开封有《晏太尉西园贺雪歌》为证:"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不冰。一阳且出在地上,地下谁发万物萌。太阴当用不用事,盖由奸将不斩亏国刑……忽收寒威还水官,正时肃物凛以清。寒风得势猎猎走,瓦干霰急落不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31,庆历元年二月丙午,第 3109 页。

② 《宋史》卷 11《仁宗纪》3,第 211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99《物异考》5,第 8157 页;《宋史》卷 63《五行志》2 上,第 1393 页。

④ 孙沔《上仁宗论久阴(庆历元年三月上)》,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39,第 394 页。

⑤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0 页。

⑥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 1《圣俞会饮》,第 18 页。系年据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 1《圣俞会饮》,巴蜀书社 2007 年版第 1 册第 41 页。

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及晴。清晨拜表东上阁,郁郁瑞气盈宫庭。退朝骑马下银阙,马滑不惯行瑶琼。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径步,正见玉树花凋零。"①这场及时的大雪,带来了朝野一片欢呼声。

宋仁宗庆历二年壬午(1042年)

关键词:冷春,夏旱,冰雹,沙尘。

春季中期有大雪降临。当时在开封应试制科的李觏记载:"庆历二年二月五日,京师大雪。"因作诗云:"春早寒余岂足哀,平生多难愧非材。去年二月都城里,曾共花房带雪来。"②所言"去年"就是本年。显然是个冷春。

夏季末期,缺乏雨水,以至于朝廷不得不于六月戊寅(七日),举行仪式"祈雨。"③

七月戊午(十七日),一场大冰雹降临:"大雨雹。"④

九月再现沙尘天气。乙巳(五日),皇帝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六日),夷简改兼枢密使。"⑤黄雾是沙尘天气中的浮尘造成的,霾是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53《晏太尉西园贺雪歌》,第3册第439页。

② 李觏《李觏集》卷36《柳枝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29页。

③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④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14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九月乙巳,第3290页。

的混浊形象，两者的意思归结起来，就是沙尘天气持续了一天。这一气象，在古代传统文化中属于异常，迫使皇帝将任命吕夷简以上治下的“判”字改为平行的兼职。

冬季一度缺少降水，但终有大雪。宋仁宗命张方平作《喜雪》诗云：“惄阳千岁事，斋殿轸予忧。默为斯民祷，心从六事求。同云俄蔽景，盈尺忽呈休。淅沥千琼树，峥嵘万玉楼。尘氛开紫宙，气象露皇州。雕鹗精神劲，松筠操禀优。边庭伤久戍，农亩庆来麰。咨尔臣邻地，常期九叙修。”[①]此诗当为是年冬盼雪、喜雪的实录。

宋仁宗庆历三年癸未(1043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高温，秋、冬连旱，冻雨，冷冬。

庆历三年，春、夏连旱，至五月下旬方解除。“京师自春至夏不雨”。[②] 又：“是岁自春至夏不雨”。[③] 朝廷从四月开始，不断举行祈雨活动。丙辰（七日），“遣官诣五岳、四渎祈雨”。[④]

> 又：丙辰，“以春夏不雨，遣使祠祷于岳渎。”[⑤]
>
> 又：三年，“遣使诣岳、渎祈雨。”[⑥]

---

① 张方平《张方平集》卷1《喜雪（庆历二年仁宗命作）》，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③ 楼钥《范文正公年谱》，吴洪泽编《宋人年谱选刊》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78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0，庆历三年四月丙辰，第3366页。

⑤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15页。

⑥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又:“十七(引按:应为“七日”)日,遣官诣五岳四渎祈雨。”①

五月庚辰(十四日),宋仁宗亲自“祈雨于相国寺、会灵观”。② 又:庚辰“幸相国寺、会灵观祈雨。”辛巳(十五日),宋仁宗对辅臣自我检讨说:“自春夏不雨,岁时失望,盖朕不德所致,但日于禁中蔬食、精祷、引咎而已。”③有的记载在时间上不同,作“五月十四日,幸大相国寺、会灵观祈雨。先是谏官以天旱,请遣官祈雨,帝曰:‘朕已宫中蔬食,密祷上天,引罪责己,庶获丰楙之应。’宰臣章得象曰:‘陛下奉天忧民,至诚如此,必有感召。’帝曰:‘天灾流行,亦朕躬无德所致。’得象曰:‘此乃臣等备位衡宰,未能宣布善政,以召和气。适闻天语,甚不遑安。’帝曰:‘时政中琐细之务,不足留意,惟是民间疾苦,须当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必行之。卿等更宜公共访求,以答天意。’得象曰:‘兵兴已来,赋役颇重,臣等固当夙夜思度,务在康济,惟恐才力有所不逮’”。④ 皇帝和宰相互争旱灾的责任,虽不过是官样文章,但确实能起到警戒自省作用。

五月戊子(二十二日),终于盼来降雨:“雨。辅臣称贺。上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己丑(二十三日),皇帝“幸相国寺、会灵观谢雨”。⑤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9,第737页。
②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1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庚辰、辛巳,第3377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9,第737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1,庆历三年五月戊子、己丑,第3378、3379页。

又:戊子"雨。己丑,谢雨。"①

又:"先是,大旱得雨,辅臣称贺。上曰:'天久不雨,将害民田,朕每焚香,上祷于天。昨夕寝殿中,忽闻微雷,遽起冠带,露立殿下,须臾雨至,衣皆沾湿。移刻雨霁,再拜以谢,方敢升阶,自此尚冀槁苗可救也。'章得象曰:'非陛下至诚,曷以致天应若此!'上曰;'比欲下诏罪己,撤乐减膳,又恐近于崇饰虚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祷为佳尔。'寻命筑坛于禁中,名曰'钦天'。"②

又:"庆历三年五月旱,丁亥夜雨。戊子,宰相章得象等入贺,上曰:'昨夜朕忽闻微雷,因起,露立于庭,仰天百拜以祷。须臾雨至,朕及嫔御衣皆沾湿,不敢避去,移刻雨霁,再拜而谢,方敢升阶。'"③

由此可见皇帝的诚惶诚恐。为了纪念这场雨水,还专门在皇宫中建筑了一座钦天坛。

旱情虽解,秋季气温却居高不下,异于常年。知谏院欧阳修在一封书信中向朋友抱怨道,本年"苦暑,非常岁之比,少壮者自不

---

①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16页。

②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2,庆历三年五月,第265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9,第737页载:"二月十二日,诏:近遣官祈雨获应,并令祭谢。是日,宰臣贺雨,帝曰:'昨夕阴云始布,朕露立殿庭,仰空祷望。须臾雨至,衣尽沾湿,嫔御辈亦立雨中久之。"此处的"二月十二日"显误,就其顺序和语义,结合其他资料,应是"二十二日"。标点本电子版注云:"二月:误,疑是'十二月'。《长编》卷一四五言'是冬大旱'"。《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末载:"是冬,大旱,河中、同、华等十余州军物价翔贵,饥民相率东徙。"(第3520页)这里记载的是韩琦在陕西的事迹,文中明确指出旱区是陕西,从"饥民相率东徙"则可知旱区不包括东部如开封等地,否则灾民不会往那里就食。

③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8,第148页。

能当,衰病之人,不问可知焉。……俗以立秋日卜秋暑多少,据今日之势,犹当更猖狂尔。然世言春寒、秋热、老健,为此三者,终是不久长之物也"。[1] 可见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异常高温。

大约从八月初开始,一直到冬季十一月中旬,三个多月缺少降水,形成秋冬连旱。翰林学士宋祁言:"岁次协洽,惟仲之冬,不雨十旬,有害无农。地房泄蒸,蛰户弗坯。日赭风熯,穷天涨埃。"仲冬即十一月,前推100余天无雨,灾情比较严重:"自秋迄冬,天久不雨,亩首憔悴,农或叹愁。皇帝陛下,储精恳祷,弗遑中旰,盛德震动,霏雪应祈,流霙洒素,暖疠销解。"降雪的具体时间和情况是:"日在庚辰,先集惟寒,长风北驱,重阴宛延。自霰而霙,霏霏飞飞。凭云委华,即壤流辉。其雨其浮,膏凝液流。缟尔南山,肪我西畴。惟雪其时,上天降康。逢僭成沴,值德为祥。为祥伊何,来岁之宜。根深粒繁,乃京乃坻……旱未及伤,雪也载雱。"[2]看来这次气象干旱并未成灾,至少灾情不严重。十一月庚辰(十六日)开始降雪,不久大地就一派银装素裹,有效地扑灭了旱情,为来年丰收打下了良好基础。

十二月底再次降雪,同时又逢低温天气。丁巳(二十四日),"大雨雪,木冰"。[3] 天既降大雪,又有冻雨。

又:"庆历三年冬,大雨雪,木冰,陈、楚之地尤甚。"[4]

---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9《与沈待制书一》,第8册第151页。

② 宋祁《景文集》卷47《时雪赞》,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88册第422~423页。标题下原注:"案赞词当属庆历三年癸未初为翰林学士时事,但《仁宗本纪》未载。"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45,庆历三年十二月丁巳,第3516页。

④ 《宋史》卷245《元俨传》,第8706页。

又：丁巳，“大雨雪，木冰。”①

又：十二月，“大雨雪，木冰。占曰：‘兵象。’”②

又：丁巳，“雪，木冰，占曰：‘兵象也’。”③

又：丁巳，“大雨雪。”④

具体灾情如何呢？请看欧阳修所奏：“臣风闻京城大雪之后，民间饥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数口一时冻死者，虽豪贵之家，往往亦无薪炭，则贫弱之民可知矣……今大雪已及十日。”⑤强度异常的低温，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灾害。

苏舜钦也写诗记载了这场大雪：

一夜大雪风喧豗，未明跨马城南回，四方迷惑共一色，挥鞭欲进还徘徊，旧时崖谷不复见，纵有直道令人猜。低头抢朔风，两眼不敢开，时时偷看问南北，但见白羽之箭纷纷来。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缀我颐，天公似怜我貌古，巧意装点使莫偕，欲令学此儿女态，免使埋没随灰埃。据鞍照水失旧恶，容质洁白如婴孩，虽然外饰得暂好，自觉面目如刀裁。又不知胸中肝胆挂铁石，安能柔软随良媒？世人饰诈我尚笑，今乃复见天公乖。应时降雪故大好，慎勿改易吾形骸。⑥

诗句表达了文人眼中的雪意雪景。当时刚下一天的雪，尚未成灾，

①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17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

③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④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⑤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04《论救赈雪后饥民札子(庆历三年)》，第6册第215~216页。

⑥ 苏舜钦著，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2《城南归值大风雪》，第140页。

但可见来势凶猛。

宋仁宗庆历四年甲申(1044 年)

关键词:春、夏旱灾,秋涝。

去年的那场大雪积雪很厚,给新年带来贫民的饥寒问题。正月庚午(七日),宋仁宗下诏救济饥寒的贫民:"京城积雪,民多冻馁,其令三司置场,减价出米穀、薪炭以济之。"[①]又:正月庚午,"京城雪寒,诏三司减价出薪米以济之。"[②]

随着春阳渐温,积雪消融以后,却再也没有降水,以至于春旱再现。"四年春,京师及诸路久不雨"。[③] 三月癸亥(一日),朝廷"以旱遣内侍祈雨"。[④]

入夏,仍缺少有效降雨。四月十四日是宋仁宗生日乾元节,十七日有雷阵雨:"群臣上寿如仪,以翌日(宴)[⑤]王葬罢垂拱殿置酒。十七日以雨宴罢。"[⑥]虽有此雨,但显然属于无效降雨,因为旱情随即出现:四月己未(二十八日),朝廷"遣官祈雨"。[⑦]

旱情一直延续到六月底。壬子(二十二日),宋仁宗"诏疏决天下系囚,流徙罪降一等,杖笞释之,杂犯至死情可悯者奏裁,旱故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46,庆历四年正月庚午,第 3527 页。
② 《宋史》卷 11《仁宗纪》3,第 217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
④ 《宋史》卷 11《仁宗纪》3,第 217 页。
⑤ 原作"宴",应为"燕"。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57 之 17,第 1600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48,庆历四年四月己未,第 3592 页。

也”。[①] 祸不单行，蝗灾应时而生：“是岁，京师飞蝗蔽天。”[②]甲寅（二十四日），宋仁宗忧虑地对辅臣说：“方岁旱而飞蝗滋甚，百姓何罪而罹此！默祷上帝，愿归咎于眇躬。”章得象劝解说：“臣等不能辅理宣化，致灾斯民，且贻陛下忧。今圣言及此，必有以上感天心矣。”[③]苏舜钦又有诗记录了这一灾难：

> 去年水后旱，田亩不及犁，冬温晚得雪，宿麦生者稀，前去固无望，即日已苦饥。老稚满田野，斫掘寻凫茈，此物近亦尽，卷耳共所资。昔云能驱风，充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厉，肠胃生疮痍。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乌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天岂意如此？决荡莫可知。[④]

旱灾造成大量贫民死亡，灾情十分严重。六月戊午（二十八日），终于再有降雨：“戊午，雨。”[⑤]是月还有场大雷阵雨。王铚载：“喻皓所造开宝塔，为天下之冠。康定中，白昼，人见塔上一灯明，顷刻数盏以至千百盏。须臾，大雷雨作而焚尽。都人大骇，此真天火也。祖母为先子言。”[⑥]此载王铚祖母传说的时间有误。据史书的记载，此塔被天火焚毁于庆历四年六月丁未（十七日），[⑦]当以此时为是。则是六月十七日有雷阵雨，大概是持续时间不长，降雨量不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壬子，第3635页。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甲寅，第3638页。

④ 苏舜钦著，傅平骧、胡问陶校注《苏舜钦集编年校注》卷2《城南感怀呈永叔》，第14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38页。

⑥ 王铚《默记》卷中，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4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丁未，第3633页；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2，庆历四年六月，第281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六月丁未，开宝寺灵感塔灾。”第1378页。

大,于旱情无补,所以官方未载。

温度相应地较高。六月丁未(十七日),“时盛暑,(余)靖对上极言。靖素不修饰,上入内云:‘被一汗臭汉熏杀,喷唾在吾面上。’”[1]即使在高深的大殿内,仍然溽热多汗。

秋季不缺雨水。七月份,范仲淹在上书中有“今夏蝗秋潦”之语可以为证。[2] 又如八月十五中秋节的夜晚,也有降雨。当时欧阳修有《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诗云:“池上虽然无皓魄,罇前殊未减清欢。绿醅自有寒中力,红粉尤宜烛下看。罗绮尘随歌扇动,管弦声杂雨荷干。客舟闲卧王夫子,诗阵教谁主将坛。”[3]因雨而不能赏月。

冬季也不缺降雪。如十一月中下旬,一连数天下雪。己卯(二十二日),朝廷举行五位皇后的谥册仪式,“时雨雪连日,帝露立褥位,俟册宝登车,衮冕沾湿,良久还幄”。到第二天的庚辰(二十三日),才雪停天晴:“是日,大霁。”[4]

十二月初,又降瑞雪。十二月六日,“翰林天文院言瑞雪之应,诏送史馆”。[5] 又:十二月六日,“天文院言瑞雪之应,诏送史馆”。[6] 载于史册的降雪,一方面表明翰林天文院预报准确,另一方面也表明降雪的及时和重要。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六月丁未,第363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1,庆历四年七月丙戌,第3671页。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57《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第2册第61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3,庆历四年十一月己卯、庚辰,第3720、3721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4,第2066页。
⑥ 王应麟《玉海》卷195《庆历瑞雪》,第3583页。

宋仁宗庆历五年乙酉(1045年)

关键词:春旱,高温。

二月有场春雨,梅尧臣是年初有诗透露:"王都二月花正开,社雨作阴迎燕子,人先春色向江南,江南春色归春水。"①宋代以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为社日,是年正月丁卯(十日)立春,第五个戊日为二月戊申(二十一日)。之所以官方没有记载这次降雨,或许是因为雨水不大,不足以缓解旱情,非有效降雨。所以早在此前,旱情就已呈现。二月癸卯(十六日),宋仁宗诏:"天久不雨,其令州县毋得淹系刑狱";辛亥(二十四日),皇帝"祈雨于相国、天清寺,会灵、祥源观"。② 梅尧臣诗云:"仲冬至仲春,阴隔久不雨,耕农将失时,萌颖未出土。帝心实焦劳,日夜不安处,祷祠烦骏奔,肸蚃杳无补。帝时降金舆,遍款灵真宇,百姓知帝勤,变愁为鼓舞。和气能致祥,是日云蔽午,夕风不鸣条,甘润忽周普。已见尧为君,安问谁为辅。"③记载了旱情和皇帝求雨的忙碌。二月二十七日雨水来临。甲寅(二十七日),"是日雨。乙卯(二十八日),幸相国、天清寺,会灵、祥源观谢雨。"④

又:二月辛亥,"祈雨于相国、天清寺、会灵、祥源观……乙卯,谢雨。"⑤

又:"二月二十四日,幸大相国寺、会灵观、天清寺、祥源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萧著作宰丰城》,第27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庆历五年二月癸卯、辛亥,第3747、3748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和人喜雨》,第276~277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4,庆历五年二月甲寅、乙卯,第3749~3750页。

⑤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0页。

观祈雨。二十八日获应,复诣报谢。"[1]

又:"二月,诏:天久不雨,令州县决淹狱。又幸大相国寺、会灵观、天清寺、祥源观祈雨。"[2]

又:"二月,诏:'天久不雨,其令州县毋得淹系刑狱。'"[3]

二月二十七日的雨水,消除了旱情。

三月中旬,雨水继降。梅尧臣《宋次道一百五日往郑拜墓》诗云:"去不避春雨,泣望松柏门,飒然风悲响,如感泉下魂。"[4]又有《依韵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诗云:"一百五日风雨急,斜飘细湿春郊衣,梨花半残意思少,客子渐老寻游非。戢戢车徒九门盛,寥寥烟火万家微,今朝甘自居穷巷,无限墦间得醉归。"[5]诗中所谓的"一百五日",是指冬至后的第一百零五天,也就是传统的寒食节。洪迈云:"今人谓寒食为一百五者,以其自冬至后至清明,历节气六,凡为一百七日,而先两日为寒食故云"。[6] 本年的寒食在三月十一日,如梅尧臣亲身经历,有雨水降临。

夏季的阳光如同火花溅落,多高温天气。深受其害的梅尧臣,写了多首诗痛诉酷暑的肆虐:"赤日若射火,林风不动梢,羸汗尚流沛,冠服岂堪包。贵人谅有禀,惯习非强教,窃观行车马,坌荡剧煨炮。宁思山中人,石泉浸两骹。"[7]是年闰五月,又云:"仲夏遘余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9,第737页。
②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0,第2091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宋次道一百五日往郑拜墓》,第279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依韵和李舍人旅中寒食感事》,第281页。
⑥ 洪迈《容斋随笔·四笔》卷4《一百五日》,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677页。
⑦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苦热》,第296页。

闰,屋室如炊蒸,孰云穷处者,言赠太官冰。时靡有暍死,实亦赖友朋,定能凉一席,既已却青蝇。吾心久自信,饮已不以矜。"[①]身在蒸笼,渴想冰泉。

时光仿佛被烤化,迟缓难熬。煎熬到六月,天气更热。梅尧臣诗云:"大热曝万物,万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飞鸟猒其羽,走兽猒其毛,人亦畏絺绤,况乃服冠袍。广厦虽云托,呼风不动毫,未知林泉间,何以异我曹。蝇蚊更昼夜,肤体困爬搔,四序苟迭代,会有秋气高。"[②]闷热如同火炉,连一丝风也没有,蚊蝇欢畅施虐,居民苦不堪言。好在炎热的夏天并不缺雨,时有雷阵雨降临,一洗燥热。梅尧臣也有数首关于降雨的诗:

《和裴如晦雨中过其亡兄易居》云:"人亡雨馆寂,车马偶来临,湿衣添新泪,故物伤夙心。凄凄亭下树,万叶起哀音,此地尝对语,在昔岂知今。"

《雨中宿谢胥裴三君书堂》云:"急雨射窗鸣,灯残我正寝,穴蚓声苦长,流响入孤枕。众醉如不闻,强聒亦已甚,夜短竟无寝,困瞳剧尘碜。"

《和中道雨中见寄》云:"雨淫(上)〔止〕复落,云暗不少开,泥将没马胫,思子日几回。我既不可往,子亦不可来,屋漏又苦甚,巾舄生莓苔。安肯问农亩,唯忧无酒材,但能置醇酎,莫负吾尊罍。"[③]

《刘薛二君过予遇雨》云:"猛雨迫好鸟,止我屋室隅,是时有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答廷评宗说遗冰》,第297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和蔡仲谋苦热》,第298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第294~295页。原作"雨淫上复落",不通。"上",影印文渊阁四库本作'止'为正。

刘薛,亦既此焉俱。我厩秣尔马,我厨饭尔奴,二人乃可语,因观尔马图。古笔得神妙,俗工非所模,收图雨且止,鸟飞当驾驱。"①

《和中道雨树》云:"一旬苟不雨,万木昏苍苍,朝见洗林叶,动摇生辉光。晚逢开疏阴,枝上漏微阳,翠色固以好,安得无秋霜。"②

冬季有降雪,气温也比较低。十二月癸丑(二日),朝廷"以雪寒,赐诸班、诸军薪炭",③解决高级禁军的取暖问题。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庆历五年,为"穷冬山谷暖不冰",资料来自《欧阳修集》卷53。经核查,此句出自《晏太尉西园贺雪歌》:"阴阳乖错乱五行,穷冬山谷暖不冰……忽收寒威还水官,正时肃物凛以清。寒风得势猎猎走,瓦干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鸡失晓不及鸣。清晨拜表东上阁,郁郁瑞气盈宫庭。退朝骑马下银阙,马滑不惯行瑶琼。晚趋宾馆贺太尉,坐觉满路流欢声。便开西园扫径步,正见玉树花凋零"。④ 诗句先写气候反常,山区冬季温暖,接着写天气变化,忽降大雪,不可作当年冬季气象的代表,更不可作当年气象的代表,也不可将写山区"暖不冰"的情况用于开封。况且,该诗标题下原注"庆历元年",不可用于庆历五年。

---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刘薛二君过予遇雨》,第296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5《和中道雨树》,第28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7,庆历五年十二月癸丑,第3811页。

④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53《晏太尉西园贺雪歌》,第750页;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53《晏太尉西园贺雪歌》,第3册第439页。

宋仁宗庆历六年丙戌(1046年)

关键词:夏旱,冰雹,高温,秋旱,霖雨。

春季气象不详,但至少暮春缺乏雨水,因为入夏不久就出现旱灾。四月壬申(二十二日),宋仁宗"遣官祈雨。"[①]又:四月壬申,"遣使祈雨。"[②]

五月初,突发冰雹、风雨。甲申(五日),"京师雨雹,地震。"[③]

又:五月"(雷)[④]雹、地震。时监察御史唐询言:'近者京师雨雹、地震,此阴盛阳微,夷狄侵侮中国之象。'"[⑤]

又:甲申,"京师雨雹,地震。"[⑥]

又:甲申,"雨雹,地震。"[⑦]

又:五月,"雷雹,地震。"[⑧]

王安石有《丙戌五月京师作二首》诗记录此事。其一云:"北阁风雨去不下,惊沙苍茫乱昏晓。传闻城外八九里,雹大如拳死飞鸟。"其二云:"浮云离披久不合,太阳独行干万物。谁令昨夜雨滂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四月壬申,第3826页。

②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五月甲申,第3826页。

④ 原作"雷",应为"雨"。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8,第2090页。

⑥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1页;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3,庆历六年五月,第295页。

⑦ 王称《东都事略》卷6《本纪》6,庆历六年五月,第42页。

⑧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1页。

沱,北风萧萧寒到骨。"①丙戌年就是庆历六年。可见所下冰雹有大如拳头者,连飞鸟也被砸死,夜间还下了一场大雨,气温骤降。

但此后没有有效降雨,因为到了六月,出现高温,旱情再现,甚至连居民饮用水都很缺少,乃至多有中暑而死者。丙寅(五日),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暍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最终的结果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②

> 又:六月二十四日,诏"在京坊郭、军营并畿县凿井数百。""先是,京师闵雨,井汲多竭,人有暍死者。帝闻之恻然,遣中贵人及开封府属官督作,以济民用。"③

城区一次增添390眼饮用水井,大大改善了居民用水条件,有利于降温防暑和清洁防病。连远在邓州(今河南邓州)的范仲淹,也听说了开封高温缺水事,七月十四日在写给尹洙的信中说:"热中得回问,知汉东尤甚,然西洛、上京皆苦热,宣下开井救暍者,此可知矣。"④所谓的"上京"即开封。

旱情持续到秋天。庆历七年王安石有《读诏书》诗载道:"去秋东出汴河梁,已见中州旱势强。日射地穿千里赤,风吹沙度满城黄。近闻急诏收群策,颇说新年又亢阳。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⑤记录的就是庆历六年秋天开封东部赤地千里的

---

①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51《丙戌五(日)[月]京师作二首》,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575页。原作"五日",不通,据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卷13《丙戌五月京师作二首》,四部丛刊本第3页改。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六月丙寅,第3831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3至14,第6861页。

④ 范仲淹《范仲淹全集·尺牍》卷下《尹师鲁》,第706页;明·赵琦美编《赵氏铁网珊瑚》卷2《文正公与师鲁二帖》,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5册第331页。

⑤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76《读诏书》,第809页。

旱情。

但随后霖雨不止。对此，官方没有正式记载，见于九月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梅挚的报告："'王省惟岁'，谓王总群吏，如岁兼四时，有不顺则省其职。今日食于春，地震于夏，雨水于秋，一岁而变及三时，此天意以陛下省职未至而丁宁告戒也。"①揭示了他认为不正常的"雨水于秋"现象。

年底一度缺少降水，但随即降雪。十二月丙午（一日），朝廷"遣官祈雪"。六天后降雪：壬子（七日），"雪。"②当年在开封任职的司马光，有诗进一步证实了冬季降雪的事实。其《武成致斋奉酬吴冲卿寺丞太学宿直见寄二首》（其二）云："雪后余冰尚缀檐，月华霜气入疏帘。难堪琼玉惊心骨，坐觉清寒几倍添。"③另一首《雪中寻友人不遇》云："拥袖犯风雪，驱车行诣谁。朱门不可入，素友复难期。依世诚多拙，迷方忽自悲。褊心终寡合，吾道易参差。"④都是开封雪天的境况。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庆历六年，纪事为"宋仁宗遣官祈雪。"意思是当年没有下雪，资料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即上引史料。问题在于此表只引用了前句，忽视了后句也即下雪的结果。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庆历六年九月庚寅，第3846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9，庆历六年十二月丙午、壬子，第3854页。

③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7《武成致斋奉酬吴冲卿寺丞太学宿直见寄二首》（其二），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481页。

④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7《雪中寻友人不遇》，第481页。

宋仁宗庆历七年丁亥(1047年)

关键词:春旱,秋涝。

庆历七年春旱秋涝,就湿度而言是宋代开封典型的一年,也可以说是气象在政治上产生蝴蝶效应的典型一年。

是年春天,开封地区不幸又逢大旱。“正月,京师不雨。”①二月丙寅(二十一日),朝廷“遣官五岳、四渎祈雨。”②又:正月,“京师不雨。二月丙寅,遣官岳、渎祈雨。三月辛丑(二十七日),西太乙宫祈雨。”③春光枯燥,了无温润之美。

干旱持续到三月时,皇帝的反应加剧:“以久不雨,下诏责躬,避正殿,减常膳,求直言,戒励百官,罢免辅臣,以答天戒。”④又:三月丁亥(十三日),皇帝“以旱罢大宴。”癸巳(十九日),诏曰:“自冬讫春,旱暵未已,五种弗入,农失作业。朕惟灾变之来,应不虚发,殆不敏不明以干上帝之怒,咎自朕致,民实何愆,与其降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自今避正殿,减常膳,中外臣僚指当世切务,实封条上,三事大夫,其协心交儆,称予震惧之意焉。”大旱气象在政治上的蝴蝶效应显现,引起朝政变更,宰相被罢免。乙未(二十一日),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二月丙寅,第3864页。

③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0,第2091页。

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①这是宋代第一次因气象事件导致政府班子倒台。紧接着，执政大臣陈执中、宋庠、丁度等“以旱降官一等。”②庚子（二十六日），“群臣上表请御正殿，复常膳。诏不允。其后虽得雨，表三上，乃从之。”辛丑（二十七日），宋仁宗“幸西太一宫祈雨。所过神祠皆遣中使致祷。”壬寅（二十八日），“上之幸西太一宫也，日方炎赫，却盖不御，及还而雨，是日大浃。”旱灾虽消除，所引发的程序还在继续：四月丁未（三日），“谢雨于西太一宫”。壬子（八日），皇帝“御正殿，复常膳，仍赐二府《喜雨诗》。”乙卯（十一日），陈执中、宋庠、丁度等人恢复原来官阶。③

又：三月癸巳《大旱责躬避殿减膳许中外言事诏》云：“朕临御以来，于今二纪，夙夜祗惧，不敢康宁，庶洽治平，以至嘉靖。自去岁冬末，时雪已愆，今春大旱，赤地千里，百姓失业，无所告劳。朕思灾变之来，不由他致。盖朕不敏于德，不明于政，号令弗信，听纳失中，俾兹眚祥，下逮黎庶。天威震动，以戒朕躬，大惧不能承宗庙之灵，负社稷之重，苦心焦思，惶悸失图。是用屈己谢愆，归诚上叩，不御正殿，不举常珍，外求直言，以答大谴。冀高穹之降鉴，悯下民之无辜，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庶用感格，以底休成。自今月十九日后，只御崇政殿，仍减常膳。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当世切务。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三月丁亥、癸巳、乙未，第3864、3865页。

②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三月庚子、辛丑、壬寅，四月丁未、壬子、乙卯，第3868、3869、3871页。

三事大夫其叶心交儆,辅予不逮。"①

又:三月丁亥,"以旱罢大宴。"辛丑,"祈雨于西太一宫,及还遂雨。壬寅,陈执中、宋庠、丁度以旱降官一等。夏四月丁未,谢雨。"②

又:"三月,旱。诏宽恤……上祷雨于太一宫,日方炎赫,上却盖不御,及还,而雨大浃。"③

又:三月辛丑,"幸祷雨,却盖不御,及还而雨。四月丁未,往谢。壬子,御正殿、复常膳。"④

又:"七年春,旱。三月癸巳,上下责躬之诏,避殿减膳,宰相贾昌朝、陈执中等乞罢,不许。及昌朝罢,执中再请,第降一官。辛丑,幸西太一宫祈雨,御盖不御,及还而雨……四月丁未,幸西太一宫谢雨。壬子,御殿复膳,又赐《喜雨》诗一章以勉之。"⑤

又:四月壬子《得雨复宰辅所降官诏》云:"方春之后,时雨稍愆,夙夜焦劳,罔敢遑息。卿等数援故事,愿降官秩,勉从所请,深屈于衷。今膏泽均滋,群生茂豫,还路寝之法坐,具太官之常珍。岂吾一二辅臣,犹未复旧位也。"⑥

---

① 《宋大诏令集》卷153《大旱责躬避殿减膳许中外言事诏》,第569页。此诏为杨亿撰稿,宋仁宗亲自改写。按范镇《东斋记事·辑遗·改罪己词》载:"仁宗时,书诏未尝改易。庆历七年春旱,杨亿甫草诏,既进,上以罪己之词未至,改云:'……冀高穹之降监,悯下民之无辜,与其降疾于人,不若移灾于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59页)

②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3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3,庆历七年三月,第298页。

④ 王应麟《玉海》卷100《天圣西太一宫》,第1830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30《庆历喜雨诗》,第590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53《得雨复宰辅所降官诏》,第569~570页。

春季的这场大旱一直延续到三月二十八日才结束，从朝中的忙碌、震荡，可感知灾情的严重。

秋天总是多雨，朝廷不得不又忙于祈求天晴。八月癸卯（一日），“遣官祈晴。”[①]说明七月份已霖雨成灾。九月中旬，梅尧臣自许昌回开封，途中一片汪洋，行进艰难，因作诗《自尉氏南至京皆水及人胫》：“陆行畏水深，舟行畏水浅，河流去时阔，涂潦归时践。”[②]这场雨大概一直下到九月下旬才结束，因为九月戊戌（二十七日），朝廷才“遣官谢晴。”[③]

冬天有雪。梅尧臣《李审言将归河阳值雪遗金波酒》：“朔吹卷天吼，远郊无鸟飞，忽惊门户白，昨夜打窗微。”[④]十二月的降雪，也有梅尧臣的诗为证：“穷腊一尺雪，跨春气逾严，童仆苦病瘃，庭户无与枕。日消夜复冻，霰积泥相腌，懒出独怀远，何由寄江帆。”[⑤]“穷腊”是指十二月底，降雪一尺左右，可谓大雪。他次年春节所作的《元日朝》诗：“万国诸侯振玉珂，踏云朝会雪初过。”[⑥]进一步证明了年底有雪。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庆历七年八月癸卯，第3883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自尉氏南至京皆水及人胫》，第404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1，庆历七年九月戊戌，第3888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7《李审言将归河阳值雪遗金波酒》，第421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8《对残雪怀欧阳永叔》，第426页。

⑥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8《元日朝》，第425页。

宋仁宗庆历八年戊子(1048 年)

关键词:春涝,夏涝,秋涝,冬涝,大风。

庆历八年是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以至于发生严重涝灾。

从春天开始,一直雨霏霏雪纷纷,且多大风天气。大约在闰正月内,梅尧臣在开封有诗云:"暗惊料峭寒,春雪兼春雨,知胜早朝人,闲眠不开户。丘壑岂无容,泥涂还自取,谁吟何逊诗,不觉逢逢鼓。"①其后又有诗云:"一夜添春雨,中衢长旧泥,屐黏忧折齿,马滑畏颠蹄。"②又有诗描写大风云:"夜风昼不止,天理何可常,正当春木荣,摆磨枝叶伤。东皇务长养,乃值此物狂,曷不诉于帝,斥之出远方。…… 今者天柔和,煦煦皆敷芳,独尔何不仁,噱怒事雄强。既其背天时,诛殛固所当,鸢鸣兼虎啸,助恶党亦昌。"③又有诗描写大风:"常愁春云低,谁料春风恶,摇扇无定响,折干时闻落。吹花拥细草,送雨来高阁,江燕倚身轻,逆飞前复却。"④梅尧臣于当年还专作《雨赋》云:"春雨之至兮风呵而云导,在上为膏,在涂为淖。被末渐本,润万物者欤。施及天下,不收报者欤。入波而随流,因积而成潦,专好而失道者欤。坏瓦漏屋,蒸菌出木,过而为酷者欤。朝使人愁,夜使鬼哭,迷而不知复者欤。将告之雨,雨无听也。将告之天,天且复也。穷居知命,是何病也。噫。"⑤抱怨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 18《依韵和宋中道雨夜》,第 432 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 18《泥》,第 434 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 18《大风》,第 440 ~441 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 18《春风》,第 441 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 18《雨赋》,第 431 ~432 页。

春季雨水成涝。

三月持续降雨，朝廷在集英殿赐百官宴，也由于大雨而提前结束。[①] 壬戌(二十四日)，朝廷"以霖雨，录系囚。"[②]按传统观念，淫雨不绝与牢狱犯人过多有关，所以宋政府清理在押人犯以应答天意，呼唤天晴。

入夏仍然多雨。在整个六月份长期下雨："是月，恒雨。"[③]六月甲戌(七日)，朝廷"遣官祈晴。"壬辰(二十五日)，宋仁宗对辅臣说："春夏久雨，朕日蔬食，夙夜祷于上帝。傥霖淫未止，当去食啜水，冀移灾朕躬。然不欲使外闻之，嫌其近名耳。"宰臣文彦博答曰："今景气澄晏，实圣德感通也。"说明当时已经天晴。所以，癸巳(二十六日)，朝廷"遣官谢晴。"[④]又：六月壬辰(二十五日)，皇帝"以久雨斋祷。"[⑤]此前，还出现过晴空连续雷震的气象。五月辛酉(二十四日)，"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如此异常，令皇帝恐慌："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方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于是，枢密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夏竦，被罢为枢密使、判河南府。[⑥] 这是又一位因气象事件被罢官的宰臣。

秋高气爽是秋天的主要特征，但本年却是天低气湿，淫雨依然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八月，殿中侍御史何郯上书指出："臣昨于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8《集英殿赐百官宴以雨放》，第444页。

②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5页。

③ 《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4，庆历八年六月甲戌、壬辰、癸巳，第3953、3954页。

⑤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4，庆历八年五月辛酉，第3951页。

六月内曾具奏论,为今岁灾异为害甚大,陈执中首居相位,燮理无状,实任其责,因举汉时以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乞因执中求退,从而罢免,以答天意。未蒙施行。今霖雨连昼夜不止,百姓忧愁,岂非大臣专恣,务为壅蔽,阴盛侵阳所致。"[①]将当时"霖雨连昼夜不止"的恶劣天气归咎于宰相,强烈要求罢免陈执中宰相职务。

这次雨涝泛滥到什么时候?不得而知。但一直到十一月底,史料中还有如此记载:"时雨潦害稼,坏堤防,两河间尤甚。"[②]其中当包括开封。雨涝成灾,农业歉收。十一月壬戌(二十八日),"以畿内物价翔贵,于新城外置十二场,官出米,裁其价以济贫民。"[③]朝廷减价出粜粮食以平物价。

雨灾的严重性,还表现在因此而改元。十二月乙丑(一日),朝廷"以霖雨为灾,颁德音,改明年元,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④]颁布的《雨灾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云:"而自春夏之交,霖雨作沴,伤暴禾麦,漂溢堤防,河朔之民,尤罹毙苦,粒食罄阙,庐室荡空,流离乡邦,携挈老幼,十室而九。自秋徂冬,嗷嗷道涂,沟壑为虑。愍其失业,弥甚纳隍。当原究其由来,冀消弭于灾变。宜均霈泽,以召善祥。仍更纪岁之元,用冀自天之佑,宜改庆历九年为皇祐元年。"[⑤]在宋代历史上,这是第二次因气象而改元。由于雨涝造成农业灾害,开封等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八月末,第3966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一月末,第397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5,庆历八年十一月壬戌,第3975页。
④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6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2《雨灾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第7页。

宋仁宗皇祐元年己丑(1049年)

关键词:夏旱。

初春有降雪。当时在开封任职的司马光作《答师道对雪见寄》诗云:"阴风一夕惊,晓雪满都城。气覆千家白,光连万象清。恋空飞不下,弄态舞相萦。历乱看无定,飘飖转未成。缀垣时缺剥,压竹乍攲倾。细隙过无滞,寒窗拂有声。园林匀结练,观阁巧雕琼。草木情先喜,乾坤意亦荣。营魂顿疏健,病目暂虚明。郢曲高谁和,羞将叩缶并。"[①]从"草木情先喜,乾坤意亦荣"之句可知,降雪是在春天。

夏季出现旱情。五月丁未(十六日),朝廷"遣官祈雨。"[②]又:丁未,"遣官祈雨。"[③]此后的情况不详。

秋季气象可能不佳,粮食歉收,因而明年正月朝廷"以岁饥,罢上元观灯。"[④]以示恤民。

宋仁宗皇祐二年庚寅(1050年)

关键词:春旱,雨涝。

初春有降雪。当时在开封任职的司马光作《正月二十四日夜雪》云:"迭瓦浮轻雪,参差粉画难。苦欺初变柳,故压未生兰。夜

①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7《答师道对雪见寄》,第44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五月丁未,第4000页。

③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正月癸卯,第4031页。

色微分白,春容不受寒。即为花卉夺,犹得暂供看。"[①]又有《和道粹雪夜直宿》云:"天禄凝严近紫台,书帏夜对雪华开。层楼直倚寒空出,清漏还从深殿来。薄梦不成冰柱折,晓光先到玉花催。兔园终是诸侯事,虚费相如能赋才。"[②]春意被冻僵在冰雪之下。

但二月缺乏有效降水,所以到了三月,便有旱情出现。三月甲午(七日),朝廷"遣官祈雨。"[③]又:甲午,"遣官祈雨。"[④]三月十一日,宋仁宗"命朝臣乘传诣天下名山大川祠庙请雨。"[⑤]也有的史料将此事记载为己亥(十二日),"分遣朝臣诣天下名山大川祠庙祈雨。"[⑥]丙午(十九日),宝贵如油的春雨终于降临:"丙午,雨。"[⑦]戊申(二十一日),按程序要感谢神灵,朝廷"遣官谢雨。"[⑧]

四月一日,晴天。司天监言:"自卯时二刻,乘舆幸金明池,将出宫城,日生赤黄晕;四刻,日左右生赤黄珥;五刻,日上晕外生青赤戴气一道,两端曲抱于日,又遍天云色浅黄,其形轮囷。此王者将崇大祀,圣孝感天之应。"[⑨]

夏季不缺雨水。司马光《馆宿遇雨怀诸同舍》云:"佳雨濯烦

①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7《正月二十四日夜雪》,第456页。
②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7《和道粹雪夜直宿》,第45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三月甲午,第4034页。
④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29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0,第737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三月己亥,第4035页。
⑦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29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8,皇祐二年三月戊申,第4035页。
⑨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15,第2072页。

暑，翛然生晓凉。森沉殿瓦碧，羃历井苔苍。”[①]显然是酷暑中的有效降雨，而且持续时间不短，为燥热的炎夏带来难得的凉爽。

开封的秋天常多雨天气。司马光有《苦雨》诗云：“积雨欲侵旬，朝晡漫不分。苍凉微露日，惨淡已生云。地半成泥滓，天应厌垢氛。时闻度鸧鸹，空外自为群。”[②]九月甲辰（二十日），连续降雨已经十余天，皇帝忙于祈晴：“时积雨弥旬，帝精祷禁中。”为进一步表达诚意，并“斋于文德殿，天日澄霁，人情胥悦。”[③]有的记载时间不同：“二十四日，未漏上水一刻，文武百官朝服结佩，请皇帝斋于文德殿阁。中书、枢密及宗室夕于斋次。先是，积雨弥旬，将近大礼，滂注益甚，帝颇忧之。禁中斋祷，极于虔恭。前此一日，辰巳时，雨犹霖晦，方午而霁，至夜，辰象炳然，无织云之翳，由此至于礼成，天日清润，风和气协。中外叹异曰：圣心虔祷，天意昭报，感应之速，有若期会。”[④]久雨停歇，碧空如洗，天日朗朗，长期郁闷的人们一片欢欣。九月二十六日，晴天。司天监言：“皇帝行大礼，平旦中天霁澈，四方有云。日未出前，东方有黄云，经刻乃散。辰时一刻，日有赤黄辉气，二刻上黄芒光盛，至三刻乃散。按占书曰：日上有黄芒，人君福昌。”[⑤]

冬季一度缺雪，到了年底，迎来瑞雪。十二月戊子（五日），朝廷“遣官祈雪”。丙午（二十三日）“雪。”丁未（二十四日），“遣官

①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7《馆宿遇雨怀诸同舍》，第530页。
②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7《苦雨》，第53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9，皇祐二年九月甲辰，第406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4之28，第913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15，第2072页。

谢雪。"[1]李焘在前一年的考辨中透露:"按(皇祐)二年冬无星变,虽于十二月尝以愆亢减膳,十九日得雪即复常。"[2]则是十二月十九日还有一场降雪。

宋仁宗皇祐三年辛卯(1051年)

关键词:春旱。

史书未见本年有关开封气象的正式史料,但根据一些史料推测,可能有旱情。

春季干旱。三月,皇帝"分遣朝臣诣天下名山大川祠庙祈雨。"[3]

这年八月,"汴河绝流。"[4]流经境内的河流无水,似可说明秋季少雨。

冬季有降雪,气温也比较寒冷。梅尧臣《十一月七日雪中闻宋中道与其内祥源观烧香》云:"三日不相见,逢人问始知,同车侵朔雪,临水拜灵龟。絮扑鸳鸯带,花团蛱蝶枝,如何东郭叟,足迹自穿綦。"是十一月上旬开封下雪的记录。另外,梅尧臣《和江邻几咏雪二十韵》云:"十一月将雪,寒谁计有无,云横冻鹏翼,霰集泣蛟珠。万里风为使,千门玉作枢,缟衣来自郑,涛鹭卷从吴。"[5]梅尧臣《次韵和韩持国京师雪》:"寒威无远近,素色混高低,玉路平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9,皇祐二年十二月甲辰、丙午、丁未,第4072、4073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6,皇祐元年二月丁卯注文,第3984页。

③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④ 《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6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十一月七日雪中闻宋中道与其内祥源观烧香》,第584页,《和江邻几咏雪二十韵》,第584页。

何广，天形浩莫倪。压阶宁辨玉，封谷不须泥，殄厉非乖候，资农必慰黎。”①这两首诗进一步证实了上述事实。严寒为贫民带来灾难，乃至死亡。十二月庚辰(三日)，宋仁宗下诏：“开封府民有饥寒死于道路而无主者，官给钱葬之。”②实行抚恤。

宋仁宗皇祐四年壬辰(1052年)

关键词：狂风，冬旱。

正月中有降雪。本年在开封任监永济仓的梅尧臣，作《上元夜雪有感》云：“去年昭亭阳，今夜苦风雪，及雪在京城，宵灯亦将灭。石花广袖轻，梅蕊新妆絜，怱怱竞还家，陌上乱车辙。”又作《上元雪》云：“春雪如蝴蝶，春灯如百花，漫漫飞不已，愁杀千万家。我今无复梦，拥被读《南华》。”③上元节，就是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晚间正观赏花灯之际，漫天鹅毛大雪不期而至，显然是风雪较大，败兴的人们只好匆匆还家。

然而到了三月下旬，旱情出现。三月丁卯(二十二日)，朝廷“遣官祈雨。”戊辰(二十三日)，宋仁宗对辅臣说：“开封奏妇人阿齐为祈雨断右臂，恐惑众，不可以留京师，其令徙居曹州。”④民间为祈雨所作的极端行为，透露出旱情的急迫。另有资料记载的日期不同。如：“三月十一日，遣官祈雨。帝谓辅臣曰：‘开封奏妇人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1《次韵和韩持国京师雪》，第58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1，皇祐三年十二月庚辰，第4119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上元夜雪有感》，《上元雪》，第59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2，皇祐四年三月丁卯、戊辰，第4140页。

阿齐为祈雨断臂,恐惑众,不可以留京师,其令(从)徙居曹州。'"①

三月二十四日,一场沛然大雨结束了旱情。刘敞言:"臣伏见春首以来,天久不雨,历官李用晦治大衍轨革,太医赵从古治黄帝六气,咸以谓风旱岁恶而然。陛下焦心劳意,侧躬修德,撤蓄乐损膳,议狱宥过,以迎导善气。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枢之徒,复特见甄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悦则天气和矣。乃三月己巳日(二十四日)入而雨,至于庚午(二十五日)。"其一首诗云:"己巳乃雨,若有鬼神。凄凄其风,渰渰其云。自东徂西,罄无不均。"②梅尧臣则有《三月二十五日喜雨》云:"初为委吏承命书,是夜旱雨深一尺,乃知穷困同草莱,隔岁焦枝有时涤。向闻乖龙池底藏,驱逐肯行须霹雳,今无雷电已滂然,好在三公莫忧责。"③连续两天的降雨量大约达到了310毫米,足解旱渴,甚慰大地。

夏季高温烘烤,好在不缺雨水。梅尧臣《和江邻几景德寺避暑》一诗,生动地描写了酷暑难耐的情形:"垤蚁不应雨,鸣鸢不生风,郁气若甑炊,初阳如火红。裸肤汗交流,腯体膏将熔,龙头费挹酌,犊鼻强遮蒙。常畏俗物来,去避青莲宫,广堂铺琉璃,高檐荫梧桐,廊壁画地狱,狱具镬锯舂,铁城何焰焰,铁床亦彤彤。谁知炮烙死活间,传自西域黄面翁,正类人世苦此热,声利役使亡西东。京师贵赁几椽舍,穷煎相似聒欲聋,屋头朝爨作饮食,枕底夕艾驱蚊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0,第737页。
② 刘敞《公是集》卷3《闵雨诗(并状)》,第425、426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三月二十五日喜雨》,第610页。

虫,宜尔近巷江夫子,赋诗特压尘土中。"[1]人们浑身大汗淋漓,情绪烦躁不安。又有《西水门晚遇雨》,反映的是夏天的雷阵雨:"急雨射瓦瓦欲裂,猛吹驱热热斗歇,西北日脚云犹遮,东南树头虹未灭。燕子健翅翩翩时,蜻蜓困立塘蒲折。"[2]大雨片刻,稍洗汗油。

七月的一场10级狂风,造成了不小的灾害。丁巳(十四日),"大风起西方,拔木。"八月癸未(十一日)的诏书显示了狂风咆哮灾难性的后果:"开封府比大风,民庐摧圮,有压死者,官为祭敛之。"[3]狂风撕扯了许多破旧的民房,并致使人员伤亡。

> 又:丁巳,"大风拔木……八月癸未,诏开封府,比大风雨,民庐摧圮压死者,官为祭敛之。"[4]
>
> 又:丁巳,"大风拔木。"[5]
>
> 又:丁巳,"大风起西北方,拔木。"[6]

《宋史·五行志》误为:"四年八月癸未,京城大风雨,民庐摧圮,至有压死者。"[7]将事件退后了20余天。八月癸未实际上是经过对风雨灾害后果调查评估后,朝廷下诏善后的时间。

冬天来临之后,曾缺少降雪,冬末连降瑞雪,满足了大地的渴

---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和江邻几景德寺避暑》,第619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西水门晚遇雨》,第626~62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七月丁巳、八月癸未,第4163、4166页。

④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32~233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7页。

⑥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9页。

⑦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2页。

求。十一月庚午(二十九日),旱情比较严重,朝廷"遣官祈雪。"①迁延至十二月己丑(十八日),才有降雪:"己丑,雪。初,上以愆亢责躬减膳,见辅臣则忧形于色。庞籍等因言臣等不能燮理阴阳,乃上烦圣虑,愿守散秩,避贤路。上曰:'是朕诚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过也。'是夕,乃得雪。庚寅(十九日),赐喜雪宴于中书。"②

> 又:十二月二十日,"赐喜雪宴于中书。初,帝以愆亢责躬减膳,每见辅臣等则忧形于色。宰臣庞籍等因言:'臣等不能燮理阴阳,而上烦陛下责躬引咎,愿守散秩以避贤路。'帝曰:'是朕诚不能感天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过也。'是夕,乃得雪。翌日赐宴。"③
>
> 又:十二月己丑,"雪。初,帝以愆亢,责躬减膳,每见辅臣,忧形于色。庞籍等因言:'臣等不能燮理阴阳,而上烦陛下责躬引咎,愿守散秩以避贤路。'帝曰:'是朕诚不能感天,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过也。'是夕,乃得雪。"④
>
> 又:十二月己丑,"雪。初,上以愆亢,责躬减膳,见辅臣则忧形于色。庞籍等因言:'臣等不能燮理阴阳,上烦圣虑,愿守散秩,避贤路。'上曰:'是朕诚不能感天,而惠不能及民,非卿等之过也。'是夕得雪。庚寅,赐喜雪宴于中书。"⑤

皇帝在无雪时的焦虑和降雪后的欢欣,共同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十一月庚午,第418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3,皇祐四年十二月己丑、庚寅,第4183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5,第1460页。
④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⑤ 王应麟《玉海》卷195《皇祐喜雪》,第3583~3584页。

是冬旱比较严重。据梅尧臣诗中的记载,下雪日期为十二月十三日,而此前连刮三天北风。其《十二月十三日喜雪》云:"三日朔风吹暗沙,蛟龙卷起喷成花,花飞万里夺晓月,白石烂堆愁女娲。大明广庭踏朝驾,雉尾不扫黏宫靴。宫中才人承圣颜,捧觞称寿呼南山,三公免责百姓喜,斗酒十千谁复悭。"①另有《十三日雪后晚过天汉桥堤上行晚过天汉桥堤上行》云:"堤上残风雪,桥边盛酒楼,据鞍衰意尽,倚槛艳歌留。海月开金鉴,河冰卧玉虬,当年洛阳醉,偏忆董糟丘。"②为何官方记载的时间都是十二月十八日,而梅尧臣的记载都是十二月十三日呢?最大的可能是十二月十三日虽有降雪,时间持续不长,从"十三日雪后"看出当天就停止了,也就是说不是有效降雪,所以官方没有记载。至除夕,仍有降雪。梅尧臣《除夜雪》云:"击鼓人驱鬼,漫天雪送寒,腊从今日尽,花作旧年看。著树多还堕,随风积更乾,明朝预王会,畏湿两梁冠。"③连日阴雪天气,一直到明年初一才结束。

宋仁宗皇祐五年癸巳(1053年)

关键词:冷春,冰雹,秋旱。

皇祐五年的春季气象有两大特点,一是气温低下,三月尚降雪;二是多有降水。

天若有情:大年初一,连日阴雪的天气放晴,让开封过年。壬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十二月十三日喜雪》,第645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十三日雪后晚过天汉桥堤上行晚过天汉桥堤上行》,第646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2《除夜雪》,第650页。

寅(一日),皇帝“御大庆殿受朝。初,连日阴雪,至是天气澄霁,契丹使人在廷下窃相语曰:‘其圣德所感欤!’”[①]其后,仍多有降雪,超过了去年十二月的降雪量。梅尧臣《二十一日雪中赴宿怀邻几原甫》云:“正月东都雪,多于旧腊时,酒宾临迥阁,野雀集枯枝。马向西城度,花从上苑迟,刘郎与江叟,相对定争棋。”[②]则是正月二十一日前后开封降雪的实录。

二月依然多降雪。梅尧臣《二月四日雪》云:“前日春风初摆条,昨夜雪飞深一尺,北帝及腊不行令,东皇发煦遭尔厄。侵时夺气四时错,欲问上天何不责,天高地厚语难通,俛首下土徒叩额。或言莫信难可闻,鹤鸣至微犹不隔。休问天,问颜跖;休看花,看垄麦。”[③]二月初的降雪厚达一尺,刚萌生的春芽春花被冰雪覆盖。十一日继续降雪。梅尧臣《十一日垂拱殿起居闻南捷》云:“二月雪飞鸡狗狂,锦衣走马回大梁”。[④]二月十五日再次降雪。梅尧臣作《十五日雪三首》,其一云:“寒令夺春令,六花侵百花,塘冰胶燕觜,野水涩芹牙。拥柱轻于絮,吹墀净若沙,乳禽饥啄木,谁悮拨琵琶。”其二云:“新雷奋蛇甲,密雪斗鹅毛,正欲裁轻縠,重令著弊袍。沙泉流复冻,烟萼坼还韬,只待邻醅熟,微声听酒槽。”其三云:“春风九十日,一半已销磨,准拟看花少,依稀咏雪多。官车犹载炭,瓶鹊不离窠,向此兴都尽,戴家谁复过。”[⑤]非常的雪花,顶替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正月壬寅,第4190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二十一日雪中赴宿怀邻几原甫》,第656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二月四日雪》,第657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十一日垂拱殿起居闻南捷》,第658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十五日雪三首》,第659页。

了迟来的春花。二月壬辰(二十二日),还下了一场大冰雹。“其日大雨雹。”[①]又:“其日大雨雹”。[②] 二月份梅花开放,有人贩卖于街市,梅尧臣有诗云:“此土只见看杏蕊,大梁亦复卖梅花”。[③] 梅花是近年传入开封的花木品种。

及至阳春三月,本应风和日丽,暖气融融,但在冷空气笼罩下仍有降雪。梅尧臣《三月五日欲访宋中道遇雪而止》云:“蝴蝶飞时雪斗轻,满街撩乱得人惊,欲寻宋子东城去,马畏春泥不敢行。”[④]刘敞也有“三月都城雪卷沙”、“东阡北陌竞春游,弄雪翻云为少留”之句。[⑤] 其后气候转暖,则多雨水。梅尧臣《雨》诗云:“春云易成雨,一日几回阴,燕湿飞犹快,花寒色更深。邀车愁客远,盘马畏泥侵,向晚晴光吐,西窗绿影临。”[⑥]又有《晴》诗云:“风扫天如鉴,云开日似萍,苑花犹带湿,蔬甲已微青。蝶翅粉应薄,塘澔波更渟,寻春不惜醉,莫笑发星星。”[⑦]姗姗来迟的阳春秋波一转,即飘然而去。

夏季有雨。四月十四日是宋仁宗生日乾元节,“群臣上寿如仪,以雨罢宴。”[⑧]说明雨势不小。梅尧臣《依韵和原甫六月八日晓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4,皇祐五年二月壬辰,第4201页。

②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0《仁宗平侬智高》,皇祐五年二月,第12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京师逢卖梅花五首》,第663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三月五日欲访宋中道遇雪而止》,第663页。

⑤ 刘敞《公是集》卷29《和圣俞逢卖梅花五首》,第645页。此诗不详何年,按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5《京师逢卖梅花五首》系于本年,刘敞和诗当也在本年。

⑥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雨》,第666页。

⑦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晴》,第666~667页。

⑧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57之17,第1600页。

雨》,记载了六月八日清晨的一场降雨:“侵晓忽飞雨,飒然户庭凉,滴阶初闻声,濯树暗有香。吹烛焰闪闪,鸣鸡湿昂昂,稍已便衣冠,喜气眉宇翔。安然如涸鱼,呴沫久已望,尘缨自可洁,何必念沧浪。”①让渴望凉雨的人们高兴。

秋季干旱。明年,知制诰胡宿回顾道:“臣窃以国家乘火而王,火于五行,其神属礼。《汉书·天文志》曰:‘火,礼也。’以此而言,国家常须恭依典礼,以顺火性。伏睹京师自去秋不雨,绵历三时,圣心焦劳,臣下陨越,思所以消救之道,未知所出。”②旱情比较严重。故而,闰七月庚辰(十三日)朝廷下诏减轻秋税:“诏开封府灾伤县分,其令佐体量减税,更不差官覆视,仍减今年体量和买草三分之一。”③据此似可推断秋粮减产三分之一。

十月下旬为晴天多云。二十八日,测验浑仪所言:“学生张承方等言:百官于景灵宫习仪日,瞻见有淡黄云,占曰:圣君有喜事。太庙习仪日,瞻见天道祥异,有赤黄晕不匝。巳时一刻后,左右有赤黄珥。占曰:人主有喜事。又今月二十六日,瞻见祥异遍天,苍白云间有日黄耀气光明。占曰:圣君明德,则太阳显耀。”④则是至少在十月二十六日、二十八日两天为晴间多云天气。

---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3《依韵和原甫六月八日晓雨》,第68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至和元年四月辛丑,第4257页。原注云:“胡宿奏章,不得其时。……今始附宿章于祥源观火之后,仍云不报,更俟考详。”所言不得其时是指具体月日,不是年代。胡宿文中有“去年八月八日,诏书:‘今次南郊,三圣并侑,后次却依旧礼。’”之语,按《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5,皇祐五年八月甲辰:“诏今岁南郊,三圣并侑,自后当复如旧礼。”(第4228页)则该文作于至和元年无疑。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5,皇祐五年闰七月庚辰,第4225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15,第2072页。

宋仁宗皇祐六年暨至和元年甲午(1054年)

关键词:冷春,大雾,扬沙,冬旱。

本年的春季气象,与去年相近。初春有寒流袭来,气温低下,且降大雪,遂成灾害,冻死百姓很多。《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本年的第一件史实,就是正月辛未(六日)的诏令:"京师大寒,民多冻馁死者,有司为瘗埋之。"①

> 又:正月辛未,诏:"京师大寒,民多冻馁死者,有司其瘗埋之。"②
>
> 又:正月,"京师大雪,贫弱之民,冻死者甚众。"③

二月乙未(一日),宋仁宗"因大雨雪,诏天下长吏详酌公私房钱,与放三日,非遇大雨雪,不许蠲放,仍每岁不得过三次。是时天下承平百余年矣,仁宗皇帝凝神穆清,而念虑及于细微,真圣主也。"④可见正月里的大雪一直下到了二月初。二月下旬有降雨。当时在开封任职的司马光,作《小诗招僚友晚游后园二首》诗云:"麦田小雨陇微青,草树欣欣照晓晴,花下客来醒亦好,犹胜闭户过清明。"⑤是年清明为二月二十二日,此诗则是"清明时节雨纷纷"的实录。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至和元年正月辛未,第4248页。

②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36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④ 王林《燕翼诒谋录》卷5,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0~51页。

⑤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8《小诗招僚友晚游后园二首》,第81页。

夏季也不乏雨水。四月甲午(一日),有场因记录日食而附带的雷阵雨记载。当天"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时,见所食九分之余。"①又:"皇祐六年四月朔,日有食之,遣官祀社以救日。是日雷雨,至申刻,见所食九分之余。"②

六月多雨。十二日,宋仁宗指示道:"诸军营房,窃虑经此霖雨有摧塌攲侧去处,令三司速差人检计添修,不得有妨兵士居止。"③则是此前霖雨成灾的一个证例。殿中丞梅正臣,曾因排除开封积水而立功:"至和初,京师久雨,畿内诸县水潦为害。朝廷择官分治之,君首被选用。乃自陈留以东,昼夜冒雨行数百里,相视决泄,人无垫溺之患,比它治为最优。"④说明了雨灾的严重。

秋八月底至九月初,开封上空多阴云天气。九月辛酉(一日),知谏院范镇言:"累日以来,日色不光,天气沉阴,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应,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⑤通过宣扬天人感应制造舆论,敦促皇帝变更政府人事。

冬季稍欠降水。十一月庚辰(二十一日),朝廷"遣官祈雪。"甲申(二十五日),"雪。"乙酉(二十六日),"遣官谢雪。"⑥当月底,知制诰刘敞指出:"又京师雪后昏雾累日,复多风埃,太阳黄浊,此皆变异之可戒惧者也。"⑦二十五日降雪之后,先是连日大雾弥漫,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6,至和元年四月甲午,第4256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第2082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4,第6861页。
④ 杨桀《无为集》卷13《故朝奉郎守殿中丞梅君墓志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9册第76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至和元年九月辛酉,第4277~4278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至和元年十一月庚辰、甲申、乙酉,第4291、4292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至和元年十一月末,第4294页。

接着多有大风扬沙天气，天气昏暗，令人惊异。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至和元年，为“宋仁宗遣官祈雪”，资料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以此概括当年冬季情况显然是片面的，意思是当年无雪。实际上当月四天后开封就喜降瑞雪了。该文又引知谏院范镇言：“臣伏见去冬多南风”，[①]从而指出：“气候常识告诉我们，我国冬季多盛行西北风，而夏季才盛行火热的南风或东南风。然当时开封‘去冬多南风’，可以肯定京城开封那年冬季偏暖，没下雪或少雪。”事实不是没有降雪，只是少些罢了，也没有材料证明是暖冬。

宋仁宗至和二年乙未(1055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冰雹。

春季干旱。正月十二日晴间多云。二十一日司天监言：“今月十二日，瞻见日傍有五色云嘉瑞。”[②]三月丁丑（十九日），朝廷“以旱除畿内民逋刍二十七万及去年秋逋税。”[③]

三月的气候乍暖还寒，天气阴暗。辛巳（二十三日），知谏院范镇言：“臣伏见去冬多南风，今春多西北风，乍寒乍暑，欲雨不雨，又有黑气蔽日，此皆人事之所感动也。”[④]另一版本作：“臣伏见自去冬多南风，今春多西北风，又黑气蔽日，天色沈阴，雨而复止者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三月辛巳，第4325页；元·佚名《宋史全文》卷9上，至和二年三月，第464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15，第207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三月丁丑，第432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三月辛巳，第4325页；元·佚名《宋史全文》卷9上，至和二年三月第464页。

数矣,此皆政事不决之应。"[①]雨水时下时停,天色长久晦暗。

入夏仍然反常,气温低下,多风少雨。刘敞上书指出:"又今天气,当暑反寒,率多常风,雨泽愆候,秋成不可必。"[②]旱情持续。四月甲午(六日),朝廷只好启动祈雨行为,"遣官祈雨。"[③]又:四月甲午,"遣官祈雨。"[④]四月三十日,赵抃指出:"臣窃见自去冬今春夏以来,京东、河北连接畿甸,不雨既久,麦苗焦死,物价涌贵,秋田复无所望,流民饿殍,充满道路,亢旱已甚,疫疠渐兴,人心彷徨,忧畏不宁。"[⑤]京东、河北以及开封府相连的东北部旱灾严重。

到了五月庚申(三日),才有降雨:"雨,赐喜雨宴于中书。"此前,宋仁宗曾在减免刑狱方面作出过努力:"先是,久不雨,帝问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何以致雨,公绰曰:'狱久系则旱。'帝亲虑狱,已而大雨。时公绰受命知河阳既数月,乙丑(八日),诏留侍经筵。"[⑥]

> 又:五月,"先是,久不雨。上问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何以致雨,公绰曰:'狱久系则旱。'上亲虑狱,已而大雨。"[⑦]

---

①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87,范镇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61页。

② 刘敞《上仁宗论水旱之本》,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40,第410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甲午,第4329页。

④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⑤ 赵抃《清献集》卷7《奏状论久旱乞行雩祀(四月三十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4册第84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至和二年五月庚申、乙丑,第4325页。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6《仁宗圣政》,第17页,作至和元年五月乙丑,误。原文是:"五月,先是,久不雨,帝问翰林吕公绰何以致雨,公绰曰:'狱久系则旱。'帝亲虑狱,已而大雨。时公绰受命知河阳数月。乙丑,诏留侍经筵。"

⑦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9上,至和二年五月,第465页。

又："至和二年五月庚申，雨，赐喜雨燕于中书。"①

有的史料记载了不同的时间："会春夏久不雨，民狼顾失望。公入奏事，上问所以变复之术。公陈前代王者亲录冤狱，其精诚所交，必有甘雨之应……五月朔，上遂御便殿决系囚，未毕而雨澍，天子益器经术之言。"②总之，五月初旱情遂被熄灭。士大夫提供的经典求雨方式的应验，强化了皇帝天人感应观念，随即把已派遣出任地方官的吕公绰留在了身边，以示信任和重用。这场雨水持续时间不长，至晚在五日即已停止。据五月八日司天保章正马尧卿报告："今月五日一更后，西南方有云黄白状于太微宫，四方无云。"③

秋季有阴雨。翰林学士欧阳修在一封信中提到："阴雨泥甚，不欲频奉邀，盖知请假甚艰也。某恐不久出疆"。④ 八月二十四日有雷暴、冰雹。知谏院范镇上奏道："今月二十三日秋分，雷乃收声，二十四日雷大震，大雨雹。雷当收声而反大震者，号令之不时也；雹，不和之炁，自上而下，下而害物者也。"⑤按古代用来指导农事活动的物候历——七十二候：秋分"雷乃收声"，即不应再有雷，但次日却是雷暴天气，使人感到异常。

冬季比较寒冷。十月九日有诏云："近拨并剩员营房，今为冬

① 王应麟《玉海》卷30《庆历喜雨诗》，第590页。

② 王珪《华阳集》卷38《翰林侍读学士赠左谏议大夫吕公公绰墓志铭》，第510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15，第2072页。

④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1《与焦殿丞书二》，第8册第222页。按本书笺注载："《欧阳修年谱》：'（至和二年）八月辛丑，假右谏议大夫，充贺契丹国母生辰使'"。八月辛丑即八月十四日，则是阴雨天气在七月底至八月上旬。

⑤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01，范镇奏，第3899页。

寒,其未搬移者,(今)[1]权住。候春暖,其营房仍渐次添盖,人给一间。"[2]明年九月范镇回忆道:"去年十二月晦,大雨雪,大风,宫架辄坏"。[3] 则是十二月底的除夕,天降暴雪、大风。

宋仁宗嘉祐元年丙申(1056年)

关键词:冷春,冻雨,雨灾。

本年多有降水。

新年伊始,强冷空气来袭,天气多雪,气温低下,冷冻成灾。去年除夕的那场暴雪,下到了初一早晨。正月甲寅(一日),"上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庭,跣足祷于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4]又:"嘉祐元年正月甲寅朔,上御大庆殿,立仗朝会。前夕,大雪,至压宫架折。上在禁庭,跣祷于天。及旦而霁,百官就列。既卷帘,上暴感风眩,冠冕欹侧,左右复下帘。或以指抉上口出涎,乃小愈;复卷帘,趣行礼而罢。"[5]由于积雪过多,以至于压塌了廷院中悬挂乐器的支架。宋仁宗心怀忧惧,夜间赤脚站在皇宫院子里祈祷止雪,因此受凉罹病,连新年朝会也没有坚持到底,匆匆而罢。

又:正月甲寅,"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大雨雪,至压折乐

---

① 原作"今",应为"令"。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4,第6861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5,嘉祐元年九月,第348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正月甲寅,第4394页。
⑤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5,第95页。

架，上跣祷而霁。是日，感风眩不豫。"[①]

又：正月甲寅，"御大庆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设仗卫既具，而大雨雪折宫架。是日，帝因感风眩，促礼行而罢。"[②]

壬午（二十九日），再降大雪："大雨雪，泥涂尽冰。都民寒饿，死者甚众。"[③]凌厉的严寒致使多人死亡。同时还伴随着冻雨。壬午，"大雨雪，木冰。"[④]又："是月，大雨雪，木冰。"[⑤]又：正月，"雨木冰。"[⑥]

入夏以后，多降雨水，乃至形成严重涝灾。

五月开始陆续30余天的大雨，"是月，大雨，水注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诸路言江、河决溢，河北尤甚。"[⑦]

又："时京师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命辅臣分行诸门；而诸路亦奏江河决溢，河北尤甚，民多流亡，令所在赈救之。"[⑧]

又：五月，"京师大雨，水注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诸路大水，河北尤甚"。[⑨]

又：五月，"京师大雨不止踰月，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

①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5，嘉祐元年正月，第343～344页。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③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正月壬午，第4397页。

⑤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39页。

⑥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⑦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39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六月戊寅，第4415页。王珪《华阳集》卷37《王懿敏公素墓志铭》作："至和二年秋，大雨，坏蔡河，水入都城中。"（第499页）时间误。

⑨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5，嘉祐元年五月，第346页。

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诏辅臣分行诸门。”①

这场覆盖全国许多地区的雨涝,灾情十分严重。雨水形成的激流不但冲坏了城门,甚至冲坏了房屋建筑数万座,城中成为一片汪洋。皇帝诏令大臣分赴各城门视察并防范,仓促之际,还曾下令封堵京城的正门朱雀门:“水始发,马军都指挥使范恪受诏障朱雀门。知开封府王素违诏止之,曰:‘方上不豫,军民庐舍多覆压,奈何障门以惑众,且使后来者不入耶?’”②丁未(二十六日),宋仁宗“遣官祈晴。以昼夜大雨,权增京城里外巡检。”③一方面作祈晴的努力,一方面加强治安防范。

六月辛亥(一日),宋仁宗“诏双日不御殿,伏终如旧。”④体味其意,当是艳阳高照,气温较高,所以皇帝减轻工作量,单日上朝以避三伏炎暑,则是雨中有几天晴朗天气。不久继续降雨,而且更加猛烈。辛未(二十一日),诏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河北转运司:“水潦害民田,其选官蠲放税赋。”乙亥(二十五日),暴雨毁坏了国家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3之2,第2105页。《宋史》卷12《仁宗纪》4记载:“夏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复决。丙辰,裁定补荫选举法。甲戌,录系囚。是月,大雨,水注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诸路言江、河决溢,河北尤甚。六月辛亥……”(第239页)按其文意,此事在四月,但本年无五月纪事,参考其他史料,此处四月误,应为五月。又:《宋史》卷65《五行志》3载:“嘉祐二年八月,河东沿边久雨,濒河之民多流移。五月丁未,昼夜大雨,六月乙亥,雨坏太社、太稷坛。”(第1422页)此处行文月份顺序倒置,先八月后五月,不合惯例,显然是将嘉祐元年之事误排在嘉祐二年了。又:《宋史》卷61《五行志》1上载:“嘉祐二年六月,开封府界及京东西、河北水潦害民田。自五月大雨不止,水冒安上门,门关折,坏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第1326页)“嘉祐二年”也为“嘉祐元年”之误。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六月戊寅,第441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五月丁未,第440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六月辛亥,第4409页。

象征的社稷坛："雨坏太社、太稷坛。"①

又：六月，"京师及京东西、河北水潦害民田；雨，坏社稷坛及官私庐舍数万区，城中系栰渡人。"②

又：知谏院范镇言："臣伏见河东、河北、京东西、陕西、湖北、两川州郡俱奏水灾，京师积雨，社稷坛壝辙坏，平原出水，冲折都门，以至宰臣领徒监总堤役，其为灾变，可谓大矣。"③

又：乙亥，"雨坏太社、太稷坛。"④

又：六月，"雨坏太社、太稷坛。求直言。"⑤

六月己卯（二十九日）皇帝发布的《雨灾求直言诏》云："近乃淫雨降灾，大水为沴。败公私之庐舍，冒西南之城扉。秋稼有沦伤之嗟，贫人罹溺丧之苦。弥月于此，积晦未开"。⑥ 概括了雨灾的危害。

这年在开封应举的苏轼，亲身经历了豪雨的洗礼，有诗记载道："忽忆丙申年，京邑大雨雱。蔡河中夜决，横浸国南方。车马无复见，纷纷操栰郎。新秋忽已晴，九陌尚汪洋。龙津观夜市，灯火亦煌煌。新月皎如昼，疏星弄寒芒。不知京国喧，谓是江湖乡。今来牛口渚，见月重凄凉。却思旧游处，满陌沙尘黄。"⑦丙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六月辛未、乙亥，第4414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3，第8091页。参见同书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2，嘉祐元年六月戊寅，第4416页。

④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40页。

⑤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5，嘉祐元年六月，第346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53《雨灾求直言诏》，第571页。

⑦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1《牛口见月》，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册第14页。

申即嘉祐元年。由此可知,通过京城的蔡河也因洪水而决口了,加重了水灾。七月初,翰林学士欧阳修在上书中,指出了这场罕见水灾的惨状:“窃以雨水为患,自古有之,然未有灾入国门,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坏都城者,此盖天地之大变也。至于王城京邑,浩如陂湖,人畜死者,不知其数。其幸而存者,屋宇摧塌,无以容身,缚筏露居,上雨下水,累累老幼,狼藉于天衢之中。又闻城外坟冢,亦被浸注,棺椁浮出,骸骨飘流。此皆闻之可伤,见之可悯。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灾未有若斯之甚者。”[①]水灾之后,满目疮痍,郊外连坟头也被浸泡消溶,以至于深埋的棺木居然漂浮出来,惨状不忍目睹。司马光也记载:“京师雨两月余不止,水坏城西南隅,漂没军营民居甚众。宰相以下亲护役救水,河北、京东西、江、淮、夔、陕皆大水。”[②]

浸淫到六月底,天才放晴。欧阳修云:“夏六月,暑雨既止,欧阳子坐于树间,仰视天与月星。”[③]久雨过后,晴空星月闪烁,欧阳修坐在树下感受凉爽。从上得知,二十九日白天仍在下雨,晴霁的时间或许是当晚,或许是三十日晚。从下列事实可知,很可能是二十九日晚。因为二十九日赵抃言朝廷开始组织力量疏导积水:“差京朝官下府界诸县句畋民田积水,逐官手下各领兵士百十人,荷锸驰走村落之间,耆壮保分纷纭往来。”[④]想来应是雨停之后的行动。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3,嘉祐元年七月丙戌,第4424页。

② 司马光《涑水纪闻》卷8,第160页。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杂说三首》,第2册第21页。

④ 赵抃《清献集》卷8《奏状论句畋府界积水骚扰(六月二十九日)》,第869页。

入秋以后天气晴朗。但还要完成既定的答谢仪式：七月庚寅（十日），“遣官谢晴。”壬辰（十二日），“罢京师旧城里所增巡检。”①解除了水灾时期的特殊警戒措施。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至和三年（即嘉祐元年），为“京师冬无冰”，资料来自《华阳集》卷46。经核查，实际出自于卷47《国子博士致仕赠太师中书令兼尚书令追封成国公程公神道碑铭》，原文为：“在福昌，属京师冬无冰，诏伐冰嵩山下。”时间不详。但墓主程坦“景祐二年十一月辛卯，以疾卒于家。”断非21年后的至和三年事。至于本年开封冬季具体气象如何，则未见记载。

宋仁宗嘉祐二年丁酉（1057年）

关键词：冷春，高温，夏、秋雨涝，冬旱。

大年初一清晨，有股东北风汹涌袭来，挟带着漫天乌云：“正月元日平旦，有风从东北来，遍天有苍黑云。占云：大熟多雨。”②丰收倒没见记载，多雨则预报准确。

春季多降水。二月五日，有暴风雪。正在贡院中的梅尧臣有《二月五日雪》诗云：“二月狂风雪，寒威晓更加，省闱轻妒粉，苑树暗添花。有梦皆蝴蝶，逢袍只纻麻，冻吟谁料我，相与赌流霞。”③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3，嘉祐元年七月庚寅、壬辰，第4429页。《全宋文》第41册第219页，赵抃《奏状乞罢内臣权巡检》，题下注：“十月八日”。误，应为七月八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赵抃《清献集》卷8，第870页，即作“七月八日”。又按《全宋文》编排顺序，前文时间为“七月三日”，后文为“七月九日”，故此“十”实为“七”之误。

②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69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二月五日雪》，第928页。

翰林学士、权知贡举欧阳修也作《春雪》诗云:“逗晓风声恶,褰帘雪势斜。”[①]稍后,春意萌动,气温上升,春雨降临。梅尧臣《春雨呈主文》诗载道:“蛟龙上汉鱼潜动,梁栋生云燕未知,风点稍闻寒瓦急,玉条初向画檐垂。何郎夜听应逢句,谢朓朝观必有诗,老大莫将文字困,为公牵强不胜疲。”[②]欧阳修《和圣俞春雨》云:“檐瓦萧萧雨势疏,寂寥官舍与君俱。”[③]

夏季暴虐的阳光火花般焦灼着大地,热浪蒸腾,酷暑难耐。欧阳修在当年的一封书信中说:“酷暑中,承气体清适。某自初旬内,尝冒热赴宿,为暑毒所伤,绝然饮不得,加以腹疾时时作,遂在告数日。”[④]又言:“大热甚于汤火之烈,两日差凉,粗若有生意。”[⑤]又言:“寻而入夏,京师旱疫,家人类染时气。”[⑥]暑热之中,城中多有中暑染病者,连高官家也难以幸免。

夏秋多雨。十月的一道诏书透露:“以去年及今夏霖雨,修造并多,须修稍稀,即行减罢,更勿差填。”[⑦]则是雨水致使许多建筑毁坏,三司修造案因而工役繁重。翰林学士欧阳修在书信中问候同城的梅尧臣说:“阴雨累旬,不审体气如何。”[⑧]又云:“自入夏,间

---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2《春雪》,第503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春雨呈主文》,第933页。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2《和圣俞春雨》,第507页。
④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6《与吴正肃公书二》,第8册第38页。
⑤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0《与梅圣俞书三〇》,第8册第194页。
⑥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2《与王发运书一》,第8册第247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嘉祐二年十月乙丑,第4492页。
⑧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0《与梅圣俞书三四》,第8册第197页。

巷相传，以谓今秋水当不减去年。初以为讹言，今乃信然。两夜家人皆戽水，并乃翁达旦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数日不止，遂复谋逃避之处。"①连朝廷高官的住宅尚且如此狼狈，连街道都变成了浩渺的水道，足见雨涝的严重。欧阳修诗中实录了当时的场景："夕云若颓山，夜雨如决渠。俄然见青天，焰焰升蟾蜍。倏忽阴气生，四面如吹嘘。狂雷走昏黑，惊电照夔魖。搜寻起龙蛰，下击墓与墟。雷声每轩轰，雨势随疾徐。初若浩莫止，俄收阒无余。但挂千丈虹，紫翠横空虚。顷刻百变态，晦明谁卷舒。岂知下土人，水潦没襟裾。扰扰泥淖中，无异鸭与猪。"②形象的描绘，使人感同身受。

秋季如七月九日的大雨，也由梅尧臣的《嘉祐二年七月九日大雨寄永叔内翰》记录下来："霹雳夜复作，虾蟇尚听鸣，辇道有白水，都人无陆行，浮萍何处来，青青绕我楹。"③积水满城，交通须靠船桄。七月十二日，枢密院言："（令）④为霖雨倒塌军营、官私舍屋，及有积水去处"。皇帝诏"选差内臣大使臣三员、前班大使臣三人、忠佐三人，计会东西八作司、街道司分擘沟畎积水，内忠佐即令提举工役。"⑤七月壬辰（十八日），朝廷"赐诸军雨坏营舍不出，军都虞候至十将，军士米五石至二石，其虞候及入营者半之。"⑥雨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0《与梅圣俞书三八》，第8册第199页。

②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8《答梅圣俞大雨见寄》，第308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7《嘉祐二年七月九日大雨寄永叔内翰》，第965页。

④ 原为"令"，应为"今"。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4，第6861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嘉祐二年七月壬辰，第4485页。

灾对京城营房造成了不小的危害，朝廷不得不予以抚恤以安定军心。

与夏秋的多雨相反，入冬以来却少见雨雪，以至于旱情出现。十二月庚戌(八日)，“遣官祈雪。”此后仍无降雪，乙丑(二十三日)，朝廷再次下令祈雪，动作更大：“命近臣分祷天地、宗庙、社稷及遣官诣五岳、四渎祈雪。”①参与祈雪活动的韩琦有诗记载道：“观愆阳经腊恻皇情，遍走灵祠达意情。马殆始知仙府迥，露寒如到月宫清。甘泉既久蠲民瘼，惠泽非难涤厉萌。日待神龙兴热窟，一吁嘉雪满寰瀛。”②虽企盼殷切，然终未如愿。

宋仁宗嘉祐三年戊戌(1058年)

关键词：雨涝，雪灾。

新年的第一天，终于迎来了久违的瑞雪。韩琦《戊戌元日喜雪》云：“新元迎晓朔风凉，雪落同云势渐雾。气候未春终是腊，祷祈方得合称祥。拜章粉絮迷朝佩，献寿琼花入御觞。自是三农丰岁兆，人声何必问宫商。”③清晨开始的降雪越下越大，宛若贺年。梅尧臣也有《元日阁门拜表遇雪呈永叔》诗记载了这场雪：“六花随表拜东厢，庭下遥呼万岁长，《王会图》中陈璧马，《汉官仪》里湿旗常。因风乱絮沾螭首，似鹄轻毛落井床，素发垂冠少颜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6，嘉祐二年十二月庚戌、乙丑，第4497页。

②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9《祈雪宿斋醴泉》，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367页。

③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9《戊戌元日喜雪》，第368页。

色，众人休笑老为郎。”[①]描绘了鹅毛大雪中，群臣遥拜皇帝的狼狈形象。

夏天没有异常天气。

秋天则雨水过多，发生雨涝。嘉祐“三年八月，霖雨害稼。”[②]涝灾损害了秋粮生产。史载：“昔嘉祐中，京师频岁大水，大臣始取河渠案置都水监。”[③]按《宋史》：嘉祐三年十一月己丑（二十二日）“置都水监，罢三司河渠司。”[④]正在今年。开封的多雨，促使朝廷设置了新的管理水利的机构。仅从名称上看，河渠司只是三司的一个下属机构，都水监则是朝廷独立的职能部门，级别高，权限大。

冬末喜降瑞雪。十二月壬子（十六日），宋仁宗在崇政殿召见近臣观赏河南府所进献的芝草时说：“今日嘉雪，大滋宿麦，其瑞大胜芝草也。”随即赐喜雪宴于中书。由于降雪伴随着降温，癸丑（十七日），朝廷“以雪寒赐诸军班薪炭。”[⑤]

> 又：“十二月十六日，诏从臣观河南所进芝草，谕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麦，自胜芝草瑞也。’是日，赐喜雪燕于中书。”[⑥]

---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元日阁门拜表遇雪呈永叔》，第993页。

②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2页。

③ 《宋史》卷339《苏辙传》，第10826页。

④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43页。《宋史》卷333《杨佐传》也载：“迁河阴发运判官，干当河渠司。皇祐中，汴水杀溢不常，漕舟不能属。佐度地凿渎以通河流，于是置都水监，命佐以盐铁判官同判。京城地势南下，涉夏秋则苦霖潦，佐开永通河，疏沟浍出野外，自是水患息。”（第10695～10696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8，嘉祐三年十二月壬子、癸丑，第4583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4，第2066页。

又:十二月十六日,"赐喜雪宴于中书。先是,帝御延和殿,召从臣观河南府所进芝草。帝曰:'今日喜雪,大滋宿麦,自胜芝草之瑞也。'乃赐宴于中书。"①

又:十二月十六日,"诏从臣观河南所进芝草,谕曰:'今日嘉雪,大滋宿麦,自胜芝草瑞也。'是日,赐喜雪燕于中书。"②

闰十二月,再次下起大雪,且造成灾害。具体时间是"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③ 是年立春日为闰十二月辛巳(十五日),自此降水不断。有记载道:"嘉祐三年闰十二月,京师大雪,民冻馁而死者十七八。"④此说过于夸张,试想:若以京师百姓80万人计,难道就有60多万人饥寒而死吗?显然是不可能的。可以确认的是大雪造成的低温冷害确实死了不少人,具体材料见明年的下文。梅尧臣《次韵和景彝闰腊二十五日省宿》云:"君尝编史似吴兢,又值甘泉马踏冰,重腊雪花方漫漫,宿厅书架自层层。桉头美酒初温火,帘底微风欲动灯,永夜未眠锺已发,此心闲寂似高僧。"⑤又云:"三尺没腰雪,京华频岁无,高低相掩覆,窍隙似封糊。帖缺都迷丑,增妍不问枯,因时混贫富,遇物得圆觚。眩目曾何数,流风不可图,冥冥山雾合,浩浩海云铺。未觉花飞叶,先看霰集珠,落机裁扇素,猎野割肤腴。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5至26,第1460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195《庆历瑞雪》,第358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9,嘉祐四年正月丁酉,第4547页。

④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附录》卷2,欧阳发等《先公事迹》,第2637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8《次韵和景彝闰腊二十五日省宿》,第1064页。

粲尔娥奔月，皤然叟赴酺，薄才今揣称，小巧媿非夫。”[①]积雪齐腰，确实是开封少见的。

宋仁宗嘉祐四年己亥(1059 年)

关键词：冷春，冰雹，雨涝，大风，秋雪，冷冬。

本年气候异常，整体上多处于低温天气。

新年伊始，开封仍笼罩在冰雪低温天气之中。“自冬雨雪，泥涂尽冰，都民饥寒，死于道路者甚众。”[②]朝廷忙于应对雪灾带来的灾害。“以自冬雨雪不止，遣官分行京城，赐孤穷老疾钱，畿县委令、佐为糜粥济饥。”[③]正月丁酉(二日)，“自去年雨雪不止，民饥寒，死道路甚众。诏遣官分行京城，视孤穷老病者，人赐百钱，小儿五十，畿县委令佐，赈以糜粥。”由于灾情严重，知开封府欧阳修上书请求停罢正月的传统灯会：“三元放灯，不出典礼，盖自前世习俗所传。陛下俯徇众心，欲同民乐，勉出临幸，非为嬉游，若乃时岁丰和，人物康富，以为乐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来，阴寒雨雪，小民失业，坊市寂寥，寒冻之人，死损不少，薪炭食物，其价增倍，民忧冻饿，何暇遨游？臣本府日阅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称因为贫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妇人冻死，其夫寻亦自缢。窃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胜数？昨日圣恩差官俵钱，正为如此。目下阴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圣驾所历，冲冒风寒。况方以日蚀避殿减膳，圣心忧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罢放灯，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 28《次韵和范景仁舍人对雪》，第 1065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5《物异考》11，第 8279 页。

③ 《宋史》卷 12《仁宗纪》4，第 243～244 页。

所有常年酌献之礼,若至日未得晴和,亦乞差大臣摄事。见今供拟游幸及修道路寒冻兵士,并乞放罢,庶几上副陛下畏天忧民之心。"皇帝批准了他的建议。[①] 又:"四年正月上元节,以京城积雪,罢张灯,纵士庶游观,仍不禁夜。"[②]由于去年积雪太多,而今年气温低下,积雪长期存在。欧阳修诗云:"春分腊雪未全销,凛冽春寒气尚骄。"[③]是年二月二日春分,一个月前的积雪尚未消逝。他又说:"闰后春深雪始销,东风凌铄势方豪。"[④]在暖意强劲的春风中,积雪才消融。

清明前后,又下起了不小的春雨。二月十七日是清明节,前一天即二月十六日有雨,欧阳修在一首诗的题目中写道:"清明前一日,韩子华以靖节斜川诗见招,游李园。既归,遂苦风雨,三日不能出,穷坐一室。家人辈倒残壶,得酒数杯,泥深,道路无人行,去市又远,索于筐筥,得枯鱼干鰕数种,强饮疾醉,昏然便寐。既觉索然,因书所见奉呈圣俞。"[⑤]梅尧臣的诗是又一证明:"春候倏已和,林上鸣鸟哗,前日是清明,骤雨沾梨花。"[⑥]先是鸟鸣绿枝,继之梨花带雨,都是春日美景。二月是开封春暖花开时节,多有鲜花贩卖,桃花首先上市:"年年二月卖花天,唯有小桃偏占先,初见嫩红无不喜,终知俗艳几多妍。邻翁已折郊园里,贵客争夸粉署边,可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89,嘉祐四年正月丁酉,第4547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10之6,第212页。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3《奉酬长文舍人出城见示之句》,第524页。

④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3《夜闻春风有感奉寄同院子华紫微长文景仁》,第522页。

⑤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8,第311页。

⑥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次韵和酬永叔》,第1076页。

惜工夫吟向此，会须留醉牡丹前。”①

夏季有场冰雹。四月丙戌（二十二日），“震雷雨雹。”②一作四月壬辰（二十八日），“大震电，雨雹。”③又：“四月，大震电，雨雹。”④

在骄阳的炙烤下，天气多高温，连在开封的江西人欧阳修也痛苦不堪：“今夏暑毒非常岁之比，壮者皆苦不堪，况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数十日。近方入趋，而疾又作，动辄伏枕。”⑤意思是酷暑异常，青壮年都不堪忍受，何况老弱？而且雨水也不多，梅尧臣于稍后的秋天时言“向无一日雨”，⑥就是夸张的表示，因为并无干旱的记载。

秋季气候复杂反常。先是淫雨成灾。八月甲申（二十二日），宋仁宗下诏：“比者霖雨害稼，其遣官体量减放开封界及京东路民税以闻。”⑦又：“四年八月，霖雨害稼。”⑧雨涝造成了农业减产。梅尧臣诗云：“春雷不发蛰，秋雷不收声，向无一日雨，今无一日晴。”⑨这场雨大概开始于八月初：八月七日，司马光已感到雨水下的太久了，作《八月七日夜省直苦雨三首》云：“夜色槐阴重，雨声官舍寒。野农安敢问，环堵未能完。尽日流云度，何时大块干？正

---

① 梅尧臣《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和江邻几省中赏小桃》，第1074页。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参见同卷第1351页。

③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44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6页。

⑤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7《与赵康靖公书四》，第8册第54页。

⑥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秋雷》，第1115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嘉祐四年八月甲申，第4547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⑨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秋雷》，第1115页。

愁开霁晚,霜露满红栏。"[①]到八月十七日,因雨水无休无止,又作《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纪事呈同舍》云:"穷秋直省舍,大雨吁可畏。九河翻层空,入夜愈恣睢。置床东壁根,时有涂塈坠。飒飒势将摧,怵惕不成寐。"[②]暴雨像黑色的辫子抽打着房屋,惊恐的人们无法入睡。

到九月丁酉(五日),翘首看看阴湿的天上仍然没有放晴的意思,心急意乱的皇帝便派人四处祈晴,其中欧阳修"奉勅祈晴相国寺。"[③]虽不知何时雨停,但可知这场雨至少下了一个多月。九月下旬,一场大风咆哮袭来。梅尧臣《九月二十四日大风》云:"秋飙无踪迹,空中声奔驰,枯桑因已验,老病仍先知。惊沙入破隙,危叶堕绿枝,幽怀聒不寐,山岳将恐移。"[④]从"枯桑因已验"看,风力级别可能是折断枯桑树枝的8级大风。第二天居然降雪。梅尧臣《二十五日雪》云:"秋露未为霜,秋空已飞雪,著树增叶危,压丛忧菊折。平明开户看,斗觉颓檐洁,天时莫仓猝,谁预衣裘设。"[⑤]秋季降雪十分少见而且突然,人们没有任何心理和服装准备。这是宋代开封第三个降雪的秋季。

冬季气象也颇复杂。十月壬申(十一日)有降雪。《实录》载道:"车辂入景灵宫,雪骤作,及出行礼,雪乃止。明日五鼓,有黄云捧月。江休复云:祫祭行礼之际,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

①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9《八月七日夜省直苦雨三首》,第171页。

②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3《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纪事呈同舍》,第181页。

③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附录》卷1,胡柯编《欧阳修年谱》,第2611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九月二十四日大风》,第1119页。

⑤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29《二十五日雪》,第1119页。

祭诸臣见上恭虔，众手执笏者惕然揎袖。”[①]又：司天监言：“今月十一日，时雪应候，洎行礼之际，雪止。及十二日早庙中行礼，月色皎然，有黄云捧月。”[②]孔平仲也载：“仁宗袷享之际，雪寒特甚。上秉玉珪露腕，侍祠诸臣袖手执笏，见上恭虔，皆恐惕揎袖。”[③]前云十一日忽然降雪，次日停；后云癸酉（十二日）雪寒特甚，估计是因前一天降雪导致的寒冷，正如开封谚云：下雪不冷化雪冷。刚进冬天就有如此低温，是否可以推断本年是个冷冬呢？不能。因为有资料表明，十二月底有降雨而不是降雪（见下年），似乎还应该是个暖冬。总之，比较复杂。十一月下旬再次降雪。沈遘《出都日大雪》云：“朔风万里来，一夜卷飞雪。漫漫国门路，转毂失故辙。人踪压不开，马蹄僵欲折。问我行安之，衔命使边阙。君恩念勤远，敦遣礼无缺。赐金戒私装，卜日出汉节。”[④]看来雪势很大。

宋仁宗嘉祐五年庚子（1060年）

关键词：二月雪，夏季多雨。

春季气象比较反常。一是降水多，二是二月降雪。大年初一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嘉祐四年十月壬申注文，第4595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15，第2072页。

③ 孔平仲《孔氏谈苑》卷2《仁宗袷享恭虔》，第16页。

④ 沈遘《西溪集》卷3《出都日大雪》，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7册第19页。该诗原无日期，是其出使辽国时所作。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0，嘉祐四年八月乙酉：“太常博士、集贤校理、判理欠凭由司沈遘为契丹正旦使，供备副使高继芳副之。遘，钱塘人也。”（第4587页）八月任命，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沈遘《西溪集》卷3《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第19页），随后一两天出京，时间肯定在下旬。

即有降雨。梅尧臣《次韵和景彝元夕雨晴》云:“春云收暮城,九陌洒然清,星出紫霄下,月从沧海明。车音还似昼,鼓响已知晴,静闭衡门卧,无心学后生。”[①]此雨大概下了不止一天,始自去年年末,初一晚上停息。可见气温较暖。

但到二月,却下起了大雪。梅尧臣《次韵刘原甫社后对雪》云:“社日遇群饮,北风归马骄,阳乌云斗晦,来燕翅难调。朝霰侵花冷,春英到地消,宿酲无酒解,薄被觉寒饶。炉炭重燃兽,衣裘更御貂,蛰宫虫复闭,时鸟腹将枵。点缀何多思,轻狂不奈飘,唯知妍可玩,宁恤气为妖。剡客偶然兴,海神非次朝,唱高仍和寡,公又作长谣。”[②]这年的春社是二月九日,明确了春雪降临的日期。欧阳修有《二月雪》诗描绘道:

> 宁伤桃李花,无损杞与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开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无远虑。所急在口腹。风晴日暖雪初销。踏泥自采篱边绿。[③]

梅尧臣和诗《次韵永叔二月雪》云:

> 春云损萌牙,未必摧杞菊,我心无爱憎,随分乐自足。桃李红间白,岂不悦我目,杞菊嫩且甘,岂不饱我腹。看花食蔬仍举杯,趁取衰迟鬓犹绿。[④]

---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30《次韵和景彝元夕雨晴》,第1135页。

②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30《次韵刘原甫社后对雪》,第1138页。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8《二月雪》,第1册第325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30《次韵永叔二月雪》,第1139页。

梅尧臣又有《闻王景彝雪中禖祀还》云：

> 二月漫漫雪，斋宫夜寂寥，坛场祠乙鸟，桑柘响阴枭。履带春泥重，驹回广野骄，还批五色诏，池上踏琼瑶。①

非常的大雪，带来文人墨客诸多吟哦。

这年二月苏轼归乡丁忧结束回朝，行至开封东南九十余里的尉氏时被大雪困住："大雪独留尉氏"，有诗云："古驿无人雪满庭，有客冒雪来自北。纷纷笠上已盈寸，下马登堂面苍黑。"②

此后，又多雨水。梅尧臣《次韵和永叔雨中寄原甫舍人》云："赖得春巢燕未归，高檐终日雨衰衰，细笼芳草踏青后，欲打梨花寒食时。美景已嗟空过尽，名园犹许俣相随，锦鞍切莫九衢去，拍拍一如鹅鸭池。"③又《和刘原甫复雨寄永叔》云："阶下青苔欲染衣，晴光才漏又霏微，冲风燕子衔泥去，隔树鹁鸪嗔妇归。乍冷乍阴将禁火，自开自掩不关扉，浑身酸削懒能出，莫怪与公遇往稀。"④所谓"乍冷乍阴将禁火"，是指寒食节将到，而本年的寒食在二月二十六日，此前天降春雨。

夏季气温比较高。欧阳修在开封与友人写信抱怨道："大热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30《闻王景彝雪中禖祀还》，第1139页。

②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2《大雪独留尉氏有客人驿呼与饮至醉诘旦客南去竟不知其谁》，第1册第170页。

③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30《次韵和永叔雨中寄原甫舍人》，第1140页。

④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30《和刘原甫复雨寄永叔》，第1141页。

遂如此,衰病不能支。"[①]又云:"酷暑阻奉见"。[②] 好在多有降雨,得以稍缓酷暑。初夏时,韩琦在开封有诗云:"初暑轩窗覆翠阴,更宜飞雨濯尘襟。喜花添色自人意,为岁期丰独帝心。余润日随和气浃,好声时逐远风沉。郊原遍采农家议,一寸真如一寸金。"[③]在京的司马光,也有诗记载了夏雨情况:"万里风随快雨来,尘昏消伏旱光开。物情濯热参差喜,天意为仁容易回。帘映薄寒灯有晕,牕含虚白麝成煤。君侯雅有江湖兴,萧洒何须气象催。"[④]且有连绵降雨天气。翰林学士欧阳修在书信中说:"比欲旦夕再祗候,而大雨连绵,无由出门"。[⑤] 对因持续大雨不能前往拜访表示歉意。

入冬以后,至少有一场大雪。强至《京华对雪》载:"嘉祐岁庚子,长安(引按:此指开封)一尺雪。落地还成冰,后土冻欲裂。出门望天街,曾城裹银阙。"[⑥]嘉祐庚子即嘉祐五年,此诗可见雪势以及气温低下。十一月中旬,宋庠罢枢密使出知郑州,次年初作《出都赴郑作》诗云:"初免鸿枢任,无庸白发

---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9《与王龙图书五》,第8册第156页。

②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2《与裴如晦书一》,第8册第266页。

③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9《次韵和崔象之寺丞西亭雨下》,第369页。

④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10《和冲卿喜雨偶成》,第187页。

⑤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2《答张学士书四》,第8册第255页。

⑥ 强至《祠部集》卷1《京华对雪》,丛书集成本第1893册第10页。

身。……梁雪初收腊，汴波渐溢春。”[①]“梁雪”即指梁园或大梁（开封的别称）腊月有雪。司马光《和王胜之雪霁借马入局偶书》也云：“王城九衢腊月尾，风雪数朝穷惢睢。枥间款段疲且病，借马于人亦披曳。扬鞭掣辔趋省廷，刺蹙不前泥没鼻。”[②]诗中明确指出了两点：一是这是场连下数天的大雪，二是时间在十二月末。

宋仁宗嘉祐六年辛丑（1061年）

关键词：夏、秋雨涝，冷冬。

春初，司马光《又和雪》记载了一场雪：“四檐冰管未全晞，一夕阴风雪又飞。客卧牛衣忧死别，人留玉塞望生归。”[③]王安石也有诗云：“大梁春雪满城泥，一马常瞻落日归。身世自知还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④]尽管如此，但一度仍出现春旱，以至于宋仁宗曾亲自到太一宫祈雨。枢密副使欧阳修在书信中云：“春旱甚阔

① 宋庠《元宪集》卷7《出都赴郑作（辛丑岁）》，丛书集成本第1868册，第69页。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5，嘉祐五年十一月辛丑（十六日），“宋庠罢枢密使”。（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33页）

②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4《和王胜之雪霁借马入局偶书》，第198页。

③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10《又和雪》，第196～197页。

④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76《省中》，第809页。该诗未标年月，然诗中“身世自知还自笑，悠悠三十九年非”，可知是其三十九岁时所作。李壁《王荆公诗注》卷45注云：“公……嘉祐四年六月除直集贤院，五年四月修注，累辞，六年知制诰，三十九岁为度支判官、祠部员外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6册第341页。

远,以贻上心焦劳之虑。近躬祷太一,遂获嘉泽。"[①]也即有春雨降临。

是年二月下旬至三月上旬,赵抃任御试官,其日记记载有十二天的开封气象状况:

> (二月)二十七日晴。
> 二十八日晴。
> 二十九日阴。
> 三月一日微寒,风。
> 二日晴。
> 三日晴。
> 四日微雨,春寒。
> 五日阴,寒。
> 六日阴,寒。
> 七日晴。
> 八日晴。
> 九日清明,雨。[②]

三月初,仍是春寒料峭,而清明节下了场应时的春雨。整个春天虽出现短暂旱情,但多数情况不缺雨雪。

六月多雨,始于初一。壬子(一日),"日有食之。初,司天言当食六分之半。是日未初,从西食四分而云阴雷电,顷之雨。浑仪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7《与王懿恪公书七》,第8册第86页。

② 刘昌诗《芦浦笔记》卷5《赵清献公充御试官日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41页。

所言不为灾。"[1]当天下午一点多有场雷阵雨。司马光于五月二十八日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原本题下注云："是岁（引按：应为日）果大雨，不见日食，不复称贺。自后踵以为常。"[2]则是又一证据。其后阴雨不断，欧阳修诗云："六月京师暑雨多，夜夜南风吹芡觜。"[3]

秋天更多雨水，遂成涝灾。闰八月己丑（九日），朝廷"遣官祈晴。"壬辰（十二日），"以久雨，赐诸军班特支柴薪。"此后有晴天，所以朝廷赶紧表示感谢。丁酉（十七日），"遣官谢晴。"[4]但只是暂时放晴而已，不久以后仍多雨水。"闰八月，京师久雨。"[5]并且陆陆续续一直下到冬季来临。

> 又："闰八月，京师久雨。是岁频雨，及冬方止。"[6]
> 又："自夏及秋，京师淫雨，诸路水潦"。[7]
> 又："嘉祐六年，京师大水"。[8]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3，嘉祐六年六月壬子，第4672页。

②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18《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第50页。李之亮在《编年》中说："嘉祐六年任修起居注、同判尚书礼部时作。原本题下注云：'嘉祐六年八月二十八日上。是岁果大雨，不见日食，不复称贺。自后踵以为常。'八月，四库本、汲古书院本作'五月'，是。年谱卷二：'五月二十八日，上《日食遇阴云不见乞不称贺状》。'"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9《初食鸡头有感》，第35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5，嘉祐六年闰八月己丑、壬辰、丁酉，第4717、4718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⑥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2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95，嘉祐六年九月末，第4724页。

⑧ 《宋史》卷300《杨畋传》，第9965页。

冬季天气稍有异常。一方面气温较低。十一月二十日，欧阳修给人写信说："今岁京师寒甚，衰病之躯，尤所不堪。承谕闲合无为，岂亦苦于寒耶？"①一方面又不结冰："嘉祐六年冬，京师无冰。"②又："是岁，冬无冰。"③严寒而又无冰，一个解释就是没有降水；或许是十二月份转暖，有降水但不成冰，因为史料中没有干旱的记载。基本可以说，这是一个冷冬。

宋仁宗嘉祐七年壬寅(1062年)

关键词：春旱，暖冬。

大概与去年冬季无冰的推断有关，嘉祐七年的春天出现干旱，"七年春，旱。"④三月甲子（十七日），朝廷本应按照惯例举行春宴，因旱取消："以旱，罢大宴。"乙丑（十八日），皇帝"祈雨于西太一宫。"不久有雨降临，因为朝廷忙于庚午（二十三日）举行了"谢雨"仪式。⑤

又："三月乙丑，祈雨；庚午，谢雨。"⑥

又：三月甲子，"罢春燕，以久旱故也。辛丑，西太乙宫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9《与刘侍读书二十三》，第8册第139～140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③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48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⑤ 《宋史》卷12《仁宗纪》4，第249页。

⑥ 王应麟《玉海》卷100《天圣西太一宫》，第1830页。

祈雨。"①

随驾行动的宰相韩琦,作有诗可谓实录。其《驾幸西太一宫祈雨》诗云:"晓跸声干下九重,西郊岑寂款琳宫。骄阳尚作三春旱,多稼期沾一雨丰。恤物致虔归上德,应诚为答即神聪。从来圣感无旋日,不在商岩傅说功。"②又作《驾幸西太一宫谢雨》云:"太一尊神宅近坰,特纡天仗乞殊灵。清衷祠祷才三日,大澍滂沲足四溟。上释忧劳严报谢,民祛愁郁得康宁。至诚有答真如响,更异言间退守星。"③大雨滂沲,足解旱情。

嘉祐七年的冬季是个暖冬。"是岁,冬无冰。"④又:"是岁,冬无冰。"⑤又:"是岁,冬无冰。"⑥

宋仁宗嘉祐八年癸卯(1063 年)

关键词:二月雪,高温,浮尘。

仲春二月,春意萧条,天有降雪。其事见于在开封的司马光《又和二月五日夜风雪》记载:"春风正豪怒,夜雪复飘扬。"⑦即是

①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1 页。
②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 10《驾幸西太一宫祈雨》,第 382 页。
③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 10《驾幸西太一宫谢雨》,第 384 ~ 385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97,嘉祐七年十二月末,第 4785 页。
⑤ 《宋史》卷 12《仁宗纪》4,第 250 页。
⑥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9 下,嘉祐七年十二月末,第 506 页。
⑦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 10《又和二月五日夜风雪》,第 232 页。

二月五日夜风雪交加的实录。

夏季多高温天气。四月中旬,参知政事欧阳修言:"数日大热,恰值谢官,人事纷纷,疲朽遂不克支。若非昨夕一雨,少解烦毒,其将奈何?"[①]暑热难耐,幸而间有降雨。

十一月出现大风浮尘天气。丙午(九日),"大风霾。"[②]又:丙午,"大风霾。"[③]

冬季一度缺少降雪,乃至朝廷有祈雪之举。参知政事欧阳修《赴集禧宫祈雪追忆从先皇驾幸泫然有感》诗,就是证据。[④] 当年在开封的韩琦,有诗则表明冬季有降雪,其《癸卯喜雪》云:"一夜阴云匝四溟,朝来嘉雪洒寰瀛。因风絮起先春媚,翦水花飞到地轻。天际定迷琼蘂屑,世间今有玉楼成。应时何止销民疹,直压胡沙万里清。"[⑤]癸卯就是嘉祐八年。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嘉祐年间,为"冬无雪,愆阳为灾",资料来自刘敞《公是集》卷50。经核查,此为《扬州赛庙文》中文字,原文为:"年月日,某官某谨以清酌庶羞,祭于城隍之神:乃十二月晦,某以自冬无雪,愆阳为灾……其夕雨雪,若响之答,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小大欣欣"。从文中可知:一,所言是扬州事,与开封无关;二,这是降雪后答谢的文字,也不能做扬州冬无雪的结论。

---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3《与陈比部书四》,第8册第287页。

②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5页。

③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3页。

④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3,第548页。

⑤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10《癸卯喜雪》,第385页。

宋英宗治平元年甲辰(1064年)

关键词:沙尘,夏旱,秋涝,暖冬。

治平元年的初春,天有降雪。欧阳修《早朝》诗云:“雪后朝寒犹凛冽,柳梢春意已丰茸。”[①]又《斋宫尚有残雪思作学士时摄事于此尝有闻莺诗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云:“雪压枯条脉未抽,春寒憀栗作春愁。”[②]随着气温上升,其后有春雨。欧阳修《下直》诗云:“宫柳街槐绿未齐,春阴不解宿云低。轻寒漠漠侵驰褐,小雨班班作燕泥。”[③]绿湿泥软,春意初显。

尽管雨雪时降,但可能都是初春时的天气,而且降水量有限,至二三月则缺少有效降水。“治平元年春,京师踰时不雨。郑滑蔡汝颍亳曹濮洺磁晋耀登等州、河中府、庆成军旱。”[④]只提“京师踰时不雨”,即雨不及时,但并没有把开封列入于旱地区。

三月辛酉(二十五日),天有沙尘飘落:“雨土。”[⑤]又:三月辛酉,“雨土。”[⑥]另有记载为三月壬戌(二十六日)“雨土”。[⑦]时间记载推后了一天。

由于春季少雨,旱灾出现在初夏,持续到夏末。四月甲申(十

---

①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3《早朝》,第550页。

②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3《斋宫尚有残雪思作学士时摄事于此尝有闻莺诗寄原父因而有感四首》,第551页。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3《下直》,第551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⑤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5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

⑦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八日),司马光言:“伏见权御史中丞王畴,建言乞陛下循真宗故事,幸诸寺观祈雨,朝廷虽从其请,而讲议选日已踰旬浃,至今车驾未出,众论狐疑……况今春少雨,麦田枯旱,禾种未入,仓廪虚竭,闾里饥愁。陛下为民父母,当与同其忧苦,祈祷群神,岂可晏然视之,不以疚怀?况诏命已降,流闻四方,若复迁延,久而不出,则道路之人逾增猜惑,不若向时初无此议也。”①可见旱情早已呈现,朝廷也早有让新任皇帝出宫亲自祈雨的打算。四月十九日,皇帝才开始有行动:“命辅臣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及遣使祷五岳四渎、名山大川、诸祠庙。”二十八日,宋英宗又亲自“幸相国寺、天清寺、醴泉观,以旱灾,为民祈福。”②

又:四月甲午(二十八日),“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③

又:甲午,“祈雨于相国寺、醴泉观。”④

又:甲午,“祈雨于相国、天清寺、醴泉观。”⑤

五月十三日有场降雨。司马光报告说:“窃以开封府界、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西川等路,自去冬少雪,今春少雨,麦田已无所收。昨得五月十三日雨,方种秋田。自后又经一月无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四月甲申,第4864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0,第73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1,治平元年四月甲午,第4864页。
④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1《嘉祐建储之议》,治平元年四月,第20页。
⑤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5页。

雨，萌芽始生，随复焦槁。农民嗷嗷，大率无食”。[①] 包括开封在内的大范围旱区，此前长期缺乏有效降水，夏粮几乎绝收。五月十三日的雨水则为秋种提供了墒情条件，但从下文可知，雨量并不充沛。

到闰五月十四日，仍然持续干旱。皇帝“诏久旱，将以十七日祷雨于禁中。宰臣请以是日分祷于宫观寺院，从之。二十三日，以应祈，复命报谢。”[②]说明二十三日以前，天降有效雨水，所以答谢。韩琦《甲辰景灵宿斋谢雨》云：“邃寂敞仙扃，心斋物外清。滂沲今应祷，肸蠁此通诚。月殿栖真境，风梧醒睡声。如何谢灵贶，至道本难名。”[③]欧阳修有《集禧谢雨》也云：“十里长街五鼓催，泥深雨急马行迟。”[④]即二十三日谢雨时仍在降雨。

六月二十二日，知制诰钱公辅言：“伏见大雨之后，营舍必有圮坏”。八月一日，知谏院吕诲言：“访闻诸军甚多屋舍倒塌，乞朝廷差官计会修盖。”[⑤]可证明六月中旬、七月下旬均有大雨

①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29《感慈塔札子》，第320页。本书《编年》作：“《国朝诸臣奏议》题下注云：‘治平元年闰五月十五日上’。”（第321页）误，原题注实为“嘉祐八年六月上”，也误，见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28《上英宗乞罢感慈塔》，第1412页。本集和《历代名臣奏议》卷316均作“治平元年五月十五日上。”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1，第738页。

③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10《甲辰景灵宿斋谢雨》，第388页。

④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3《集禧谢雨》，第1册第555页。笺注云：“集禧谢雨：《欧阳文忠公年谱》：‘四月甲午，奉勅祈雨社稷。八月辛丑，奉勅祈晴太社。’本诗指祈雨得晴后到集禧观去向天神谢雨。”然若四月末有此降雨，以后旱情不当更严重。且上文祈雨地点并无集禧观，谢雨时不当至此。应非四月事，而是闰五月末“分祷于宫观寺院”（自当包括集禧观）而降雨后的举动。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6之14，第6861页。

天气。

夏末迟来的雨水,仿佛有了充足的储备,一直到秋天仍下个不停。“治平元年,京师自夏历秋,久雨不止,真宗及穆、献、懿三后陵台为雨所摧。”①马端临还记述道:“治平元年,京师、许蔡陈颍唐泗濠楚庐寿杭宣鄂洪施渝州、光化军俱有水灾。”②指的就是这场雨涝。具体到开封,据参知政事欧阳修载道:“近以雨水为患,举家惊奔,所幸人物苦无伤损。寓居定力(院),公私扰扰,久不附问。”③在雨水灾害面前,权贵之家尚且如此惊慌,普通居民的狼狈可想而知。欧阳修另有《东阁雨中》诗云:“直阁时偷暇,幽怀坐独哦。绿苔人迹少,黄叶雨声多。云结愁阴重,风传禁漏过。”④八月辛丑(八日),欧阳修“奉勅祈晴太社。”⑤具体情况见于他的一条跋尾附记:“治平元年八月八日书。是日,上以霖雨不止,分命群臣祈祷。余祈于太社,既归而雨遂止。某谨记。”⑥八月八日结束了长期的阴雨天气。但灾害造成的饥荒却持续到了明年。韩维于治平二年上书道:“臣窃闻去年开封府并陈、蔡、许、颍州,例各不熟。今春以来,民困尤甚。朝廷虽发仓廪,转米穀,以加赈救,而死者不可胜数。其甚者至于遗弃幼稚,号哭道路,骨肉之间,自相啖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3《物异考》9,第 8239 页;参见《宋史》卷 65《五行志》3,第 1422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97《物异考》3,第 8091 ~ 8092 页。

③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 153《与薛少卿书》12,第 8 册第 280 页。

④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 13《东阁雨中》,第 1 册第 556 页。

⑤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附录》卷 2《年谱》,第 8 册第 417 页。

⑥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 142《唐石洪钟山林下集序》,第 7 册第 514 页。

食，僵尸暴骸，所在狼藉，闻之可为伤痛！”①农作物丧失殆尽，秋、冬乏粮，至来年春天日益严重，饿殍遍野。这个秋季真个如宋词所言：“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冬天却是个暖冬。治平二年司马光上疏提到：“陛下即位以来，灾异甚众。日有黑子，江、淮之水或溢或涸。去夏霖雨，涉秋不止……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② 所言就是治平元年的冬天气象情况。韩琦《甲辰冬雨》诗也证实了这一现象：“凛气回轻燠，凉飚绝怒号。飞霙难自拆，细雨反如缫。惠泽非常降，祥编想共褒。民阎清岁疠，农亩得春膏。天意虽雰洽，人心尚郁陶。未逢银瓮出，不见玉楼高。酒兴来差浅，诗情病少豪。曾看纷似絮，举白待风骚。”③甲辰就是治平元年，因气温较高，降水不成雪而成雨。

十二月中发生本年度第二次沙尘天气。乙巳（十四日），“雨土。”④又：乙巳，“雨土。”⑤也有史料记载的时间不同：“十二月己亥（八日），雨黄土。”⑥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治平元年，为“自冬无雪，大寒不效”，资料来自宋祁《景文集》卷48。经核查，此为《北岳祈雪文》，原文为：“自冬无雪，大寒不效……臣荷二千石印绶，克长此邦，部九州军地，幅员千里，有民不获，匪臣孰司”。这是宋祁任职河北地方官时的祈雪行为，与开封无关。且

① 韩维《上英宗乞遣使救济饥民》，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6，第113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八月乙未，第4985页。
③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10《甲辰冬雨》，第398页。
④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6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
⑥ 《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宋祁早已卒于嘉祐六年(1061 年),更与此时无关。

宋英宗治平二年乙巳(1065 年)

关键词:春旱,沙尘暴,涝灾,冻雨。

本年发生春旱。治平"二年春,不雨。"[①]皇帝从正月二十八日开始布置祈雨:"以旱,命宰臣已下自二月二日分诣诸宫观、寺院祈求。"[②]二月癸卯(十三日),再次"命官祈雨。"[③]

到三月初,天降盼望已久的春雨:"三月获应,复命报谢。三月六日,诏五岳四渎、名山大川处差知州、通判祈雨。"[④]可见这场雨水不足以解除旱情,还需要继续求雨。

本年春季还发生两次沙尘暴。二月甲辰(十四日),"大风,昼冥。"[⑤]又:二月,"大风昼晦。"[⑥]有的史书在时间上记载不同:"治平二年二月乙巳(十五日),大风昼晦。"[⑦]次年司马光回忆道:"既而历冬无雪,暖气如春,草木早荣,继以黑风",[⑧]所谓"黑风",就是这场沙尘暴。三月壬戌(二日),开封又一次发生沙尘天气:"雨土。"[⑨]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1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11,第 738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4,治平二年二月癸卯,第 4948 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11,第 738 页。
⑤ 《宋史》卷 13《英宗纪》,第 257 页。
⑥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17,治平二年二月,第 388 页。
⑦ 《宋史》卷 67《五行志》5,第 1473 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06,治平二年八月乙未,第 4985 页。
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2《物异考》8,第 8230 页。

夏天的气象情况不详。司马光有言:"今夏厉疫大作,弥数千里,病者比屋,丧车交路。"[①]其中应当包括开封。这场瘟疫当与暑热有关。是年苏轼在朝廷任馆职,与人信中提到"盛暑,伏惟为朝廷自爱",[②]则是气温较高。

秋天的重大气象事件,是发生了罕见的雨涝水灾。八月庚寅(三日),"大雨。辛卯(四日),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民畜产,不可胜数。是日,御崇政殿,宰相而下朝参者十数人而已。诏开西华门以泄宫中积水,水奔激东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多溺死。甲午(七日),命盐铁副使杨佐、权度支副使李肃之、景福殿使石全斌、入内押班张茂则提举修诸军班营屋,以全斌、肃之主东南,茂则、佐主西北。又分命朝臣及大使臣八人度工督役。又命殿前副都指挥使郝质、步军副都指挥使宋守约提举修造营屋,虞部郎中来令孙等八人就赐死水诸军民钱,葬祭其无主者。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八人。乙未(八日),诏曰:'乃者庚寅大雨,室庐垫伤,被溺者众,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灾变之来,曾不虚发……'"。[③]雨涝毁坏居民生命财产甚多,交通几乎瘫痪,能赶到皇宫上朝者只有十余人,大部分都被雨水阻挡,朝廷匆匆调派官员组织救灾。如此严重的雨灾,令皇帝惊恐,忙颁布罪己诏。

> 又:八月庚寅,"大雨,地上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畜不可胜数。是日,御崇政殿,宰执而下朝参者十数人而已。诏开西华门以泄宫中积水,水奔激,东殿侍班屋皆摧没,人畜溺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八月乙未,第4985页。

②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60《谢吕龙图三首》,第18册第659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八月庚寅、辛卯、甲午、乙未,第4984页。

死。官为葬祭其无主者千五百八十人。"①

又:"二年八月,京师大雨,坏官私庐舍,漂杀人民、蓄产不可胜数。乃开西华门,以泄官中积水。诏曰:'盖闻古之圣贤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民阜蕃,以厎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惧不能以承先帝鸿业。而比年以来,水潦为沴。乃八月庚寅大雨,京师室庐垫伤,被溺者众,大田之家,害于有秋。窃迹灾变之来,曾不虚发。岂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欤?将天下刑狱滞冤,赋徭烦苦,民有愁叹亡聊之声以干其顺气欤?不然,何天戒之甚著也?今饬躬焦思,欲消复灾异,而未闻在位者之忠言,进祈自新,厥路何繇?以应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时政阙失及当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陈,毋所忌讳。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协德交修,以辅朕之不逮。'初,学士草诏云:'其惕思天变。'帝批曰:'雨水为灾,专以戒朕不德。'命改为'协德交修'云。"②

又:"八月庚寅,大雨。辛卯,地涌水,坏官私庐舍,漂杀人民畜产不可胜数。"③

又:二年八月"庚寅,京师大雨,地上涌水,坏庐舍,漂人畜。"④

又:八月庚寅,"京师大雨,水。癸巳(六日),赐被水诸军米,遣官视军民水死者千五百八十人,赐其家缗钱,葬祭其无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参见《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7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3之3,第2105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0,治平二年八月,第523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3,第8092页。

主者。乙未，以雨灾诏责躬乞言。初，学士草诏曰：‘执政大臣，其惕思天变。’帝书其后曰：‘雨灾专以戒朕不德，可更曰‘协德交修’。己亥（十二日），以水灾罢开乐宴。”①

又：“八月庚寅，大雨。乙未，诏曰：‘盖闻古之圣贤在位，阴阳和，风雨时，日月光，星辰静，黎民阜蕃，以底休平，朕甚慕之。朕猥以眇身托于王公之上，夙夜以思，惧不能上承先帝鸿业。而比年以来，水潦为沴，乃八月庚寅大雨，京师室庐垫伤，被溺者众，大田之稼，害于有秋。窃迹灾变之来，曾不虚发，岂朕之不敏于德而不明于政……应中外臣僚并许上实封，言时政阙失及当世之利病可以佐元元者，悉心以陈，毋有所讳。执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协德交修，以辅朕之不逮。’”②

又：“治平乙巳（二年）岁雨患，大相国寺以汴河势高，沟渠失治，寺庭四廊悉遭淹浸，圮塌殆尽。”③

那么，这场大雨降雨量究竟有多大呢？按欧阳修的说法：“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数尺。”④应当属于特大暴雨。综合上述史料可知，这场特大暴雨引发的灾情十分严重，连皇宫建筑都遭摧毁，官方统计死于雨灾的无主者1580余人，有主者、未被统计者尚不在此列，估计总数超过2000余人。从下文得知，毁坏的房屋达1万余间。按司马光的说法是：“至秋幸而丰熟，百姓欣然，庶获苏息，未及收获而暴雨大至，一昼之间，川泽皆溢，沟渠逆流，原隰丘陵，悉为洪波，一苗半穗，荡无孑遗。都城之内，道路乘

①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7页。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7《本纪》7，治平二年八月，第51页。

③ 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6《相国寺》，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42页。

④ 欧阳修《归田录》卷2，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桴,城阙摧圮,官府仓廪、军垒民居,覆没殆尽,死于压溺者不可胜纪。耄耋之人,皆言耳目所纪,未尝睹闻。此乃旷古之极异,非常之大灾"。[①] 也即是北宋开封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雨灾。时任宰臣韩琦连上待罪表三道,后又连上乞罢相表三道。[②]

尽管如此,灾情并未就此结束,九月份,开封仍笼罩在雨涝之中,连朝廷的大型活动也受到限制。壬戌(五日),"以霖雨罢大宴。"[③]又:"九月壬戌,雨,罢大宴。己巳(十二日),以灾异风俗策制举人。"[④]这次制举的策题就是讨论这场雨灾。九月丙子(十九日),龙图阁直学士、判都水监韩贽被免职,改任知河南府,成为宋朝开封第一个因气象灾害被罢免的政府职能部门有关官员,罪名是长期没有修缮开封的排水渠道,导致排水不畅:"坐都城内外沟洫久不治故也。先是,吕诲言:'窃以天地灾变,古今时有,如一二日内,大雨毁坏公私庐舍万余间,未尝闻矣。今复逾月阴霪不解,诸军营垒类皆暴露,愁痛呻吟,夜以继晨,殆无生意。'"[⑤]指出这场特大暴雨造成的灾害前所未有,持续发展的灾情使民不聊生,真是"秋风秋雨愁煞人。"其中营房损失尤为惨重:"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坐"。[⑥] 乙酉(二十八日),"以久雨,遣使祈于岳渎名山大川。"[⑦]这就是说,一直到九月底仍在降雨,却又不知最终下到何时才消停。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八月乙未,第4985页。

②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28,第916~92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九月壬戌,第4996页。

④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九月丙子,第5001页。

⑥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21《濮议本末》,第8册第25~26页。

⑦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8页。

入冬以后，气象并未好转。首先是十月下了场冻雨：乙巳（十九日），“雨木冰。”①又：十月乙巳，“雨木冰。”②而阴雨也没有结束，一直到十一月中旬。

十一月壬申（十六日），开封终于享受到了久违的阳光。朝廷举行例行的南郊祭天大礼，“先是，以久阴雨晦，及车驾赴青城，中道开霁，人心大悦。”③参加典礼的参知政事欧阳修记载：“京师水后，继以阴雪，甫近郊礼次开晴。青城宿斋，云日澄和，人情舒畅，遂成大礼。”④他的《奉和刘舍人初雪》诗云：“夜雪填空晓更飘，龙墀风冷佩声高。琼花落处萦仙仗，玉殿光中认赭袍。”⑤表明冬季有降雪。

十二月己亥（十四日），“雨黄土。”⑥这是本年度的第三次沙尘天气，与天禧四年的次数相同。

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年）

关键词：秋季雨灾。

治平三年开封气象只有在士大夫的诗文中，显示出开封雨水、气温的一些情况。官方没有正式记载，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重大

①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8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6，治平二年十一月壬申，第5007页。
④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53《与薛少卿书》13，第8册第281页。
⑤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57《奉和刘舍人初雪》，第2册第606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

气象事件,而是官方失载或史料失传。

春季不缺雨水,例如三月三日的上巳节前有雨。韩琦《丙午上巳琼林苑赐筵》云:“春光浓簇宝津楼,楼下新波涨鸭头。嘉节难逢真上巳,赐筵荣入小瀛洲。仙园雨过花遗靥,御陌风长絮走球。禊饮不须辞巨白,清明来日尚归休。”①丙午年即治平三年,“仙园雨过花遗靥”即是雨情的反映。欧阳修《和昭文相公上巳宴》进一步证实道:“一雨初消九陌尘,秉兰修禊及芳辰。”②也多阴云天气。三月三日,司天监言:“彗星晨见于东方,在营室。”“自是日见,然天多阴云不辨。”③说明上旬多阴雨。

夏季的雨水也见于文人的诗中。四月份,韩琦《首夏西亭》云:“一霎轻尘小雨过,园林风物尚清和。巢栖旧燕将成子,盆植新莲未出荷。”④又作《次韵和崔国博西亭喜雨》云:“暑雨滂然仅作霖,连宵殊未扩阴森。全祛下土将焚患,尽识高穹不忍心。斗厌埃氛开众目,了无烦热自吾襟。当轩倍胜松风过,何必清音一弄琴。”⑤尽管如此,仍多暑热天气。时任参知政事的欧阳修在一封信中叮咛友人说:“惟酷暑,为时自爱。”⑥

重大气象事件是秋季出现严重的雨涝。刘攽载道:“治平三

①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10《丙午上巳琼林苑赐筵》,第409页。

②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和昭文相公上巳宴》,第1册第565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9,第2086页。

④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10《首夏西亭》,第409页。

⑤ 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安阳集编年笺注》卷10《次韵和崔国博西亭喜雨》,第412页。

⑥ 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欧阳修集编年笺注》卷147《与王懿格公书》12,第8册第89页。

年秋，京师大雨，涌水出，民舍多垫坏者。予所居独完整无恙，及雨止，加葺其垣墙。因为小赋。"赋中写道："岁荒落之淫雨兮，涌虽出而为灾；汩波流之罔极兮，浩潺湲而无涯。栋梁圮而弗支兮，堂坛荡而为溪。何昔日之高明兮，今直委而污泥。彼携持之与抱负兮，或耄耋之与孩婴。念独不保其阖庐兮，亦有朱户之亡其闬闳。将鬼瞰之使然兮，固天理乎其不平也。愧予居之僻陋兮，岂择处而淹留。四邻耸而逋逃兮，恨众人之我尤。福莫大于无过兮，顾舍此其何求。葺垣墙而圬墁兮，其托喻以监。"①从中得知，水灾毁坏了许多房屋，不少居民无家可归。

宋英宗治平四年丁未(1067 年)

关键词：浮尘，暴风，夏旱，冬旱。

新年第一天，就出现大风浮尘天气。正月初一，"是日，大风霾。"②

又："春正月庚戌朔，大风霾。"③

又：正月庚戌，"大风霾。"④

又："春正月朔，大风霾。"⑤

又："正月庚辰朔，大风霾。是日，群臣上尊号，廷中仗卫

① 刘攽《彭城集》卷1《葺所居赋》，第1907册第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9，治平四年正月庚戌，第5073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0，治平四年正月，第533页。

④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60页。

⑤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7，治平四年正月，第398页。

皆不能整。时帝已不豫，越七日崩。"①

仅就风力而言，确实比较大。史家将其与宋英宗逝世联系在了一起。

春季风虽不调却雨顺，降水情况正常。是年春天有诏云："岁比不登，今春时雨，农民桑蚕、谷麦，众作勤劳，一岁之功，并在此时。"②气象有利于春耕。

闰三月至四月的春夏之间，仍多暴风怒号天气。四月戊辰（二十一日），参知政事吴奎指出："乃者闰月以来，寒暄不节，暴风屡作。今兹时雨愆亢，螟螣孳生"。③ 韩维也关注道："臣伏见累月以来，气令舛逆，寒暄不常，暴风数兴，雨不得下。"④不仅气温寒暖有异，常有暴风，降雨也稀少，遂致夏季干旱。

五月辛巳（四日），即位不久的宋神宗"以久旱，命宰臣祷雨。"⑤五月十三日，"诏差朝臣五岳四渎诸水府祈雨。十九日，以感，复命报谢。"⑥可知十九日以前，下了场令朝廷感谢的雨水。五月十九日，司马光上书道："臣窃见陛下近以久旱为灾，分命使者，遍祈岳渎，靡神不举，精诚感通，甘雨降集，诚中外之大庆。然暑月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15页；参见《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3页。

② 《宋史》卷173《食货志》上1，第4166页。

③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1，治平四年四月戊辰，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页。

④ 韩维《南阳集》卷24《乞省来事忧饥民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1册第712页。此奏不载年月，据吴奎奏议时间、内容，二者当相同；《历代名臣奏议》卷244（第3213页）作"熙宁中"，误。标题中的"来"，《历代名臣奏议》卷244作"末"为正。

⑤ 《宋史》卷14《神宗纪》1，第266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1，第738页。

暴雨,多不广远。……今者京城虽已得雨,伏望陛下不可遽以为秋成可望,怠于忧民。"[①]告诫年轻的新皇帝不可因为开封雨水充足,而忽视其他地区。

冬季仍然干旱。十一月戊子(十四日),皇帝"分命宰臣祈雪。"[②]但终冬并无降雪。"治平四年冬,无雪。"[③]因有祈雪之举,加以下文的旁证,所以认定为旱冬,不认定为暖冬。

宋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年)

关键词:春旱,夏旱,秋涝,冬旱。

去年冬季的旱情,延续到新年的正月,使朝廷感到了恐慌。正月丁丑(四日),朝廷"以旱,减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壬辰(十九日),宋神宗"幸寺观祈雨。"[④]正月四日的《冬旱减降德音》云:"绵跨大冬之穷,凌涉元春之首,讫无雨雪,沾被农畴。诉上帝以载祈,走百神而并祷。虽精衷之内罄,期美政而蔑闻。中夜以兴,寸心是悼。省兹大变,实在眇躬。"[⑤]详细记载的情况是:"熙宁元年正月十四(按:"十四"应为"四")日,诏:'以经冬无雪,令各述朕躬过失、时政未符天意者。'宰臣曾公亮等同对,引咎拜谢。上曰:'日与卿等相见,议政之外,未闻忠规。朕非欲文饰,诚冀卿等极言阙失,以答天变也。'十七日,曾公亮言:'臣二上表及再进

① 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36《乞访四方雨水札子》,第474页。

② 《宋史》卷14《神宗纪》1,第267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④ 《宋史》卷14《神宗纪》1,第268页。

⑤ 《宋大诏令集》卷153《冬旱减降德音》,第571页。

札子,以阴阳不调,雨雪愆亢,乞从免黜。面蒙敦谕,未赐允从。伏望体臣至诚,许从罢黜。'手诏答曰:'亢沴踰时,物蒙其害,此上帝之警予,奚烦辅臣累牍请避!书经百上,朕亦不听也。'二十二日,……知谏院吴申言:'陛下虔精请雨,未获近应。古有望祭山川之礼,今黼祈群神,此理独阙,宜令礼官讲复其故。及诸路州县仙圣之祠,虽不在祀典,而水旱应祈者,并委州县遣官洁斋致祷。'从之。至二十五日方雨,二月七日雨霈霈。上曰:'好雨,春苗有望。'枢密使文彦博等奏曰:'雨雪久愆,若非陛下精神动天,何以致此!'上曰:'天道不远,苟怀康济之心,必蒙昭答者。'韩绛曰:'若上下协心,专务康济生灵,必获天佑。'"①

又:正月"二十七日,幸西太一宫谢雨。先是正月十(七)九日幸相国、天清寺、集禧、醴泉观祈雨,又下诏举望祭礼,及诸处遍祈,帝又谓辅臣曰:'朕尝于禁中发大□誓愿祈雨雪,俟有验,当诣西太一宫谢之。'至是雨足,乃往。二月七日,雨甚,帝曰:'时雨应祈,春苗有望。'"②

又:熙宁元年正月,"帝亲幸寺观祈雨,仍令在京差官分祷,各就本司先致斋三日,然后行事。诸路择端诚修洁之士,分祷海镇、岳渎、名山、大川,洁斋行事,毋得出谒宴饮、贾贩及诸烦扰,令监司察访以闻。诸路神祠、灵迹、寺观,虽不系祀典,祈求有应者,并委州县差官洁斋致祷。已而雨足,复幸西太一宫报谢。"③

从以上史料可知,正月二十五日和二月七日两日,均有降雨,旱情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 之 21,第 2092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11 至 12,第 738 页。

③ 《宋史》卷 102《礼志》5,第 2501 页。

熄灭。

然而,初夏仍缺雨水。四月戊申(七日),皇帝"命宰臣祷雨"[①]就是证明。

夏末以及秋天,却是霖雨成灾,此雨开始于夏季六月末。翰林学士吕公著上书指出:"臣伏见夏秋之交,淫雨为沴,乃甲申地震京师"。[②] 七月己卯(九日),群臣上表要求给宋神宗加上尊号曰"奉元宪道文武仁孝",皇帝拒绝道:"朕方以淫雨、地震,日虞倾祸。被此洪名,有惭面目。"最终不许。[③] 可知此前一直阴雨连绵,使皇帝心烦意乱,心惊胆怯。七月中旬,开封又发生地震,同时下起更大的雨水:甲申(十四日)"京师地震",乙酉(十五日)"又震,大雨。"[④]七月二十八日,雨水仍未休止:"以霖雨未至(止?),遣官祈天地及宗庙、社稷、五岳、四渎,仍令辅郡长吏斋洁祈祭所在名山灵祠,开在京寺观纵士庶焚香五日。"[⑤]看来这场雨水延续月余。

冬天又缺降雪。朝廷从十一月中旬开始,连续三次举行祈雪仪式:十一月癸未(十四日),"命宰臣祷雪";十二月己亥(一日),"命宰臣祷雪";癸丑(十五日),皇帝亲自"祷雪于郊庙、社稷。"壬戌(二十四日),"雪。"[⑥]终于在年底的十二月末才等来降雪。

---

① 《宋史》卷14《神宗纪》1,第268页。
②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02,吕公著奏,第3910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1,熙宁元年七月,第552~553页。
④ 《宋史》卷14《神宗纪》1,第269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2,第738页。
⑥ 《宋史》卷14《神宗纪》1,第269~270页。

宋神宗熙宁二年己酉(1069 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雪灾,冷冬。

阳春三月,出现了严重干旱。史书载:“熙宁二年三月,旱甚。”[①]三月丙戌(十九日),宋神宗“命宰臣祷雨。”乙未(二十八日),启动恤刑感天活动:“以旱虑囚。”[②]此前的三月壬辰(二十五日),宋神宗还“分遣辅臣祷雨于郊庙、社稷。上忧旱甚,言:‘当避正殿,又恐妨同天节宴未便。’富弼曰:‘此但系陛下至诚,亦不须避殿。’上曰:‘避殿止亦是文饰。’弼曰:‘阴阳不和,皆臣等燮理无状所致。然臣等微眇,不足以动天。陛下以至诚应天,则天必应也。’”[③]可惜苍天没有任何反应。

旱情持续到夏季。四月三日,皇帝“幸集禧观、醴泉观、大相国寺祈雨。”[④]在四月丙午(十日)宋神宗生日的当天,才有降雨。“同天节,罢上寿。是日雨。”[⑤]雨水固然珍贵,然而不属于有效降雨。四月丙辰(二十日)的《旱灾避殿撤乐减膳诏》云:“朕承祖宗之绪,历日未久。而阴阳错缪,星辰失行。河决地震,相仍为患。方夏大旱,宿麦时槁,民之失职,无所告劳。”[⑥]可见旱情并没有消失,麦子已显枯萎之状。

七月乙丑(一日),上午有雾,多云。司天监奏:“日食,辰巳之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2 页;《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1 页。

② 《宋史》卷 14《神宗纪》1,第 270 页。

③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 12《神宗圣政》,熙宁二年三月,第 12 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12,第 738 页。

⑤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11,熙宁二年四月,第 559 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 153《旱灾避殿撤乐减膳诏》,第 572 页。

间有阴雾”。[1] 又：七月乙丑朔，“太史言日当食八分，是日阴云蔽食，不及定分。”[2]

冬季的多雪低温成灾。苏辙是年在开封，有诗云：“京师三日雪，雪尽泥方深。闭门谢还往，不闻车马音。”[3]这是一场雪的记录。闰十一月丁巳（二十四日），宋神宗有诏：“京师大雪，民多冻死者，令籍贫民不能自存者，日给钱二十。”[4]向无助贫民发放救济金，以防冻死。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又诏：“京城内外值此寒雪，应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令开封府并拘收分擘，于四福田院（注）[住]泊，于见今额定人数外收养。仍令推判官、四厢使臣依福田院条贯看验，每日特与依额内人例支给与钱养活，无令失所。至立春后天气稍暖日，申中书省住支。所有合用钱，于左藏库见管福田院钱内支拨。”[5]又：“熙宁二年，京师雪寒，诏：‘老幼贫疾无依丐者，听于四福田院额外给钱收养，至春稍暖则止。’”[6]朝廷为防止更多穷人冻死，加大了福利机构福田院的收养力度，明确规定要一直持续到气温转暖，并保证经费支拨。

---

①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熙宁二年七月乙丑，第207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2页。

③ 苏辙《栾城集》卷3《南窗》，第61页。系年据孔凡礼《苏辙年谱》学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81页。

④ 司马光著，李裕民校注《司马光日记校注》卷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28，第6317页。“住”原作“注”，据同书《食货》60之3，第5866页改。

⑥ 《宋史》卷178《食货志》上6，第4339页。

宋神宗熙宁三年庚戌(1070年)

关键词:夏旱,秋旱,冰雹,冻雨。

初春有雪和春雨。在开封任职的苏轼有诗云:"穷巷凄凉苦未和,君家庭院得春多。不辞瘦马冲残雪,来听佳人唱《踏莎》。……细雨郊园聊种菜,冷官门户可张罗。放朝三日君恩重,睡美不知身在何。"[①]先是"残雪",可知前有降雪;后云"细雨"以及"放朝三日",则是春雨降临,道路泥泞不便行走,朝廷放假三日。

仲夏缺少雨水,导致包括开封在内的全国干旱。"三年,诸路旱,六月,畿内旱。"[②]又:"三年,畿内及诸路旱。"[③]其间偶有阴雨天气。五月乙巳(十六日),"月当食,云阴雨不见。"[④]

入秋不久,发生冰雹。七月戊戌(十日),"雨雹。"[⑤]又:戊戌,"雨雹。"[⑥]又:七月,"旱。雨雹。"[⑦]又:七月,"京师雨雹。"[⑧]

旱情再次出现。八月庚申(三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雨。"[⑨]八月丙寅(九日),皇帝"以久旱御崇政殿,疏决系囚,杂犯

①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6《次韵杨褒早春》,第1册第291页。

②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3,熙宁三年七月戊戌,第5175页。

⑥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76页。

⑦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8,熙宁三年七月,第433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庚申,第5198页。

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笞释之。”[①]对我们的研究而言，这一决定反映了旱情在加剧。

冷空气像冰凉的利剑，一下子把季节切进冬季，气温骤降，下起了冻雨。十月甲子（七日），“雨木冰。”[②]又：甲子，“雨木冰。”[③]又：十月，“京师雨木冰。”[④]魏泰记载：“熙宁三年，京辅猛风大雪，草木皆稼，厚者冰及数寸”。[⑤] 所指就是此事。

冬季有大雪。十二月八日，诏云：“京城里外雪寒，应老疾、孤幼、无依、乞丐者，令开封府并分擘于四福田院住泊，于额外收养，仍令推判四厢使臣依旧福田院条约看验，每日依额内人给钱养活，无令失所。其钱于左藏库见管福田院钱内支给，候春暖即申中书住支。”[⑥]这些救济措施，说明降雪量大，气温低下。正如开封府判官苏轼在与人信中透露的那样：“久客都下……今冬积雪四五尺”。[⑦]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熙宁三年，为“穷腊未雪”，资料来自曾巩《曾巩集》卷40。经核查，此为《诸寺观祈雪文》，既不详地点，也不详年代。其表“熙宁四年前后”一栏为“冬温少霜雪”，资料来自司马光《传家集》卷14。经核查，出自《送丁正臣通判复州》，同样是既不详地点，也不详年代。均不可用于开封以及本年。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丙寅，第520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16，熙宁三年十月甲子，第5253页。

③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77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⑤ 魏泰《东轩笔录》卷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9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37之9至10，第3139页。

⑦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59《与杨济甫十首》，第18册第6551页。

宋神宗熙宁四年辛亥(1071 年)

关键词:春旱,沙尘暴,夏旱。

春季又逢干旱。二月丁丑(二十一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雨。"①又:丁丑,"祷雨。"②

夏季有沙尘暴。四月癸亥(八日),"京师大风霾。"③

六月又出现干旱天气。丙寅(十三日),"录系囚,杂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释之。时雨愆亢故也。"④

夏季气温也较高,令在开封任职的苏轼难以忍耐,在一封信中开头即呼"热甚"!⑤

宋神宗熙宁五年壬子(1072 年)

关键词:夏旱,沙尘,冬旱。

正月里,曾经一连多日阴天。辛丑(二十一日),司天监灵台郎亢瑛上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多日阴天等自然现象是进行他政治斗争的气象武器,王安石大怒,将其送英州编管。丁未(二十七日),"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

① 李焘《续资治鉴长编》卷 220,熙宁四年二月丁丑,第 5357 页。

② 《宋史》卷 15《神宗纪》2,第 279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6《物异考》12,第 8307 页;《宋史》卷 67《五行志》5,第 1473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24,熙宁四年六月丙寅,第 5452 页。

⑤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 59《答李才元一首》,第 18 册第 6502 页。

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①]开封上空连续多日天低云暗，引起了严重的政治动荡，甚至成了军兵造反的理由！看来天阴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都非同寻常。

夏季缺雨干旱。六月一日，诏："时雨未降，辅郡名山圣祠可指挥所在长吏精虔祈祷。"三日，皇帝"幸集禧观、大相国寺祈雨。"九日，"复幸谢雨。"[②]又：辛亥（三日），"幸集禧观、大相国寺祈雨……丁巳（九日），谢雨。"[③]由此可知，在六月三日、九日之间，有场使皇帝感激的雨水。沈括记载道："熙宁中，京师久旱，祈祷备至，连日重阴，人谓必雨，一日骤晴，炎日赫然。予时因事入对，上问雨期，予对曰：'雨候已见，期在明日。'众以谓：'频日晦溽，尚且不雨，如此旸燥，岂复有望？'次日，果大雨。是时湿土用事，连日阴者，'从气'已效，但为'厥阴'所胜，未能成雨，后日骤晴者，'燥金'入候，'厥阴'当折，则太阴得伸，明日运气皆顺，以是知其必雨。此亦当处所占也。若他处候别，所占亦异。其造微之妙，间不容发。"[④]由此可知沈括预报的准确和降雨量比较大。但是农业干旱仍然形成。六月丙子（二十八日），皇帝诏云："闻畿县及辅郡民被旱灾，而官司以出条限不许披诉，令开封府界提点司、京东西转运司体量合放税分数以闻。"[⑤]布置检灾免税工作。

冬季气象情况的记载，得益于当时准备到五台山参拜的日本僧人成寻的日记。他于熙宁五年十月九日至十一月一日在开封，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辛丑、丁未，第5571、5579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2，第73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辛亥、丁巳，第5672、5675页。

④ 沈括《梦溪笔谈》卷7《象数》1，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54页。这条史料无确切系年。按沈括熙宁五年兼任提举司天监（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8，熙宁五年九月戊辰，第5802页），职掌观测天象，推算历书，宋神宗向他询问"雨期"，正是其职责，当在本年夏季。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4，熙宁五年六月丙子，第5692页。

除了个别的几天外,大部分时间都记载着天气。

按其记载,十月中旬以来均为晴天:

十月九日,天晴。

十日,天晴。[1]

十一日,天晴。

十二日,天晴。

十三日,天晴。

十四日,天晴。

十五日,天晴。

十六日,(未载气象)。

十七日,(未载气象)。

十八日,天晴。

十九日,天晴。

二十日,天晴。

二十一日,天晴。

二十二日,天晴。

二十三日,天晴。

二十四日,(未载气象)。

二十五日,天晴。

二十六日,天晴。

二十七日,天晴。

二十八日,天晴。

二十九日,天晴。

---

①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3,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271页。

三十日,天晴。[①]

十一月一日,也是"天晴"。[②] 此后成寻一行离开了开封前往五台山。

十二月二十七日成寻返回开封,即逢降雪。

二十七日,雪下。……今日雪下,明知文殊菩萨加护,院内诸僧皆以感悦。依两月无雪,公家致怪,敕传法院,被祈雪下,即廿四日大雪下,五寸许云云。而途中无雪下,弥以闻喜。

二十八日,天晴。

二十九日,天晴。

三十日,天晴。[③]

他后来回忆说:"还向之间,二十六日无雪下,廿六日着当院,二十七日雪下,是又大喜也"。[④] 按其所记,冬季长期没有降雪,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二十七日才连降两场大雪。

十二月癸未(九日),出现沙尘天气:"雨土。"[⑤]又:十二月癸未,"雨黄土。"[⑥]

宋神宗熙宁六年癸丑(1073年)

关键词:春旱,夏旱,秋旱,冬旱。

---

①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4,第273~355页。

②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5,第357页。

③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5,第447~468页。

④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6,第510页。

⑤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2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熙宁六年开封的总体气象情况是,四季都有旱情出现,但未蔓延,多有降水解除。

整个春天,日本僧人成寻都在开封盘旋,其日记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气象资料。

正月里有两场降雨,分别为十日至十一日、二十七日。但不属于有效降雨,以至于皇帝干脆说:"正、二月无雨,五谷可绝"。[1] 具体每天气象如下:

一日,天晴。
二日,天晴。
三日,天晴。
四日,天晴。
五日,天晴。
六日,天晴。
七日,天晴。
八日,天晴。
九日,天晴。
十日,雨下。
十一日,雨下。……午时,天晴。
十二日,天晴。
十三日,天晴。
十四日,天晴。
十五日,天晴。
十六日,天晴。
十七日,天晴。

①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7,第576页。

十八日,天晴。

十九日,天晴。

二十日,天晴。

二十一日,天晴。

二十二日,天晴。

二十三日,天晴。

(二十四日脱缺。)

二十五日,天晴。

二十六日,天晴。

二十七日,寅一点,五人、通事参内,天晴。……午时,五人归来,雨少下。

二十八日,天晴。

二十九日,天晴。

三十日,天晴。

二月份,仅月末有短时小雨,其他都是晴天。具体每天气象如下:

一日,天晴。

二日,天晴。

三日,天晴。

四日,天晴。

五日,天晴。

六日,天晴。

七日,天晴。

八日,天晴。

九日,天晴。

十日,天晴。

十一日,天晴。

十二日,天晴。

十三日,天晴。

十四日,天晴。

十五日,天晴。

十六日,天晴。

十七日,天晴。

十八日,天晴。

十九日,天晴。

二十日,天晴。

二十一日,天晴。

二十二日,天晴。

二十三日,天晴。

二十四日,天晴。

二十五日,天晴。

二十六日,天晴。

二十七日,天晴。

二十八日,天晴。申时,少雨下。酉时,止了。

二十九日,天晴。[①]

如此缺少降水的情况持续发展,进入三月旱情开始比较严重,皇帝病急乱投医,竟然请求日本僧人施法祈雨。从三月四日下午开始下雨,到六日下午雨过天晴,除中间有短时期间歇外,下了两天两夜,总降雨量达到“二尺五寸”即792.5毫米,足够消除旱情。下旬又有十四、十九、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三十日六次降雨,彻

①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6,第472~572页。

底解除旱情，甚至开始有雨涝之虑。据成寻日记，三月份具体每天气象如下：

一日，天晴。……从内里有御史供奉官，宣旨云："正、二月无雨，五谷可绝，令祈雨，可勤仕否？"答奏云："随圣旨可勤仕。"使还参了。无几，从大内后苑传宣云："日本国成寻于后苑可粉坛祈雨者，且委知者。"出领状了。

二日，天晴。辰时，有祈雨粉坛请书，后苑司皆判，日本国僧成寻从今日于后苑可粉坛祈雨者。……（后苑）有文母屋，内立大坛，东庇涂护摩坛。行事太保一人、供奉官一人（日本藏人。），随色目五宝等皆实时持来。立十二天供诸龙王坛，须修水天法俱梨迦龙，而《法花》华年来凭深，就中光宅云法师依皇帝请，讲《法华经》，……又诸寺高僧廿三人为看经祈雨请来。

三日，天晴。（引按：宋朝官方的记载是："先是，三日，上批：'时雨应祈，稼穑是赖，获此嘉应，非朕敢任，其赦天下，与民均福。'王安石曰：'民每欲雨，陛下辄一祈未尝不辄应，此陛下至诚感天之效。"[①]意思是：此前皇帝亲自祈雨并有降雨，且与成寻记载降雨的时间不同。）

四日，天晴。后夜时后，中心思之，今日已及三日，而天晴无雨气，本尊诸尊可助成给。……未时，俄以天翳，大雨下，雷电频鸣，雨足弥大，一时之间，大降甚雨。申时，天晴，雨气散了。……太保为御使来，怀中出取一纸与小僧，文云："虽似多感应，得雨不多，弥可精祷者。"……其后有雨气，虽小雨下，风频吹，不快也。申三点，有敕使太保仰云："虽有雨气，风迅吹，雨不下，可祈止风"。……酉一克，风止，雨大下，终夜甚雨。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3，熙宁六年三月丙辰纪事，第5918页。

五日,雨下,从夜至辰时大下。巳一点,雨颇宜间,皇帝御驾,诸僧共立间,申万岁如常。……从未时雨大下,终夜甚雨。

六日,雨大下。……行事太保云:"雨已满,水出二尺五寸云云。至于今者,可止雨者。"从日中时祈止雨由,从申时天晴毕,而云尚厚,以行南为冯。……终夜无雨。

七日,天晴,云散,日光显现,人人大悦。

八日,天晴。

九日,天晴。

十日,天晴。

十一日,天晴。

十二日,天晴。

十三日,天晴。

十四日,雨下。

十五日,天晴。

十六日,天晴。

十七日,天晴。

十八日,天翳。

十九日,天晴。……酉时,雷电频发,大雨下,中心为悦。

二十日,天晴。

二十一日,天晴。午后,雨下。……午时,还着传法院,雨下,有感。……终日终夜雨下。

二十二日,雨下。……今日终日大雨,副僧录云:"雨已多多,为麦不吉,可祈止雨者。"祈之。入夜,止了。

二十三日,天晴。

二十四日,雨下。

二十五日,天晴。

二十六日,天晴。

二十七日,天晴。

二十八日,天晴。

二十九日,天晴。

三十日,天翳。……终日翳,无雨,子时,小雨下。①

入夏的四月份天空多晴朗,仅有初一的一场短时雨水。

成寻记载:“一日,雨下。今日日蚀,卯时云云。为不令晴现祈雨,从寅时雨下,巳时雨止,中心感喜。”②沈括也记载:“熙宁六年,有司言日当蚀四月朔,上为彻膳,避正殿。一夕微雨,明日不见日蚀,百官入贺。……蔡持正为枢密副使,献诗一首,前四句曰:‘昨夜薰风入舜韶,君王未御正衙朝。阳辉已得前星助,阴沴潜随夜雨消。’”③则是三十日晚和四月一日凌晨,下了一夜零星小雨。史书记载的是:“四月甲戌朔,太史言日当食,阴云不见。”④四月一日是阴天,并延续到次日。

接着看成寻的记载:

二日,天翳。

三日,天晴。

四日,天晴。

五日,天晴。

六日,天晴。

---

①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7,第575~651页。

②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8,第654页。

③ 沈括《梦溪笔谈》卷15《艺文》2,第115页;又见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10《蔡持正日食献诗》,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5~396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2页。

七日,天晴。

八日,天晴。

九日,天晴。

十日,天晴。

十一日,天晴。

十二日,天晴。

十三日,天晴。

十四日,天晴。

十五日,天晴。

十六日,天晴。①

此后,成寻离开了开封。

到了五月,旱情再次出现。戊申(六日),朝廷"祷雨。"②又:戊申,"分命辅臣祈雨。"丙辰(十四日),"遣官谢雨。"③可知期间有雨水降临。

秋天仍缺雨水。七月己酉(八日),宋神宗"祷雨。"④又:己酉,"分命辅臣祈雨。"庚申(十九日),"分命辅臣祈雨于郊庙、社稷。"此后有降雨,所以,乙丑(二十四日),"遣官谢雨。"⑤九月旱情再现。戊戌(二十二日),"分命辅臣祈雨。"⑥戊辰(二十八日),宋神宗"诏祷雨,决狱。"⑦

---

① [日]成寻著,王丽萍点校《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卷8,第654~687页。

②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5,熙宁六年五月戊申、丙辰,第5950、5953页。

④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4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6,熙宁六年七月己酉、庚申、乙丑,第5978、5983、598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熙宁六年九月戊戌,第6016页。

⑦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4页。

七月丙寅(十三日)还有一特殊气象:“是夜五鼓,西北天鸣如磨。”[①]这是一种低沉而经久不衰的隆隆声,仿佛推磨时发出的声响,是闷雷的一种形式。

冬季继续干旱。十月庚辰(十一日),“分命辅臣祈雪。”[②]甲午(二十五日),“诏五岳、四渎所在长吏祈雪。”[③]看来是全国性的旱情。

直到十一月末,才降大雪。十一月丙寅(二十七日),“大雪,诏京畿收养老弱冻馁者。”[④]又:丙寅,“诏开封府雪寒,京城内外老疾幼孤无依者,并收养于四福田院,自今准此。”制度化的救寒行动从此开始;戊辰(二十九日),朝廷“遣官谢雪。”[⑤]

宋神宗熙宁七年甲寅(1074年)

关键词:春旱,沙尘暴,夏旱,冰雹,秋旱。

去年降水不多,今年依然如故,总体天气情况与去年基本相同。

二月己丑(二十一日),朝廷就开始“祷雨。”[⑥]又:己丑,“分命辅臣祈雨。”[⑦]

三月庚子(三日),宋神宗再次“分命辅臣祈雨。”癸卯(六日),皇帝“诏以旱避正殿,减常膳。”[⑧]表明旱情严重。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6,熙宁六年七月丙寅,第598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庚辰,第602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7,熙宁六年十月甲午,第6030页。

④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4页;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0上,熙宁七年三月,第347册第48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丙寅、戊辰,第6051页。

⑥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5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0,熙宁七年二月己丑,第6099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庚子、癸卯,第6108、6111页。

又:癸卯,“以旱避殿减膳。”①

又:三月六日,“诏以旱祈雨未应,自六日易服,避正殿,减常膳。同日,群臣诣阁门拜表,以虏使之来,诞辰之庆,宜复常礼,后三上表,犹不许。十三日,以旱,(遣)②官分祈祷京城并畿内诸祠,其五岳、四渎并委长吏致祷祭。仍令诸路监司检察巡按所部淹延枝蔓刑狱,审刑、大理未断公案,疾速结绝以闻。”③

又:三月十三日,“以旱,遣官分祷京城、畿内诸祠、五岳、四渎,各委长吏致祭。”④

又:庚戌(十三日),“以旱遣官分祷京城、畿内诸祠,其五岳、四渎并委长吏致祭,仍令诸路监司检察巡按所部淹延枝蔓刑狱,审刑、大理未断公事,疾速结绝以闻。”⑤

三月辛亥(十四日),宋神宗的《旱灾避殿损膳宰臣等上表请复不允批答》云:“天降之灾,旱虐为甚,历日弥久,害及嘉生。故自贬损,冀欲销去,而精诚不至,报应未蒙。侧身以思,深用震悼。而卿等反以敌使之来,诞辰之庆,宜复常膳,何其遽也?”⑥由于天旱,皇帝不敢恢复正常起居。

这时,祸不单行,契丹遣泛使萧禧来要求割让河东的部分土地,气象、政治、外交混搅一起,朝野颇为惊慌。三月壬子(十五日),王陶言:“大旱,又泛使来,人惶扰,必致大乱。”宋神宗向王安石转述了这句话,王安石说:“乱亦何难致,若人主失计,则天下大

①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5页。

② 原为“谴”,应为“遣”。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1,第2092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2,第73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庚戌,第6116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54《旱灾避殿损膳宰臣等上表请复不允批答》,第573页。

乱矣。人主苟无失计,徒以旱故遂大乱,即无此理。"冯京说:"大旱盗贼起,何为而不乱?"王安石云:"君子在位,若旱而不能除盗贼,亦无此理。但恐陛下所任,未尽君子而已。"癸丑(十六日),皇帝与大臣又一次讨论旱灾与政事。宋神宗对辅臣道:"成都且休置市易务,如何?"他顶不住旱灾的压力,在变法问题上有所动摇。王安石回答:"已遣李杞相度,俟其还,不置亦无伤。"宋神宗说:"若不置更相度,即蜀人必致惊扰……天旱民饥,欲且省事。"王安石反驳道:"若因天旱人饥,便废修政事,恐无此理。"①王安石反对把气象与政治联系在一起,坚持变法不动摇。

三月戊午(二十一日),如同火上浇油,又出现沙尘天气:"雨黄土。"②

面对旱灾,年轻的皇帝方寸大乱,屡次大赦天下。"先是,上欲赦以救旱灾,佥谓一岁三赦非宜。"三月己未(二十二日),宋神宗打算再次大赦,王安石反对道:"若一岁三赦,即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皇帝只好作罢。③ 乙丑(二十八日),宋神宗诏令中书:"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此前,宋神宗对翰林学士韩维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韩维回答道:"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皇帝马上表示赞同,遂令他起草此诏,"诏出,人情大悦。"④韩维起草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壬子、癸丑,第6118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己未,第6127页。

④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七年三月,第602页。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丑,第6138页。

的《求直言诏》云：

> 朕涉道日浅，昧于致治，政失厥中，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冬迄春，旱暵为虐，四海之内，被灾者广。间诏有司损常膳，避正殿，冀以塞责消变，历日滋久，未能休应。嗷嗷下民，大命近止，中夜以兴，震悸靡宁，永惟其咎，未知攸出。意者朕之听纳不得于理欤？狱讼非其情欤？赋敛失其节欤？忠谋谠言郁于上闻，而阿谀壅蔽以成其私者众欤？何嘉气之久不效也？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直言朝廷阙失，朕将亲览，考求其当，以辅政理。三事大夫其务悉心交儆，成朕志焉。故兹诏示，想宜知悉。[①]

旱灾的严重性，还有一种说法："是时，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②]其实，从上文可知，熙宁六年七月以来，既有降雨，也有大雪，此说其实是在新旧两党政治斗争中，旧党需要的夸张和宣扬，无视事实，强调旱情很严重。

炎热的夏季到了，人们更加焦急。四月己巳(二日)，皇帝因灾情而愁容满面："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每辅臣进见，未尝不叹息恳恻，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逢，但当益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上曰：'此岂细故？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中书条奏，请蠲减赈恤。"当天皇帝还指示："久旱，可选日差官再祈郊庙、社稷及分祷宫观、寺院。"[③]又："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正在大力推行变法的王安石说："水旱常事，尧汤所

① 韩维《南阳集》卷15《求直言诏》，第1101册第639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乙丑，第6138页。

② 《宋史》卷321《郑侠传》，第1043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巳，第6148~6149页。

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广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宋神宗不以为然："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下令灾区暂停推行方田、保甲法。[1]庚午（三日），诏开封府界提点司"督责诸县捕蝗，得雨即时以闻。"[2]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愤然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旱灾成为攻击的重型武器，明确指出："天旱由王安石所致，若罢安石，天必雨！"[3]将社会政治与客观气象的因果绝对地联系起来。还说道："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困苦道路。"[4]所言是全国概括，并非专指开封。这场旱灾是全国性的："七年，自春至夏，河北、河东、陕西、京东西、淮南诸路久旱。"[5]

不久即下雨，但时间记载不一。一作四月四日晚："初四日晚，得雨，初五日，一日一夜大雨。"[6]又："四月一日，下诏责躬，许内外臣僚实封言事，越三日大雨，远近沾足。……初七日早朝，群臣既贺雨"。[7]一作癸酉（六日）："以旱罢方田。是日，雨。"[8]又：癸酉，"是日，雨。"[9]李焘在四月甲戌（七日）记载："先是，上以久旱避殿，易服，减常膳，群臣屡请不从，至是雨告足，群臣又表请，乃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七年四月，第60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庚午，第6150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乙亥，第6207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戌，第6152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
⑥ 郑侠《西塘集》卷1《三月二十六日以后所行事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7册第371页。
⑦ 郑侠《西塘集》附录《本传》，第1117册第507页。
⑧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5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癸酉，第6151页。

从之。"①可见这个时间是"雨告足"的时间,并不是开始下雨的时间。无论何时,显然是场解除旱情的有效降雨。所以,癸未(十六日),朝廷"遣官谢雨。"②应该指出的是,旱情是全国性的,降雨却是地方性的,局限于开封一带。四月中旬司马光的上疏中提到这点:"又闻京师近虽获雨,而畿甸之外旱气如故"。③

继之又下了场冰雹:四月甲申(十七日),"雨雹。"④又:四月,"京师雨雹。"⑤

旱灾等灾害,随即形成饥荒。己丑(二十二日),宋神宗的批示道:"闻府界诸县民阙食,令提点司官体量具赈济以闻。"⑥要求救济开封灾民。五月壬子(十五日),"诏开封府、白马县界旱及十分,其茭滩地租草与倚阁。"⑦暂缓了灾区草租的征收。

五月初,连续两天下起了冰雹:五月壬寅(五日)"雨雹",癸卯(六日)"又雨雹。"⑧又:壬寅,"雨雹。癸卯,大雨雹。"⑨又:"五月,大雨雹。"⑩又:五月,"京师雨雹。"⑪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戌,第6151~615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癸未,第615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申纪事,第6168页。原注:"光上疏,不得其的实月日。案疏语云孟夏过半,则必是四月十五日以后也。今附此王安石罢相前。"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申,第6160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己丑,第6172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壬子,第6195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壬寅、癸卯,第6190页。

⑨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6页。

⑩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19,熙宁七年五月,第466页。

⑪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

五月丙戌(十九日),王安石罢相,吕惠卿等担任宰执,据说当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沙尘暴。郑侠的传记云:"惠卿拜职之日,京师大风霾,黄土翳席逾寸。"[①]飘落在室内席上的尘土厚达一寸多,室外当更多,实在少见。不过,这也可能是反对派不满有"护法善神"之称的吕惠卿继任而夸大的记载。

五月末,旱情再现。五月甲子(二十七日),宋神宗又"分命辅臣祈雨。"随即降雨。乙丑(二十八日),诏云:"已得雨,令司农寺指挥诸路相度,如饥民及流移户不致阙食,未须官中赈济,即且权停所兴工役。"[②]指示各地停止工程劳役。

六月初,有场降雨,癸酉(七日),"遣官谢雨。"[③]六月丁丑(十一日),宋神宗对辅臣说:"近遣小使至畿县视秋稼,非常滋茂,已有高及二尺者,今秋若获丰稔,吾民其小苏息乎!"[④]看来旱情并没有影响庄稼的成长,属于气象干旱。由此也可得知,此前关于旱灾的严重说法,在政治斗争中被夸大利用了。壬午(十六日),"分命辅臣祈雨。"[⑤]则是雨水仍显不足。丙申(三十日),诏令"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两浙路转运、提点刑狱司具辖下阙雨处,人急递以闻。"[⑥]大范围的旱区牵动着朝廷,要求紧急报告旱情。

旱情在秋天继续蔓延,七月至八月中旬均无降雨,朝廷一而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注文,第6170页。又见于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乙亥注文,第6208页;马光祖修、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卷48《直臣传》,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3,熙宁七年五月甲子、乙丑,第6200、620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癸酉,第620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丁丑,第6209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壬午,第6210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丙申,第6217页。

再、再而三地举行祈雨活动。七月壬子(十六日),“分命辅臣祈雨。”①癸亥(二十七日),宋神宗再次“分命辅臣祈雨于郊庙、社稷。”又批示道:“访闻陈留等县,下户已是阙食,县官又不许百姓披诉,多行决罚,人情惶扰,极为可忧。”针对开封府陈留等县饥荒已经出现的情况,“乃诏开封府界、淮南路提点、提举司遍检覆蝗旱灾伤,甚者具合赈恤事以闻。”②也即制定赈济计划。

八月十一日,宋神宗诏:“久旱,祷雨未应,其令长吏躬祷岳渎。”十八日,“诏诸监司访名山灵祠,委长吏祈雨。又遣辅臣告于中太一宫。是日,又诏:‘京师久旱,祈祷多日,未获感应,可差官就中太一宫致告十神太一,并开建道场,差宰臣以下致告。’”③又:八月丙子(十一日),“诏久旱,祷雨未应,其令长吏躬祷岳渎。”④调动更多的官员祈祷求雨。

煎熬到八月底,终于降雨。史料中没有直接的降雨记载,这一论断得自于谢雨的记载。九月丙申(一日),皇帝“遣官谢雨,命守臣谢岳渎。”⑤

> 又:九月三日,“命辅臣分诣天地、社稷、宫、寺等处谢雨,五岳四渎仰逐处长吏虔行祠赛三日。帝以连日雨,谕辅臣曰:‘朕禁中令掘地一尺五寸,土犹滋润,如此必可耕耨。’”⑥
>
> 又:戊戌(三日),“上以连日阴雨,喜谕辅臣曰:‘朕宫中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壬子,第622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七月癸亥,第6226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3,第73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丙子,第6234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丙申,第6246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3,第739页。

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犹滋润,如此必可耕耨'。"[①]

又:戊戌,"上以连日阴雨,喜,谕辅臣曰:'朕宫中令人掘地及一尺五寸,土犹滋润,如此必可耕耨'。"[②]

连续数天的降雨,雨水润及地下一尺五寸,可谓不小,旱情由此解除。

但是,已经形成的灾荒却无法挽回,只好补救,朝廷屡屡减免开封赋役。八月辛巳(十六日),诏:"开封府界所放秋税及五分以上户,其去岁秋税及佃牧地租并权倚阁。"[③]秋季的税收减免一半以上的农户,所欠去年的秋税以及租佃官方牧地的租税均暂停征收。辛卯(二十六日)又诏免除明年春季的劳役:"淮南、开封府民被灾伤者,免差来年春夫。"[④]九月己未(二十四日),又诏"开封府界县灾伤及五分,权停叙阅保甲。"[⑤]十月辛巳(十七日),"诏开封府界诸县灾伤,权住聚教保甲一年。"[⑥]壬辰(二十八日),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蔡确申请道:"夏田灾伤十分,乞免来年春夫。"皇帝随即批准。[⑦]与民休息,以助恢复。但从下文可知,仍有大量灾民流亡在外地。

宋神宗熙宁八年乙卯(1075年)

关键词:冻雨,浮尘,夏旱,冬旱。

正月不缺降水。戊午(二十五日)的诏书指出:"方农作时,雨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戊戌,第6247页。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七年九月,第60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辛巳,第623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5,熙宁七年八月辛卯,第624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己未,第6262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7,熙宁七年十月辛巳,第6277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7,熙宁七年十月壬辰,第6281页。

雪颇足,流民所在,令州县晓告丁壮各归乡土,并听结保。经所属给粮,每程人米豆共一升,幼者半之,妇人准此,州县毋辄驱逐。"①所谓"雨雪颇足",至少包括开封。

另一气象大事是冻雨。正月乙卯(二十二日),"雨木冰。"②又:"是月,雨木冰。"③又:正月,"雨木冰。"④又:正月,"京师雨木冰。"⑤

夏季一直缺雨,朝廷不断地进行祈雨活动。

闰四月乙卯(二十四日),宋神宗"分遣辅臣祷雨。"⑥

五月丙寅(六日),宋神宗"命辅臣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⑦又:丙寅,"命辅臣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⑧又:丙寅,"命近臣祷雨天地、宗庙、社稷。"⑨五月中旬还有浮尘天气:丁丑(十七日),"雨土及黄毛。"⑩又:五月丁丑,"雨黄土兼细毛。"⑪

六月中旬,仍缺乏雨水。己酉(十九日),"分命辅臣祷雨。"⑫

入秋以后,旱情持续。七月癸未(二十三日),"诏晚田阙雨,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9,熙宁八年正月戊午,第6323~6324页。
②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9,熙宁八年正月末,第6325页。
④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0,熙宁八年正月,第473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乙卯,第6451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4,熙宁八年五月丙寅,第6458页。
⑧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八年五月,第612页。
⑨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2《神宗圣政》,熙宁八年五月,第29页。
⑩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8页。
⑪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参见同卷第1489页。
⑫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己酉,第6492页。

遣官祈祷。”[①]“晚田”就是秋作物。虽地区不详或不必确指，但应当包括开封。

以后有零星小雨记载。八月庚寅（一日），是个阴雨天气。当天司天监报告：“日当食，云阴微雨不见。”[②]又：庚寅，司天监言：“日当食，云阴微雨不见。”[③]又：“八月庚寅，太史言日当食，阴云不见。”[④]

九月有大雨。九月初，“以练亨甫、范镗、彭汝砺为别试所考试官，亨甫待士人不以礼，及引试第二场，故事，雨甚则罢试，是日大雨而不罢，众益怒，声言试院火，众皆惊起。有不逞者相率索亨甫，欲殴之。亨甫避匿复棚上得免”。[⑤] 由此我们得知，九月份下了一场迫使中断国家科考的大雨。

冬季气温较低。十一月癸亥（五日），枢密使吴充言：“闻汴水凌牌拥遏京城中，今河道已冻合，虑恐堤防别有疎虞，乞诏都水监速闭汴口。”一向湍急的汴河被冰封，宋神宗批示要求立即关闭汴河口以绝流：“依今晚指挥，令判监一员往汴口监督，连夜闭塞，无信妄说利害，小有迁延。”[⑥]但缺少降雪。十一月己卯（二十一日），“命辅臣祈雪。”[⑦]

十二月初仍无降雪。己丑（二日），“命辅臣祈雪。”[⑧]不久即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癸未，第6535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庚寅，第6539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八年八月，第612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8，熙宁八年九月乙酉记事，第6579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癸亥，第662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熙宁八年十一月己卯，第6624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熙宁八年十二月己丑，第6632页。

降雪,所以己亥(十二日),朝廷"遣官谢雪。"[①]表明对降雪的满意和感谢。

宋神宗熙宁九年丙辰(1076年)

关键词:冻雨,冰雹,夏、秋连旱。

正月丙寅(九日),司农寺报告说:"今春雨雪应时,宿麦皆茂"。[②] 新年入春才九天,此言只能证明此前降水充足。但也有不正常天气,先是冻雨,继而冰雹。冻雨发生在正月乙丑(八日),"雨木冰。"[③]又:乙丑,"雨木冰。"[④]又:"正月,京师雨木冰。"[⑤]其间有阴云天气:正月壬申(十五日)夜间,"月食,云阴不见。"[⑥]

冰雹落在二月底:乙卯(二十九日),"雨雹。"[⑦]又:乙卯,"雨雹。"[⑧]又:二月,"雨雹。"[⑨]又:二月,"京师雨雹。"[⑩]

三月己卯(二十四日)的一道诏书指出:"闻今岁畿内夏苗茂盛"。[⑪] 由此可以推断自播种麦子的去年秋季以来至今,农业气象条件良好。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1,熙宁八年十二月己亥,第6640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丙寅,第665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2,熙宁九年正月乙丑,第6657页。
④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9页。
⑤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2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二月乙卯,第6689页。
⑧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90页。
⑨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0,熙宁九年二月,第483页。
⑩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6页。
⑪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三月己卯,第6695页。

夏季干旱。六月己亥(十五日),“分命辅臣祷雨。”[①]蝗虫随即涌现:“熙宁九年夏,开封府畿、京东、河北、陕西蝗。”[②]

及至秋季,仍然缺雨。九月十三日,皇帝诏“辅臣诣天地、社稷、宗庙、寺观祈雨。”[③]旱灾形成,粮食歉收,朝廷只好蠲免。九月丙子(二十三日),宋神宗有批示道:“开封府界诸县遭旱人户所纳秋色苗税,可第等疾速量与蠲减。”[④]

十月初下了场小雨,宋神宗就很高兴。丙戌(三日),皇帝指示:“体问得前日小雨,于农事亦小有济,宜且择日赛谢。”[⑤]又:丙戌,“上批:体问得前日小雨,于农事亦小有济,宜且择日赛谢。”[⑥]急于表达感激之情。

宋神宗熙宁十年丁巳(1077年)

关键词:春旱,夏旱,秋季多雨。

二月下旬,气候温暖。甲午(二十五日),有诏令云:“春候已深,无甚寒冻,高丽使非久起离,令都水监趣五七日开汴口。”[⑦]此前的汴河由于过冬停水,至三月前后才放水通航。可见春季比较寒冷。

春季干旱。三月辛亥(一日),“分命辅臣祈雨。”辛酉(十一日),皇帝再次“分命辅臣祈雨于郊庙、社稷,仍诏开封府界、京东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6,熙宁九年六月己亥,第6748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3之41,第2124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4,第739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丙子,第6785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8,熙宁九年十月丙戌,第6793页。
⑥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九年十月,第616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0,熙宁十年二月甲午,第6863页。

西、河北转运、提点刑狱司各访名山灵祠,委长吏请祷。"壬申(二十二日),诏:"时雨稍愆,令开封府界洎诸路监司分察州县,检举除殄蝗虫种子法施行,无使滋生。"①号召提前消灭蝗虫籽。

> 又:辛亥,"分命辅臣祈雨。"②
>
> 又:三月十六日,诏:"开封府界、京东、河北东路见愆雨泽,令提点及转运司访寻管下名山灵祠,委所在长吏躬亲精虔祈祷。"③

资料表明,这是一场全国性的干旱:"十年春,诸路旱。"④

夏季旱情继续,酿成旱灾。熙宁十年夏,"京师旱,上焦劳甚"。⑤ 宋神宗因开封旱情十分焦急。四月辛卯(十二日),宋神宗指示道:"闻诸路皆少雨,可令转运司访名山灵祠,委长吏祈祷。已雨,速具以闻。"⑥四月中旬有降雨,庚子(二十一日),"遣官谢雨。"⑦壬寅(二十三日),"内出《蜥蜴祈雨法》,试之果验,诏附《宰鹅祈雨法》颁行之。"⑧都是病急乱投医的做法,也从侧面证实有降雨。又:"熙宁十年四月,中书门下言:'御前降到《蜥蜴祈雨法》……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1,熙宁十年三月辛亥、辛酉、壬申,第6881、6883、6886页。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十年三月,第618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4,第739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⑤ 魏泰《东轩笔录》卷6,第65页。张邦基《墨庄漫录》卷9《罗汉兴雨》载为春旱:"熙宁十年,京师春旱,上心焦劳,于后苑瑶津亭建道场祈祷。上精诚甚切,一夕,梦一僧,形容甚异,于空中吐云雾以兴雨。及觉,雨遂大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48~249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1,熙宁十年四月辛卯,第6891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1,熙宁十年四月庚子,第6893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1,熙宁十年四月壬寅,第6894页。

是月十八日依法为之，至二十夜，雨。'诏附《宰鹅祈雨法》后颁行。"[1]由此可知降雨的具体时间是二十日夜，与前文所言二十一日谢雨正相吻合。又："熙宁十年夏，京辅大旱，主上以祈祷未应，圣虑焦劳。一夕梦异僧吐云雾致雨，翊日，甘澍滂足。"[2]总之，一场大雨阻止了旱情。

多事之秋表现在雨水涟涟不止。七月甲寅（六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晴。"[3]七月癸亥（十五日）夜间多云："月食，云阴不见。"[4]看来雨水停歇了一段时间，但阴云仍在，接着继续下个不停。己巳（二十一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晴于郊庙、社稷。"[5]此雨范围比较大，以至于黄河决口。"熙宁十年秋，大雨霖，河洛皆溢，浊流汹涌。……七（日）[6]乙丑（十七日），遂大决于曹村下埽。"[7]

到了八月，仍在下雨。辛丑（二十四日），朝廷继续"分命辅臣祈晴。"[8]如此淫雨不绝，遂成灾害。此前的八月丙申（十九日），诏："开封府界提点司、河北东西路体量安抚司，视州县水灾多寡人户未纳税役，倚阁或令贷借，及应予赈恤，刑狱禁系，差官吏等事，并相度施行。"[9]一方面暂缓征收赋役，一方面准备清理囚犯。

① 章如愚辑《群书考索》卷36《祈报类》，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230页。
② 魏泰《东轩笔录》卷4，第4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七月甲寅，第6932页。按：《宋史》卷15《神宗纪》2误作"祷雨。"（第293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3，熙宁十年七月己巳，第6937页。
⑥ 原作"日"，应为"月"。
⑦ 孙洙《澶州灵津庙碑》，吕祖谦编《宋文鉴》卷77，第1101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4，熙宁十年八月辛丑，第6956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4，熙宁十年八月丙申，第6954～6955页。

冬季有降雪。彭汝砺有《熙宁丁巳蜡祭致斋玉津东园雪中与监礼莘老学士同游西园》诗,其一云:“上苑亭台看雪飞,清寒十倍胜常时。腊深梅蕊争先出,风急杨花忽倒吹。”其四云:“落雪纵横映步趋,分明身世在蓬壶。天家自与人间别,衹种琼花十万株。”[①]熙宁丁巳就是熙宁十年,蜡祭就是在年终的十二月合祭百神,“腊深”的意思是十二月底。此时开封下了场雪。从下文可知,冬季降雪不多。

宋神宗元丰元年戊午(1078 年)

关键词:春旱,夏涝,冬旱。

大概去年冬季缺少降水,一场大雪未能满足干渴的大地,今年开春就需要朝廷祈雨。正月壬子(六日),“命辅臣祈雨。”正月中旬有降雨,所以乙丑(十九日),朝廷“遣官谢雨。”[②]由此也可知晓,当时气温较高,降水不像以往同期那样成雪。

二月旱情再现,直到三月,见于记载的唯有一次短时降雨,所以多次组织国家的祈雨仪式。二月己酉(四日),皇帝“命辅臣祈雨。”[③]此后十余天仍无有效降雨,戊辰(二十三日),又一次“分命辅臣祈雨于郊庙、社稷,仍令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淮南等路愆雨州军长吏,祷名山灵祠。”[④]

三月份,开封上空仍是阳光普照,朝廷继续求雨。宋政府按惯

---

① 彭汝砺《鄱阳集》卷 12《熙宁丁巳蜡祭致斋玉津东园雪中与监礼莘老学士同游西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01 册第 314 ~ 315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87,元丰元年正月壬子、乙丑,第 7011、7016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88,元丰元年二月己酉,第 7041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288,元丰元年二月戊辰,第 7046 页。

例启动了恤囚程序，辛巳（七日），皇帝"疏决系囚，杂犯死罪以下第降一等，杖以下释之。令诸路监司觉察逃案，结绝刑狱，毋令淹蔓。"壬午（八日），同知谏院黄履言："近遣官祷雨，今又降释罪囚。闻三司罪人七十余，火而免者四；开封百余，火而免者五。由二者推之，则淹延未决者盖多矣。乞令随其罪之轻重，立限结绝，庶乎被泽者众，而感天不旋日也。"宋神宗"诏遣检正中书吏房公事王陟臣、检正刑房公事范锴同三司、开封府官吏了绝见禁狱，疑者申中书、枢密院。"[①]进一步加大减免刑罚的力度。癸未（九日），神宗皇帝"诏选日遣官祷雨于风伯、雨师。"[②]庚寅（十六日），又诏"时雨稍愆，遣官祷元冥五星。"辛卯（十七日），"遣官谢雨。"[③]又：庚寅，诏"时雨稍愆，遣官祷玄冥五星。"辛卯，"遣官谢雨。"[④]可见十六日下午或夜晚天有降雨。陆佃当时有《依韵和元参政祈雨》诗云："翦爪七年矜久旱，斋心三月愧疎云。地锺润泽来耕垄，天借清凉入绣纹。常膳鼎寒摇蓮莆，正衙炉暖和兰熏。（原注：是日得雨，上复常膳，御正殿。）。"[⑤]不过雨量并不大，或者说不足以彻底消除旱情。

旱情在夏季继续延续，至少五月没有有效降雨。六月甲寅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8，元丰元年三月辛巳、壬午，第7049、7050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8，元丰元年三月癸未，第705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88，元丰元年三月庚寅、辛卯，第7052页。

④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元丰元年三月，第622页。

⑤ 陆佃《陶山集》卷1《依韵和元参政祈雨》，丛书集成本第1930册第9～10页。该诗未详何年。按"元参政"即元绛于熙宁八年十二月自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判太常寺兼群牧使、工部侍郎拜参知政事，元丰二年五月贬知亳州，只有熙宁九年、十年和元丰元年可在三月祈雨。这三年中三月祈雨而降雨者唯有元丰元年，故系于此。

(十二日),皇帝"命辅臣祈雨。"①这次天遂人愿,大雨酣畅淋漓,开封一片汪洋。六月丙辰(十四日),宋神宗批示开封等地组织排水抗涝:"闻近畿路有苦雨处,令转运司委长吏祷名山、灵祠,及令开封界提点司督诸县开畎积水,具退出民田次第以闻。京东、西路州军委转运司施行。"雨水陆续下到月底还意犹未尽,朝廷不得不举行祈晴仪式。庚午(二十八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晴于郊庙、社稷。"②又:"十四日,诏:'闻近畿路有苦雨处,令开封府界提点司督诸县开畎积水,具退出民田次第以闻,京东、西路州军委转司施行。"③组织排水以救庄稼。

及至冬季,却又干旱,朝廷一而再、再而三地忙于祈雪活动。十一月癸酉(三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雪。"甲申(十四日),又"分命辅臣祈雪。"④十二月己酉(九日),"分命辅臣祷雪于郊庙、社稷。"⑤

《北宋时期开封地区的暖冷气候变迁状况表》中的元丰二年(春正月癸巳),为"自去冬无雪",资料来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经核查,原句为元丰二年正月宋神宗的一道批示:"闻陕西、河北、京东自去冬无雪,可令转运司访名山灵祠祈祷。"这条材料其实明确说明元丰元年冬天没有降雪的地区不包括开封,有"京东"无"东京",也就意味着开封实际有降雪,只是属于无效降水或没有具体记载罢了。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0,元丰元年六月甲寅,第708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0,元丰元年六月丙辰、庚午,第7089、7093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之30,第492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4,元丰元年十一月癸酉、甲申,第7163、7165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5,元丰元年十二月己酉,第7183页。

宋神宗元丰二年己未(1079年)

关键词:春旱,冬旱,浮尘。

春季稍欠降水,有旱情出现。二月丁巳(十八日),诏"河北、京东、河东、陕西久不雨,可分遣礼官祷于东西北岳、五台山。"①这时并没有涉及开封。三月庚午(一日),权御史中丞蔡确言:"畿内及诸路阙雨,宿种未长,重虞疾疫,陛下赈恤穷乏,诏书数下,仁民之虑,可谓至矣。"②开封旱情开始显现。但从马端临结论性的记载:"元丰二年春,河北、陕西、京东西诸路旱"③可以得知,开封的旱情并不严重,并没有被包括在旱区内。

夏秋情况缺乏记载。唯知六月壬子(十五日)夜间多云:"月食,云阴不见。"④

冬季连连祈雪的情况表明,仍是干旱缺少降水的局面。十一月壬午(十八日),宋神宗"命辅臣祈雪。"⑤十一月丁亥(二十三日),还出现了浮尘天气:"雨土。"⑥又:十一月丁亥,"雨土。"⑦也有的史料记载的时间不同。李焘载:十月癸亥(二十八日),"雨土,《新》、《旧纪》并书,今削去。"⑧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丁巳,第721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97,元丰二年三月庚午,第7216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2~8263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一月壬午,第7312页。
⑥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98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0,元丰二年十月壬戌注文,第7317页。

十二月仍缺降水。癸卯(九日),朝廷“遣官分诣近京岳、渎、神祠祈雪。”①

宋神宗元丰三年庚申(1080年)

关键词:春旱,夏旱。

由于冬春连旱,二三两月间,宋神宗四次诏令大臣祈雨。

二月辛丑(七日),“命辅臣祈雨。”丁巳(二十三日),“命辅臣祈雨。”②又:二月辛丑,“命辅臣祈雨。”③又:二月辛丑,“命辅臣祈雨。”④又:丁巳,“命辅臣祷雨。”⑤

三月辛未(八日),“遣官求雨。”⑥己丑(二十六日),宋神宗手诏指示:“旱气日甚,夏秋之田卒将被灾,宜择日再遣官恳祷天地、宗庙、社稷。”次日庚寅(二十七日),“诏辅臣祈雨。”⑦这些情况说明,春旱比较严重。

龟裂的枯纹刚伸展到夏季,就盼来降雨天气。四月三日,宋神宗“诏辅臣谢雨于天地、宗庙、社稷。初,自春不雨,祈祷备至,及是雨尺余,帝喜见于色,谕(武)⑧臣曰:‘禁中令人掘地,润及一尺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二月癸卯,第732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2,元丰三年二月辛未、丁巳,第7352、7358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下,元丰三年二月,第628页。
④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2《神宗圣政》,元丰三年二月,第34页。
⑤ 《宋史》卷16《神宗纪》3,第301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元丰三年三月辛未,第7365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3,元丰三年三月己丑、庚寅,第7372页。
⑧ 原作“武”,应为“辅”。

五寸,秋成当复有望,殆天助也。'"①墒情大有好转。丁未(十四日),宋神宗又诏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等路,"久苦旱灾,近虽沾润,未至优渥。深虑刑狱或有冤留,上干和气。可诸路分委监司,在京遣中书刑房检正官,督遣系囚。"②看来这场雨水对于开封等地来说,还不能彻底解除旱情。这年秋天,开封府奏道:"畿县夏旱,甚者十分,其次不减七分,已节次检放。今秋农有望,而民力未充,其残欠税租乞赐倚阁。"获得批准。③ 可见夏旱使夏粮减产至少 70% ,后果相当严重。

五月的气温比较高。乙丑(三日),阁门言:"每岁盛暑,御后殿,便于决事。乞自五月一日至七月终,当御前殿日,阁门取旨。得旨御后殿,即放朝参。"宋神宗诏云:"自今三伏内,五日一御前殿。"④由于天热,从此三伏天内皇帝一律每隔五天到前殿办公一次,其余时间均在后殿,以避在炎阳下往来。

冬季情况不详。唯知十月甲戌(十六日)夜间多云:"月食,既,因云阴不见。"⑤十一月己丑(一日)白天多云间晴,翰林天文院言:"日食,云阴不见。"又言:"巳时六刻云开,见日不及所食分数。" ⑥上午多云,至 10 点多时转为晴天。此外,当无异常。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15,第 740 页。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3,元丰三年四月丙申(三日)载:"分遣辅臣祈雨。"(第 7375 页)据此,"祈雨"当为"谢雨"之误。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3,元丰三年四月丁未,第 7381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7,元丰三年八月丁未,第 7464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4,元丰三年五月乙丑,第 7460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85《象纬考》8,第 7792 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0,元丰三年十一月己丑,第 7512 页。

宋神宗元丰四年辛酉(1081 年)

关键词:春旱。

元丰四年没有直接的开封气象资料,唯有间接的记载。

当年,检详枢密五房文字梁焘上书论时政时指出:由于“久旱”,“陛下日者闵雨,靖惟政事之阙,惕然自责。丁卯发诏,癸酉而雨,是上天顾听陛下之德言,而喜其有及民之意也。当四方仰雨十月之久,民刻于新法,嗷嗷如焦,而京师尤甚,阛阓细民,罔不失职,智愚相视,日有大变之忧。陛下既惠以诏音,又施之行事,讲除刻文,蠲损缗算,一日之间,欢声四起。距诞节三日而膏泽降,是天以雨寿陛下之万年,感圣心于大寤,有以还其仁政也。”[①]则是本年春季有旱情,四月初降雨。

六月癸未(二十八日),宋神宗“命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杨景略、提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分诣诸县,提举捕蝗。”[②]又:元丰四年“秋,开封府界蝗。”[③]是否可推测夏季有旱情呢?不能,因为这是外地飞来的蝗虫。六月戊辰(十三日),诏:“闻河北

① 《宋史》卷 342《梁焘传》,第 10887 页。原不详年月。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3,元丰四年六月戊辰:“检详枢密院户房刑房文字梁焘上《编录安南献议》文字五册”(第 7587 页);同书卷 323,元丰五年二月丙子:“承议郎、集贤校理、检详枢密院户房刑房文字梁焘知宣州,未行,改京西路提点刑狱”。(第 7791 页)可知担任此职的梁焘此奏只能上于元丰四年。文中又言:“距诞节三日而膏泽降”,按《宋史》卷 14《神宗纪》1(第 264～265 页):治平四年二月“庚寅,以四月十日为同天节。”前此三日即四月七日。但若按“癸酉而雨”,则整个元丰年间四月七日无癸酉者。其载具体时间有误,存疑俟考。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13,元丰四年六月癸未,第 7595 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3 之 42,第 2125 页。

飞蝗极盛,渐已南来,速令开封府界提举司、京东西路转运司遣官督捕。"[①]河北蝗虫南飞来开封,与开封气象无关。

八月八日,"时九穀皆稔,籍田司详定官制所请讲观麦视禾仪注。"[②]秋粮丰收,说明气象条件良好。

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1082年)

关键词:春旱,浮尘,冬旱。

正月初有瑞雪。十七日,宋神宗登楼观灯有诗,令大臣奉和。其中王珪的《恭和御制上元观灯》受到赞赏,其诗云:"雪消华月满仙台,万烛当楼宝扇开……一曲升平人共乐,君王又进紫霞杯(是夕,以高丽进乐,又添一杯)。"[③]可知此时积雪刚消溶。

但本年仍是一个旱春。二月乙亥(二十三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雨。"[④]又:乙亥,"分命辅臣祈雨。"[⑤]三月丙午(二十五日),有浮尘天气,"雨土。"[⑥]对此,史籍记载的时间有出入,有的记作三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3,元丰四年六月戊辰,第7587页。

② 王应麟《玉海》卷77《元丰观麦视禾仪注》,第1426页。

③ 赵令畤《侯鲭录》卷2《王禹玉上元应制诗》。又载:"元丰中,裕陵以元夕御楼,宰臣、亲王观灯,有御制,令从臣和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67页)不详具体年代。然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也有《恭和御制上元观灯》(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页),注云:"元丰五年正月,毕仲衍押伴高丽赐宴楼下赐诗",中有"宝杯莲烛艳宫台"之句,均有高丽使者,且宝杯可与紫霞杯相应。《钱氏私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36册第663页)载此事时又云:"时高丽贺正旦礼中有紫霞杯、五色玻璃也,是夕,上用进酒。"故以王珪诗系于此时。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3,元丰五年二月乙亥,第7789页。

⑤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下,元丰五年二月,第636页。

⑥ 《宋史》卷16《神宗纪》3,第306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丙午注文:"《新》、《旧纪》于丙午日并书雨土,今准例不书。"(第7809页)

月乙巳(二十四日),“雨土。”[①]总之一句话:元丰“五年春,旱。”[②]又:元丰“五年,亢旱。”[③]

四月壬子(一日)阴天:“太史言日有食之,阴云不见。”[④]又:壬子“云阴,日不见食。”[⑤]此云越集越浓,不久即有降雨,令皇帝喜形于色。四月甲寅(三日),宋神宗“始御正殿,复常膳。上以自春亢旱,靡神不宗,及此雨尺余,喜见于色,谓辅臣曰:‘禁中令人掘地,润及五寸,秋成当复有望,殆天助也。’”当天,又诏令“开封府界提点司速捕绝蝻虫,毋令害稼。”[⑥]

冬天还有旱情,少见雨雪。十二月辛亥(五日),“分命辅臣祈雪。”[⑦]

宋神宗元丰六年癸亥(1083 年)

关键词:烈风,夏旱,高温,浮尘,秋涝,冬旱。

正月初一凌晨,一股强劲的北风袭来,仅在皇宫就造成了不小的损失:“元丰六年癸亥大庆殿元会,初设五辂于廷,除夜三更,大风自北来,拔幕屋坏,新玉辂右轮入池数尺,玉饰皆碎,观者莫不骇愕。”[⑧]从其破坏程度推断,这场大风约属于 9 级烈风。

---

① 《宋史》卷 67《五行志》5,第 1481 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2《物异考》8,作二月乙巳,“雨土。”(中华书局 2011 年版第 8230 页)误,是年二月无乙巳日。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3 页。

③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1 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83《象纬考》6,第 7752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25,元丰五年四月壬子,第 7813 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25,元丰五年四月甲寅,第 7815 ~7816、7817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1,元丰五年十二月辛亥,第 7981 页。

⑧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 6,丛书集成本第 2792 册第 39 页。

四月六日有零星小雨："北辽贺同天节使、副，见望参官起居。是日微雨，特放，唯引对北辽使者于紫宸殿，酒五行罢。"①

四月辛未(二十六日)，天空出现浮尘："雨土。"②又：四月辛未，"雨土。"③

旱情于五月显现。五月甲申(九日)，"分命辅臣祈雨。"④庚寅(十五日)，宋神宗"以畿内旱，御崇政殿疎决系囚。"⑤此后有降雨，但具体时间不详，仅知己亥(二十四日)，皇帝"分命辅臣谢雨。"⑥总之，"六年夏，畿内旱。"⑦

同时有高温天气。五月甲申(九日)，诏："渐逼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令连夜并力结竟。奏案上者，都省限三日约法断下。"⑧要求迅速结案。六月乙卯(十一日)，再次催促："近以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已令督责官属并力结竟，其诸路令刑部指挥提点刑狱司催督。"⑨

夏旱使蝗虫随之孳生，遗患于秋季。七月癸丑(十六日)，诏"开封府界诸县蝻虫猥多，今田稼就成，恐害丰稔。宜令提点刑狱

---

①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4，第35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2，元丰六年正月丁丑注文，第7995页。

② 《宋史》卷16《神宗纪》3，第310页。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4，元丰六年四月辛未注文："《新》、《旧纪》并于辛未日书雨土，今削去。"(第8055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甲申，第8065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庚寅，第8068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己亥，第8072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3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甲申，第8065页。

⑨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六月乙卯，第8079页。

范峋亲督人夫,速剪除之。"①

入秋以后,多雨成涝,以至于七月壬戌(十九日),皇帝"分命辅臣祈晴。"②显然是雨多为患了。甲子(二十一日),皇帝"召辅臣观谷于后苑。"③观赏谷子是室外活动,此前或至少当天肯定已经雨过天晴了。

十二月一日是个大风天气:"文德殿视朝,仗卫如式。是日大风,诏移御紫宸殿,百官起居正如唐唤仗入阁之仪也。"④

冬季朝廷的两次祈雪活动,表明旱情比较严重。十一月乙丑(二十四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雪。"⑤十二月乙亥(五日),再一次"分命辅臣祈雪。"⑥

宋神宗元丰七年甲子(1084年)

关键词:春旱,秋涝,冬旱。

二月乙酉(十六日)夜间多云。是日月食,但"云阴不见。"⑦然而此云未能积聚成雨,春季仍有旱情。三月癸丑(十四日),"分命辅臣祈雨。"⑧

秋天多雨涝天气。七月癸丑(十六日),宋神宗"分命辅臣祈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7,元丰六年七月癸丑,第811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7,元丰六年七月壬戌,第812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7,元丰六年七月甲子,第8131页。
④ 庞元英《文昌杂录》卷4,第47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1,元丰七年十一月乙丑,第8202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二月乙亥,第8207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2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4,元丰七年三月癸丑,第8257页。

晴。”不久雨过天晴，庚申（二十三日），又“分命辅臣谢晴。”[①]又：七月癸丑，“分命辅臣祈晴。”[②]八月辛巳（十四日）夜间多云。是日月食，“云阴不见。”[③]

如期而来的冬天，并没有带来雪花。十二月丙寅（一日），“分命辅臣祈雪。”[④]到十二月中旬有降雪，庚辰（十五日），“分命辅臣谢雪。”[⑤]需要指出的是，宋政府的谢雪仪式，此后再也不见记载。

宋神宗元丰八年乙丑（1085 年）

关键词：冬旱，暖冬，沙尘。

本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未改元。开封仅有冬季的气象资料。

九月底或十月初一直降雨不休，己巳（八日）雨停后，皇帝“命辅臣诣寺观谢晴。”[⑥]

但是，到十二月初，旱情又现，并有沙尘天气。丙寅（六日），宋哲宗“命辅臣分诣寺观祈雪。”[⑦]戊寅（十八日），侍御史刘挚指出：“自冬以来，雨雪不降，亢阳为厉。臣按《五行志》，以为政舒缓之所致。恭惟圣慈于大臣仁恩太厚，包容太过，至公之法都不行于贵近，此乃和缓之政，故其效冬温而无雪。”又言：“又一月以来，日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47，元丰七年七月癸丑、庚申，第 8327、8334 页。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12 下，元丰七年七月，第 648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85《象纬考》8，第 7792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0，元丰七年十二月丙寅，第 8389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50，元丰七年十二月庚辰，第 8394 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60，元丰八年十月己巳，第 8605 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62，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第 8658 页。

眚无光,风霾昏翳,考之占验,皆非小变。"[①]由此可以知道,无雪的自然原因是"亢阳为厉"的"冬温",而不是没有降水,但十月上旬以后虽多阴天,降水肯定不多,所以同时也是个干旱季节。十二月壬午(二十二日),"以愆雪,开京师寺观。"[②]以便让广大居民前往祈雪。

然而史书仍记载终冬无雪已成定局:"元丰八年冬,无雪。"[③]马端临笼统地记载元丰"八年,旱。"[④]不详所指季节,可能就是指的冬季。台谏官等借旱情大肆攻击宰相蔡确等变法派,意在趁改朝换帝之机改变政局。实际上,冬季开封有降雪,如当时在开封的黄庭坚有诗云:"朔风吹雪满都城,晓踏骅骝访玉京。相引槽头看春酒,细流三峡夜泉声。"[⑤]又言:"朔雪萧萧映薄帏"。[⑥] 或许降雪量有限,属于无效降水,不被官方记载。

宋哲宗元祐元年丙寅(1086年)

关键词:旱灾,暴风,高温,暖冬。

元祐元年是一个全年干旱的年度,也是宋哲宗继任、太皇太后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3,元丰八年十二月戊寅,第8678~867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3,元丰八年十二月壬午,第8681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3页。

⑤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1《访赵君举》,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78页。年代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页。

⑥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外集》卷18《喜念四念八至京(元丰八年都下改官作)》,第1299页。年代据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第163页。

垂帘听政后，政局大变的一年，所以，气象与政治的纠结十分突出。

一元复始，并没有改变客观的气象，去年全国性的旱情延续到今春。[①] 年初，就有人上书议论气象与时政："窃惟时雪未应，阴阳不和，意者刑狱未至钦恤，法令未至宽平，官吏未至恪职，文符多所滞留，上下偷安以苟目前。……臣愚以谓宜下诏恤天下刑狱，命从官分治在京狱事，蠲除法令与祖宗朝异意者，饬尚书省在京百司，务恪其职，使皆以身任责。有不如旨，御史、谏官以次条陈其失，朝廷按而行之不赦。如此则阴阳和，天地应，雪以时降，气序和平矣。"所以，正月壬辰（三日），宋哲宗诏令："久愆时雪，虑囚系淹留，在京委刑部郎中、御史，开封府界令提点司，诸路州军令监司催促结绝。"[②] 又：壬辰，诏曰："久愆时雪，虑囚系淹留。"[③]庚戌（二十一日），侍御史刘挚借助旱灾，连篇累牍上书弹劾宰相蔡确："今旱虐广阔，二麦绝望，人之艰食，疾疫已作，盗贼将起，陛下祈祷之诚，非不勤至，而和气不答，则害谴之大，将谁召之哉？……今自去冬以来，都无雨雪，畿甸及京东、西近而易知也，陕西、河北、江、淮之远，有人来者，臣每询访，皆云'大旱'。则被灾之地，可谓广阔……去年十月至今，并愆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实由确奸邪所召"。[④] 明确指

---

① 范纯仁《范忠宣集·奏议》卷下《论消复阴沴》（题注：元祐元年，公时为谏议大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2册第768页："臣窃见去冬以来，寒雪过常，今已中春，阴沴未解，商贾束手，不能营生，贫困之民，死者甚众。圣心忧劳，修德禳变，赈恤备至，祈祷精虔，尚犹未有消复之应。"所言元丰八年冬以及元祐元年春的气象均与事实不符，所注上奏的年代显误。实为元祐二年冬与元祐三年春之情况，此奏李焘系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二月末是正确的。详见后文。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壬辰，第8697～8698页。

③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卷18《宣仁垂殿圣政》，元祐元年正月，第18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庚戌，第8716、8718、8723页。

出旱灾是宰相蔡确奸邪造成的。辛亥(二十二日),诏:"以时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祷。"[①]又:辛亥,"以时雨稍愆,今月二十四日太皇太后躬诣中太一宫、集禧观祈祷。"[②]癸丑(二十四日),垂帘听政的"太皇太后驾独祈雨。"丙辰(二十七日),皇帝也坐不住了,亲自起驾"幸大相国寺祈雨。"[③]

又:"元祐元年正月二十四日,太上皇后诣中太一宫集禧观,二十七日,皇帝诣大相国寺,皆以祈雨。"[④]

又:丙辰(二十七日),"久旱,幸相国寺祈雨。"[⑤]

又:元祐元年正月二十七日,"幸大相国寺祈雨。"[⑥]

又:"元祐元年春,诸路旱。正月,帝及太皇太后车驾分日诣寺观祈雨。"[⑦]

据苏轼《次韵王觌正言喜雪》诗反映,期间有场降雪:"圣人与天通,有诏宽狱市。好语夜喧街,湿云朝覆砌。纷然退朝后,色映宫槐媚。欲夸剪刻工,故上朱蓝袂。我方执笔待,未敢书上瑞。君犹伏阁争,高论亦少慰。霏霏止还作,盎盎风与气。神龙久潜伏,一怒势必倍。行当见三白,拜舞欢万岁。归来饮君家,酣咏追《既醉》。"[⑧]此雪时下时停,苏轼希望下场大雪,但实际并未如愿,属于无效降水,故而史书没有记载此次降雪。正月底,右谏议大夫孙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辛亥,第8724页。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上,元祐元年正月,第66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癸丑、丙辰,第8728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5,第740页。

⑤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20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52之10,第1558页。

⑦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⑧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27《次韵王觌正言喜雪》,第5册第2976页。

觉指出了干旱成灾的恶果："阴阳未和，旱气太甚，经冬无雪，春又不雨，弥数千里，粟麦失种"。[①] 由于干旱，春耕无法进行。

二月六日，苏轼奉命于集禧观开祈雪道场，所作的《集禧观开启祈雪道场青词》云："伏以麦将覆块，雪未掩尘。嗣岁之忧，下民安诉。具严法会，祇款闕宫，仰冀同云，溥滋新腊。"[②]可见当时仍无有效降水。二月乙丑（六日）还有诏："以未得雨泽，权令罢修黄河，其诸路兵夫，并放归元来去处。"[③]二月下旬，多阴云天气，半空中积聚的雨水在下还是不下之间悬疑着。二十八日，右正言朱光庭奏："天欲雨而未雨，似有所待，臣愿陛下上顺天意，早屏奸邪，无害圣政，膏泽自降，岁则大熟。"[④]借气象来促使最高统治者实行元祐更化，推翻变法派及新法。

闰二月庚寅（二日），在群臣的进攻下，宰相蔡确被罢，久孚众望的司马光出任宰相，据说气象随即改变。闰二月癸卯（十五日），御史中丞刘挚在给皇帝的报告中提到："臣累具奏请，以为罢蔡确及惇，可致雨。昨者罢确而相司马光，宣麻之日遂雨，自后不出旬日，三得雨，都城近尺，而畿甸尤为沛然。此有以见睿断所召，而天心之应陛下也。天道必可畏，公议必可信，岂非明验？"[⑤]如刘挚所言可靠，则是连续四场雨水，不同地方降雨量接近或超过了300毫米，旱情得到缓解。实际并非如此，所言夸大许多。据林希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末，第8738页。

②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44《集禧观开启祈雪道场青词》，第15册第467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5，元祐元年二月乙丑，第8755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4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第8899~8900页。

日记载，只是微雨而已："宣制毕，微雨，闾巷翕然，云'司马雨'。"[①]闰二月辛亥(二十三日)，右司谏苏辙也言："京畿及诸路久旱，近日虽稍得雨，终未沾洽"。[②]进一步证实了旱情没有得到彻底解除。是年春天，在京任秘书省校书郎的黄庭坚有《雨过至城西苏家》诗云："飘然一雨洒青春，九陌净无车马尘。渐散紫烟笼帝阙，稍回晴日丽天津。花飞衣袖红香湿，柳拂鞍鞯绿色匀。管领风光唯痛饮，都城谁是得闲人。"[③]是一阵春雨在文人眼中的情趣，对农人而言于墒情无大补益。

三月也有春雨。贺铸《京居暮春感兴二首之二》云："东风漫送朝来雨，可奈长安自古尘。"[④]雨水不大，尚未压住尘土。

初夏缺乏有效降雨，且多暴风。四月初，侍御史刘挚言："臣伏见近日都城之中，火灾频起，人情惶惧，转相惊讹。盖自冬春以来，久旱所致。今昼夜暴风，气候干燥，故易以致火，必得雨泽，乃可消伏。欲望圣慈命官精洁祈祷，以安人心，以致天泽。兼已近四月中气，春麦方实，夏麦将结，正渴雨之时也。"[⑤]长期缺少降水，气候干燥，乃至于多有火灾发生。四月四日，三省言报告说："开封府、诸路灾伤，转运提点刑狱官并据本路灾伤州县分定，亲诣检校。"[⑥]由于冬春缺少降水，夏粮损失不小。四月壬辰(五日)，朝廷

---

①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7《林文节元祐日记帖》，丛书集成本第1629册第254页。原作"庚辰"，误，是月也无庚辰。该贴无年月，按其事实为元祐元年，但所载干支日期并不连贯，中间有缺。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0，元祐元年闰二月辛亥，第8937页。

③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外集》卷18《雨过至城西苏家》，第1295页。

④ 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9《京居暮春感兴二首之二(丙寅三月京师赋)》，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4页。

⑤ 刘挚《忠肃集》卷4《乞祷雨疏》，第74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之4，第4803页。

“以时雨稍愆，疏决在京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至杖释之。”①四月己亥（十二日）右谏议大夫孙觉的报告，进一步指出了受灾情况：“去冬以来，天久亢旱，无大雨泽，麦已不收，春种失时，人方阙食。”②冬麦绝收已成定局，春耕也未能及时进行，饥荒形成。二十六日，殿中侍御史林旦报告：“都城比来米麦价长，若翔踊不已，恐细民蒙害。望下户部，依条通计米麦元价，令司农寺止以逐仓官吏每月更代管勾，置四场出粜，以济阙乏。”皇帝予以批准，“仍户部差官置场。”③

灾荒虽属事实，但并不意味着一直无雨，至少四月中旬以后，有数场降雨。当时在开封陈州门附近居住的陈师道记载，夏季暑天有降雨，专有《暑雨》诗云：“密雨吹不断，贫居常闭门。东溟容有限，西极更能存。束湿炊悬斧，翻床补坏垣。倒身无着处，呵手不成温。”④看来雨势并不小，潮气很重，气温急剧下降。四月份，苏轼也有喜雨诗云：“久苦赵盾日，欣逢傅说霖。坐知千里足，初觉两河深。破屋常持伞，无薪欲爨琴。清诗似《庭燎》，虽美未忘箴。”⑤大雨滂沱，连汴河、蔡河都涨水了。看来四月中下旬有场大雨解除了旱情，而史书缺载。五月末的降雨，见于在开封任职的苏辙的诗歌：“焦枯连夏火，洗濯待秋霖。都邑沟渠净，郊原黍豆深。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壬辰，第906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75，元祐元年四月己亥，第9087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43，第6275页。
④ 陈师道著，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卷1《暑雨》，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9页。
⑤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铠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27《次韵朱光庭喜雨》，第5册第3024页。

流膏侵地轴,晴意动风琴。谁似臣居易,先成喜雨箴。"①看来前此确实发生了严重的干旱,以至于开封的沟渠呈干涸状,可喜的是天降大雨,"流膏侵地轴"。六月初也有大风大雨天气,己丑(三日),"闻于进邸追取蒋之奇告。(内批。夜,大风雨。)"②

如火的骄阳还造成高温。为了避暑,小皇帝的正常课时因而中断。据讲官程颐说:"四月间尚未甚热,而讲官已流汗。"又说:"元祐元年六月,自四月末间以暑热罢讲,以至中秋。"③次年又说:"臣伏见迩英阁讲读,入夏渐热。去年四月后,侵晨讲读,亦甚有暑气,恐于圣体非宜。"④入夏开始的高温天气,持续到八月中旬。此间也有降雨。苏轼作诗云:"秋旱川原净丽,雨余风日清酣"⑤即是。

由于降雨不时,造成了一些县份秋粮歉收。八月癸卯(十八日)诏:"府界今年秋灾伤县分具报明,令提点司不以分数,并关保甲司,权免今年冬教。"⑥因灾停止冬季保甲训练。十一月份又诏:"以府界、京东西路灾伤,权罢明年黄河年例春夫"。⑦ 说明此前的旱灾比较严重。

---

① 苏辙《栾城集》卷14《次韵朱光庭司谏喜雨》,第344页。按朱光庭当时也在开封任左司谏。系年据孔凡礼《苏辙年谱》第327页。

② 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7《林文节元祐日记帖》,第254页。下文载:"庚寅,中伏。……壬辰,天贶节假。"是年中伏在六月,天贶节则是六月六日,据此知此己丑为六月三日。又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1,元祐元年六月甲午载,"御批:蒋之奇除待制、知潭州告可只今进入,如已发出,即却行勾收,三省进呈罢之。"(第9210页)也可印证。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1,元祐元年六月末。

④ 程颢、程颐《二程集·河南程氏文集》卷6,程颐《乞就宽凉处讲读奏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9页。

⑤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27《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二首》,第5册第3028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85,元祐元年八月癸卯,第939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1,元祐元年十一月丁丑,第9520页。

冬季比较温暖，但不乏降雪。当时在开封居住的贺铸，十一月份有诗云："隋渠经雪已流水，乘兴东流恐未能。"①可见汴河曾经被雪封。

十二月戊戌（十四日）夜间多云，是日"月蚀，云阴不见。"②十二月戊申（二十四），皇帝诏云："久愆时雪，虑刑狱淹延，在京委刑部郎中及御史台刑察官，开封府界令提点刑狱司，诸路令监司分案催促结绝。"③该诏令与正月壬辰的诏令只字不差，可以说是首尾呼应。又：戊申，诏"以冬温无雪，决系囚。"④由此还可以推断十一月份的那场雪，可能是在十一月初。天遂人愿，十二月二十八日开封有场厚达三尺的大雪。蔡延庆《北岳题名》载："元祐元年季冬二十八日，龙图阁直学士、朝议大夫、充定州路安抚使、知定州蔡延庆，奉敕祷雪圣祠。是日蒙嘉应，列郡沾足，京师独雪三尺。二年仲春，被诏报谢。"⑤事载刻石，言之凿凿。

但是，史书却多相反的记载。如："元祐元年冬，无雪。"⑥"是冬，复旱。"⑦下文孔武仲《丁卯春雪呈同僚》言："经时无甘泽，帝

---

① 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9《汴下晚归（丙寅十一月京师赋）》，第447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戊申，第9577页。

④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23页。

⑤ 光绪《重修曲阳县志》卷12，转引自《全宋文》第75册第358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62之48，第1718页载："（元祐元年）十二月七日，以大雪寒赐诸军薪炭钱。十六日，赐京师厢军、诸司人及剩员薪炭钱。其癃老冻馁者，即营中计口给之。"根据本年以及明年情况，这条史料时间有误，应为元祐二年。详见下文。

⑦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为元元忧。新正得一雪,尚可期有秋。”[①]黄庭坚的和诗也云:“元年冬无泽,穴处长螟蝨。两宫初旰食,补衮献良筹。”[②]均表明此前无雪。究竟如何?存疑待考。

宋哲宗元祐二年丁卯(1087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高温,冷冬。

正月初,雪花随新年飘然而至。乙卯(二日),宋哲宗“诏以雪寒权停在京工役三日。”[③]看来至少从初一下起的雪势不小。

校书郎孔武仲《丁卯春雪呈同僚》中,欣喜地记载了这场大雪:“经时无甘泽,帝为元元忧。新正得一雪,尚可期有秋。狂风东北来,浩浩举山丘。飞霰为先驱,繁英已绸缪。堆深地欲蛰,舞急川争流。沉沉西崦暮,落势漫不收。尽移白玉京,来为帝王州。辫鬼窘相泣,凄凉苦罢休。旱魃亦失气,耿耿空自囚。从兹民其康,终岁饱麦辫。端门盛佳气,策府多英游。谅多赞时瑞,岂独吟空愁。金樽发清扬,思涌如云浮。请歌丰年占,以代击壤讴。”[④]丁卯就是元祐二年,诗中可见雪势很大,旱情消解,人们颇为欢欣。

晁补之的和诗云:“冬旱及兹雪,都人销百忧。墙根有宿草,余绿尚去秋。新阳解薄冰,大润升介丘。夜闻窗响纱,高云正绸缪。明旦天津望,寒花翳川流。宫中圣人喜,疠气一夕收。史占上

①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孔武仲《丁卯春雪呈同僚》,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107页。

②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韵谨同韵赋之》,第2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卯,第9586页。

④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孔武仲《丁卯春雪呈同僚》,第107页。

日祥，知欲遍九州。敢任肉食谋，官闲欣岁休。虽无山阴船，穷巷窘若囚。却幸葛翁来，汤饼有麦牟。孔侯金闺彦，平昔慕追游。延阁排霄起，登临忘我愁。何当联辔镮，城苑佳气浮。春郊日可望，桑野听行讴。”①

黄庭坚有和诗进一步描述道：“春皇赋上瑞，来宁黄屋忧。下令走百神，大云庇九丘。风声将仁气，艳艳生瓦沟。寒花舞零乱，表里照皇州。千门委圭璧，晓日不肯收。”②又有《咏雪奉呈广平公》云：“连空春雪明如洗，忽忆江清水见沙。夜听疎疎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花。政使尽情寒至骨，不妨桃李用年华。”③

乙丑（十二日），宋哲宗忙“诏辅臣分诣诸寺观谢雨雪。”④感谢上天降下的瑞雪。

然而，大概是二月份没有降水，到三月初旱情出现，朝廷又忙于祈雨了。三月甲寅（二日），诏令“辅臣分诣寺观祈雨。”⑤壬戌（十日），朝廷“以雨雪不时，止天下营缮三年，遣散兵匠。”⑥因气象而停止全国官方的建筑工程三年，并遣散兵匠以示决心，此举为历史少见。十七日，苏轼奉命作《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云：“期年以来，水旱作沴。振廪同食，冠盖相望。已责劝分，公私并竭。惟待一熟之麦，以苏垂死之民。而冬不雨以徂春，苗将秀而不实。

---

① 晁补之《鸡肋集》卷5《次韵孔著作常父馆中喜雪》，四部丛刊本第7页。

②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1《常父惠示丁卯雪十四韵谨同韵赋之》，第21页。

③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7《咏雪奉呈广平公》，第158页。年代据黄罃《山谷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3048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乙丑，第959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甲寅，第9646页。

⑥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2，元祐二年三月，第347册第502页。

顾惟冲昧,有失政刑。感伤阴阳,延及鳏寡。既非下民之罪,亦岂上帝之心。惟神聪明,毋爱膏泽。则民有息肩之渐,神无乏祀之忧。"①又:三月甲寅,诏"辅臣分诣寺观祈雨。"②丁丑(二十五日),"开寺观祈雨。"③意思是鼓励百姓到寺观祈雨。三月二十五日苏轼所作的《集禧观开启祈雨道场疏文》云:"洞渊龙王,水府圣众。饥馑之患,民流者朞年;吁嗟之求,词穷于是日。乃眷阴灵之宅,实为云雨之司。涵濡之功,俄顷而办。罔吝天泽,以答民瞻。"④辛巳(二十九日),范纯仁对皇帝说:"臣窃见近日久无雨泽,圣心焦劳,深究军民利病,特罢厢兵远役劳费之苦,足以感动天心,消弥灾旱。"⑤可惜的是,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实际作用,春天仍然是个旱季:"元祐二年春,旱。"⑥其实,三月中有场风雨天气。当时在开封居住的贺铸有诗云:"怒风狂雨信悠悠,收拾春华不少留。只有柳绵吹未尽,墙阴落泊伴人愁。"⑦不过,这场雨显然没有熄灭旱情,故而官方未予记载。

更不幸的,是春夏连旱。四月庚寅(九日)右谏议大夫梁焘奏:"臣伏见春夏大旱,陛下祗敬恐惧,上承天心,靡神不举,未获嘉应。虽阴云屡起,而甘泽不施,其何故哉?岂天意有所未顺,而

①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44《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第15册第4770页。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中,元祐二年三月,第69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丁丑,第9664页。

④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44《集禧观开启祈雨道场青词》,第15册第467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辛巳,第9670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3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⑦ 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9《重赋京居暮春感兴(丁卯三月赋)》,第449页。

神贶亦以少靳乎?"①这段话表明两点:一是春季为大旱,二是当时屡有多云天气。辛卯(十日),心生恐惧的宋哲宗下诏:"时雨久愆,旱灾甚广,可自今月十一日后,避正殿,减常膳,仍于诏内深责予躬,庶几修省以消天变。"②当天颁布的《以旱避正殿减常膳诏》云:"乃自冬迄夏,旱旸为虐,四方之内,被灾者广。生民嗷嗷,无所告劳。"③四月十日,苏轼作《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云:"天人之交,应若影响。雨旸不顺,咎在貌言。失之户庭,害及寰宇。求治虽切,不当天意之中;听言虽多,未闻民病之实。刑罚有过,赋役未平。一人之愆,百姓何罪!避坐彻膳,犹当许其自修;悔祸转灾,庶或救之将坠。于神盖反掌之易,而民免挤壑之忧。仰瞻云霓,待命旦夕。"④可谓苦苦哀求。甲午(十三日),宰臣吕公著等向太皇太后请求处分,以应天谴:"以时雨不继,诏书责躬,乞赐降黜。诏不允。"⑤朝廷正在准备六月下旬隆重举行的太皇太后受册大典,也因而暂停。太皇太后专门下诏云:"况今旱暵为虐,苗稼将槁,民则何罪,咎实在予。虽侧躬永思,损膳自戒,尚虑无以塞责消变,而有司乃于此时,欲以隆名盛礼加我,是重予之不德。所有将来行受册礼,宜权停罢。"⑥如此意犹未尽,又从政治上找原因并予弥补。丁酉(十六日)下诏:"旱暵为灾,减膳责躬,修勤缺政,以祈消复。尚虑尚书六曹有四方牒诉、奏请文字,或赏罚难明,或民情有冤,废置未决,郎官怠于省览,吏人苟逃日限,非理沮难不行,使抱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庚寅,第970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辛卯,第9703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154《以旱避正殿减常膳诏》,第575页。
④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44《五岳四渎等处祈雨祝文》,第15册第477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甲午,第9706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1《以旱罢受册礼诏(元祐二年四月)》,第52页。

冤之人无所赴愬。”要求御史前往尚书六曹分查去年正月以来全国各地上报的申诉、请示报告,促使尽快办理、结案。①

煎熬到四月下旬,终于降雨:“二十二日,雨,群臣诣阁门拜表,请御正殿,复常膳。自是五上表,从之。”②又:己亥(十八日),“太皇太后以旱权罢受册礼。癸卯(二十二日),雨。”③有的史书在时间上作四月辛丑(二十日):“雨(原注:此据吕公著家传)。”④因为天已降雨,癸卯(二十二日),“群臣上表乞御正殿,复常膳,诏不允。自是五上表,从之。”⑤随即开始谢雨,苏轼奉命为皇帝所作的《五岳四渎等处谢雨祝文》云:“乃者常旸为灾,历时愈炽。念咎责己,宁丁我躬。求哀吁天,并走群望。果蒙膏泽之赐,一拯流亡之余。我愧于民,敢废无灾之惧;神终其赐,愿必有年之祥。”⑥苏轼当月有诗云:“密云今日破郊西,疏雨翛翛未作泥。”⑦雨水虽然十分珍贵,但降雨量并不大,土地尚未成泥。正如戊申(二十七日)户部尚书李常所指出的那样:“然而小雨虽降,终未沾足。”⑧并不能解除大地的干渴。

五月中旬再有降雨。初伏的甲寅(十日),有大雨。张耒诗云:“初伏炎炎坐汤釜,长安行人汗沾土。谁倾江海作清凉,玄云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丁酉,第9709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3,第2093页。

③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2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9,元祐二年四月辛丑,第972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9,元祐二年四月癸卯,第9721页。

⑥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44《五岳四渎等处谢雨祝文》,第15册第4775页。该书题目下注“元祐二年四月十日”,“十日”为“二十日”排印之误。

⑦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28《次韵刘贡父省上》,第5册第3111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9,元祐二年四月戊申,第9735页。

驾风横白雨。补陀真人甘露手，能使渴乏厌膏乳。且欲当风展簟眠，敢辞避漏移床苦。”邓忠臣诗云：“大明放朝官避暑，长廊脩脩绝尘土。汉家宫殿敞千门，紫阁拖云洒甘雨。雷欣电笑洗蒸郁，荡荡青天滑流乳。”①记录了酷暑中欢畅淋漓的大雨。己巳（十八日），太师文彦博等言：“伏奉诏旨，以时雨愆期，太皇太后陛下忧闵元元，侧身修道，躬自贬薄，以奉天戒，权停受册之礼。诚心上彻，昭贶随答，协气来臻，时雨溥霑，内自畿甸，外及州郡，二麦既登，秋稼有望。陛下勤民克己如此，上天降鉴应诚若彼，臣等不胜欣幸。”②看来属于有效降雨。苏轼当月有诗赞美道：“二圣忧情勤忘寝食，百神奔走会风云。禁林夜直鸣江濑，清洛朝回起縠纹。梦觉酒醒闻好句，帐空箪冷发余熏。秋来定有丰年喜，剩作新诗准备君。”③又是一场夜雨，遍地涟漪，补足了墒情。

六月的雨水，见于苏辙诗篇：“君恩赐告许归来，雨后中庭有

① 张耒《张耒集》卷62《初伏大雨戏呈无咎》，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905、906页。又见邓忠臣等《同文馆唱和诗》卷7《初伏大雨戏呈无咎》，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44册第547、548页。原无年代，清代四库馆臣在《同文馆唱和诗提要》中考证为元祐二年（第52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1，元祐二年五月己巳，第9767～9768页。

③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28《和张昌言喜雨》，第5册第3124页。校注云：“元祐元年（一〇八七年）四月作于汴京。苏辙《次韵张问给事喜雨》云：‘已收蚕麦无多日’，盖四月间也。”此处有两处错误。一是年代误：本卷全是元祐二年的编年诗，不应有此唯一元祐元年者，且所注公元年正是元祐二年，元年实为二年之误。二是月份误：所提供的证据是“苏辙《次韵张问给事喜雨》云：‘已收蚕麦无多日’，盖四月间也。”宋代开封收麦时间一般在四月下旬或五月上旬，不能认为收麦后若干天仍是四月。关键是本年四月并无有效降雨，而此诗描述的是大雨，故应为五月这场雨而作。苏辙《次韵张问给事喜雨》附此以为旁证：“已收蚕麦无多日，旋喜山川同一云。禾黍趁时青覆垄，池塘流润渌生文。两宫尚废清晨集，中禁初消永夜熏。仓粟半空民望足，深耕疾耨肯忘君？”（苏辙《栾城集》卷15，第360页。）孔凡礼《苏辙年谱》对此诗也系年于五月（第362～363页）。

绿苔。"[①]他在开封的家院中庭,由于降雨时间较长而生满了绿苔。根据六月份户部的报告:"淮南、河北、京东、京西、府界,今岁夏麦丰熟,谷价颇贱。"[②]府界就是开封府界,说明此前的旱情对种植业的负面影响并不大,麦子仍获丰收。

本年气温高。三月份天就比较热了,以至于崇政殿说书程颐上疏,请求换一个宽敞的地方为皇帝上课:"臣近言迩英渐热,乞移就宽凉处,……臣本谓迩英渐热,恐于圣体非宜"。[③] 到了六月,出现高温天气。甲午(十四日),诏:"以大热,权停在京工役三日。"[④]是月,翰林学士苏轼在一封信中透露道:"热甚……隆暑冲冒"。[⑤] 后来又在信中一再说:"比日履兹伏暑"、"毒热",[⑥]均可佐证。

秋季不乏雨水。七月庚戌(一日)有雨:"日当食,阴雨不见。"[⑦]又:七月庚戌,"太史言日当食,阴云不见。"[⑧]又:庚戌,"日有食之,阴雨不见。"[⑨]丁卯(十八日),"雨,罢集英殿宴。"[⑩]又:丁

① 苏辙《栾城集》卷15《得告家居次韵贡父见寄》,第360页。系年据孔凡礼《苏辙年谱》第36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2,元祐二年六月壬辰,第978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末,第9675、967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2,元祐二年六月甲午,第9783页。

⑤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59《答吕元钧三首》1,第18册第6514页。

⑥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60《与知县十首》5、6,第18册第6514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3,元祐二年七月庚戌,第9799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2页。

⑨ 《宋史》卷52《天文志》5,第1083页。

⑩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3,元祐二年七月丁卯,第9819页。

卯，“以雨罢集英殿宴。”[①]朝廷罢宴无非两个原因，一是雨涝成灾，因忧恐而罢宴；二是因雨大难行而罢宴。无论哪种，都说明雨势不小。

冬季多雪，以致低温成灾。十一月丙寅（六日），“大雪。”[②]丁卯（十九日），“冬至，诏赐御筵于吕公著私第。初，有司以故事赐冬至节会，既获免矣，至是，以嘉雪应期，朝廷无事，中旨特令公著与辅臣、近侍宴乐。”瑞雪的喜庆之后，却是大雪严寒造成的不便与灾害，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应对措施。庚午（二十二日），宋哲宗诏：“以雪寒，停在京工役三日。遣官疎决在京及府界系囚。”乙亥（二十七日），朝廷诏令：“雪寒异于常岁，民多死者，宜加存恤，给以钱谷；若无亲属收瘗，则官为葬之。”[③]

> 又：乙亥（二十七日）：“大雪甚，民冻多死，诏加振恤，死无亲属者官瘗之。”[④]
>
> 又：十一月二十七日，诏：“雪寒异常岁，民多死。宜厚加存恤，以钱谷给之。死者无亲属，则官为收瘗。”[⑤]

严酷的雪灾造成大量贫民死亡。丙子（二十八日），宋哲宗“诏以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一月丙寅，第9902页。原注：“按《宋史》，大雪系乙亥日。”实际上《宋史》卷17《哲宗纪》1所载是：“乙亥，大雪甚，民冻多死，诏加抚恤，死无亲属者官瘗之。”（第325页）所载并非下雪开始的时间。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一月丁卯、庚午、乙亥，第9902、9904页。

④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25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

雪寒,促决见囚。"[①]属于希望通过人事缓和来改善气象的努力。

再看民间的记载:"元祐丁卯(二年)十一月,雪中,予过范尧夫于西府。先有五客在坐,予既见,因众人论说民间利害,公甚喜,书室中无火,坐久寒甚,公命温酒来,公与坐客各举两大白。公曰:'说得通透后,令人心神融畅。'"[②]因寒冷,众人在同知枢密院事范纯仁的官邸中饮酒取暖。十一月底,任职翰林的苏轼在一封信中说道:"数日欲往谒,泥冻方甚,寸步艰阻,思企无量。"[③]可见道路交通瘫痪,寸步难行。

雪寒到十二月还不见缓解,朝廷的救灾工作继续进行:"七日,以大雪寒,赐诸军薪炭钱。以钱百万令开封府赐贫民。"[④]向贫民发放救济金,以增添温暖。

> 又:乙酉(七日),"以大雪寒,赐诸军薪炭钱,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⑤]
>
> 又:乙酉,"以大寒,赐诸军薪炭钱,再令开封府阅坊市贫民,以钱百万计口量老少给之。"[⑥]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一月丙子,第9904页。

② 王暐《道山清话》,丛书集成本第2785册第20~21页。

③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57《与程懿叔六首》3,第17册第6308页。校注本原作"元祐二年十月作于汴京",误。文后言:"子由省中试人锁宿,初一日方出,户侍之命,必辞免也。"子由即苏轼弟苏辙。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一月甲戌(二十六日):"户部侍郎张颉为宝文阁待制、河北路都转运使,中书舍人苏辙为户部侍郎"。(第9903页)苏辙十一月底才被任命,十二月初一才可能知道,不可能十月苏轼就有此预言。此信只能作于十一月底。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二月乙酉,第9906页。

⑥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中,元祐二年十二月,第703页。

又:"十二月,赈饥穷。以大寒,出禁钱十万缗赐贫民。"[1]著作郎范祖禹十二月上书道:"臣伏见陛下以今冬大寒,异于常年,圣心忧轸,救恤小民无所不至,近又出禁中钱十万贯以赐贫民,此诚博施济众,尧舜之仁也。"要求不限人数收养贫民。[2] 己丑(十一日),因雪灾取消了集英殿的宴会:"大寒,罢集英殿宴。"[3]又:己丑,"以大寒、上服药,罢集英殿宴。"[4]甲午(十六日),由于雪灾严重,朝廷进一步加强了赈济行动:"赐京师厢军诸司人及剩员薪炭钱,其癃老冻馁者,遣官即营中计口给之。畿县贫乏不能自存,及老幼、疾病、乞丐之人,应给米豆,勿拘以令。"[5]壬寅(二十四日),太皇太后关心地问道:"大雪,民间不易,已令散钱,还均济否?"臣僚回答道:"圣恩周悉,细民幸甚!"[6]

总的来讲,这场大雪从十一月上旬一直下到次年,造成不少贫民冻死,连生性耐寒的军马也多有死伤,且繁殖率下降。次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左右厢新复马监"值去冬大寒,倒死数多,及生驹不及分厘,例该决配。以诸监言之,该决配者不下千余人,可作为经去年大雪苦寒,致有损失数多名目,明降一指挥,应倒死数多及生驹不及分厘该决配之人并官吏,并特与放罪。"[7]要求因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免除罪责。

这年的冬天,著名词人贺铸从开封乘船前往南方赴任,因雪寒

①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2,元祐二年十二月,第549页。

②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14《乞不限人数收养贫民札子》,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203页。

③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2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二月己丑,第9907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二月甲午,第9907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二月壬寅,第9912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3,元祐三年八月辛卯,第10039页。

被困在了开封东南的陈留:"舟路江淮永,岁寒冰雪深。成期良敦迫,王畿方滞淫。"①只好望雪兴叹,止步不前。

宋哲宗元祐三年戊辰(1088年)

关键词:雪灾,冷春,高温。

去年的茫茫大雪,覆盖到今年正月。"元祐二年冬,京师大雪连月,至春不止。久阴常寒,罢上元节游幸,降德音诸道。"②皑皑白雪带来的灾难仍在持续。皇帝颁布的《去冬连月降雪今春久阴德音》云:"乃自去冬,连月降雪异常,今春以来,久阴不霁。农民失职,商旅不通,比屋之间,冻馁弥甚。常寒之罚,咎在朕躬。"③雪灾造成社会生产停滞,居民生活艰难。正月丙辰(八日),由于"时自去冬大雪寒,至于是月",皇帝下诏指示:"以春寒,展给卖薪炭限十有五日。"庚申(十二日),又诏"发京西南路阙额禁军粮谷五十余万斛,减市价出粜,至麦熟日止。以雪寒物价翔涌也。"④

又:庚申,"雪寒,发京西谷五十余万石,损其直以纾民。"⑤

又:元祐三年春正月丙辰,诏:"以春寒,展给卖薪炭限十

① 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3《东畿舟居阻雪怀寄二三知旧三首(丁卯仲冬抱病之官历阳次陈留赋)》,第133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参见《宋史》卷62《五行志》下1,第1342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154《去冬连月降雪今春久阴德音》,第576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正月丙辰、庚申,第9920页。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2,元祐三年正月,第347册第503页,作"发京西谷五千余万石",误。

⑤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26页。

> 有五日。庚申，诏发京西南路阙额禁军斛五十余万斛减市价出粜，至麦熟日止。以雪寒物价翔踊也。”①

壬戌（十四日），朝廷决定：“以阴雪，罢上元节游幸。”②由于下雪过多，灾情严重，皇帝取消了正月十五元宵节传统的观灯游乐。甲戌（二十六日），诏令“疎决在京及府界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至杖释之，以久阴不解也。”丙子（二十八日），宋哲宗说：“久阴不解，雪寒甚，民不易。”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觌等回答道：“陛下赐钱、粜米、分卖刍炭，都民甚幸，唯河北、京东灾伤，犹须多方赈济。”皇帝说：“已一一有指挥。”胡宗愈等又说：“闻二圣焦劳，上元禁中不曾用乐，上元不御楼，亦未尝燕会。”③

> 又：“正月八日，诏以春雪寒，展给卖薪炭十五日。时自去冬大雪寒，至于是月。二十八日，御史中丞胡宗愈、侍御史王觌进对，太皇太后曰：‘久阴不解，雪寒，民不易。’对曰：‘陛下斥卖刍炭，所以惠都民甚备。闻二圣焦劳，上元禁中不曾用乐。既不御楼，亦未尝燕会。’既而尚书右仆射吕公著等亦乞罢黜，诏不允。”④

这些，都是朝廷忧虑恐慌的表现。史料表明，自去年冬天开始的大雪，跨年持续了三个多月，时间之长，十分罕见。

二月以来，情况并未有多大好转，仍多雨雪。己卯（二日），皇帝对臣僚说：“久阴不解，天气未和，宫中宴会俱罢。”枢密院也有

---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中，元祐三年正月，第70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正月壬戌，第9921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10之7，第21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正月甲戌、丙子，第9924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

言道:“自去冬雪寒,今已仲春,尚多阴晦”。庚辰(三日),“以久雨(雪?),免朝参五日。”若无误,则是气温渐升,雪花不知从何时转化为雨水了,但从总体情况看,此“久雨”很可能是“久雪”之误。癸未(六日),知枢密院事安焘自请处分:“自去冬大雪异常,久阴未解,细民失职,上贻忧念,皆由辅政无状所致。愿就贬黜,以塞天戒。”太皇太后宣谕道:“此乃德薄所召,非卿等过也。朝廷近日赈恤百姓,无所不至,宜广及天下,庶召和气”。[1] 是月,同知枢密院范纯仁言:“臣窃见去冬以来,雪寒过常,今已仲春,阴沴未解,商贾束手,不能营生,贫困之民,死者甚众。圣心忧劳,修德禳变,赈恤备至,祈祷精虔,犹未有消复之应。”[2]道路无法行走,商业活动几乎停止,贫民大量死亡。甲申(七日),尚书右仆射吕公著等向皇帝提出引咎辞职的要求:“去冬积雪,甚于常岁,今春以来,沉阴不解,经时阅月,民被其灾,望赐罢黜,以答天变。”皇帝下诏答道:“朕获承大统,惧德不类,以干阴阳之和。乃自去冬距于今春,久阴常寒,霰雪不止。罹此灾罚,斯民何辜?朕方仄席祗畏,图维厥咎,而卿等乃引责祈免,是彰朕之不德,而重无以上承天心。古之明王遇灾而惧,则克己修省,以正厥德,不闻归罪大臣,以塞责文过。卿其一德同心,夙夜启沃,以辅朕不逮,庶几消复,称朕意焉,姑体眷怀,少安厥位,所请宜不允。”同一天,又下诏“罢修金明池桥殿,以时寒恤工徒也。”[3]可知气温又下降。户部侍郎苏辙则趁机转向现实政治道:“臣伏见自去冬至今,阴雪继作,罷民冻馁,困毙道路。圣心忧劳,何所不至,盖尝命有司发内库之钱,出司农之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二月己卯、庚辰、癸未,第9925、9926、992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二月末,第9943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二月甲申,第9928页。

粟，竭太府之炭，以济其急矣；犹以为未也，则释犴狱，罢役夫，凡可以惠民之事无不为矣。而天意不顺，雨雪如故，臣窃惑之。臣尝观先儒论五行之说，以为听之不聪，是谓不谋，厥咎急，厥罚常寒。故周之末世，舒缓微弱，政在臣下，则天应之以燠暖；秦之末世，峻刑暴敛，海内重足而立，则天应之以寒栗。是以周亡无寒岁，秦灭无燠年。信如此言，则朝廷之政令岂失于急欤？”又说：“近者天地之变，常半岁苦旱，半岁苦阴。阴阳之气一有过差，浸淫滥漫，而不能反。今雨雪既甚，久而不止，则春夏之际，又将复旱”。[①] 他试图总结规律，预测下半年气象。戊子（十一日）颁布的《宰相吕公著等以阴雪再乞罢不允批答》云：“阴雪不霁，自冬徂春，民罹其灾，夙夜祗畏。”[②]

二月份，皇帝向全国发布《去冬连月降雪今春久阴德音》，其中说道：

> ……乃自去冬，连月降雪异常，今春以来，久阴不霁，农民失职，商旅不通，比屋之间，冻馁弥甚。常寒之罚，咎在朕躬，惟日兢兢，以图消复，洁精致祷，神眷未孚。克己自持，协气无应。窃虑四方狱犴，冤滞尚多，工役烦兴，人咨胥怨，郁成缪盩之变，以干阴阳之和。宜均涣恩，以召嘉气。应四京、诸道州、府、军、监、县，敕命到日以前，见禁罪人，除常赦不原外，枉法自盗罪至死，情理轻者奏取指挥，斗杀罪至死，情理稍轻者减一等，刺配千里外牢城，轻者刺配五百里外牢城，断讫录案闻奏。其余死罪降从流，流罪降从（徒）[③]，徒以下并放，强盗罪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二月丙戌，第9931～9932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4《宰相吕公著等以阴雪再乞罢不允批答》，第576页。

③ 原作“徙”，应为“徒”。

至死,依所降决讫,情理重刺配广南远恶处,轻者配二千里外牢城。应诸路今春缘修河及工役所起夫并特免,如已发在路,所至告示放归,其河上及应用急切工役,并用军工及和雇愿役贫民充,余并权住一年。应罪人令众者,自今年三月以后并放。灾伤郡县公私欠负展一季,去年秋税展一月。流民所至及饥贫人,并多方存恤,给其钱米。拘碍条制,安抚或钤辖司量度应副讫奏。逃军限两月首身放罪,祠庙在祀典者,长吏差官严洁致祭。于戏!遇灾祗戒,聿修信顺之诚;正事布和,庶获天人之助。咨尔中外,咸体朕怀。①

德音概括了灾情,承担了不德的责任,希望通过调整政策等人力活动改变气象,措施包括减免刑罚、免除工役、宽限债务赋税、抚恤贫民等等,地域广阔,恩惠广泛。所有的情况都表明,雪灾异常严重。

本年的进士科殿试策题,即以当时的雪灾为时政。请看《元祐三年御试进士制策》:

朕肇膺骏命,涉道寡昧,惧无以奉承太母之慈训,而彰先帝之休德,夙夜以思,乐得天下之忠言嘉谋,庶以济兹。今子大夫群至在廷,朕甚嘉之。盖闻天之灾祥,以类而至。古之善言天者,能推斯变以应斯事,若合符节。粤自去冬大雨雪,至于春二月不止。人大失职,广罹冻饥,殍死者众。夫恒寒之罚,久阴之异,必有以召之,其故安在?朕为政于兹四年,蠲天下逋负,轻征而散利,苟可以足下无不为者,而民力犹未裕也。捐金币之厚,廓信义之度,以安边柔远,而戎心犹未革也。岂所谓至恩者未可崇本务欤?特施设之序或失其当欤?官之流

① 《宋大诏令集》卷154《去冬连月降雪今春久阴德音》,第576页。

至多门也，举天下之阙，不足以居其人；财之费至无艺也，量天下之入，不足以为之出。将革之乎，或疑于伤恩；将因之乎，惧无以善后。必有至道，未烛厥中。先王之时，上之阴阳和，风雨时，下之稼穑茂，衣食足。官简而士贵，财通而礼行。四夷欵附，边场安堵。又何修而至于斯欤？夫切而不迫，缓而不迂，朕非求空于言也。盖将考而行焉矣，其悉心茂明之。[①]

要求进士们探讨雪灾形成的政治原因，以展示其聪明才智。

春季的雪寒必然带来饥荒。二月癸未（六日）诏："开封府界自冬及春，久值阴雪，令提刑司体量愿借贷粮种之人，并量度户等给贷讫，具数以闻。"紧接着又下诏："以常平钱谷给在京乞丐人，至季春止。（原注：《政目》云：'诏府界三日一散贫院钱米，人一升、十文，七岁以下减半，候三月五日住。'以雪寒故也。）"[②]同时也摧伤了禾苗，造成夏粮减产。八月份枢密院的一个报告中指出这点："府界累年灾伤，夏田又多不熟"。[③]

这年春天由于寒冷，连一向耐寒傲雪的梅花也畏畏缩缩，晚开于三月："盖是岁大雨雪，寒甚，故梅亦晚开耳。"黄庭坚有诗云："城南名士遣春来，三月乃见腊前梅。定知锁著江南客，故放绿梢春晚回。"[④]从皇祐五年的情况可知，梅花一般是二月开放的。

一直三月中旬，积雪才渐渐消融。苏轼是春担任知贡举被锁

① 刘挚《忠肃集》卷1《元祐三年御试进士制策》，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08，元祐三年二月癸未，第9928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4，元祐三年九月丁未，第10053页。

④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9《出礼部试院王才元惠梅花三种皆妙绝戏答三首（元祐三年礼部锁院作）》，校注云："（山谷）又一跋云：元祐初，锁试礼部，阻春雪，还家已三月。王才元舍人送黄红多叶梅数种，为作三诗，付王家素素歌之。"第209~210页。

于贡院，出来后有诗云："雪知我出已全消，花待君来未敢飘。"[①]他如出笼之鸟，兴致勃勃地前往金明池游春，很快引起众多崇拜者的围观。黄庭坚《次韵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游》可以作证，其中说道："金狨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上水船。人语车声喧法曲，花光楼影倒晴天。"[②]表明三月份大地回暖，春光喧闹。苏轼还有一首以《春词》为题的《哨遍》词："睡起画堂，银蒜押帘，珠幕云垂地。初雨歇，洗出碧罗天，正溶溶养花天气。一霎暖风回芳草，荣光浮动，掩皱银塘水。方杏靥匀酥，花须吐绣，园林排比红翠。见乳燕捎蝶过繁枝。忽一线炉香逐游丝。昼永人闲，独立斜阳，晚来情味。"[③]正所谓一场春雨一场暖，在春风春雨的沐浴抚摩下，开封风情万种。

夏天多高温天气。六月己亥(二十四日)，因酷暑难耐，朝廷下令京师的工役劳作休息三天："以夏热，权停在京工役三日。"[④]时任翰林学士的苏轼，也在一封信中抱怨道："大热……冲犯酷暑，千万自爱。"[⑤]这股热浪扩散到了秋季，有黄庭坚《大暑水阁听晋卿家昭华吹笛》为证："蕲竹能吟水底龙，玉人应在月明中。何

①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30《仆领贡举未出钱穆父雪中作诗见及三月二十日同游金明池始见其诗次韵为答》，第5册3277第页。

②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正集》卷7《次韵宋楙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游》，第159页。

③ 苏轼著，邹同庆、王宗堂编年校注《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90~59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2，元祐三年六月己亥，10022页。

⑤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文集卷59《与运判应之一首》，第18册第6512页。

时为洗秋空热，散作霜天落叶风。”[①]又有《避暑李氏园二首》为证：“荷气竹风宜永日，冰壶凉簟不能回。”[②]

冬季十一月初即有低温天气，伴随着小雪。苏轼云：“卧病逾月，请郡不许，复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是日苦寒，诏赐宫烛法酒，书呈同院。”作诗开篇即言：“微霰疏疏点玉堂，词头夜下揽衣忙。”[③]

十二月初有雪，气温在零下，地面结冰。十二月七日是宋哲宗的生日兴龙节，前一天即六日天降小雪。苏轼云：“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诗云：“天风淅淅飞玉沙，诏恩归沐休早衙。遥知清虚堂里雪，正似薝卜林中花。出门自笑无所诣，呼酒持劝惟君家。踏冰凌兢战疲马，扣门剥啄惊寒鸦。”[④]随后有大雪。十二月丙戌（十四日），朝廷又因雪寒给朝官放假五天，工匠放假三天：“以雪寒泥泞，免朝参五日，给役工假三日。”此举说明雪势不小。丁亥（十五日），“月当食，以阴雪不见。”[⑤]可见仍在下雪。又：十二月丁亥（十五日），“月食，云阴

---

①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别集》卷1《大暑水阁听晋卿家昭华吹笛》，第1472页。年代据黄畬《山谷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3053页；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第218页。

②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外集》卷11《避暑李氏园二首（元祐三年秘书省作）》，第1145页。

③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30《卧病逾月请郡不许复直玉堂十一月一日锁院是日苦寒诏赐宫烛法酒书呈同院》，第5册第3353页。

④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30《兴龙节侍宴前一日微雪与子由同访王定国小饮清虚堂……以示定国也》，第5册第3375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18，元祐三年十二月丙戌、丁亥，第10137页。

不见。”①

闰十二月至少有场小雪,苏轼诗云:“腊雪强飞才到地,(前一日微雪。)晓风偷转不惊条。”②

次年正月,右正言刘安世言:“去冬以来,时雪愆亢,询问四方,亦多旱暵。……臣昨具札子,乞罢上元张灯,窃闻寻以降付三省,而连日值假,故执政未遑进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此文前注道:“按:《安世集》有此章,当是元祐四年事,而是年张灯如故,《实录》去年亦不书愆雪。姑存备考。”③刘安世冬季欠雪的说法肯定是错误的,至少不是开封的气象情况。

宋哲宗元祐四年己巳(1089 年)

关键词:春旱,高温,秋涝,暖冬。

春季发生旱灾。元祐“四年春,京师及东北旱,罢春燕。”④正月丁亥(十六日),皇帝指示:“以愆雨,开寺观。”⑤让百姓向佛仙祈雨。

二月份一直是阳光灿烂,但让人心焦。己巳(二十八日),右正言刘安世上书指出:“臣伏见去冬以来,颇愆时雪,今春踰月,亢阳愈甚。询之四方,率多旱暵,二麦已损,荐饥可忧,然南亩之间,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85《象纬考》8,第 7792 页。

②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 30《次韵刘贡父春日赐幡胜》,第 5 册第 3402 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21,元祐四年正月甲申,第 10188、10189 页。

④ 《宋史》卷 66《五行志》4,第 1441 页;参见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3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21,元祐四年正月丁亥,第 10189 页。

苗未至槁，近日得雨，犹有可救。”[①]然而到三月中旬，仍未见雨水。

三月乙酉（十四日），刘安世又言：“臣伏见去冬迄春，雨雪愆期，夏苗将槁，秋种未布，虽陛下至诚恻怛，祈祷备尽，霈然之泽，终未告足。窃惟故事，春有大宴，方兹久旱，民忧阻饥，伏望圣慈深加轸恤，特罢宴乐，以示悯雨之意，庶几天人感悦，早获嘉应。”御史中丞李常也请求罢春燕，但执政大臣不同意。[②] 过了两天，朝廷终于接受了刘安世等人的意见，丁亥（十六日），“以不雨罢春宴。”[③]辛卯（二十日），“日中天晴，四方有云”。[④] 仅仅是晴间多云而已。癸巳（二十二日），皇帝下令“疎决在京系囚，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至杖释之，以时雨稍愆也。”[⑤]至此，春季旱灾已成定局。

夏季到来，旱情也蔓延到四月。乙巳（五日），宰臣吕大防等“以旱求罢政，诏答不允。时自春不雨，至于是月。”左谏议大夫梁焘在延和殿批评道：“春夏屡阴不雨，皆人主犹豫不断之象”。[⑥] 当时虽多有阴云天气，但并无降雨。气象的犹豫，被认为是皇帝在犹豫。

六月又逢高温。癸亥（二十四日），朝廷“以大热，给在京工役假三日。”[⑦]官营企业工匠放假三天，以避暑热，防止发生意外。

夏季的后期多雨水。“元祐四年，夏秋霖雨，河流泛涨。”[⑧]从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2，元祐四年二月己巳，第1022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4，元祐四年三月乙酉，第10250页。
③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28页；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4，元祐四年三月丁亥，第1025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4，元祐四年三月辛卯，第10253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4，元祐四年三月癸巳，第10254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5，元祐四年四月乙巳，第10267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29，元祐四年六月癸亥，第10376页。
⑧ 《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8页。

秋季的丰收,可以推论雨水充足且无涝害。七月,右谏议大夫范祖禹言:"今岁秋成可望,收熟之处必多,年谷稍丰"。[①]

八月更多霖雨。戊午(二十一日),诏:"闻在京诸军营房例多损坏,累经霖雨,深虑垫侧,或有无屋可居者,将致失所。其令将作监速行修葺,仍令工部提举催督,及郎官分巡检察。"己未(二十二日),"诏辅臣分诣诸宫、寺祈晴。"[②]又:己未,"诏辅臣分诣诸宫寺祈晴。"[③]苏辙的《中太一宫祈晴青词》云:"维元祐四年岁次己巳,八月戊戌朔,二十二日己未,皇帝伏以多稼如云,淫雨若注,势逾三日,害及百嘉。永惟刑政之失,中顾念苍黔之何罪,矧复宗祀有日,百执致功,泥潦塞涂,中外告病。仰惟真圣之妙,实司阴阳之权,廓清繁云,焕发朝日,屈伸俄顷,变化无方,使民获收敛之功,而国遂斋祠之礼。永望霄极,祇荐勤诚,无任恳倒之至。谨词。"[④]大雨大约开始于二十日,已经连下三天,危害很大。

九月继续淫雨连绵,宋哲宗派人举行祈晴仪式。苏颂《后苑华景亭开建谢晴斋文》云:"维元祐四年岁次己巳,九月戊辰朔,二日己巳,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勾当后苑谭扆等,请僧三七人,于后苑华景亭开建谢晴道场七昼夜。近以候属秋成,时常雨若。民忧害稼,礼有禜门。即禁籞之华林,辟祇园之净会。觉慈垂佑,阴沴遽消。载严赞呗之仪,用答休嘉之应。庶蒙神贶,永庇人天。谨言。"[⑤]在此提示:宋政府的谢晴仪式,此后再也不见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0,元祐四年七月丙申,第10400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2,元祐四年八月戊午、己未,第10426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中,元祐四年八月,第717页。
④ 苏辙《栾城集》卷34《中太一宫祈晴青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751页。
⑤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7《后苑华景亭开建谢晴斋文》,第375页。

记载。

似乎秋季降雨殆尽，入冬以后不再降雪，造成冬旱。“四年冬，无雪。”[①]又：“四年冬，京师无雪。”[②]次年有诏书回顾道：“今者冬雪不效”，[③]所指即此。元祐六年初，御史中丞苏辙言：“伏见前年冬温不雪，圣心焦劳，请祷备至，天意不顺，宿麦不蕃。”[④]证实是暖冬。

宋哲宗元祐五年庚午（1090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暖冬。

常见的春旱再次来临，朝廷不辞劳苦，到处祈雨。

二月二日，苏辙《中太一宫祈雨青词》云：“维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伏以冬雪不效，春雨过期，云族屡兴，风灾辄至。牟麦既病，秋种未入，嗟民何罪，吁天不闻。惟侧身念咎之诚，不敢自赦，而絜斋祈福之旧，亦莫少愆。庶见膏泽之滂流，尚俾饥民之粒食，恳祷斯极，真圣所临，无任。”[⑤]文中告诉我们，天空原本多阴云，为降水创造了基本条件，但又多大风天气，吹散了乌云见晴天，使降水的希望成为泡影。

同一天，苏颂《后苑华景亭开建祈雨斋文》云：“维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管勾后苑谭扆等，请僧三七人于后苑华景亭建祈雨道场。伏以自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

② 《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1，元祐五年四月丁巳，第1062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4，元祐六年正月丁卯，第10878页。

⑤ 苏辙《栾城集》卷34《中太一宫祈雨青词二首》，第754～755页。

冬徂春,稍阙滂沱之润;彼民望岁,深怀愆亢之虞。爰仗佛乘,仰祈神贶。修举六时之供,导迎四序之和。冀甘泽之沾濡,俾嘉生之茂遂。缅维大觉,昭鉴丹诚。谨言。"①神思飞扬,渴望呼风唤雨。

二月辛丑(六日),宋哲宗诏三省、枢密院云:"去冬愆雪,今未得雨,外路旱暵阔远,宜权罢修黄河。"②癸卯(八日),又诏:"时雨稍愆,应五岳、四渎州军,令长吏祈祷。"丁未(十二日),朝廷进一步"疎决四京、府界诸县系囚,除常赦所不原外,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其后,又诏疏决应天下州、府、军、监、县等系囚"。③ 又:辛丑,"以旱罢修黄河。癸卯,祷雨岳渎,罢浚京城壕。丁未(十二日),减天下囚罪,杖以下释之。"④但是,这些努力都不能感天动地,无知的大气层照样无雨。

三月继续求雨。四日,苏颂《天地社稷宗庙宫观等处祈雨青词祝文》云:"维元祐五年岁次庚午,三月丙寅朔,四日己巳,嗣天子臣某,谨遣太中大夫、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上柱国、汲郡开国公,食邑三千九百户,食实封一千户臣吕大防,敢昭告于昊天上帝:伏以雨旸弗若,稍愆六气之和;谷麦未滋,虑失三农之望。托居人上,祇畏天明。虔斋祓以致诚,冀神灵之降佑。霈滂沱之泽,浃普原田;廓氛祲之祥,化为乐岁。将俾动植,均蒙福休。尚享!"⑤癸未(十八日),宋哲宗心烦意乱,下诏因"时雨未足,权罢春

①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7《后苑华景亭开建祈雨斋文》,第376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辛丑,第10554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癸卯、丁未,第10560页。
④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30页。
⑤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7《天地社稷宗庙宫观等处祈雨青词祝文》,第378~379页。

宴。"[1]甲午(二十九日),侍御史孙升言:"臣闻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盖政事失于下,则天变见于上,如影响之应形声也。伏见自春以来,雨泽愆期,圣虑焦劳,至诚恻怛,忧念元元,祈祷天地、宗庙、神祇,可谓至矣。然云屡密而不雨,或雨而不能霶霈,未副陛下焦劳之意者,何哉?岂冤抑愁叹有所未伸,以伤天地之和气耶?盖匹妇衔冤,犹能致旱,况缙绅士大夫乎?"[2]由上可知,整个春天不乏多云天气,也有降雨,但都不是有效降雨,解救不了旱灾。

入夏后一个多月,气温渐升,蒸发量加大,但天空仍然没有降雨。四月二日,皇帝诏开封府界和诸路监司:"应雨泽未足处人户,合催理系官欠负,权住理纳。候丰熟日依旧。"其背景原因是:"以三省言自春以来,时雨未足,民间诸欠负未能偿故也。"[3]癸卯(八日),进一步发动群众祈雨,诏:"久愆雨泽,开寺观令士庶烧香。"[4]甲辰(九日),宰臣吕大防等"因时雨不足,乞罢免职任。"皇帝下诏不允。[5] 宋哲宗《宰相吕大防等以时雨不足请免不允批答》云:"历时告旱,岁事可虞,精祷未孚,神贶犹啬。朕侧身思咎,终夕靡遑。卿等躬任燮和,志同忧患,虽引义自责,大臣之体则然,而释位求安,有国之计何赖。尚讲救荒之政,以助忧民之诚。苟或使旱不为灾,则朕复何咎。所请宜不允。" [6]丙辰(二十一日),翰林学士苏辙概括了旱情及其灾情:"臣伏见去冬无雪,今岁春夏时雨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9,元祐五年三月癸未,第10581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0,元祐五年三月甲午,第10587页。
③ 清·徐松辑,陈智超整理《宋会要辑稿补编》,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8年版,第81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1,元祐五年四月癸卯,第1061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1,元祐五年四月甲辰,第10619页。
⑥ 《宋大诏令集》卷154《宰相吕大防等以时雨不足请免不允批答》,第576页。

绝少,二麦不收,秋种未入,旱势阔远,岁事可虑。”①为今年的粮食安全担忧。丁巳(二十二日),宋哲宗下诏,“以旱避殿减膳,罢五月朔日文德殿视朝。”②不但避开了正殿,减少了常膳,还取消了五月初一的朝会。四月丁巳的《以旱减膳避殿诏》云:“今者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灾如焚。麦不充食,禾未出土,岁事凛凛,民且狼顾。虽祷祠备至,而神莫之答。惟循省自克,则灾或可消。”③又:四月二十二日,诏:“冬雪不效,春雨弗若,逮此孟夏,旱灾如焚。虽祷词备至,而神莫之答。可自今月二十三日后减常膳,不御前殿,及将来五月一日罢文德殿视朝。”④天旱扰乱了朝廷所有的正常生活秩序。

苦苦煎熬到五月八日,才有降雨:壬申(八日),“是日,雨。”⑤又:“五月壬申,雨。”⑥宰相文彦博随即上书云:“臣窃以自春以来,时雨愆亢,人情惶惶,谓必艰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霶霈,庶民鼓舞,急于田事,老幼就功,力穑有秋,正在今日。”请求下令地方官不要扰民,使之抓紧时机,专心农事。⑦ 乙亥(十一日),“群臣拜表请御正殿,复常膳,诏答不允。表四上,乃允之。”⑧雨水已经降下,也即天谴已经不再,之所以再四推让,是为了显示对天神的畏惧。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1,元祐五年四月丙辰,第10621页。
②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30~331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154《以旱减膳避殿诏》,第576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3,第2093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2,元祐五年五月壬申,第10632页。
⑥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下,元祐五年五月,第722页。
⑦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30《奏久旱乞不追扰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00册第751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42,元祐五年五月乙亥,第10636页。原注:“《旧录》云:‘自去年冬无雪,至是始雨。’按《政目》,是月八日已得雨矣,今不取。《新》本因之。”

也有史书因循《实录》而不按照《政目》已雨的记载，作五月十一日降雨。乙亥，“雨。”己卯（十五日），“御殿复膳。”①又：“至五月十一日，始雨，群臣诣阁门拜表，请御正殿，复常膳。自是凡四上表，乃允。（原注：自去年冬不雪，至是始雨也）”②十一日，宋哲宗的《吕大防等乞御正殿复常膳批答》云：“省表具之。历时不雨，天之告诫已深；因旱责躬，朕之诚意未迨。今虽小雨继至，而二麦已伤。饥馑有已见之形，禾黍无必获之理。卿等遽陈诚请，求复故常。朕仰畏天威，下念民瘼，深愧治朝之盛，未知肉味之甘。矧复神母爱民，忧心如昨，朕独何意，遄举旧章。须岁事之有成，与天意而皆复。所请宜不允。”《第四表允批答》云：“省表具之。畏天恤民，本朕躬平日之志；避殿损膳，抑祖宗故事之常。乃者亢阳为灾，甘泽未遍，朕祗率旧典，以行本心。兹因屡请之勤，审知时雨之足，苟无忧于民食，岂必废于邦常。朕既用佥言，正坐食珍，不改国朝之旧。卿等亦广吾意，修政谨备，常若水旱之来。所请宜允。”③四表连上虽然是作秀的官样文章，但从中可看出，第一表时，情况是“今虽小雨继至，而二麦已伤”，雨量不大；第四表时，变成了“审知时雨之足，苟无忧于民食”，大概雨量充足了，旱魃淹毙消融，皇帝一番推辞后便恢复了正常生活。十三日，又派官举行谢雨祭祀，苏辙所作的《天地社稷宗庙谢雨祝文》中云：“伏以旱始于冬，牟麦既病；势延于夏，禾黍亦伤。忧心如焚，靡神不举。虽责躬而何益？赖灵德之好生。甘泽霶流，群槁复作，民有望于饘粥，国无废于粢盛。仰止鸿私，莫知所报。尚飨！”④五月戊寅（十四日）夜间，是个

①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31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3，第2093页。

③ 《宋大诏令集》卷154，第577页。

④ 苏辙《栾城集》卷34《天地社稷宗庙谢雨祝文》，第748页。

阴云天气:是晚“月食,云阴不辨亏蚀。”①

与去年一样,本年的冬天又是一个暖冬:“五年冬,无冰雪。”②綦崇礼载:“元祐五年冬温”。③ 又:“先是,台谏官并言冬温,乞修政事,因及差除。”④次年正月,御史中丞苏辙总结道:“伏见前年冬温不雪,圣心焦劳,请祷备至。天意不顺,宿麦不蕃。去冬此灾复甚,而加以无冰。二年之间,天气如一,若非政事过差,上干阴阳,理不至此”。⑤ 连续暖冬天气,令统治者感到异常,心怀不安,迫使其自我反省。

宋哲宗元祐六年辛未(1091 年)

关键词:冷春,夏季高温,秋季多雨,冬旱。

本年气候异常。

新年伊始,气候延续去冬,仍多暖意,如正月初八立春的当天清晨,集贤校理张耒有诗云:“彩胜耀朝日,欢言立新春。朝阳披宿霭,颇觉天地温。”⑥但是不久却一改冬季的温暖,跌入低温,且有降雪。“六年,春寒如冬令。”左谏议大夫郑雍向皇帝“极论阴阳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85《象纬考》8,第 7792 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4《物异考》10,第 8266 页;《宋史》卷 63《五行志》2 上,第 1385 页。

③ 綦崇礼《北海集》卷 34《宋故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五百户追复资政殿学士赠宣奉大夫郑公行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34 册第 739 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54,元祐六年正月辛未,第 10883 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54,元祐六年正月丁卯,第 10878 页。

⑥ 张耒《张耒集》卷 11《辛未立春》,第 182~183 页。

错谬、寒暑不时,宜图所以当天心者。”[①]正月癸未(二十三日),诏“以雪寒,给在京工役假三日。”[②]后来的监察御史安鼎言:“臣又伏睹去岁冬温无冰,今春极寒”。[③] 物候现象也相应迟缓。至三月底,本是细柳含烟,姹紫嫣红的大好时光,按惯例朝廷应于二十六日举行春宴,“请赏花钓鱼之会”,但由于“连阴不解,天气作寒,未有花意。”只得推迟。[④] 春天如薄命红颜。

去冬今春的反常气象不只是开封一地,在东南地区的两浙也是如此,米芾有诗记载道:“近腊昔夹衣,入春今重裘。天运亦已广,四时或不周。”[⑤]去年冬季末期气候温暖,仅穿有面有里、中间不衬垫絮类的夹衣即可,今春严寒却要重裘才能保暖。知郑州梁焘也上书说:“今春以来,蒙浊雾翳,不见清明之景者六十日。间得一仰光辉,则欣欣然物荣而人喜。”[⑥]天地阴晦长达两个月,偶尔见到鲜嫩的阳光,便一片欢欣。

进入夏四月居然仍旧寒冷,以至于朝廷干脆取消了一些户外活动。辛卯(二日),“诏罢今岁幸金明池、琼花苑。先是,吕大防以御试妨春宴,请赏花钓鱼之会,以修故事。有诏用三月二十六日,而连阴不解,天气作寒,未有花意,别择四月上旬间。及将改,

① 綦崇礼《北海集》卷34《宋故中大夫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上柱国荥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一百户食实封五百户追复资政殿学士赠宣奉大夫郑公行状》,第1134册第73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4,元祐六年正月癸未,第1088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9,元祐六年六月乙巳,第1099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7,元祐六年四月辛卯,10936~10937页。

⑤ 米芾《米芾集·诗集》卷1《元祐辛未上元后一日同周文之刘瑞迈章纵矩游浮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元祐辛未即六年,浮玉山在两浙杭州、湖州一带。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9,元祐六年六月壬辰,第10974页。

朔寒亦甚,给事中朱光庭上疏,请罢宴。"[1]四月癸卯(十四日)夜间多云:"月食,云阴不辨亏蚀。"[2]仍继续着阴云天气。

到五月底,长久积蓄的热量勃发,开封又多高温天气。六月乙巳(十七日),监察御史安鼎言:"臣又伏睹去岁冬温无冰,今春极寒,至夏方过,而炎燠如大暑后。推其咎征,皆正当《洪范》舒缓之罚。舒缓者,无功受赏,有罪不诛之谓也。"[3]所谓"至夏",当是夏至的意思,是年五月二十七日夏至,气温已升至平常大暑之后才有的高度,时令提前了一个月。

六月高温持续。十二日,朝廷因高温而清理开封等地的在押人犯,诏:"方盛暑,虑刑狱淹系,除在京府界诸县已降疏决,其诸路令监司除置司处及邻近州分诣外,其余州军选官催促结绝,事理轻者先次断放。"[4]壬子(二十四日),诏"以暑热权停在京工役三日。"[5]也是酷暑肆虐的反应。七月份,御史中丞赵君锡回顾道:"今夏雨泽霈足,秋稼茂盛,丰登气象,所被者远"。[6]夏季除了气温失常外,雨水倒是充沛的,保证了粮食作物茁壮成长。

秋季仍然多雨。八月庚子(十三日),"是日祈晴。"说明此前一直下雨。癸卯(十六日),"召辅臣观谷于后苑。"[7]应当是天晴以后的户外活动。

冬天缺少雨雪。十二月庚午(十六日),御史中丞郑雍言:"雨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7,元祐六年四月辛卯,第10886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9,元祐六年六月乙巳,第1099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28,第6683页;参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9,元祐六年六月庚子,第10987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壬子,第11002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2,元祐六年七月辛巳,第1104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庚子、癸卯,第11079、11082页。

雪愆少，农事不举，伏望申饬内外，督促刑狱，以导和气。"朝廷随即令开封府等地疏决刑狱，[①]以求缓解人间的怨气和苍天的不满。

宋哲宗元祐七年壬申(1092年)

关键词：冷春，浮尘，秋涝，冬旱。

正月的上中旬，长时间降雪。史书中没有降水的直接资料，而是天晴后的活动。丁酉(十四日)，皇帝外出游玩："幸疑祥池、中太一宫、上清储祥宫、大相国寺，还御宣德门，召从臣观灯。他日，三省、枢密院奏事迩英，吕大防言：'元夕晴霁，游人甚乐。'上亦曰：'且得晴霁。'"[②]从晴霁的喜悦可以推知，此前尽是阴雪天气。苏辙有诗两首提供了进一步的情况，其一云："麦苗出土正纤纤，春早寒官令尚严。云覆南山初半岭，风干东海尽成盐。来时瞬息平吞野，积久攲危欲败檐。强付酒樽判醉熟，更寻诗句斗新尖。"另一首云："点缀偏工乱鹊鸦，淹留欲解恼船车。乘春已觉矜余力，骋巧时能作细花。殭鴈堕鸱谁得罪，败墙破壁若为家。天公爱物遥怜汝，应是门前守夜叉(原注：是岁京师雪尤甚，鸱鸢冻死如积。)"[③]鹰类的猛禽大批冻死，降雪量之大、气温之低可想而知。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8，元祐六年十二月庚午，第11184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9，元祐七年正月丁酉，第11202页。

③ 苏辙《栾城集》卷5《次韵子瞻赋雪二首》，第115页。此诗不注年月，然其所和诗《聚星堂雪》有确切时间。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34《聚星堂雪·引》，第6册第3807页载："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与客会饮聚星堂"。时苏轼在颍州，写出诗传到开封以及苏辙和诗，有一个时间差。从苏辙诗中"春早寒官令尚严"、"乘春已觉矜余力"可知，此时已是次年的初春。

在当代,这种情况曾被称作“死鸟雨”。①

正月里,还发生了浮尘天气:“戊午(?),天雨尘土。主民劳苦。”②意思是由于朝廷的盘剥,百姓过于辛劳困苦,天降尘土以示警戒。

到了三月,终于春光烂漫。三月三日的上巳节,秦观有诗云:“春溜泱泱初满池,晨光欲转万年枝。楼台四望烟云合,帘幕千家锦绣垂。风过忽闻花外笑,日长时奏水中嬉。太平谁谓全无象,寓在群仙把酒时。”③记述了春天的明媚与萱和。

---

① 2011年元月,欧美国家接连发生多起鸟类堕地事件,称之为“死鸟雨”。如意大利北部小镇法恩扎突然下起“死鸟雨”,至少8000只斑鸠尸体离奇坠地。科学家对捡到的数千只死亡斑鸠进行检验后认为,它们可能死于中毒,或可导致动物意识混乱及患病的高空缺氧。专家指出,由于斑鸠死前曾遇到在高空形成的暴风,故寒冷天气也是导致它们死亡的可能原因;2011年新年夜,5000多只燕八哥在美国阿肯色州一小镇上空坠亡,专家认为这可能与新年焰火有关。不少研究人员说,动物群体死亡现象以前并不少见,只是并未被人关注。这些事件虽然听着蹊跷,但一般都有缘由可查,例如冰雹、闪电、龙卷风等自然因素以及焰火、输电线、汽车撞击等人为因素,应理性对待。不过,大批坚信阴谋论的网友认为,成千上万只鸟类离奇死亡与一些国家的政府秘密实验电磁武器有关。有人说,美国军方从10年前就开始研发大规模电磁波武器,很可能是奥巴马政府进行的某种秘密实验造成了鸟儿死亡。也有说法称这一系列事件是环境恐怖分子所为,他们利用先进科技改变气候,从而造成大量动物死亡,以此向美国等国家发动环境攻击。更荒诞的理论认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并且已经介入到地球人的生活,还有不少人说这根本就是2012世界末日的前兆(http://news. ifeng. com/gundong/detail_2011_01/09/4153782_0. shtml)。其实,宋代开封的情况表明(从后文可知,宋徽宗政和三年冬也发生过类似事件),寒冷、饥饿才是它们主要的死亡原因。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按是年正月无戊午日,疑为“戊戌”(十五日)。

③ 秦观著,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11《西城宴集元祐七年三月上巳日诏赐馆阁官花酒以中澣日游金明池琼林苑又会于国夫人园会者二十有六人二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3页。

春夏之间一度缺少雨雪，朝廷多有祈雨活动。四月乙卯（三日），左仆射吕大防言：“夜来甘雨，谅宽圣虑。”太皇太后说：“雨想已沾足。”吕大防说：“臣闻董仲舒曰：‘天心仁爱人君，盖欲扶持而全安之。’今自涉春，旱干滋久，陛下精祈感格，遂致沾足，得非天意扶持而全安之也？亦在人君至诚而已。”①初夏的降雨颇为有效，旱情消除。

秋七月因为多雨，影响了朝廷两次活动。癸未（二日），“孟秋朝献，以雨，命执政官分献。”本应由皇帝亲自祭告太清宫、景灵宫、太庙等处的神祇，因雨改由执政大臣分别代为祭献；己亥（十八日），“以雨，罢集英殿宴。”②秋雨时断时续，其间仍有艳阳高照天气，朝中因而组织曝书会。中书舍人孔武仲在《壬申仲秋与东观曝书之会谨赋五言四韵律诗一首》：“秋风解烦暑，尊俎可从容”。③ 壬申即元祐七年。至少十五日及以前数天没有阴雨，且有凉爽的秋风，方便晾晒书籍，以防潮腐。

十一月有降雪。十一月南郊大礼后，有御史言：“皇帝亲祀南郊，自誓戒之后，阴时不常，十二日微雪，十三日郊坛点馔，亦有大风。至夜星月烂然，行事之时气和风静，宣赦之日天色澄明，其夜阴风，次日大雪。乃知天地神祇感应歆飨，以彰盛德。乞宣付史馆。”得到了批准。④

又：癸巳（十四日），“冬至，合祭天地于圜丘……是日五鼓初，辇诣坛外壝，撤盖，及内壝，百官准诏不回班，自小次历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2，元祐七年四月乙卯，第1126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5，元祐七年七月癸未、己亥，第11319、11321页。

③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孔武仲《壬申仲秋与东观曝书之会谨赋五言四韵律诗一首》，第18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8之12，第1025页。

> 午陛下升坛,不设茵褥,稽首跪奠,致诚极恭。夜月澄爽,云物晏温,比还御楼肆赦,终日和暖,天惠昭答。翌日,风寒相属,时雪如期,宰臣、执政、侍从官皆进诗贺。御史董敦逸请以其事宣付史馆,从之。"①

按其记载,则是十二日小雪,十三日大风,十四日天晴,十五日大雪。秦观也载道:"右臣伏覩皇帝陛下,肇修典礼。冬日之至,亲有事于南郊,仍复祖宗故事,以皇天地祇合祭。前期之日,阴云蔽空;将祀之夕,月缠毕宿。《诗》云:'月离于毕,俾滂沱矣。'于法当雨,而是夜开霁,特甚晏温,星月昭明。礼毕之明日,雨雪乃作。朝市郊野,相告欣然,颂叹之声,形于中外。非二圣有作,上当天心,神祇顾享,何以逮此!"②则是当年十一月十四日南郊大礼前后,各有一场雪。此外,元祐七年六月至元祐八年二月担任崇政殿说书的吕希哲,曾有《经筵大雪不罢讲二首》,当即作于是年冬,诗云:"水晶宫殿玉花零,点缀宫槐卧素屏。特勑下帘延墨客,不因风雪废谈经。"③是在下雪天气皇帝坚持上课的情景。

但是,此后没有降雪,十二月下旬干旱呈现。庚午(二十二日),宋哲宗"诏辅臣分诣诸宫观祈雪。"④又:庚午,"祈雪。"⑤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8,元祐七年十一月癸巳,第11394页。

② 秦观著,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秦观集编年校注》卷11《进南郊庆成诗并表》,第238~239页。

③ 吕希哲《经筵大雪不罢讲二首》,吕祖谦编《宋文鉴》卷28,第433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79,元祐七年十二月庚午,第11406页。

⑤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35页。

宋哲宗元祐八年癸酉(1093 年)

关键词:冷春,浮尘,冻雨,夏秋雨涝,冷冬。

冷春连续三年到来,寒冷异常。年初即有降雪。苏轼于正月十五有诗云:"薄雪初消野未耕"。[①] 正月十五薄雪初消,田里的工作还没有开始,说明上旬降有小雪。正月乙巳(二十七日),由于天气太冷,皇帝下诏在开封的工匠放假三天:"寒雪,在京工役给假三日。"异常气象不可避免地引发了政治议论:

> 时苦雨雪,刑部侍郎丰稷以为'厥罚常寒',自二圣临御,朝廷清明,何嘉祥未臻,而沴气斯应?岂应天之实未充,事天之礼未备,畏天之诚未孚欤?岂宫掖之臣有关预政事者欤?天道聪明,苟无其事,变不虚生。若不畏惧,有以消复,则凶变必至。愿陛下昭圣德,畏天戒,延问名臣,总正万事。任贤责成,而不受浸润之谮;惠民以实,而不尚姑息之政。言如春阳,动如祥风,六宫和于内,百官和于朝,万民和于下,则天地之和应,而灾沴消矣。[②]

把气象当做武器磨砺,在政治上大做文章,其声霍霍。

二月末既有浮尘天气,又有冷空气和冻雨:"二月末,京师风霾,大寒。"[③]又:"二月,京师风霾。"[④]又:"二月,京师大寒,霰、雪,

---

①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 36《上元侍宴楼上三首呈同列》,第 6 册第 4160 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480,元祐八年正月乙巳、丁未,第 11428、11429 ~ 11430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6《物异考》12,第 8307 页。

④ 《宋史》卷 67《五行志》5,第 1473 页。

雨木冰。”[①]所谓的“霰”，是在高空中的水蒸气遇到冷空气凝结成的白色不透明圆锥形或球形的颗粒固态降水，直径约2—5mm，下降时常呈阵性，着硬地常反跳，松脆易碎，一般多在下雪前或下雪时出现。

三月没有花红柳绿，反而多风雪。辛巳（十日），御史中丞李之纯言：“众贤和于朝，则万物和于野，至于形和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今仲春之末，生育之候，而风霾间作，继以大寒、霰雪、雨水，有戾和气，殆人事不善有以干之者。”庚寅（十三日），范祖禹言：“而自仲春以来，暴风雨雪，寒气过甚，节令不时，丰年之祥，复未可必。”[②]阳春三月却气温过冷，延续了两个月的天气实属反常，令人担忧。

与春季多降水一样，入夏犹多雨。贺铸记载：“癸酉岁，京师春夏厌雨……五月望，雨始收霁”。[③] 癸酉岁就是元祐八年。此说表明阳春三月下旬（因为中旬尚是降雪）连续下雨，到五月十五日雨停，持续了两个月。但只是暂时的歇息，不久又继续下个不休，形成水灾。五月二十日，朝廷的一道祈晴青词指出：“伏以中春以来，常雨为沴。是用精祷，夙夜不宁。山川收云，日月舒照，农殖嘉穀，尚有西成。惟神之休，敢不昭报?”又云：“积雨累月，下民其咨”。[④] 在此前的四月，显然已是雨涝境况。

这场淫雨一直持续到秋季，“自四月常雨至八月，昼夜霪霖，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2，元祐八年三月辛巳、庚寅，第11462、11469页。

③ 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4《夏夜雨晴遣怀》，第182页。

④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9《中太一宫真室殿开启谢晴道场青词》，《又朱表》，第330页。

畿内及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州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①

又：“元祐八年，京畿、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②

又：“八年，自四月雨至八月，昼夜不息，畿内、京东西、淮南、河北诸路大水。诏开京师宫观五日，所在令长吏祈祷，宰臣吕大防等待罪。”③

大范围水灾形成。八月仍多雨水。丁未（二日），朝廷因“久雨，祷山川。”④八月三日，宰臣吕大防等上札子言：“雨水过常，近京诸郡尤被其患，乞降黜以警庶位。”诏皆不允。⑤ 八月二十八日，翰林学士起草的《后苑华景亭开启祈晴道场斋文》云：“伏以孟秋之月，苦雨数来，农失丰登，民兴咨怨。” ⑥则是秋雨到八月底尚未停息，庄稼歉收已成定局。许多房屋遭到毁坏，连坚固的太庙也遭浸腐而漏雨。八月份范祖禹起草的《太庙逐室各津漏及滴湿神帐奏告僖祖皇帝等祝文》云：“伏以寝庙有严，威神所宅。岁时既久，风雨寖隳。攸司庀工，揆日祇事。敢不虔告，用昭孝诚。尚飨！”⑦

九月己丑（十四日）夜间多云：“月食，云阴不见。”⑧属于多云天气，可知雨水已经停止了。但至下旬复又降雨。苏轼九月二十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3，第8092页。

③ 《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8页。

④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36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3之4至5，第2106页。

⑥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29《后苑华景亭开启祈晴道场斋文》，第337页。

⑦ 范祖禹《范太史集》卷30《太庙逐室各津漏及滴湿神帐奏告僖祖皇帝等祝文》，第341页。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5《象纬考》8，第7793页。

六日前后从开封赴任定州之前即有秋雨,因作《东府雨中别子由》诗。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与《宋史·五行志》4,都记载元祐“八年秋,旱。”②就历史史实而言,明显是错误的,至少不能包括开封。

冬天是个大雪纷飞的冷冬,朝廷忙于赈济。十一月,“京师大雪,多流民。”③乙未(二十一日),“以雪寒振京城民饥。”④这些流民,多是由于秋季歉收流浪到开封的外地灾民。十一月二十一日的诏书云:“昨秋(嫁)⑤不登,众庶阙食,中外流民,当此雪寒,虑罹冻馁,宜赈恤之。”⑥

十二月还在白茫茫的冰雪覆盖之中。七日,“大雪,诏收养内外乞丐老幼。”⑦十二月十七日,宋哲宗诏:“雪寒,应在京工役去处自今月十八日后,放假三日。”⑧也即十九日、二十日、二十一日停止官方的各项工程以避寒。孔武仲有《癸酉冬雪(时致斋于礼部)》云:“平时看积雪,吟对佳山川。此地富华屋,听观亦浩然。爱景匿何处,冻雪迷远天。离离黄庭沙,种作白玉田。飞舞势未已,参差态逾妍。坐来生精神,起步轻欲仙。京师百万家,几室无炊烟。南郭踵欲随,袁安正高眠。且倾光禄酒,逸气随觥船。近害

---

① 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诗集卷37《东府雨中别子由》,第6册第4225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3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④ 《宋史》卷17《哲宗纪》1,第337页。

⑤ 原作“嫁”,应为“稼”。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

⑦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

⑧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方域》1之18,第7327页。

远或利,从古占丰年。"①癸酉即元祐八年。此诗描写了漫天大雪中的开封以及造成的不便。

宋哲宗元祐九年即绍圣元年甲戌(1094年)

关键词:春旱,秋涝,暖冬。

绍圣元年,开封不幸又罹春旱:"绍圣元年春,旱。"②又:"绍圣元年春,旱。疏决四京、畿县囚。"③明确指出了旱情主要是在开封等地。但期间也有降雪。张耒《绍圣甲戌侍立集英殿临轩试举人作此两绝》中云:"春来小殿雪初残,晓日瞳瞳未破寒。"④晁补之也有诗云:"解冻南风故未熏,六英先岁舞车尘。尽消日观千岩雪,初破江梅一萼春。立召金闺通籍客,更呼花豔大堤人。使君日饮无功业,同乐何妨亦为民。"⑤官方没有记载,或许属于无效降水。

三月壬申(一日),是一个多云有雾天气:"日蚀,云雾不辨。"⑥具体情况是:元祐九年(即绍圣元年)"三月壬申朔,太史言日当食,阴云不见,初亏至未时三刻,云间见日西南已食一分余,六

① 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清江三孔集》,孔武仲《癸酉冬雪(时致斋于礼部)》,第90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3页。

③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1页。

④ 张耒《张耒集》卷39《绍圣甲戌侍立集英殿临轩试举人作此两绝》,第503页。

⑤ 晁补之《鸡肋集》卷18《和石明叔喜雪》,第1页。年代据乔力《晁补之年谱简编》,见晁补之著,乔力校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附录,齐鲁书社1992年版第252页。

⑥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下,绍圣元年三月,第745页。

刻食甚至七分,有云,不见复圆。"①

旱情延续到初夏。四月八日的诏书云:"时雨稍愆,虑刑狱淹系,在京委刑部郎官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令提点刑狱,诸路令监司催结系囚,事轻者先次断放讫奏。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状显著不该配及申奏者,虽小节不圆并决讫以闻。"②同一天又有诏令,布置求雨活动:"时雨稍愆,令开封府及诸路依例祈求,畿内诸祠即提点司选官精祷。"十八日,进一步诏令"诸州长吏躬诣五岳、四渎祈祷。"③十九日,朝廷"以时雨稍愆,疏决四京并府界诸县系囚,如故事。"④二十一日前后,雨水来临,"辅臣以畿内县降雨状进呈。帝曰:'闻诸路颇得膏泽,良可喜也,但未遍及尔。又闻(一)⑤麦皆有成熟之望,不知(栗)⑥已布种未也?'辅臣皆曰:'雨泽虽降,尚忧未渥,见已祈祷。'至二十五日而雨足,遣辅臣谢宫观寺院。"⑦雨水下到二十五日,已经透彻。

多雨的秋天又造成水灾。七月丙辰(五日),宋哲宗忧心忡忡地说:"甚忧雨不止,昨日遣中使于四郊取谷穗视之,京城东低,田已伤雨,北郊犹无害,然恳祈晴霁未之应。"⑧凄凉的秋雨连绵不息,遂成农业灾害:"七月,京畿久雨,诸路水,害稼。"⑨又:"绍圣元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2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28,第6683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6,第740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28,第6683页。
⑤ 原作"一",应为"二"。
⑥ 原作"栗",应为"粟"。
⑦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6,第740页。
⑧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10,绍圣元年七月丙辰,第431页。
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年，京畿、曹、濮、陈、蔡等州水，害稼。”①

与去年相反，本年的冬季是个暖冬，没有降雪——这是北宋开封的最后一个暖冬。十一月壬子（十四日），“以冬温无雪，决系囚”；十二月庚辰（十三日），“命诸路祈雪。”②十二月十一日，诏：“久愆时雪，虑刑狱淹延，在京委刑部郎官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并诸路州军并令监司按所部结绝，内事理轻者，先次决遣。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状分明，不该编配及申奏公事，并断讫以闻。”③此后仍无降雪的记载。

宋哲宗绍圣二年乙亥（1095 年）

关键词：秋旱。

本年有关开封气象的资料很少。二月丁卯（一日），是一个阴云天气：“日有食之，云阴不辨。”④

秋季，开封府北部地区则出现旱情，导致庄稼减产。十月十九日，侍御史翟思报告说：“酸枣、封丘两县民诣台陈诉，户下田旱，诣县乞行检放，县不为受理，反决妄诉。请下府界选官同本县官长周行检视，如民田实荒，即当蠲放。”宋哲宗诏令开封府界提点司派员调查。⑤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97《物异考》3，第 8092 页。

② 《宋史》卷 18《哲宗纪》2，第 341、342 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 之 28 至 29，第 6683～6684 页。

④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13 下，绍圣二年二月，第 752 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1 之 4，第 4803 页。

宋哲宗绍圣三年丙子(1096 年)

关键词:雨涝,冬雷,冰雹。

本年的春季和夏季,雨水正常。宋哲宗于五月乙巳(十六日)颁布的《疎决京畿诏》云:"春夏以来,雨泽以时,二麦丰稔,内外康宁,和气充溢,荷天贶施,实所滋多。然尚虑刑狱滞留,更宜深恤。可就今月二十七日疎决在京并府界诸县系囚杂犯,死罪已下,递降一等,至杖释之。其诸路州县,委监司分诣逐处催促结绝见禁公事。"①又:五月十六日诏:"春夏以来,雨泽以时,二麦丰稔,尚虑刑狱滞留,更宜深恤。"②证明了春夏两季气象正常。

夏末有大雨,比如六月六日、八日均下大雨。六月丙寅(八日),宋哲宗问辅臣道:"前日大雨,今日又雨,于农事无害否?"三省长官回答说:"宿麦已收,暑雨时行,于农事未有害也。"③年轻的皇帝不懂农事,六月阴雨是有利于秋庄稼成长的。

秋季多有阴雨。七月癸卯(十六日)的夜间,为多云天气:"月食,云阴不见亏蚀。"④本月连续阴雨,有绍圣"三年七月久雨"的记载。⑤

九月丙辰(三十日)也是阴天。这天宋哲宗下诏废除孟皇后,

---

① 《宋大诏令集》卷 216《疎决京畿诏》,第 824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 之 29,第 6684 页。

③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 13,绍圣三年六月丙寅,第 510 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85《象纬考》8,第 7793 页。

⑤ 清高宗敕撰《钦定续通志》卷 172《灾祥略·水》,台北新兴书局 1965 年十通本第 4308 页。

据说"诏下之日,天为之阴翳,是天不欲废之也"。[①]

冬季十月有大雨:绍圣"三年十月,帝诣天兴诸殿朝献。翼日,大雨,诏差已致斋官分献熙文七殿,自是雨雪用为例云。"[②]十月中旬,天爆惊雷,突下冰雹。辛未(十五日),"西南方有雷声,次大雨雹。"[③]又:辛未,"西南方雷声,雨雹。"[④]又:"十月十五日,西南方有雷声,次雨雹。"[⑤]冬季下冰雹,是对流强盛所致,属于少见的气象。

宋哲宗绍圣四年丁丑(1097 年)

关键词:冰雹,大风,高温,冷冬。

正月庚子(十五日)夜间多云:"月食,云阴不见"。[⑥]

闰二月中旬,下了场大冰雹。癸卯(十八日),"大雨雹。"[⑦]又:闰二月,"大雨雹。"[⑧]又:癸卯,"京师雨雹,自辰初至申。"[⑨]冰雹一般持续数分钟到数十分钟,这场冰雹却从早晨辰时(7 ~9 点)开始到下午申时(15 ~17 点)结束,持续了五个时辰近 10 个小时,时间之长实在罕见。

①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 113《立后(废后附)》,第 1987 页。
② 《宋史》卷 109《礼志》12,第 2623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5《物异考》11,第 8287 页;《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51 页;同卷第 1346 页作"绍圣二年",误。
④ 《宋史》卷 18《哲宗纪》2,第 345 页。
⑤ 清 · 徐松《宋会要辑稿 · 瑞异》2 之 18,第 2090 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85《象纬考》8,第 7793 页。
⑦ 《宋史》卷 18《哲宗纪》2,第 346 页。
⑧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4,绍圣四年闰二月,第 600 页。
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5《物异考》11,第 8287 页;《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46 页。

至三月,又突起一场大风。甲戌(二十日),宋哲宗“幸金明池,风甚,池浪如山,新作龙舟舣于冰心殿东,不复可登,水嬉等船皆罢。”[①]又:“幸金明池。风甚,池浪如山。新作龙舟舣于水心殿东,不复登,水嬉等船皆罢。”殿中侍御史陈次升遂趁机上书道:“所造不乘之舟,其费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风,岂非爱佑陛下,而使觉悟有司之过乎!”[②]借机批评朝廷的奢侈。

干燥的夏季雨水不多。五月辛酉(八日),诏:“皇太妃近尝服药,及雨泽稍愆,农田在望,宜颁恩宥,以导嘉祥。疏决应在京府界并三京诸县罪人。”[③]也是一种求雨的方式。

六月癸未(一日)是个阴天:“日有食之,阴翳不见”。[④]又:“六月癸未朔,太史言当食,阴云不见。”[⑤]伏暑天里,酷热难耐。六月甲辰(二十二日),宋哲宗下令京城的工匠放假三天以避暑:“为暑热,应在京工役去处,并放假三日。”[⑥]

高温天气延续到草木摇落的秋季。八月份,按惯例本应举行祭祀北郊的仪式,但是“外议皆以为暑热,不可视北郊,故罢。”[⑦]九月辛酉(十一日)的一道诏书说道:“以今年府界诸县秋田不熟民户,体量草不易纳,其愿就本县依例送纳见钱者听。”[⑧]今年的秋粮

---

①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下,绍圣四年三月,第759页。

②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4,绍圣四年三月,第600页;参见陈次升《上哲宗论龙船费用》,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1,第100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7,绍圣四年五月辛酉,第11568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9,绍圣四年六月癸未,第11597页;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3下,绍圣四年六月,第761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2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9,绍圣四年六月甲辰,第11604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末,第11642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1,绍圣四年九月辛酉,第11653页。

歉收，可推知大概是因为夏季雨水不时的缘故。

冬季又逢多有大雪的冷冬。十月甲午（十四日），朝廷便讨论在金明池采冰供朝廷使用的事宜了，①似表明气温降到零下，已经上冻。自十一月中旬到十二月底，朝廷采取多项措施应对严寒的袭击。十一月乙丑（十五日），皇帝指示："雪寒，应在京工役给假三日。"②乙亥（二十五日），皇帝又指示关心驻军的取暖，发放烤火费："日近寒冱，京城细民累经存恤，诸军班直等，良亦艰苦，其令内库给薪炭钱有差。"③

十二月的气温持续寒冷。御史蔡蹈因而劝阻宋哲宗巡幸北郊："臣昨者窃闻陛下欲幸北郊，有司请役万夫以除道路，而陛下爱惜民力，特罢此行。京师之人，无贵贱老幼，皆欢呼鼓舞，称颂圣德。以谓时方苦寒，不忍以非时游幸，重劳民力，此尧、舜之用心也。两日来，又闻圣旨：'止罢都水监所差夫役，所有车驾游寺，卜日已定。'不识宸虑何为复有此行？臣愚窃惟陛下所以犹豫未决者，不过以帷宫初成，工徒望幸，以觐赏赉尔。然属此严冬，寒气栗冽，銮舆往还，远在十余里之外，奈何以工徒望幸而轻圣体乎？前日之刈麦观谷，劳农劝耕之举，时陛下以事皆辍而弗往，今其游幸，非时无名，其犹不可以已乎？孟子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都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2，绍圣四年十月甲午载："尚书省奏：'皇城司岁用冰数，近年有失收采，遂至阙用。欲令金明池监官，自立冬后，日具冰面次第，遇合采斫时，皇城司、光禄、司农寺轮官监辖采斫，仍令礼、工部轮郎官检察。'御批：'勘会金明池采斫藏冰，自是皇城司事。已经结冻后，每日差人采取冰样厚薄尺寸，候可以容得人力，实时并差亲从官等前去采斫。今来指挥更不须行下，止可今后如有收采天时，即许工部检察闻奏，余并依皇城司见行条令施行。'"（第11686～1168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一月乙丑，第1169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一月乙亥，第11704页。

人士庶,固欲仰瞻仪卫,而区区蝼蚁之情,乃以寝罢为愿,岂无意哉?伏望垂慈,俯从众欲,若重念工役之劳,特推恩施,则戒饬有司施行,何必亲屈至尊,以劳人动众也?(原注:十一月十八日罢北郊,蔡蹈言,不得其时,今附见冬末。明年正月二十五日,幸北郊)。"[①]中下旬多风雪天气。癸卯(二十三日),有臣僚指出:"近者风雪连阴,小民艰苦,陛下深轸睿慈,蠲放房金,以至再三,而悯其炊爨不属,增场出炭,捐直赡民,以惠养京师之人,可谓厚矣。"[②]即三次免除若干房屋租金,增加出卖燃料的场所并减价出售,以帮助居民抵御寒流。

宋哲宗元符元年戊寅(1098年)

关键词:高温,雨涝,冷秋,冷冬。

元符元年的春季气象不详。

夏末至于九月,照常多霖雨。九月丁未(一日),诏"以霖雨罢秋燕。"[③]又:丁未,"以霖雨罢秋宴。"[④]辛亥(六日),京城已成一片汪洋:"京师雨久不止,拱圣第六营在安上门,营中水至三尺五寸,遂分五都送五营寄住"。面对这种困境,大臣曾布在朝中提出建议:"京师久雨,细民无以为生,当有以恤之。"朝廷随即安排赈济措施。[⑤] 雨涝带来严重灾害,如次年的右正言邹浩言:"去年积雨,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末,第11722~11723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3,绍圣四年十二月癸卯,第11718~11719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2,元符元年九月丁未,第11949页。
④ 《宋史》卷18《哲宗纪》2,第35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2,元符元年九月辛亥,第11954页。

陛下所亲见，而天下所共知，畿甸之内鲜不被患”。[①] 开封府境内各地几乎全部受灾。

秋季气温不正常，呈忽热忽冷状态。

前期出现高温天气。七月己酉（三日），宋哲宗诏：“时气暑热，应在京工役并给假三日。”壬申（二十六日）夜间，满天心机重重的乌云：“夜，云雾蔽天，地震，良久乃止。”[②]

秋季后期忽热转为低温天气。李之仪在开封写给米芾的书信里说道：“某上启元章涟水使君节下：近委榷货，遽当已尘浼。京师自六月至九月雨，连昼夜不绝，气候已如冬月”。[③] 由于长期降雨，气温下降，才九月就已寒冷如冬了。九月己酉（十日），朝廷就有诏：“开封府依旧敕，每岁冬月巡视京城内冻馁之人外，吏部仍差待阙小使臣同职员分地分往。救济过人口交与福田院毕，据实数申户部。”[④]不得不考虑启动冬季救济方案了。

冬季气候寒冷。十一月巳未（十五日），三省报告说：“闻访市中石炭价高，冬寒，细民不给。”宋哲宗下诏，“专委吴居厚措置出卖在京石炭。”[⑤]委任专门官员负责供应开封居民取暖燃料。就其对应程度而言，寒冷程度虽不及去年，但也是个冷冬。降雪情况不详，但从下年初一的资料看，至少年底有雪。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元符二年正月庚戌，第12027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0，元符元年七月己酉、壬申，第11900、11925页。

③ 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卷21《与米元章·又》。按米芾绍圣四年至元符二年在涟水军使任上。元符元年李之仪调任监内香药库，二年六月罢。故是信当在元符元年。参见曾枣庄《李之仪年谱》，《宋代文学研究》第四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2，元符元年九月己酉，第1195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4，元符元年十一月巳未，第12002页。

宋哲宗元符二年己卯(1099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夏、秋高温,冰雹,秋季雨涝,冷冬。

新年前后,瑞雪纷飞。正月甲辰(一日),皇帝“御大庆殿,以雪罢群臣及辽使东上阁门拜表贺,群臣又诣内东门贺如仪。”①

> 又:甲辰,“御大庆殿,以雪罢朝,群臣及辽使诣东上阁门拜表贺。群臣又诣内东门,贺如仪。”②
>
> 又:甲辰,“上御大庆殿受朝贺,以雪罢。”③
>
> 又:甲辰,“御大庆殿受朝贺,以雪罢。”④

就各种史料综合看,大年初一本来应在主殿大庆殿举行新年庆贺朝拜,但因为雪势凶猛,行动不便,临时改在其他地方举行。

此后却降水有限,至三月,渐成春旱。“二年春,京畿旱。”⑤三月十一日,“诏辅臣分诣宫观寺院祈雨。二十二日,诏辅臣分诣天地、宗庙、社稷、宫观、寺院等处祈雨。”⑥又:甲寅(十一日),“诏辅臣今月十四日,分诣宫观、寺院等处祈雨。”⑦丁巳(十四日),宰臣有“天久不雨”之言。⑧ 乙丑(二十二日),宋哲宗“诏辅臣诣天地、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5,元符二年正月甲辰,第12026页。

② 《宋史》卷18《哲宗纪》2,第351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6,第2089页。

④ 马端临著《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3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2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6,第74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甲寅,第12074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丁巳,第12078页。

社稷、宗庙、宫观、寺院等处祈雨。”[①]丙寅（二十三日），宰臣曾布开始祈雨：“是夕，自密院出，遂赴景灵宫宿斋祈雨，夔及左辖宿南北郊。”[②]己巳（二十六日），诏：“稍愆时雨，窃虑刑狱淹延枝蔓，在京委刑部郎中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令提点诸路两州军令监司分头点检催促结绝见禁罪人。”[③]庚午（二十七日），又诏：“时雨稍愆，开在京宫观、寺院五日。”[④]开放寺院五天，以便大众祈雨。

旱情的龟裂蔓延到夏四月。甲戌（二日）降雷阵雨：“九日（?），是夕，大雷雨，周时雨止。雨及三五寸。甲戌，同三省问圣体讫，上亦语及得雨。众云虽未多，然必接续有之。”[⑤]这场下了一个时辰的雨水，并未能解除长期的干旱。丙戌（十四日），右正言邹浩报告说：“伏惟京城久愆雨泽，兼闻诸路亦颇旱干，窃恐农事失时”。[⑥] 丁亥（十五日），皇帝发布赦免令：“以旱，减四京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⑦]又：丁亥，“以时雨稍愆，疏决在京及河南、应天、大名府系囚，杂犯死罪已下，第降一等，至杖释之。”[⑧]曾布记录了具体的讨论情况：丁亥，“是日再对，未及奏事，上遽宣谕云：‘今日疏决遍及四京。’余云：‘陛下闵雨焦劳，后苑粉坛，席藨取水，内外建道场，祈祷备至，然终未有雨。若推恩滂沛如此，必有嘉应。’上云：‘雨似有数，去秋雨太多，故今多旱如此。’余云：‘此众论所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乙丑，第12084页。
②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三月丙寅，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宋史资料萃编本第14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己巳，第1209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7，元符二年三月庚午，第12091页。
⑤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四月甲戌，第19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8，元符二年四月丙戌，第12107页。
⑦《宋史》卷18《哲宗纪》2，第352页。
⑧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8，元符二年四月丁亥，第12107页。

知,然今岁旱甚广大,已无望矣。’前一日,上已及此,余开陈如前。”直到四月十九日夜,才降下足够的瓢泼大雨:“自十九夜,大雨滂沛盈尺,至是稍晴,麰麦可救三二分,然秋田有望。”按照曾布的估计,麦子可以挽救十分之二三,秋庄稼由于有了充足的墒情,可望有收成。癸巳(二十一日),皇帝急忙亲自谢雨:“是夕,省景灵谢雨。”①

五月,继续降雨。己酉(七日),朝廷开始因雨取消三天朝参:“是日,以数雨放朝参三日。”甲寅(十二日),再次放假:“有旨,自是日放朝参三日,以颇雨,小有泥淖故。”②因雨导致道路泥泞难行,所以连上朝参拜皇帝的基本礼仪也顾不上了,可见雨量不小。

六月也多雨。“元符二年六月,久雨。”③己丑(十八日)至庚寅(十九日)的初伏前后,至少连续两天降雨:“自己丑雨,或作或止未已。”但仍然没有阻挡高温的出现,直到辛丑(三十日)夜间大风吹来:“自中伏大热,几不可当。是夕大风,暑气遂解。”④中伏即前一天的二十九日,高温持续到第二天白天。

秋季又出现开封人称“秋老虎”的高温天气,间有暴雨。七月乙巳(四日),诏:“当此盛暑,刑狱虑有淹延,在京令刑部郎中、开封府界令提点提举司、诸路令监司催促结绝;见禁罪人,内干照及事理轻者,先次决遣。”⑤

又:“盛暑,中外决系囚。”⑥

---

①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四月丁亥、壬辰、癸巳,第29、31页。
②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五月己酉、甲寅,第47、51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④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六月庚寅、辛丑,第84、90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乙巳,第12186页。
⑥ 《宋史》卷18《哲宗纪》2,第352页。

又:七月四日,诏:"以盛暑,在京令刑部郎官,开封府界令提点提举司,诸路令监司催促结绝囚禁。"①

丙午(五日)午夜,天降暴雨:"驾将出幸集禧,以新修奉神殿成,奉安五岳。自中夜暴雨不止,遂别择日。"②暴雨之后,气温依然高涨。丁未(六日),"放在京工役。"③又:丁未,"上批:暑热,应在京工役,自今月十七(引按:似应为次日的七日,因为朝廷不可能下诏预料到十日后高温再放假)日放假。"④与以往明确规定放暑假三天不同,此次没有期限,意味着期限不定,暑热更严重。果然,丙辰(十五日),宋哲宗"荐飨景灵宫。是日大暑,内侍执扇从行,升皇武殿,上顾见却之。"⑤文中所说的大暑不是节气(是年大暑在六月二十六日),而是极热的意思。大约从当天下午开始,阴云遮住了太阳,气温下降,次日降雨。丁巳(十六日),"集禧重诏奉神殿四日,奉安五日。欲赴香,以雨不果。两日微阴,颇不觉烦暑。晚赐茶于斋殿,遂归。唯午刻差热尔。"紧接着又降大雨,戊午(十七日),"遂大雨。"⑥数天以后,再降大雨。甲子(二十三日),"大雨。上见二府,深以为忧,且令择日祈祷。夔云:'甲子雨诚可虑。'上云:'阴阳所忌,岁事可忧,当速祈祷尔。'又云:'今日脏腑亦未全已。'余再对云:'阴湿尤非腹疾所宜,当避阴冷,休息颐养。'上云:'衹在一阁子中偃卧,未尝敢冒犯。'余云:'自延和至崇政行甚远,冲冒风雨,亦非所宜也。'"此雨显然过分,所以皇帝感到忧虑,宁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29,第6684页。
②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七月丙午,第92页。
③ 《宋史》卷18《哲宗纪》2,第35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丁未,第12187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3,元符二年七月丙辰,第12200页。
⑥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七月丁巳、戊午,第100页。

愿抱病参加祈晴仪式。好在次日即放晴:乙丑(二十四日),“晴霁”。但七月底仍有雨水。曾布记载:“七月二十九日对,问圣体,云已无事,余云:‘月朔视朝,恐太劳。’上云:‘不妨,若天色阴雨,则临时指挥。’是日晴霁。”①说明此前是阴雨天气。

八月未见有关资料,即使本月逐日有记的《曾公遗录》卷7至卷8,也没有降雨或干旱的记载,说明无异常天气。

九月则多雨涝。“九月,以久雨罢秋宴。”②上旬有雨,有晴,有大风。丁未(八日),曾布对宋哲宗说:“今日皇子满月,中宣制,朝廷庆事何以如此!迩来天意助顺,边事就绪,西夏哀祈请命,青唐不用兵甲,几于俯拾。以至乘舆游幸继日,晴霁温暖,次日便大风惨。”可见此前曾有过一天的晴朗,气温也上升,但第二天便刮起了大风。己酉(十日)有雨,曾布“欲诣普照祭告,又以雨淖及腹痛,未果行。”辛亥(十二日)有雨,至少下了一天一夜:皇帝“驾幸(劳)③林园,奠宗瑗环妇,以雨不果出。……是夕,雨未已。”④当时,右正言邹浩反对立贤妃刘氏为皇后,上书称:“臣闻顷年冬享景灵宫,贤妃实随驾以往,是日雷作,其变甚异。今又宣麻之后,大雨继日,已而飞雹。又自告天地、宗庙、社稷以来,阴霪不止,以动人心,则上天之意益可见矣。”⑤按当月丁未(八日)诏立贤妃刘氏为皇后,乙卯(十六日)以皇后册礼前派遣官员祭告天地、宗庙、社

---

① 曾布《曾公遗录》卷7,元符二年七月甲子、乙丑、庚午,第103、107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③ 原作“劳”,应为“芳”。

④ 曾布《曾公遗录》卷8,元符二年九月丁未、己酉、辛亥,第139、140、14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甲子,第12251页。《宋朝诸臣奏议》卷28,邹浩《上哲宗乞追停贤妃刘氏册礼别选贤族》文末注:“元符元年九月上,时为翰林学士。”(第274页)时间有误。

稷及诸陵。[1] 则是九月八日开始下大雨，随后有冰雹，十六日以来淫雨不绝。朝廷只好罢撤秋宴，并派大臣祈神放晴。大约晴了一两天，十八日继续降雨："己未（二十日），旬休。自十八日雨，放朝参，迄今未已。"到二十三日越下越大：壬戌（二十三日），"以大雨罢秋宴。"[2]

又：壬戌（二十三日），"诏罢秋宴。又诏辅臣诣宫观、寺院祈晴。"[3]

又：壬戌，"雨，罢秋宴。"[4]

又："九月，以久雨罢秋宴。"[5]

二十六日仍在下雨："乙丑（二十六日），习册后仪于文德殿。雨未已，得旨令习庭下及廊上仪，又设幕幄以覆宫架。习仪毕，复大雨。"二十七日，终于雨过天晴："是日大晴。中夜雨止，诘旦渐开霁，无复纤云。"[6]碧空晴净如洗，遂使人心开朗。

闰九月、十月、十一月未见有关资料，即使这三个月逐日有记的《曾公遗录》卷8，也没有降雨或干旱的记载。按说若三个月无降水，应有旱情，但并没有相关记载，只能说明天气正常——正常的降水没有记载。

十二月下旬，有大风雪。戊午（二十一日）开始起风降温："是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丁未、乙卯，第12238页、12245页。

② 曾布《曾公遗录》卷8，元符二年九月己未、壬戌，第145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15，元符二年九月壬戌，第12249页。

④ 《宋史》卷18《哲宗纪》2，第353页。

⑤ 《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3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⑥ 曾布《曾公遗录》卷8，元符二年九月乙丑、丙寅，第146页。

日风寒。"次日即下雪。辛酉(二十四日),曾布记载:"自己未(二十二日)大风雪,虏使至畿内,人马多冻倒及有散失者,接伴申,恐一齐入门不及。下开封府令根寻不见人马,寻皆得之。"①连北方辽国来的使者都被风雪冻倒乃至迷路失散,足见风雪来势汹汹。结合下年正月初的低温看,本年应属冷冬。

宋哲宗元符三年庚辰(1100年)

关键词:夏秋多雨。

初春气温寒冷,有小雪。正月乙亥(八日),"自是寒惨,微雪。"②

夏季雨水基本充足。四月丁酉(一日)多云间晴,但云气稀薄:"日蚀……是日时有阴云往来,然不能掩。"乙卯(十九日)"白兑日大风雷,暑气顿解,至是尚凉。"大风吹来,一扫暑气。五月上旬缺少降水,朝廷正打算祈祷,碰巧十五日夜间下雨。壬午(十六日),"是日……本欲以是夕祈雨,十五夜雨,但遂以择日谢。"从癸巳(二十七日)黄昏至甲午(二十八日)两日,连降大雨:"自癸巳日暮大雨达旦,又终日乃已,滂沛沾足,但未知广否。"六月庚申(二十五日)晚上,再降大雨:"是日晚大雨。自入夏数雨,山陵桥梁、道路多坏。"③开封以西通往巩县的桥梁、道路,多被雨水毁坏。

---

① 曾布《曾公遗录》卷8,元符二年十二月戊午、辛酉,第201、203页。

② 曾布《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正月乙亥,第207页。

③ 曾布《曾公遗录》卷9,元符三年四月丁酉、乙卯、五月壬午、甲午、六月庚申,第300、319、348、358、373页。

秋季七月份，多有雨水。“久雨，哲宗大升舆在道陷泥中。”①由于持久阴雨，道路泥泞，西行的宋哲宗灵柩被陷于泥坑中无法行进。

冬季有大雪。十二月六日，诏“以大雪，令有（常）②损价出粜仓米，以惠细民。”③

宋哲宗于本年元月去世，宋徽宗即位。次年即建中靖国元年正月，右正言任伯雨曾上言：“臣伏睹陛下自临御以来，德泽屡下，和气充塞，曰雨而雨，曰旸而旸。四海九州，罔不丰年，天心人意，如合符节。”④虽不可避免地有夸张，但可知全年基本上风调雨顺。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 年）

关键词：冰雹，秋旱。

春季寒冷，有大雪。张耒于次年回忆道：“岁弊寒骄风落山，卧听园木怒涛翻。去年慈德门东雪，永夜宫廊喝探喧。（原注：去年春，大雪中，予以礼官奉钦圣丧事入宿内东门，凡数十铺，直庐宫吏达旦不能寐。）”⑤钦圣即皇太后向氏，于正月十三日去世，这场大雪当在正月中下旬。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3《物异考》9，第 8240 页；《宋史》卷 65《五行志》3，第 1423 页。

② 原作“常”，应为“司”。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7 之 13，第 5817 页。

④ 任伯雨《上徽宗论赤气之异》，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 44，第 467 页。

⑤ 张耒《张耒集》卷 32《绝句九首》（之九），第 549 页。参见清·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张耒《张耒集》附录一，第 1005 页。

二月多雨水。先是月初有场冰雹:丙申(五日),"雨雹。"[①]又:丙申,"京师雨雹。"[②]随后连续降雨:"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久雨。"[③]二月丁巳(二十六日),任伯雨以气象为标尺,以政治为准星,把枪瞄准了宰相:章惇、蔡卞"大奸元恶,未正典刑,人情愤叹,天象示戒。故自今年正月至今,两月阴雨,盖蒙气之证,于此可见。"[④]可见是连续两个月阴雨不绝。著名诗人陈师道是年在开封居住,有《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诗云:"逢花驻马尚多情,天不违人旋作晴。不使近诗增纸价,得知春入凤凰城。"[⑤]可证春季多雨,间有晴天。

四月初一是个阴云天气:"四月辛卯朔,太史言日当食,阴云不见。"[⑥]

五月初一,又下起了大冰雹。"五月辛酉朔,大雨雹。"[⑦]又:"五月辛酉朔,大雨雹。"[⑧]马端临的记载明确在开封:"五月辛酉,京师又大雨雹。"[⑨]又:"五月辛酉,京师大雨雹。"[⑩]

六月中旬有场大雨。御史中丞王觌言:"臣伏见今月十三日,

---

① 《宋史》卷19《徽宗纪》1,第361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④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181,任伯雨奏,第2381页。年代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16,元符三年十一月壬申注云:"建中靖国元年二月丁巳,任伯雨疏有云"。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619页。
⑤ 陈师道著,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后山诗注补笺》卷12《和谢公定雨行逢卖花》,第425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2页。
⑦ 《宋史》卷19《徽宗纪》1,第362页。
⑧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4,建中靖国元年五月,第781页。
⑨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
⑩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集禧观灾，是日虽大雨，久而后灭，其灾颇异。"[①]又：六月壬寅（十三日），"集禧观火，大雨中久而后灭。"[②]

至少在八月十五中秋前的三天，天空晴朗。晁补之词《上林春（韩相生日）》载道："天惜中秋，三夜淡云，占得今宵明月。孟陬岁好，金风气爽，清时挺生贤哲。"[③]秋季有旱情。八月二十一日，有臣僚指出："府界近京各有被旱、蝗去处，及江、淮、两浙、福建路亦有旱灾去处。其监司、郡守或不以闻，或虽闻而不敢尽以实告。"[④]有旱情但地方官多不呈报。

冬季不乏降雪。张舜民记载，十月十八日是本年的第一场雪："十月十九日，诸讲官晨趋迩英，前夕初雪沾洽，寻有旨权住讲一日。既而，同子开内翰、正夫侍郎、元功舍人少竚资善，一饫而出。"并有诗云："斐然西风拔地夜飘，霙天惠胪传讲暂停。"[⑤]"初雪沾洽"就是本年第一场充足的降雪，教官们因雪停止了对皇帝的授课。

---

①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304，王觌奏，第3947页。原文不详何年，查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4，建中靖国元年"六月壬寅（十三日），集禧观灾"。（第781页）

② 《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79页。

③ 晁补之著，乔力校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第96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之6，第5841页。

⑤ 张舜民《画墁集》卷3《十月十九日诸讲官晨趋迩英前夕初雪沾洽寻有旨权住讲一日既而同子开内翰正夫侍郎元功舍人少竚资善一饫而出诸公嘉其景而被上恩乃谓衰薄不可无作聊书长句深愧》，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17册第18页。此记录原不详年代。按"子开内翰"即担任翰林学士的曾肇，字子开，建中靖国元年为翰林学士，十月出知陈州（见《宋人年谱丛刊》第3166页）；而"正夫侍郎"即礼部侍郎赵挺之，字正夫，"徽宗立，为礼部侍郎"（《宋史》卷351《赵挺之传》，第11094页）；"元功舍人"即中书舍人徐绩，字元功，"徽宗立，擢宝文阁待制兼侍讲，迁中书舍人"（《宋史》卷348《徐绩传》，第11025页）。三人任职时均为宋徽宗初的建中靖国元年，足证该诗作于是年。

十一月下旬有大雪。“建中靖国,徽宗初郊,亦见曾文肃《奏事录》,言之甚详。在于当日,为一时之庆事。十一月戊寅(二十一日)凌晨,导驾官立班大庆殿前,导步辇至宣德门外,升玉辂,登马导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平旦雪意甚暴,既入太庙,即大雪。出巡仗至朱雀门,其势未已,卫士皆沾湿。上顾语云:‘雪甚好,但不及时。’及赴太庙,雪益甚,二鼓未已。上遣御药黄经臣至二相所,传宣问:‘雪不止,来日若大风雪,何以出郊?’布云:‘今二十一日。郊礼尚在后日’……中夜,雪果止。五更……已见月色。”[1]这场大雪从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开始,至二十二日夜晚停止。此事由当事人、宰相曾布《奏事录》所载,可靠无疑。

又:“十一月戊寅,玉辂至景灵宫行礼毕,赴太庙,大雪。上遣内臣问二相:‘若大风雪不止,何以出郊?’右相曾布奏云:‘郊礼尚在后日,雪势暴,必不久,况乘舆顺动,理无不晴。若更大雪,亦须出郊。必不可升坛,则须于端诚殿望祭,此不易之理。已降御札,颁告天下,何可中辍!’左相韩忠彦欲于大庆殿望祭。布不可,以为:‘若还就大庆,是日却晴霁,柰何?’议遂定。中夜雪果止,五更上朝,享九室,已见月色。己卯黎明,自太庙斋殿步出庙门,升玉辂,景色已开霁,时见日色。已午间至青城,晚遂晴。五使巡仗至玉津园,夕阳满野。庚辰四鼓,赴郊坛行礼,天色晴明,星斗粲然。五鼓,二府称贺于端诚殿。黎明,升辇还内。”[2]

① 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1,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61~62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72《郊社考》5,第2219页。

不同史料在时间上记载有些差异："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以冬祀，亲飨太庙。及门，降辂步入。翌日，奉瓒裸鬯至神宗室，悲伤感咽。是时，风雪连日，上屏常膳，御疏食。顷之，雪止。"①所言为此前连日风雪，十九日天晴。

又："十八日，帝将来亲郊，初自景灵宫赴太庙，即雪作，圣情尤轸，形之词，乃命太官屏常膳，御素食以致祷。是夕，雪霁。及宿斋青城，星月烂然。帝升坛行事，凡三登三降，有司请御小次，终不许，秉圭立于版位，以至礼毕。"②

所言为十七日降雪，到了夜晚，天气转为晴朗。

宋徽宗崇宁元年壬午（1102年）

关键词：秋季雨灾。

崇宁元年仅见一件开封气象史料，却是重大事件，即经常雨涝的秋季本年更加严重。七月份，开封雨涝成灾。七月甲辰（二十一日），宋徽宗"以雨水坏民庐舍，诏开封府振恤压溺者。"③

又："七月，久雨，坏京城庐舍，民多压溺死。"④

又："崇宁元年，京城水，坏庐舍，溺人。"⑤

又：七月二十一日，诏："开封府赈恤压溺人，不得卤莽。"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7之16，第694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8之13，第1025页。

③ 《宋史》卷19《徽宗纪》1，第364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参见《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3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3，第8092页。

"先是,雨水坏民庐,有死者,故申命之。"①

从有限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水灾十分严重,因房屋倒塌和溺水而不幸死者很多。

在此要指出:遵循一般规律,年代越早,史料越少,年代越晚,资料传世越多,但宋代却是例外。宋徽宗一朝的开封气象资料就很少,正像南宋后期历史资料很少一样。当与统治集团腐败、很少关注气象有关。

宋徽宗崇宁二年癸未(1103 年)

关键词:冷春。

本年开封唯一的资料反映了重要的气象信息,即初春有冷空气,多严寒。正月丙午(二十六日),朝廷"以冱寒,令监司分部决狱。"②其他应属正常。

五月癸卯(二十五日),"日淡赤无光"。③

七月,开封等地有蝗虫灾害。九日,宋徽宗诏:"府界诸路监司,前去亲诣蝗虫生发去处,监督当职官多差人夫、部押,并手打扑。本司及当职官,并仰专在地分,候打扑尽静,方得归任。人户多方收打蝗虫赴官,实时依条支给米谷。如官司阻节,许人户经监司陈诉。"④据此,推测开封或许有旱情。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 之 6,第 5841 页。
② 《宋史》卷 19《徽宗纪》1,第 366 页。
③ 《宋史》卷 52《天文志》5,第 1087 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 之 6 至 7,第 5841 ~5842 页。

宋徽宗崇宁三年甲申(1104 年)

关键词:冰雹,夏、秋雨涝。

仲春季节,有场冰雹。二月辛未(二十七日),"雨雹。"[①]又:二月"雨雹。"[②]

六月连续降雨:"六月,久雨。"[③]夏季多雨水,倒是比较少见的。

秋季有严重的雨涝。八月壬寅(一日),发生大暴雨,造成灾害:"大雨,坏民庐舍,令收瘗死者。"[④]又:"八月,大雨,坏居民庐舍。"[⑤]开封居民的生命财产惨遭摧残。

本年内的第二场冰雹,发生在十月辛丑(一日):"京师雨雹。"[⑥]又:辛丑,"京师大雨雹。"[⑦]又:辛丑,"大雨雹。"[⑧]又:"冬十月朔,大雨雹。"[⑨]冬季下冰雹,也是少见的气象。

宋徽宗崇宁四年乙酉(1105 年)

关键词:冰雹,春、夏、秋雨涝。

与去年春季冰雹的时间基本相同,今年二月甲子(二十五

① 《宋史》卷 19《徽宗纪》1,第 369 页。
②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7,崇宁三年二月,第 680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3《物异考》9,第 8240 页;《宋史》卷 65《五行志》3,第 1423 页。
④ 《宋史》卷 19《徽宗纪》1,第 370 页。
⑤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7,崇宁三年八月,第 681 页。
⑥ 《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47 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5《物异考》11,第 8287 页。
⑧ 《宋史》卷 19《徽宗纪》1,第 370 页。
⑨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7,崇宁三年十月,第 682 页。

日),“雨雹。”[①]又:二月,“雨雹。”[②]

本年多有雨水。王巩言:“崇宁四年岁次乙酉,凡十一龙治水,自春及夏及秋,皆大雨水。”[③]春季、夏季、秋季,都有大雨。

宋徽宗《御制夏祭礼成神应记》中,记载了五月十一日的一场夏雨:“以五月十有一日乙酉,斋明盛服,自宫祖郊,薰风自南,途不遇雨,而都城之内,滂沱几尺。越明日昧爽,升辇就次,阴云四兴,天地变色,骏奢执事,震叠大惧。朕祗戒精专,内尽其志,群臣暑服以纱,朕不敢慢,被衮冕如冬服。秉圭陟坛,轻飚条烦,凉不瘅暑,奉俎荐牲,人不跛倚,洞洞属属,若在其上。告成厘事,密云不雨,而坛壝之外不远百步,帷幄车马零蒙霑濡。”[④]大概是场雷阵雨。

从五月开始,以后长期是多雨天气。五月,“京师久雨。又自七月至九月,所在霖雨伤稼,十月始霁。”[⑤]又:十月,“自七月雨,至是月始霁。”[⑥]又:十月,“自七月雨,至于是月。”[⑦]一作:“冬十月,自七月雨,至是月不止。”[⑧]大概到十月的中下旬才放晴。雨季连跨夏、秋、冬三季,集中在五月、七月、八月、九月乃至十月,在历史上罕见,也是北宋开封唯一的一年。史料中未见灾情记载,但显然成灾,而且相当严重,唯统治腐败,无人关注。

---

① 《宋史》卷 20《徽宗纪》2,第 373 页。
②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7,崇宁四年二月,第 684 页。
③ 王巩《甲申杂记》,丛书集成本第 3892 册第 3 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8 之 60 至 61,第 1049 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3《物异考》9,第 8240 页;《宋史》卷 65《五行志》3,第 1423 页。
⑥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 16,崇宁四年十月,第 347 册第 549 页。
⑦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 14,崇宁四年十月,第 790 页。
⑧ 《宋史》卷 20《徽宗纪》2,第 375 页。

宋徽宗崇宁五年丙戌(1106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只有一条直接的气象资料,就是五月下旬显示出旱情,朝廷正打算祈雨,即有降雨。五月二十四日,宰臣“以愆雨祈求,上曰:‘二十六、七必有雨。’已而果验。赵挺之曰:‘陛下天纵将圣,虽历象阴阳占候,无不赜其精微。’上曰:‘天地之间不离阴阳五行之数,今日太一移宫,水限也,故有雨。’”①聪颖的宋徽宗准确预报了降雨。

十月十二日,宋徽宗在赐道士刘混康的诏书中说:“今者方外乂宁,雨旸时若,荷上帝之降康,亦焚修之有助。”②似可表明此前无异常气象。

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在表1《北宋开封一带暖冬记载》中,崇宁五年作:“……冬雪不拼块,温风搜麦根”,③资料出自“苏轼《栾城集》后集卷4”。这里有四处错误。一是《栾城集》作者应为苏辙而非苏轼;二是苏辙于崇宁三年(1104年)在颍川(今河南许昌)定居,自号“颍滨遗老”,自言“予居颍川六年”。④ 所以崇宁五年的记载与开封无关;三是原句为:“秋雨仅熟禾,冬雪不掩块。温风搜麦根,天意欲为害。”⑤“不拼块”实为“不掩块”,且诗的标题为《春后望雪》,所言“温风”是春季气候;四是原作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写作时间,不知其认定的崇宁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6,第740页。

② 《茅山志》卷3,转引自《全宋文》第164册第66页《赐刘混康诏》。

③ 《历史地理》第11辑,第76页。

④ 苏辙《栾城集·后集》卷13《颍滨遗老传下》,第1313页。

⑤ 苏辙《栾城集·后集》卷4《春后望雪》,第1178页。

五年从何而来。

宋徽宗大观元年丁亥(1107 年)

关键词:夏、秋、冬雨涝,冰雹。

大观元年的夏季多雨,积水成灾:“夏,京畿大水,诏工部都水监疏导,至于八角镇”。① 又:六月,“京师大水,河北、京西河决。”②开封与北方许多地区同遭水灾。

秋季依然多雨。“大观元年七月,以京城霖雨,水浸居民,道路不通,遣官分督疏导。”是月又诏:“自京至八角镇,积水妨行旅。转运司选官疏导,修治桥梁,毋使病涉。”③开封聚积的雨水过多,朝廷派员组织疏导排泄,以解除内涝之患。

入冬以后还有雨水。十月十日,宰臣蔡京等言:“伏见宗祀之月,久雨不霁,宿斋之夕,雨尚滂注。翌日,陛下登辂启行,自宫诣庙,天日清明,和气充塞,既至庙门,却缴去扇,进辇弗御,步入斋殿。”④至少十月上旬一直下雨。十月己巳(十七日),又出现异常的冰雹:“大雨雹。”⑤又:己巳,“京师大雨雹。”⑥又:十月,“大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3,第8092页;《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8页。

②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元年六月,第692页。

③ 《宋史》卷94《河渠志》4,第2344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7之16,第694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4之28至29,第913~914页。

⑤ 《宋史》卷20《徽宗纪》2,第379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雨雹。"[①]个别史书记作"癸亥(十一日),大雨雹。"[②]时间相差六天。

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在表1《北宋开封一带暖冬记载》中,大观元年作"……冬温未宜人",资料出自"苏轼《栾城集》3集卷1。"这里有三处错误。如前所考,一是作者应为苏辙而非苏轼;二是苏辙于崇宁三年(1104年)在颍川(今河南许昌)定居,所以大观元年的记载与开封无关;三是原句为"冬温未宜人,风雪中夜止。"[③]也即实际上当时是降雪天气。至于开封的情况,仅就十月上旬有降雨的情况看,气温较高,但此后两个多月未见气象记载,难以得出寒暖的结论。

宋徽宗大观二年戊子(1108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未见任何关于开封气象的史料,当属正常。

春季可能是个冷春,开封本地未见记载,但其东邻宋州(今河南商丘)的气象似可参考:"张丈文潜大观中归陈州,至南京答予书云:'到宋冒雨,时见数花凄寒,重裘附火端坐,略不类季春气候也'。"[④]时已三月,宋州寒冷如冬,纬度稍高的开封气温当也较低。

---

①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元年十月,第693页。

② 王称《东都事略》卷10《本纪》10,大观元年十月,第78页。

③ 苏辙《栾城集·三集》卷1《风雪》,第1464页。

④ 吕本中《紫薇诗话》,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478册第936页,按《说郛三种》本无此条。年代据清·邵祖寿《张文潜先生年谱》,张耒《张耒集》附录一,第1012~1013页。

宋徽宗大观三年己丑(1109年)

关键词:冰雹,冬雨。

盛夏时节,大降冰雹。五月戊申(四日),“京师大雨雹。”[①]一作五月戊辰(二十四日),“大雨雹。”[②]

初冬情况比较反常,十月份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雷阵雨:“冬十月,大雨,震电。”[③]又:“冬十月,大雨,震电。”[④]冬雨说明气温比较温暖。

宋徽宗大观四年庚寅(1110年)

关键词:春、夏连旱。

年初的前两个月,无异常气象,春光如期而至。刚刚进京候调的晁补之作《御街行·待命护国院不得入国门寄内》词云:“斜烟薄雨青林杳。犹有莺声到。西园红艳绿盘龙,辜负一年春好。锦城乐事,不关愁眼,何似还家早。”[⑤]描述了所见的城外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② 《宋史》卷20《徽宗纪》2,第382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7,大观三年十月,第698页。

④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28,大观三年十月注引,第959页。原注:“案:《宋史·五行志》:十月戊申,京师大雨雹。薛《通鉴》作癸丑,据《朔闰考》,是月壬申朔无癸丑日,毕云薛日误,良是。”然据《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1页,记载的是:大观“三年十月戊子,大雷雹而雨。”是戊子而不是戊申;而同卷第1347页记载的是:大观“三年五月戊申,大雷雹而雨。”是五月而不是十月。黄以周等误注。

⑤ 晁补之著,乔力校注《晁补之词编年笺注》,第174页。

春光。

但是,从三月开始旱情出现,并形成春夏连旱,不但造成自然灾害,并引发重大政治事件——宰相蔡京倒台。“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寖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傅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①宋徽宗免去奸相蔡京,任命久负人望的张商英为右仆射,正逢降雨,以为是天人感应所致,自然大喜。

又:六月乙亥(八日),“初,蔡京既贬,人心大悦。是时,方久旱,彗出奎娄间,及商英视事之明日,大雨,彗不见,上亦喜甚,书‘商霖’二字赐之。”②

又:大观四年,张商英任中书侍郎拜右仆射,“久旱,彗出天心,是夕大雨,彗不见。徽宗喜,亲书‘商霖’字以赐之。”③

又:宗子博士唐庚《内前行》诗云:“内前车马拨不开,文德殿前宣麻回。紫微侍郎拜右相,中使押赴文昌台。旄头昨夜光照牖,是夕收锋如秃帚。明日化作甘雨来,官家唤作调元手。周公礼乐未制作,致身姚宋也不恶。向来两公拜相年,民间斗米才四钱。原注:右相视事明日,始得雨,上喜甚,书‘商

①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4~15页。

② 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大观四年六月,第755页。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102《张商英传》,第877页。

霖'二大字赐之。)"①

可见至少是三月以来一直干旱,六月九日天降大雨,淹没了旱魃。

冬季多风雪,气象恶劣。十一月十五日宰臣何执中言:"臣等伏见涉冬以来,率多阴晦,风、霾、雪、霰继作。逮冬祀前期十日,而戒天乃晴霁。车驾殿宿之旦,阴云四合,抵晚微雨,垂作中夜,风师尽驱纤翳。黎明,銮舆顺动,杲日东升,至朝谒原庙,祼献太室,祗见圜丘,熙事备成,天景晏温,日星明润,中外士庶,欢呼鼓舞。"②宋徽宗朝风气败坏,所言多有阿谀奉承夸大之处,至少我们可以得知此前多有风雪阴霾天气。

据袁文的记载,本年岭南地区气温急剧下降,以至于罕见地下雪:"岭南无雪,大观庚寅岁,忽有之,寒气太盛,虽岭南地暖,莫能胜也。此乃北方兵起之兆,后遂有靖康之变。"③大观庚寅即大观四年。鲁詹也记载了东南大寒,太湖冰封:"大观庚寅冬,詹广陵秩满,腊中归省亲,道经吴江,寒甚,一夕震泽冰合"。④ 若然,开封冬季可能也是冷冬,惜无直接资料证实,不便认定。

宋徽宗政和元年辛卯(1111年)

关键词:冷秋,冷冬。

九月九日有雨。唐庚于政和二年有诗云:"去岁京城雨,茱萸

---

① 唐庚《眉山诗集》卷3《内前行》,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4册第290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8之14至15,第1026页;参见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19,第2074页。

③ 袁文《瓮牖闲评》卷8,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24页。

④ 光绪《嘉兴府志》卷11,转引自《全宋文》第167册第75页。

对惠连。”[①]即为政和元年重阳节开封降雨的回忆。

今年寒潮袭来，气温下降的早，九月下旬即已很冷。二十二日诏云：“今岁节令差早，即今天气稍寒。令开封府自今便巡觑收养寒冻倒卧并无衣赤露乞丐人。”[②]提前启动了严寒抚恤行动。

元代陆友仁记载：“洞庭以种橘为业者，其利与农亩等。宋政和元年冬，大寒，积雪尺余，河水尽冰，凡橘皆冻死”。[③] 东南尚大寒如此，根据上述情况，开封可能也属于冷冬。

然而，正是本年，福建的荔枝开始移植于开封。“政和初，闽中贡连株者移植禁中，次年，结实不减土出。道君御制诗云：‘玉液乍凝仙掌露，绛纱初脱水晶丸。’盖体物之工矣，时群臣皆应制焉。”[④]荔枝是亚热带果树，在北方的开封能够成功移植，当是一大科技成果。宋徽宗朝已进入寒冷期，朝廷却大兴花石纲，大量移植包括椰子等南方花木，兴建艮岳，与气象恐无关系。

宋徽宗政和二年壬辰(1112 年)

关键词：夏旱。

政和二年仅有三条相关资料。

正月中旬，气象祥和。如十六日晚间，开封上空明月高照，祥云低浮，有群鹤飞翔。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宋徽宗真迹《瑞鹤图·序》专门记载道：“政和壬辰上元之次夕，忽有祥云拂郁低映端门，

① 唐庚《眉山诗集》卷4《九日怀舍弟》，第1124册第299页。年代据马德富编《唐庚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3618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68之134，第6320页，60之6，第5867页。

③ 元·陆友仁《研北杂志》卷上，丛书集成本第2887册第22页。

④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4《杜子美白乐天曾子固道君荔枝诗》，第125页。

众皆仰而视之。倏有群鹤飞鸣于空中,仍有二鹤对止于鸱尾之端,颇甚闲适。余皆翱翔,如应奏节。往来都民无不稽首瞻望,叹异久之。经时不散,迤逦归飞西北隅散。”徽宗见此兴奋不已,认为是祥云伴着仙禽是国运兴盛之预兆,于是绘画于绢素上,并题诗一首以纪其实。

初春有雨。张元幹有《菩萨蛮·政和壬辰东都作》云:“黄莺啼破纱窗晓。兰缸一点窥人小。春浅锦屏寒。麝煤金博山。梦回无处觅。细雨梨花湿。正是踏青时。眼前偏少伊。”①梨花带雨的景象透露出来。

五月刚出现旱情,随即有雨水消除。五月二十六日,皇帝“差近臣诣宫观寺院祈雨。未及祷而雨,改报谢。”②祈雨活动还没有进行,雨水即降临,随即改为谢雨。关键词虽说是夏旱,实际情况并不严重,是气象干旱。六月十五日,尚书省言:“诸路今岁二麦登熟,将来秋成有望,须合广行籴买。”宋徽宗寻即有诏:“京畿诸路提举、提刑司取今年以前五年中一年籴最多之数,加倍收籴,将来秋熟依此,仍与诸司共作一场籴买。”③可知开封府的夏粮也是一个丰收年,意味着气象条件较好。

宋徽宗政和三年癸巳(1113 年)

关键词:雪灾,冷冬。

二月十七日,晴天。有诏书云:“太阳自午时后,上有戴气,下

---

① 张元幹《芦川归来集》卷 7《菩萨蛮·政和壬辰东都作》,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36 册第 638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 之 16,第 740 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40 之 4,第 5510 页。

有承气，承戴武规，乃为祥应。送秘书省，仍许拜表贺。"①

本年的气象资料集中在冬季的雪寒方面。"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马不能行，诏许百官乘轿入朝。飞鸟多死。"②本年在开封的晁说之次年回忆道："去年京师大雪。"③

> 又："政和三年十一月，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平地八尺余。冰滑，人马不能行，诏许百官乘轿入朝。飞鸟多死。"④
>
> 又："十一月，大雨雪，连十余日不止，都城雪平地八尺几丈，飞鸟多死。九街冰滑，人马不能行。"⑤

十一月份接连十多天的大雪，造成积雪八尺余的厚度（当然只是最厚处，不可能到处都是如此厚的积雪，那样的话全城都被掩埋，道路需要打洞才能通行），而且有寒流侵袭，致使飞鸟多被冻僵或饥饿坠落，如此冰雪灾情是此前宋代开封历史上仅见的。

朝廷的重大活动不能不受影响。十一月十日，诏："南郊大礼毕，以十六日诣景灵东宫，十七日诣西宫，行恭谢礼。"史载："是日恭谢，除景灵宫外，有庆寿崇因阁、感慈塔、上清储祥宫未曾临幸，以见今道路积雪泥泞，可令宰相、执政官焚香。"二十七日，宋徽宗诏云："冬祀礼毕，恭谢烧香，除景灵宫行礼毕外，有庆寿崇因阁、感慈塔、上清储祥宫未曾临幸，以见今道路积雪泥泞，可令宰臣、执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之21，第2075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

③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4《初至鄜州感事》，四部丛刊本，第35页。年代据李朝军《晁说之年谱简编》，《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⑤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4，政和三年十一月，第808页。

政分诣烧香,候来春择日驾幸。”[①]从这条史料显示的时间看,似可推知降雪天气是在十一月上旬。朝廷也采取了应对雪灾的措施。十一月二十日,诏:“时雪苦寒,道路阻滞,常平仓米、麦以衮合价钱二等(分)〔出〕粜;硬石炭每秤减价十钱。”[②]由于大雪导致交通瘫痪,粮食、煤炭供应不及,朝廷将官方所储减价出售。

北宋规定百官不准乘轿,但由于本年大雪,车马难行,朝廷特意下诏准许暂时乘轿。“政和三年,诏:‘时雪洊降,路滑马蹶,臣僚造朝,或至坠伤。可特许暂乘肩舆,惟不得入宫门。”[③]

宋徽宗政和四年甲午(1114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也没有官方正式的气象记载,仅有附记的一场大雨。五月丙戌(十二日),朝廷举行隆重的祭祀地祇的大典,据蔡京报告:“祭之日,城中大雨几尺,而銮辂自宫至郊,日光照耀。”太史也奏云:“是夕五纬循轨,典掌官吏称有队仗风雨之声,鬼神之状,又有黑气数十丈贯于坛壝,皆陛下严恭之应,乞宣付史馆。”得到了批准。[④] 此时朝政腐败不堪,阿谀奉承的装神弄鬼是常见的事。但当天有场降雨量比较大(约300毫米)的雷阵雨,应是实情。

---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5之55至56,第982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59之9,第5843页。“出”原作“分”,误,据本书《食货》69之117,第6429页改。

③ 叶寘《爱日斋丛抄》卷1,丛书集成本第325册第34页。

④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8,政和四年五月,第710页。

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1115 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未见关于开封气象的确切史料,当无异常。唯见两条正常气象的报告。

二月六日,康昌奏云:"臣谨参详今日气候稍暖,地气滋润,是天道欲作发变之候。即今风在未上,缘风势清顺,来日不合加临之法,至初七日合得加临雨法决矣,作成阴雨之象。臣谨今晚瞻候云色,有如龙凤之形,亦是为祥云,谓地气润所作成也。"①

九月十八日,太史局等奏:"九月十七日癸未,其日午时七刻后,日四向生五色云,其色润泽,太平之瑞。未时二刻后,五色渐散漫。""诏许拜表称贺。"②

这都是作为祥瑞报告的,不过反映了正常气象。

宋徽宗政和六年丙申(1116 年)

关键词:冷春,干旱。

本年唯知春季气温偏低,有旱情。

正月初一喜降瑞雪,事见赵鼎臣诗:"朝罢正元改岁华,都城飞雪夜如沙。似知天上焦劳意,来作人间散漫花。和气与春生畎亩,恩波随地彻荒遐。君王只为丰年喜,二月何妨见草芽。"③赵鼎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 之 21 至 22,第 2075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 之 22,第 2075 页。
③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 5《代拟和御制喜雪诗(丙申正月)》,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 1124 册第 152 页。

臣另有《喜雪上王尹(正月二日尹被召至阙下是日拜开封尹方及近郊雪大作)》云:"一封细札下明光,幕府匆匆夜促装。天子赐书追贾马,师臣草制拜龚黄。东都已散随车雪,西雒初留听讼棠。三日造朝真未速,方须杞梓构明堂。"①可知正月初二继续降雪,而且雪势加大。正月七日,宋徽宗发布御笔云:"今岁闰余候晚,犹未春和,晷短气寒,于宴集无舒缓之乐。"②进一步证明初春气温偏低。

此外,从闰正月下旬官府忙于调发取暖燃料之事中,也可以推测气温低下。闰正月二十六日,户部言:"京邑之大,生齿繁众;薪炭之用,民所甚急。朝廷置场出卖,本以抑兼并而惠平民。然畿内与京西北路岁入之数,以折计之者才七十万,严冬祈寒,有足虑者。令淮南与京东路提举常平司岁用上供钱各售十五万,以满百万之数。"皇帝予以批准。③ 增加了30%的取暖燃料。

二月初五清晨,天仍降雪:"二月五日平旦,雪数寸。"赵鼎臣因有诗云:"春分犹著御冬衣,寒色凭陵暖自迟。入眼未教花恼客,断肠先被雪催诗"。④ 春光迟迟难至。

---

①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5《喜雪上王尹(正月二日尹被召至阙下是日拜开封尹方及近郊雪大作)》,第152页。此记载不详年代。按北宋开封府尹王姓者5人,与赵鼎臣有关者唯王革。《竹隐畸士集》卷13《政和重建军铺录序》:"政和六年春某月甲子,开封尹臣革奏事殿中……";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兵》3之6:"徽宗政和六年三月二十九日,开封尹王革上《政和营缮军铺录序》,其文曰:'政和六年春某月甲子,开封尹臣革奏事殿中……'"则知其为王革起草文书。周宝珠先生专门研究过北宋历届开封府尹及顺序,可知王革前任盛章罢任于政和五年底(见周宝珠《宋代东京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其接任当在政和六年初。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帝系》10之1,第209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27之22,第2947页。

④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5《去冬张若水伯奋以雪诗示余懒不暇和张屡趣之因漫谓张侯有雪当奉和二月五日平旦雪数寸遽作此诗》,第152页。

本年有旱情。“林灵素……政和三年，至京师……五年，筑通真宫以居之……明年，京师大旱，命灵素祈雨……果得雨三日，上喜”。① 政和五年的明年即六年，但干旱的季节不详，似应为夏季。

宋徽宗政和七年丁酉（1117年）

关键词：大冰雹，秋旱，大雪。

夏季不缺雨水。“政和七年夏中，有二鱼落殿中省厅屋上。”②袁文记述了具体时间：“政和七年夏大雨，有二鱼落殿中省厅屋上，其事见《国史后补》。雨中那得有鱼，此雨是江河之水为龙所卷而上无疑矣。”③解释了鱼为何随雨从天而降，与龙卷风有关。

六月还下了场罕见的大冰雹：“大雨雹。大如拳，或似一升器物，两时而止。先是，夏雨，有两鱼落殿中省厅事屋上。”④

> 又：六月，“京师大雨雹，如拳，或如升器，几两时止。”⑤
>
> 又：六月，“京师大雨雹，皆如拳，或如一升器，几两时而止。”⑥

如此大的冰雹也是宋代开封气象史上仅见的，而且持续了将近两

① 赵与时《宾退录》卷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4～5页。
②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54页。
③ 袁文《瓮牖闲评》卷3，第54页。
④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8，政和七年六月，第718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
⑥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个时辰,所造成的灾害一定非常严重。

秋季干旱。七月,“时上以旱干灾异为念”,侍御史黄葆光借机上疏攻击蔡京等奸臣言:“今之所以致阴阳之变者,盖陛下恭俭敦朴以先天下,而蔡京侈大过甚;陛下以绍述为心,而京所行乃背元丰之法;陛下随宜增益,追崇先烈,而京强悍自专,不肯上承德意。兼郑居中、余深依违畏避,不能任天下之责。此天气下而地不应也。”①史料不详何处干旱,但至少包括开封。

冬季有大雪。十二月,“大雪。诏收养内外乞丐老幼。”②显然是因为雪大不便乞丐行走乞讨,所以官方暂时收养;而对老弱的收养,重点考虑的应是解决寒冷问题。

宋徽宗政和八年暨重和元年戊戌(1118年)

关键词:三月雪,夏季雨涝。

三月,正是春光烂漫之际,忽然降雪。“政和戊戌三月雪,昭德诸晁皆赋诗,以《晋书·五行志》著为大异,颇艰于落笔。独晁冲之叔用用王维雪图事云:‘从此断疑摩诘画,雪中自合有芭蕉。’人称其工。”③世代居住在开封昭德坊的晁冲之等文人,将此异常气象用诗记载下来。

本年开封的夏末再有强降雨,造成严重的水灾。据邵博记载:“政和戊戌夏六月,京师大雨十日,水暴至,诸壁门皆塞以土,汴流

①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8,政和七年七月,第718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页。

③ 朱弁《风月堂诗话》卷下,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08页。

涨溢，宫庙危甚。宰执庐于天汉桥上。”[①]连续降雨长达十天，内涝以及穿城而过的汴河涨溢泛滥，积水很深，几乎所有的房屋都进水被淹不能居住，连宰相也只好在地势高的天汉桥上搭建临时栖身之处。由于城外地势较高，朝廷为防止大水涌进城内，将所有的城门全部用土堵塞。如此大的水患在宋代开封气象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

秋季雨水也不少。是年在开封的著名诗人陈与义有《雨》诗云：“萧萧十日雨，稳送祝融归。燕子经年梦，梧桐昨暮非。一凉恩到骨，四壁事多违。衮衮繁华地，西风吹客衣。”[②]雨水稀稀落落地下了 10 天。秋末也有场大雨。“九月，掖庭大火，自甲夜达晓，大雨如倾，火益炽”。[③] 也有的史籍记作闰九月，“大内火。大火自甲夜达晓，爇五千余间，后苑广圣宫及宫人所居几尽，被焚死者甚多。时天大雨，火发雨如倾，略不少止，而火益炽。或传上是夜微宿于外，然事秘不可得知。”[④]倾盆大雨是否成灾不得而知，因为火灾掩盖了大雨。

十一月上旬有雪。是年举行南郊祭天大礼，宋徽宗与蔡京有唱和诗。宋徽宗《己亥十一月十三日南郊祭天斋宫即事赐太师》中云：“报本精禋自国南，先期清庙宿斋严。层霄初扩同云霁，暖吹俄回海日暹。十万军容冰作阵，九街鸳瓦玉为檐。肃雍显相同元老，行庆均厘四海沾。”蔡京和诗云：“雪晴至日日初南，帝举明

---

①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 30，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233 页。

② 陈与义《陈与义集》卷 4《雨》（聚珍本作“秋雨”），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3 页。年代据胡穉《简斋先生年谱》，见吴洪泽编《宋编宋人年谱选刊》第 196 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298《物异考》4，第 8125 页；《宋史》卷 63《五行志》2 上，第 1379 页。

④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8，重和元年闰九月，第 723 页。

禋祀事严。万瓦沟中寒色在,一轮空外晓光暹。云和龙轸开冰辙,风暖鸾旗拂冻檐。共喜天心扶圣德,珠玑更误宠恩沾。"[①]己亥就是政和八年。诗中显示,十一月十三日举行南郊大典时,降雪停止,"十万军容冰作阵,九街鸳瓦玉为檐"则是雪景的反映。

宋徽宗宣和元年己亥(1119年)

关键词:浮尘,水灾,冰雹。

三月庚午(二十四日),有浮尘降落并沾人衣服:"雨土着衣。主不肖者食禄。"[②]

本年开封的夏中再有强降雨,造成更严重的水灾。五月,"大雨,水骤高十丈余,犯都城,自西北牟驼冈连万胜门外马监,居民尽没。前数日,城中井皆浑,宣和殿后井水溢,盖水信也。至是,诏都水使者决西城索河堤杀其势,城南居民冢墓俱被浸,遂坏籍田亲耕之稼。水至益猛,直冒安上、南薰诸门,城守凡半月。已而入汴,汴渠将溢,于是募人决下流,由城北入五丈河,下通梁山泺,乃平。"[③]

又:"宣和元年夏,雨,昼夜凡数日……已而京师大水"。[④]

又:"宣和元年夏五月,都邑大水。未作前,雨数日连夕如倾。"[⑤]

---

① 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1,第271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2《物异考》8,第8230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81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97《物异考》3,第8093页,参见《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9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④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64页。

⑤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4页。

又:“宣和岁己亥夏,都邑大水,几冒入城隅,高至五七丈。久之方退。”①

又:“是月,大水犯京城,有龙出于开封县前茶肆酒器作坊,兵士共磔食之。后十余日,水复大至。”②

先是连续几天几夜的大暴雨,忽然西城外又涌来大水,浪头高达十丈左右,显然是洪峰,水势之大,在宋代开封气象史上是空前的。据李纲报告:“臣尝躬诣郊外,窃见积水之来,自都城以西,漫为巨浸”。③ 是从西边涌来的洪水。开封附近无山,西来也没有大河,如此大的洪峰如何而来?令人惊讶。从“前数日,城中井皆浑,宣和殿后井水溢,盖水信也”似可推测,与地震有关,但又未见开封有地震的记载。李纲上书“论水灾非当,乞上畏天戒,招徕谠言”。宋徽宗很生气,全然不顾传统的天谴论,下诏辩解并斥责道:“都城水灾,缘有司失职,堤防不修,即非灾异。纲所论不当,送吏部”,如此意犹未尽,“寻又降一官,与远小处监当差遣。” ④这种情况很少见,宋徽宗之昏聩程度可见一斑。

年末有场少见的大冰雹。十二月辛卯(十九日),“大雨雹。”⑤又:十二月,“大雨雹。”⑥冬季冰雹,气象反常。

---

①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5,第92页。

②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8,宣和元年五月,第347册第576页。

③ 李纲《李纲全集》卷40《论水灾事乞对奏上》,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90页。

④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8,宣和元年六月,第347册第577页。

⑤ 《宋史》卷22《徽宗纪》4,第405页。

⑥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8,宣和元年十二月,第730页。

宋徽宗宣和二年庚子(1120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未见关于开封气象的正式记载,当属正常。仅有零星的相关记载稍窥一班。

正月己未(十八日),太阳无光:"日蒙蒙无光。"①

晁说之《庚子初伏前一夕大雨》云:"雨来夜早晚,梦断惊所向。鼓鼙声后先,龙蛇势下上。奈此老屋何,诗书果何当。幸矣托皇州,高枕得无恙"。② 按夏至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初伏的第一天,本年初伏为六月庚辰(十一日),其前一天就是六月十日夜晚下了场大雨。

冬季不乏雨雪。十月有降雨,晁说之有诗云:"星回毕雨金沙净(原注:累日雨,至天宁节后遂晴)。"③天宁节即十月十日宋徽宗的生日,也即十月上旬连日有雨。也有降雪,见于宣和三年向子諲

---

① 《宋史》卷52《天文志》5,第1087页。

②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5《庚子初伏前一夕大雨》,第9页。晁说之生活的年代中,除了其两岁时逢庚子年外,下一个庚子就是宣和二年,此诗只能作于这一年。从诗中"幸矣托皇州"可知,当时身在开封。参见李朝军《晁说之年谱简编》,《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③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7《天宁节后二日集英殿赐燕辄成长句》,第30页。按晁说之于宋徽宗朝或在外任职,或闲居新郑家中,唯宣和二年冬曾因祭鼎阁差充太祝(卷5《庚子冬至祭鼎阁差充太祝致斋于内西廊待漏院以近法物库有火禁甚严不胜昼夜寒苦辄成长言》,第14页),才有可能至集英殿,故系于本年。参见李朝军《晁说之年谱简编》,《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所作词:“去年雪满长安树。望断扬州路。今年看雪在扬州”。[①]词中的“长安”,是宋人对京师开封的别称。

宋徽宗宣和三年辛丑(1121年)

关键词:正常。

本年未见关于开封气象的正式史料,当属正常。

程俱有《和同舍上元迎驾起居(辛丑)》诗云:“都人喜色瞻鸾盖,更拟交光雪未残。”[②]可知正月十五日前有场降雪。

程俱又有《和同舍夏日四诗(辛丑)》,其中的《暑雨》云:“晓来风破睡,天外失参横。雨作刻漏下,人思江海倾。林塘回秀色,廛市亦骦声。漏屋吾无憾,聊苏秉耒氓。”[③]则是夏季降雨的证明。

九月十一日,太宰王黼等言:“陛下肇建合宫,岁严宗享。今岁天宇清霁,祇肃寅恭,弗御小次。”[④]其中“今岁天宇清霁”一句,固有阿谀之嫌,但从整体情况看,本年无异常气象则是事实。

年底有瑞雪。邓肃是年底来京,除夕有诗《分岁》云:“余腊羁人少共欢,那堪瑞雪降云端。四时欲尽三更鼓,六出翻成两岁寒。欺压岭梅残艷白,密敲亭竹碎声乾。公卿休扫黉堂下,留与来朝贺

① 清·朱彝尊编《词综》卷11,向子諲《虞美人·宣和辛丑》,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辛丑即宣和三年。按《宋史》卷377《向子諲传》:“宣和初,复官,除江、淮发运司主管文字。淮南仍岁旱,漕不通,有欲浚河与江、淮平者,内侍主其议,无敢可否,发运司檄子諲行。”(第11639页)可知其是年从开封被派往淮南。

② 程俱《北山集》卷10《和同舍上元迎驾起居(辛丑)》,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0册第91页。

③ 程俱《北山集》卷10《和同舍夏日四诗(辛丑)》,第92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24之67,第933页。

客看。"①可知降雪量不小。

宋徽宗宣和四年壬寅(1122年)

关键词:春旱,冰雹。

多年不见的春旱又一次出现。二月七日,宋徽宗"驾诣广圣宫,卜以卯时焚密表祈雨,申时雨降。"②又:二月丙申(七日),"以旱祷于广圣宫,即日雨。"③刚刚露头的旱情随即被浇灭了。不久冰雹下降:癸卯(十四日),"雨雹。"④又:二月,"雨雹。"⑤又:癸卯,"京师雨雹。"⑥三月一日再降冰雹。"四年三月朔,雨雹。"⑦如此则是短期内两次降冰雹。

十一月中旬气象多变化,忽热忽冷。先是异常温暖:丁卯(十二日)"冬如夏温"。十三日,晴天,"朝献天兴殿。阴云解剥,阳景来临。"十五日,皇帝举行祭祀宗庙大典,"躬祀蠲吉,选休百礼,……已事而退,密雪四委,平旦回銮,缤纷萦积,四表一色,御楼肆宥,已告盈尺。越两昼夜,同云忽霁,白日朝鲜。臣误叨冢席,夙惟圣德动天,昭格如响,实万世无疆之休,乞付秘书省,

---

① 邓肃《栟榈集》卷3《分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3册第270~271页。年代据王兆鹏、陈为民《邓肃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4566~4567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16,第740页。

③ 《宋史》卷22《徽宗纪》4,第409页。

④ 《宋史》卷22《徽宗纪》4,第409页。

⑤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9,宣和四年二月,第741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⑦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许拜表称贺。"①

又："王黼言：郊日阴云解剥，阳景来临。璧月垂耀，信星彪列。非雾非烟，旁礴晻霭。已事而退，密雪四委。乞拜表称贺。"②

忽然降下的雪花，很快达到超过一尺的厚度，并连下了两昼夜。晁说之《至日早雪时郊祀毕（壬寅）》证实了此次降雪："客中至日百怀忘，欣喜遥瞻上帝乡。雪覆紫坛天意得，风生绛节颂声长。……冬来无雪待佳辰，至日飞霙喜更新。风偃南郊云献瑞，龙腾北陆日潜春。璧门仗下千官佩，瑶席歌前万国珍。负璽曾臣符竹冷，属车目断不飞尘。"③壬寅即宣和四年，至日即冬至日，是年十一月十五冬至。诗中表明，这是本年冬季的第一场雪。

宋徽宗宣和五年癸卯（1123 年）

关键词：冻雨。

本年开封的气象记载极少。

春季可能有旱情。庄绰记载："宣和壬寅岁，自京师至关西，槐树皆无花。老农云：'当应来年之旱，与二麦不登。'已而，信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1 之 24，第 2076 页；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7 之 16 至 17，第 694 页；28 之 20，第 1029 页。

②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9，宣和四年十一月，第 745 页。

③ 晁说之《嵩山文集》卷 8《至日早雪时郊祀毕（壬寅）》，第 13 页。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 29，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十五日），郊。"（第 745 页）《宋史》卷 22《徽宗纪》4，宣和四年十一月庚午，"祀昊天上帝于圜丘，赦天下。"（第 411 页）

然。谚云:‘槐宜来岁麦,枣熟当年禾。’”①去年开封等地的槐树没有开花,今年应验了预示的旱情以及导致的二麦歉收,则是旱在春季。

夏季比较炎热。据张元幹的记载:“顷在东都,一日,陈去非、吕居仁诸公,同予避暑资圣阁,以‘二仪清浊还高下,三伏炎蒸定有无’分韵赋诗。”②几位文友来到相国寺中雄伟的资圣阁里避暑,并以诗议论炎热以消遣。

八月初一,多云。“八月辛巳朔,太史言日当食,阴云不见。”③又:五年八月一日,翰林天文局言:“今月辛巳朔,日当蚀。其日苍黑云起,不辨亏分。”④

十月乙酉(六日)有场冻雨,“雨木冰。”⑤又:“宣和五年十月乙酉,雨木冰。”⑥

宋徽宗宣和六年甲辰(1124年)

关键词:秋涝。

二月上旬有降雪。赵鼎臣《二月八日以籍田职事雪中至郊外归过美之题于屋壁》诗云:“簿领劳人不少休,暂因王事得抽头。不辞出郭辛勤去,聊作寻春烂漫游。酒兴欲狂无客唤,雪花方急被

---

① 庄绰《鸡肋编》卷上,第16页。

② 张元幹《芦川归来集》卷9《跋苏诏君楚语后》,第1136册第663页。年代据王兆鹏《张元幹年谱》,《宋人年谱丛刊》第4627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283《象纬考》6,第7753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5,第2084页。

⑤ 《宋史》卷22《徽宗纪》4,第413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风收。銮舆不日临千亩，郁郁天田瑞气浮。”①则是二月八日为风雪天气。

闰三月多阴雨。当时担任科举考官的陈与义，有《试院春晴》诗云：“今日天气佳，忽思赋新诗。春光挟晴色，并上桃花枝。白云浩浩去，天色青陆离。余霏遇晚日，彩翠纷新奇。天公出变化，惊倒痴绝儿。”②反证了此前天气多阴雨。

秋季依然多雨涝。“六年秋，京畿常雨。河北、两浙水灾，民多流移。”③又：“六年秋，京畿恒雨。河北、京东、两浙水灾，民多流移。”④雨涝成灾，农业歉收，朝廷予以蠲免赋税。九月十七日，诏云：“京畿苦雨，除税赋已减外，其宣和五年以前逋欠米谷刍豆，并予蠲放。”⑤

宋徽宗宣和七年乙巳(1125年)

关键词：冻雨，冰雹。

春季气象不良，先是冻雨，继之冰雹。二月己酉（七日），“雨

① 赵鼎臣《竹隐畸士集》卷5《二月八日以籍田职事雪中至郊外归过美之题于屋壁》，第149页。此诗不详何年。宋徽宗共亲自籍田两次。按同书卷7《侍耕诗三首》云：“记取宣和第一年，銮舆晓出劝耕田。侍臣竞欲终千亩，大半农夫不暇鞭。”由此可知赵鼎臣曾参与宣和元年的籍田礼。然据《宋史》卷22《徽宗纪》4，宣和元年正月乙亥（二十八日）“躬耕籍田”，（第403页）时间与此不同。同书同卷又载宣和六年二月己亥（二十一日）“躬耕籍田”，（第413页）则与诗题时间吻合，故系于本年。

② 陈与义《陈与义集》卷3《试院春晴》，第175页。年代据胡穉《简斋先生年谱》，见吴洪泽编《宋编宋人年谱选刊》第197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

④ 《宋史》卷61《五行志》1上，第1329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食货》70之181，第6461页。

木冰。"[①]三月癸酉(一日),强对流天气引起一场冰雹:"雨雹。"[②]又:三月一日,"雨雹。"[③]

八月十六或十七日的白天和夜晚,均是好天气。"徽宗逊位前一年,中秋后,在苑中赋晚间景物一联云:'日射晚霞金世界,月临天宇玉乾坤。'"[④]靖康元年五月有臣僚回顾:"去秋四方丰稔,粒米狼戾,至今春夏物价犹贱。"[⑤]表明秋季的气象状况良好。

入冬不久,就有瑞雪。十月十五日,"以瑞雪降,赐太宰白时中已下辅臣宴。"[⑥]皇帝设宴表示庆祝,说明此雪的及时有效。王安中《乙巳岁喜雪御筵即席和御制诗》记述此事云:"九衢歌舞醉为乡,共庆飞霙报岁穰。花趁小春飘宴席,天回和气入雕觞。三银阙涌云潢外,万玉妃朝月殿旁。圣旦亲逢赓帝藻,不同梁苑召邹阳。"[⑦]

十一月丙戌(十九日),是个多云转晴天气。"宣和七年南郊,是日阴重,侍卫寒肃。薄晚,徽庙密祈晴霁。不食顷,阴云自卷,从北去。东西一缕云收之痕如界,移时天地清彻,星斗灿然。"[⑧]又:"二十四日,太宰白时中言:'……既乃御于郊次,阴云四塞,夜漏初下,天宇开除。爰升紫坛,珠璧明润。矧元冬凝凛之候,协景气晏温之

---

① 《宋史》卷22《徽宗纪》4,第415页。
② 《宋史》卷22《徽宗纪》4,第415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9,宣和七年三月,第757页。
④ 明·陆楫编《古今说海》卷86,宋·江万里《宣政杂录》,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423页。
⑤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2之95,第6543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45之26,第1460页。
⑦ 王安中《初寮集》卷1《乙巳岁喜雪御筵即席和御制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7册第17页。
⑧ 曹勋《北狩见闻录》,河北教育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总第16册第7页。

符，亿兆欢呼，孏所未有。盖陛下道膺亲飨，孝通神明，精意感格，庆祚无疆。乞宣付秘书省。'"①王安中又有诗云："竣事觚坛万玉趋，缤纷密雪告休符。云随太极飞晨盖，天在浮黎大宝珠。喜色生春临魏阙，恩书掣电过幽都。愿将上帝居歆意，写作宣和吉礼图。"②看来此前曾经降雪。

十二月上旬还有降雪。王安中《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就睿谟殿张灯预赏元宵曲燕应制》云："……于时腊雪新霁，风日妍暖，已作春意。御榻之前，有宝槛植千叶桃花，陛下指示群臣曰：'杪冬隆寒，花已盛开。'"③十二月中旬下了一场雪，之后冬阳温和。皇宫里桃花冬开，大概是采用了反季节生长技术，与自然气象、物候恐无关。

宋钦宗靖康元年丙午（1126 年）

关键词：沙尘暴，大风，大雾，雨涝，冻雨，雪灾，冷冬。

由于北方女真政权的强劲崛起和宋政府的腐败无能，金兵第一次南下侵略，正月七日兵临开封城下，二月中旬退师。十一月下旬，金兵再次包围开封。开封在面临着宋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的同时，也经历着最复杂的气象变异，极端的天灾人祸交加，腥风血雨中的人民灾难沉重。

春季气象的特别之处，是多沙尘暴和大风天气。

①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7 之 17，第 695 页。

② 王安中《初寮集》卷 1《进和御制南郊礼成喜雪诗》，第 17 页。

③ 清·厉鹗《宋诗纪事》卷 37《王安中》，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950 页。王安中《初寮集》卷 1 作《睿谟殿曲宴诗》（第 8 ~ 9 页），不标具体时间，年月日据王明清《挥麈录·后录》卷 4，第 121 页。

正月辛巳(十五日),是持续一夜的扬沙天气,“大风吹沙。”①又:十五日,“靖康元年正月望夜,大风起西北有声,吹沙走石,尽明日乃止。”②这场西北风大约属于8级狂风。有的史书记作壬午(十六日),“壬午,大风走石,竟日乃止。”③大概是这场风沙刮了一天一夜。

十八日,继续刮大风,更添降雪,许多贫民冻饿而死。“大风雪。时围闭旬日,城中食物贵倍平时,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藉。”④

癸巳(二十七日)又降漫天大雾,棉被一样覆盖了开封:“大雾四塞。”⑤又:“癸巳,大雾四塞。”⑥开封城笼罩在昏暗阴冷之中,一片沉闷迷茫。

二、三月份,仍多沙尘暴和大风天气。二月戊申(十二日),从东北刮来沙尘暴:“大风起东北,扬尘翳空。”三月己巳(三日)“夜五更,大风乍慢乍急,声如叫怒。”⑦风声鬼哭狼嚎,至少属于6级强风。

本年夏季的特别之处是气温偏低,多大到暴雨,以至于麦子受到损伤。陈公辅上书说:“四月,纯阳用事,阴气退听之时……自

---

① 王称《东都事略》卷12《本纪》12,靖康元年正月,第91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③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23页。

④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0,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第223页。

⑤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2,靖康元年正月癸巳,第1633页。又《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61页)载:“靖康元年正月丁未,雾气四塞,对面不见。”按是年正月无丁未日,误。

⑥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24页。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数日来,天气清寒,日色微薄,浓云不开,淫雨继作"。[①] 又:"四月,京师大雨,天气清寒。又自五月甲申(十九日)至六月,暴雨,伤麦,夏行秋令。"[②]又:五月庚午(五日),"是日,寒。"[③]六月十三日右司谏徐秉哲报告说:"臣又见自五月甲申至今几月,天变昭著,连阴不解,宜热反凉,夏行秋令,暴雨倾注,大伤面麦"。[④] 所谓的"夏行秋令",一层意思是与四月的"天气清寒"一致,本应炎热的夏季却像是凉爽的秋季;二层意思是开封通常秋季多雨,今年转移到了夏季。频繁降雨,影响着朝廷的一些庆典活动。如五月十三日,"上御紫宸殿,以太上皇帝回銮,受百官贺。是日,雨大作,改用六月一日,又雨,竟于雨中行礼。"[⑤]宋钦宗本来因宋徽宗被接回开封接受群臣的祝贺,因雨改变到六月一日举行,但仍未能躲过另一场大雨。

唯有秋季,气象一切正常。这段非常时期史料很多,更是宋朝内外交困、朝野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如果稍有异常的气象,定然会大肆利用为攻击武器。但是并无任何气象记载。

冬季再现异常。主要特点是强寒潮南下,暴雪不止,寒冷的冰雪像巨型北极熊一样扑倒了开封。

十月下旬下起了冻雨,之后降雪。乙卯(二十三日),"雨木

---

① 明·黄淮《历代名臣奏议》卷305,陈公辅奏,第3952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4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23页;庄绰《鸡肋编》卷上载:"谚云:'麦过人不入口'。靖康元年,麦多高于人者,既熟大雨,所损十八。"(第18页)所指也是此事。

③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28页。

④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8,靖康元年六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845页。

⑤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7,靖康元年五月,第782页。

冰。"①又:二十三日,"是日,雨冰伤稼。"②又:十月"雨木冰。"③又:乙卯,"雨木冰。"④越冬农作物受到冻伤。从下文可知,下旬一直下雪。

十一月多大风、大雪天气,金兵也第二次南下包围开封。"时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风暴甚,守城官不能彀弓,凡二十余日不霁,雪深丈余。"⑤到十一月十日时,大雪已经连下二十余天,可知始于十月下旬甚至中旬,积雪厚者居然达到一丈多。丁亥(二十六日),"大风发屋折木。"⑥又:丁亥,"大风发屋折木。"⑦如此摧枯拉朽,至少属于9级烈风。二十九日,宋钦宗前往城墙东壁视察慰问守城将士,以后三天每天分别视察了南、西、北壁,"自初巡壁,雨雪交作,四日未尝止。"⑧也即十一月底到闰十一月初,全是雨雪交加的恶劣天气。

闰十一月,在寒流的侵袭下气温继续下降,降雪不止,一片肃杀,开封成了冰窟雪窖般的囹圄,抹平了所有的棱角和颜色,也抹平了所有的辉煌和崇高。

一日,"大雪。"⑨

二日,气温低下:"初,金人未渡河,京城苦寒。日者王俊民上

---

①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1页。
②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2,靖康元年十月,第1189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30,靖康元年十月,第803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90页;《宋史》卷65《五行志》3,第1419页。
⑤ 丁特起《靖康纪闻·拾遗》,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总第4册第43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⑦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2页。
⑧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5页。
⑨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6,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一日,第495页。

言，可借春以召和气，诏从之。是日，迎土牛于开封府前，且令新城益张青旗，以应木德”。[①]又：癸巳（二日），“京师苦寒，用日者言，借土牛迎春。”[②]采用了术士的建议，朝廷企图用迎春仪式带来温暖。这天可能没有降雪，所以得以举行户外仪式。

三日，雨雪交加：“甲午（三日），时雨雪交作，帝被甲登城，以御膳赐士卒，易火饭以进，人皆感激流涕。”[③]在雨夹雪的气象条件下，皇帝戎装亲临城墙慰问前线将士。

十一至十三日，连续三天降大雪：闰十一月“十一、十二、十三日，大雪，意未解。”[④]又：癸卯（十二日）“是夜，雪作。”甲寅（十三日）“大雪。”[⑤]宋钦宗下诏即将再次巡视四壁以示慰问，“十三日甲辰，诏再幸四壁。连日大雪未已，有诏曰：‘雪意未解，士卒暴露，朕不敢自安，再幸四壁，劳犒将士。’銮舆出于大雪苦寒中，戎服乘马，露手揎腕，其赐赍进膳之类悉如初。”[⑥]又：“甲辰，大雨雪。金人陷亳州。遣间使召诸道兵勤王。”[⑦]也有资料作十三日“雪晴”，[⑧]当是晚间的变化。

十四日，“天稍晴。”[⑨]又：十四日，“雪晴。”[⑩]但气温更低。乙巳（十四日），“大寒，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29页。
②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3页。
③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3页。
④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6页。
⑤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9，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347册第605页。原作“闰十二月”，误。
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6，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三日，第500页。
⑦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4页。
⑧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54页。
⑨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57页。
⑩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6，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四日，第500页。

跣祈晴。"[1]严寒冻得守城士兵瑟瑟战抖,乃至冻僵倒下。皇帝赤脚祈晴则表明仍是阴天。

十五日,"大雪。"[2]又:十五日,"大雪。"[3]又:丙午(十五日),"大雪。"[4]当天还有冻雨:丙午,"雨木冰。"[5]

十六日,宋钦宗"驾幸南薰门,雨作泥深。"[6]气温显然上升,降水由雪变成了雨。

二十一日,"雪大作,盈三尺不止,天地晦暝。或雪未下时,于阴(雪)〔云〕中有雪丝长数寸坠地。"[7]又:"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大雪,盈三尺不止。天地晦冥,或雪未下时,阴云中有雪丝长数寸堕地。"[8]不仅下起了暴雪,而且天空昏暗如夜。

二十三日,又是大风大雪天气。"大雪。"[9]甲寅(二十三日),"大风自北起,俄雪下铺地数尺,连日夜不暂止。金人于通津门及宣化门东立天桥数座,下瞰城中,炮伤王躞,足流血。范琼发兵千人,自宣化门出战,气甚锐,迫逐敌众,敌弃而北;士卒贪功渡河,未及北岸十余步间,冰陷裂,卒惊乱,金人临岸,效死迎敌,没者五百

①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4页。

②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63页。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7,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十五日,第505页。

④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9,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347册第605页。原作"闰十二月",误。

⑤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4页。

⑥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70页。

⑦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阴云"原作"阴雪",误,据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4342页)改。

⑧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2~1343页。

⑨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83页。

余人，自是士气益挫折。"[①]北风大作，继之大雪，宋金双方城外交战，宋军失利。

又：甲寅，"大风自北起，俄大雨雪，连日夜不止。"[②]

又：甲寅，"大风起北方，雪继作，积数尺，连夜不停。"[③]

风雪交加，肆虐了一昼夜，开封城战栗不已。

二十四日，仍是风雪交加："大雪。"[④]又："二十四日，刘晏再入城。是夜，大雪深数尺。"[⑤]又："二十四日，雪大下，至晚深二尺余，加之风声号吼。"[⑥]

二十五日，雪虐风饕，更加严重："风雪愈长。"[⑦]"大风雪……是夜，大雪深数尺"。下午，"雪大作。"开封城于当天被金兵攻陷。[⑧]"是日，风雪异常，城上人亦不能立。是夜，虏人纵火烧楼橹，而大风如扇，平生所未曾见。"[⑨]狂风暴雪，使城墙上的士兵无法立足，金人放火焚烧城上的楼橹，又得风助火势。又："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是日，大雪。粘罕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金人乘大雪攻

---

①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8，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甲寅，第1827页。

②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4页；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9，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347册第606页。原作"闰十二月"，误。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参见《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④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86页。

⑤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9，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第524页。

⑥ 石茂良《避戎夜话》卷上，上海书店1982年版第175页。

⑦ 石茂良《避戎夜话》卷上，第175页。

⑧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3，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389、1408页。

⑨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9，赵旸《与姚太守书》，第734页。

城益急……时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将士负盾而立,不寐达旦,加以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①]寒风狂叫凛冽,宋军冻伤严重,以至于指头冻掉,个体伤残丧失战斗力,部队整体战斗力大大下降。而在东北冰雪天地中生长的金兵,借助这场大雪如同增添了20万兵力,一举攻克开封城。丙辰(二十五日),"大风雪,金人由宣化门拥兵登城,守御人弃甲争走,通津门之南亦破。金人下城纵火,杀旁居人殆尽。其酋帅传令杀人者族,遂止。京城自十一月二十五日被围,是日午时陷。"[②]

又:"二十五日,大雪。未明,南壁有气若横青山,城上有赤气,横亘十里,其气如血,黎明不消。"[③]

又:孙觌《辞免待制奏状》云:"二十五日,京师失守……通夕大雪。"[④]

漫天飞舞的大雪就像纸钱,为瑟瑟发抖的东京丧落哀悼。

二十六日,"大雪。"[⑤]又:"二十六日丁巳,大雪。金人毁四壁守具。"[⑥]金兵拆毁了城墙上宋人的防御工事。

二十七日夜间大风雪,清晨放晴。"黎明,雪止。……(是夜)

---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9,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第519、521、523页。

② 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8,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丙辰,第1827~1828页。

③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8页。

④ 徐梦莘《潮北盟会编》卷70,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第526页。

⑤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419页。

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0,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六日,第526页。

天大风雪，尸横道路争食之。人更雪霁，长星见，焱出丈余，四更没。”[①]又：“二十七日戊午，大雪。”[②]又：“自乙卯（二十四日）雪不止，是日霁。”[③]

二十八日晴天：“雪止，日色甚明赤，人皆言不祥”。[④]是一个可怕的怪异晴天。

二十九日，多云间晴：“天阴，稍晴。”[⑤]又：“二十九日，黎明，日出如火赤，人皆惊视。”[⑥]

以上整个闰十一月，仅有数日是晴天，其他时间都在下雪，而且气温很低，经常有刺骨的大风，气象条件非常恶劣。

十二月严寒如故，中下旬多有大雪。

一日，零星小雪：“是日微雪”。[⑦]

二日，晴间小雪，局部可能有大雪。宋朝皇帝宋钦宗在郊外原来祭天的青城，向金国递表投降。“日出无光，有飞雪数片。……是日午时，稍晴，顷之微雪，乃受降时也。”[⑧]明晃晃的太阳一副凄冷的面孔。还有怪异的记载作：十二月二日“雪大作。时城中无雪，独青城有之，甚可怪也。”[⑨]

三至十五日未见有关记载，应当没有异常气象。

---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426、1428页。

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0，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七日，第529页。

③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4页。

④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430页。

⑤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闰十一月，第1431页。

⑥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10页。

⑦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第1437页。

⑧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第1440、1442页。

⑨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11页。

十六日,由于天气太冷,燃料缺乏,皇帝“许民于艮岳采花亭榭为薪。”[①]朝廷开放皇家园林以应急。这天应该属于便于户外活动的晴天。

十八日,下起了罕见的冬季冰雹:己卯(十八日),“京师雨雹。”[②]

十九日,居然再降冰雹:“雨雹。”[③]又:庚辰(十九日),“京师雨雹。”[④]同时仍有大雪:“十九日,京师大雪数尺,斗米千钱,贫民饥饿死者盈路。”[⑤]

二十日下雪:“雪。”[⑥]

二十一日继续下雪,“雪。毁拆艮岳亭榭,争夺死者千余人。百物踊贵,死者甚众。”[⑦]为哄抢艮岳中亭榭等建筑的木材,引起民众争斗踩挤,致使千余人死亡。若然,参与者当数万人。“二十一日壬午,毁官屋卖薪以济民。民乏柴薪,上悯念之,乃令四壁毁官屋,置场委官卖柴以济阙。”[⑧]紧急情况下,官方不惜拆毁官有房屋以取木材,卖给居民取暖。

二十二日大雪:“大雪,诏军民樵采万岁山竹木。是日,大雪盈尺,上念细民之失所,降诏曰:‘风雪大寒,小民阙乏柴薪,多致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第1472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③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5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87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7页。

⑤ 佚名《南渡录》卷1《南烬纪闻录》上,《避戎夜话》第186页。

⑥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第1478页。

⑦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第1479页。

⑧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2,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547页。

冻馁,皆朕不德所致。万岁山许军民任使斫伐。'由是百姓争往焉,以千万计,多为军兵擅之。"①又:癸未(二十二日),"大雪寒。纵民伐紫筠馆花木为薪。"②又:癸未,诏:"风雪大寒,小民阙乏、冻馁,皆朕不德所致。其艮山竹木,许任便樵采。"③又:"二十二日,大雪盈尺,诏云:'风雪大寒,小民缺柴薪,多致冻馁,皆朕不德所致。万岁山许军民任便斫伐'。"④艮岳万岁山进一步开放,允许群众任意砍伐其中的花木以取暖。

二十二日至二十三日,连降大雪,"大雪及尺余,至夜方霁。街巷死者如积。"⑤随着雪灾的加剧,冻饿而死者遍布堆积。

二十五日,"大雪。"⑥祸不单行的是还发生了火灾:"二十五日,大雪……是夕,火烧开宝、天宁寺及居民五百家。"⑦这失去房屋庇护的五百多户数千居民,在白茫茫的冰雪中,生存状况无疑更加悲惨。

二十九日,"纵民樵采万岁山,竹木殆尽,又诏毁拆屋宇以充薪。"⑧意味着气温继续下降,寒冷加剧。

北宋东京的最后一个冬天,外被金军包围,刀剑寒光闪闪;内被冰雪禁锢,悲愤凄凉透心。唯有刺骨的寒风钢鞭一般抽来抽去,

---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2,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第547页;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16页。

②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5页。

③ 王称《东都事略》卷12《本纪》12,靖康元年十二月,第95页。

④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15页。

⑤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第1479页。

⑥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16页。

⑦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16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6,丁特起《孤臣泣血录》,第708页。

⑧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16页。

开封了无生机。

宋钦宗靖康二年暨
宋高宗建炎元年丁未(1127 年)

关键词:冷春,暴雪,冻雨,狂风,扬沙,大雾。

今年的政治气象是改地换天,与去年一样,背离常规的异常气象也很多。

靖康二年正月,始终是阴雪低温天气,间有大风大雾,气象条件简直如同地狱般的恶劣。

七日,"先雨后雪,天气甚寒,地冰如镜,行者不能立足。……是晚,大雪。"①

> 又:丁酉(七日),"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②
>
> 又:七日,"雨雪。天寒,地冻如镜,行者不能立足,人马皆不可行。"③
>
> 又:丁酉,"大雪,天寒甚,地冰如镜,行者不能定立。"④

同时还有冻雨的记载。丁酉,"雨木冰。"⑤又:丁酉,"雨木冰。"⑥

---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 15,靖康二年正月,第 1526、1528 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 之 17,第 2090 页。

③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 74,靖康二年正月七日,第 556 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5《物异考》11,第 8279 页;《宋史》卷 62《五行志》1 下,第 1343 页。

⑤《宋史》卷 23《钦宗纪》,第 435 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05《物异考》11,第 8290 页;《宋史》卷 65《五行志》3,第 1419 页。

前引资料所说的“先雨后雪”中的雨，就是这场冻雨，所以才导致“地冰如镜”。

八日，白天下雪，晚上停息。“雪冻甚，人马不可行，至晚乃霁。”①

九日，阴天，大风。“阴曀，风迅发；夜，西北阴云中有如火光。”②又：己亥（九日），“天气昏曀，狂风迅发，竟日夜，西北阴云中如有火光，长二丈余，阔数尺，时时见”。③

十五日，再次下雪。“雪复作。”④又：乙巳（十五日），“雪。”⑤

十七日，大雾弥漫。“雾气四塞，不分人面。”⑥又：丁未（十七日），“大雾四塞。”⑦又：正月丁未，“雾气四塞，对面不见。”⑧又：丁未，“雾气四塞，人对面不相视。敌下含辉门剽掠，焚五岳观。”⑨金兵攻上开封城墙后一直待在城墙上，没有敢下进城内，能见度极低的大雾天气，给金兵进城抢掠创造了隐蔽的有利条件。

十八日，持续着昨天的漫天大雾：“雾气未散，阴霭异常。至三更，大风雨，水几二尺。”⑩夜间风雨交加，更显凄惨。由此可知

---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29页。

②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5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参见《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1473页。

④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63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乙巳，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页。

⑥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66页。

⑦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5页。

⑧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61页。原作“靖康元年正月丁未”，误，该月无丁未日。

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丁未，第31页。

⑩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66页。

的是气温有所上升。还有冰雹的记载:“十八至廿一日,大雨雹”。[①] 正月极少有冰雹,而且连下四天,令人难以置信。

十九日,全天阴雨:“一日阴雨不止”。[②] 记载情况有异的是:“是日,开寺观,放人祈晴。早晴,夜复微雨。”[③]这条记载的问题是:早晨既然放晴,没必要开寺观放人祈晴,应是一直有雨,间有停歇。

二十日,风雨交加。“雨,至暮方止。”[④]又:二十日,“风雨益急。”[⑤]又:庚戌(二十日),“大风雨。”[⑥]苦雨凄风之外,还有沙尘天气之说:庚戌,“大风霾。”[⑦]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阴雨。被逼迫到金兵营区的宋钦宗不被放回,理由是:“皆以阴雨,打球未得回”。[⑧] 意思请皇帝打球,但因阴雨无法进行,待天晴后打完球再回。

二十四日,阴云有雾,夜晚降雪。“阴雾蔽日。申时,人皆云驾回,至晚无耗。入夜雪作”。[⑨]又:“二十四日,又榜云:‘为阴雨,击球未得,车驾未回’。”[⑩]

二十五日,暴雪积达数尺,气温骤降,冻死许多人。“雪数尺,

① 佚名《南渡录》卷1《南烬纪闻录》上,《避戎夜话》第193页。
②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20页。
③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69页。
④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69页。
⑤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21页。
⑥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⑦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862页。
⑧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70页。
⑨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77页。
⑩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21页。

死者甚众。”①

又：“二十五日乙卯，驾在青城，大雪极寒。城中多寒，识者以为阴杀之气而然也。”②

又：“乙卯，车驾在青城，大雪数尺，人多死。”③

又：乙卯，“车驾在青城，大雪数尺，人多冻死。”④

又：“是日，大雪数尺，京城死者甚众。”⑤

又：“丁未年正月二十五日，极寒，气候与陷城日正相若。”⑥

又：二十五日，“大雪，气候风寒，仿佛类城陷时。”⑦

即如同去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封城被攻陷时的恶劣气象条件一样。

二十六日，大雪严寒。自身不保的皇帝在极度恶劣的低温天气中，听到“城中百姓冻馁”消息，“闻之，出涕不止。”尽管被羁押在金营，仍传旨：“细民雪寒不易，仰孙傅多方措置存恤。”又下诏云：“朕出郊见两元帅议事未毕，阴雪连日，薪粮缺乏，家家穷苦，痛在朕心。已令减价出卖柴米，庶几少济，仍不须群聚候驾，重有暴露。朕负百姓，出涕何言。”这天，连生长于白山黑水那样寒冷之地的金人，也无法忍受如此残酷无情的严寒，迫不得已，只好到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79页。
②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77，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五日，第583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17，第2090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5《物异考》11，第8279页；《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43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乙卯，第34页。
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6，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第708页。
⑦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21页。

相国寺举行祈晴活动:“是日,敌使祈晴于相国寺。”这天,“大雪终日,泥淖没膝,人不聊生。于是就相国寺、定力院、保胜院、兴国寺置四场,柴米人三升,钱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钱起祝圣回銮祈晴道场,昼夜不绝。”①民间也自发地组织祈晴活动,乃至夜以继日。然而,无论居民的热情多高,肝火多旺,对严寒丝毫没有影响。

二十七日,降雪不停,难以忍受的金人再次求神保佑:“金人降香,赴大相国寺祈晴。”②连续的冰雪天气,对无论是北朝还是南朝、守方还是攻方都不利了。

二十八日,终于雪止天晴:“雪始开霁。”③

总结以上情况,宋人记载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至十二月、正月,尽皆大风雪,连日不止,略无少异,天道竟何如哉!”④对于这场与亡国灾难并行的气象灾难,无奈发出如此天人感应的哀叹,虽有夸张,但基本属实。此后,开封如同解冻后的一棵大白菜,无论是形状、性质,还是颜色、味道,都面目全非了。

二月份突出的异常气象是下旬的大风。有9级左右的狂风扬沙天气袭击,气温又随之下降。二月二十五日,“大风埃,不可行。”⑤

---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80页。清·黄以周等辑注《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59,靖康二年正月(第1863页)系此事于庚戌(二十日):“大风雨,上遣中使还城,以阴雨,打球之会未成,尚须少留。……是日大雪终日,泥淖没膝,人不聊生。于是就相国寺、定力院、保胜院、兴国寺置四场,米人三升,钱六十二文。”既是“大风雨”,又是“是日大雪终日”,矛盾有误。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5,靖康二年正月庚戌(第862页)也系此事。或“大风雨”为“大风雪”之讹,庶几通顺。

②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5,靖康二年正月,第1586页。

③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22页。

④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8,第721~722页,引《避戎夜话》。

⑤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二月,第1691页。

又：二十五日，“大风埃，不可行。”①

又：乙酉（二十五日），“大风折木，晚尤甚。”②

又：二十五日，“是晚，大风拔木。”③

又：乙酉，“大风拔木。”④

风力之大，连人都无法行走，并拔出树木，应属10级狂风。

二十八日晚，又刮大风，气温骤降：“是夜，白气贯斗，大风寒。”⑤

三月上旬，多大风大雨天气，毫无春意。

一日，大风：“初一日，邦昌初入门时，亦大风”。⑥ 又：“初一日，邦昌初入门之时，大风一日，内前四壁似有鼓声，已而益厉，俗以为风磨。”⑦声音怪异的大风，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叛臣张邦昌准备上台进入皇宫时，人们愤慨的反映。

二日，下了一夜大雨。“是夜，大雨，至晓方止。”⑧这场春雨未能给奄奄一息的开封城带来喜悦。

七日，金人扶持的伪楚皇帝张邦昌即位，天气是大风扬沙：“是日，风霾，日色薄而有晕”。⑨ 又：“是日，风霾，日色薄而有晕。

---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3，靖康二年二月二十五日，第624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③ 丁特起《靖康纪闻》，总第4册第31页。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建炎元年二月乙酉，第58页。

⑤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二月，第1700页。

⑥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三月，第1717页。

⑦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4，靖康二年三月七日记事，第631页。

⑧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三月，第1705页。

⑨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三月，第1717页。

邦昌之受册也,百官皆惨沮,邦昌亦变色"。[①]又:"邦昌即位之日,风霾,日色薄而有晕,百官皆惨怛,邦昌亦变色。"[②]又:丁酉(七日),"风霾"。[③] 包括张邦昌在内的伪楚傀儡朝廷,在变异的气象中大惊失色。所有吊诡的记载,都充满了天人感应色彩。

九日,"大风。"[④]又:己亥(九日),"大风。"[⑤]

十日,风雨交加,到夜晚更激烈放肆。"是日风雨,至夜大作"。[⑥]

十六日,宋徽宗、宋钦宗在金兵营区夜宿,"时天气风寒,侍卫人取草茅及黍穰作焰火,太上与帝同坐向火。"[⑦]夜间的寒风令人无法入睡,只好烤火待明。

二十九日,金兵俘虏宋徽宗、宋钦宗即将被押解北上,临行前遥拜京城,宋徽宗与六宫"无长幼皆哭声震天,泰门动,日色惨翳,风声如号,哭两时乃止。"[⑧]也就是说当日有大风,仿佛天也在痛哭。

还有种情况是,史书记载三月发生大瘟疫:"建炎元年三月,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半。"[⑨]这一记载可能有误,虽说解冻后的尸体腐烂会引起疾病,但三月多大风天气,不至于郁结造成半数

---

①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3,建炎元年三月丁酉,第66~67页。
② 宇文懋昭著,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5,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4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
④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三月,第1725页。
⑤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⑥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三月,第1737页。
⑦ 佚名《南渡录》卷1《南烬纪闻录》上,《避戎夜话》第195页。
⑧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9,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第660页。
⑨ 《宋史》卷62《五行志》1下,第1370页。

人口死亡的恶性瘟疫，且其他史籍均无类似记载。

四月一日，公元1127年5月13日，是金兵押解宋钦宗撤离开封北归的日子，也就是北宋正式灭亡的日子。“四月一日，阴晦，靖康皇帝及从臣随粘罕军由郑州路去。……是日，金人去绝。”①但也有的史书记作：“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金人以帝及皇后、皇太子北归。”②

又：“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③

又：“夏四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车驾北行，皇后、皇太子偕行。”④

又：“庚申朔，大风吹石折木。”⑤

上列史书记载的天气状况差别很大：一是阴天而已，一是狂风大作，孰是孰非？我认为，后者极可能是故意宣扬天人感应的结果，夸大或者编造气象来制造虚拟的亡国气氛。前者的真实性很大，作者当时就在开封，是亲身经历，如果真发生狂风的话，敏感的古人绝不会忽略，在如此恶劣的天气下金人也不会全部顺利撤退完毕。当时，“民间闻虏兵既空，恍若再生，竟日登城观看者蚁集鳞次，怅望銮舆，为之悲痛。”⑥既没有提及大风，大规模的群众登上城墙观望送行更不像是大风天的举动。另一位亲身经历者丁特起，在《靖康纪闻》中记录这一天时，只字没有提到天气，说明他既

---

①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四月，第1787、1788页。

②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6页。

③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④ 杨仲良《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9《二圣北狩》，第2499页。

⑤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5，靖康二年四月，第867页。

⑥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89，靖康二年四月一日，第663页。

没有见到、也没有感到什么气象异常。《三朝北盟会编》中也未见任何有关记载。

二日，据说刮起了强烈的北风，气温骤降。辛酉（二日），“北风大起，苦寒。”[①]又：辛酉，“北风益甚，苦寒。”[②]满志敏教授据此认为：“这是北宋期间开封一带见于记载的最寒冷的一个冬季。”[③]对此，笔者提出几点看法。

第一，汪藻在《靖康要录》中记录这一天时，只字没有提到天气，只是说“是日，虏人行绝，其行遽甚，以见四方勤王者大集故也。”[④]如果真是“北风益甚”，顶着北风撤退的金兵是不可能急速行军的。第二，四月二日按公历已是5月14日，初夏气候可能寒冷如冬吗？尽管元祐六年（1091）三月底四月初“寒亦甚”，[⑤]已有前例，但本年并无具体证据。其实，史料只是说由于北风强劲而感到很冷，并无其他。其三，窃以为这些记载，实际上象征着北方金兵的侵略以及带来的亡国灾难，与其说是自然气象，不如说是城市、记录者虚脱、心寒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是心态气象，不可当真或不可全信。

总的来讲，靖康年间的社会历史巨变，伴随着气象的极端和异常。冰雪和金兵一起，如同上下两排白森森的牙齿，将东京啃噬成白花花的尸骨；冰雪和兵血混合，使靖康年间的东京开封犹如一块硕大的鸡血石，陈列进历史博物馆。

---

①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6页。

②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6《物异考》12，第8308页；《宋史》卷67《五行志》5，第1470页。

③ 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11辑，第86页。

④ 汪藻著，王智勇笺注《靖康要录笺注》卷16，靖康二年四月，第179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57，元祐六年四月辛卯，第10937页。

此后，如同北宋灭亡一样，再也没有关于开封气象的资料，尽管离南宋成立、改元建炎还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尽管宋朝实际控制开封还有更长的时间。这种寂寥是因为，政治中心地位的丧失，开封气象不再具有历史价值和全国意义，所以无人关注。哪里是恍若隔世？实在是进入了另一时代啊。

总　论

一、北宋开封气象的自然特征

（一）基本数据概括

以上记录的某年某场雨雪等气象事件，单个看来或许并不重要，但连接成线，价值就不同了。在编年史的基础上，为了概括出一些基本变化规律，我们以10年为一个时段，从中对基本气象作一统计，以期得出一些数据。统计项主要选自每年的关键词，参照正文，例如关键词中仅有“冰雹”，不显示几次，数据就得自正文。既然是概括，有些项目按类合并，如“雨涝”包括霖雨、多雨、水灾；“寒冷”包括冷冬、冷春、秋雪、二月雪、三月雪、雪灾；“温暖”包括暖冬、高温；“沙尘”包括沙尘暴、扬沙、大风扬沙、浮尘、沙尘。具体统计结果，请看下表。

表1:北宋开封主要气象统计表

年代＼项目	干旱	雨涝	寒冷	温暖	冰雹	沙尘	大风	冻雨
	季	季	季	季	次	次	次	次
建隆元年 开宝二年 960—969	15	1	1	5	4			
开宝三年 太平兴国四年 970—979	12	5		1				
太平兴国五年 端拱二年 980—989	10	4	1	3		1		
淳化元年 咸平二年 990—999	11	4	2	5		1	2	
咸平三年 大中祥符二年 1000—1009	7	6	2	4	2	1	5	1
大中祥符三年 天禧三年 1010—1019	5	5	3	3	2	4	1	1
天禧四年 天圣七年 1020—1029	6	5	1	2	2	4		1
天圣八年 宝元二年 1030—1039	8	3	3	2	1		2	1
康定元年 皇祐元年 1040—1049	13	7	2	3	2	2	1	1
皇祐二年 嘉祐四年 1050—1059	8	6	8	1	3	1	2	1

续表

年代＼项目	干旱	雨涝	寒冷	温暖	冰雹	沙尘	大风	冻雨
	季	季	季	季	次	次	次	次
嘉祐五年 熙宁二年 1060—1069	10	7	4	3		7	1	1
熙宁三年 元丰二年 1070—1079	25	2			5	6		3
元丰三年 元祐四年 1080—1089	17	3	2	8		3	3	
元祐五年 元符二年 1090—1099	8		9	8	7	3	2	1
元符三年 大观三年 1100—1109	1	10	1		7			
大观四年 宣和元年 1110—1119	5	2	5		2	1		
宣和二年 靖康二年 1120—1127	1	2	2		6	4	2	5
小计	162	81	45	47	39	37	20	16

(二)基本特征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来尝试归纳出北宋开封气象的基本特征。

1. 干旱多于雨涝,春夏多旱、秋易涝

统计数字显示,北宋开封有干旱季 162 次,雨涝季却只有 81 次。总的来说,在湿度方面,北宋开封以干旱为特征。北宋 168 年的 672 个季节中,干旱季 162 次占 24%,雨涝季 81 次占 12%,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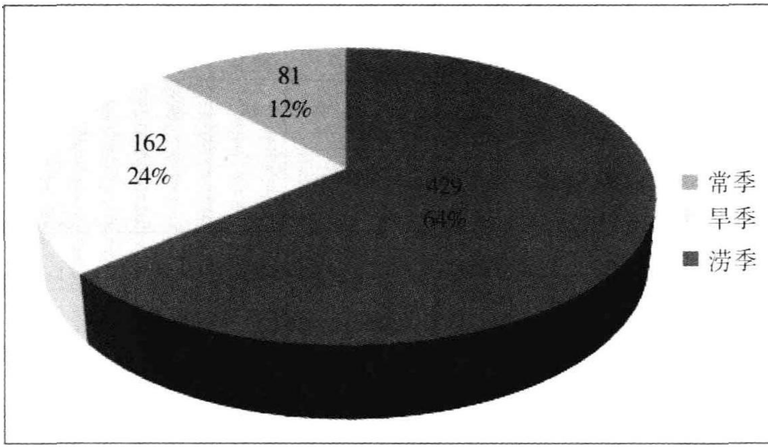


图 1　北宋开封常、旱、涝季饼状图

余的正常季节约有 429 个，占 64%。也即北宋开封大部分季节处于正常气象条件之中，这是社会历史正常发展的气象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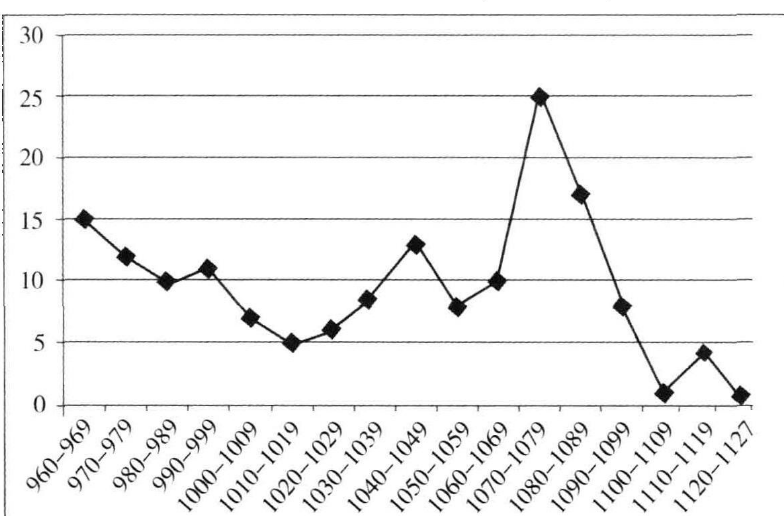


图 2　北宋开封每 10 年干旱季折线图

接着从时间角度分析。从图2可以清楚地看到，干旱的高峰在宋神宗一朝，而宋徽宗朝前期和后期、宋真宗朝后期为低谷。

值得注意的是，干旱高峰与太阳黑子高峰相一致。据《宋史》卷52《天文志》，北宋共记载太阳黑子10次，其中宋神宗朝4次，集中在熙宁十年至元丰二年："熙宁十年二月辛卯，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乙巳散。元丰元年闰正月庚子，日中有黑子如李，至二月戊午散。十二月丙午，日中有黑子如李大，至丁巳散。二年二月甲寅，日中有黑子如李，至癸亥散。"（第1087页）天文学告诉我们，当太阳上有黑子出现时，会出现磁暴现象，即从太阳大气层射出高速带电粒子流，严重影响地球空间环境，还会引起地球上气候的变化，导致气候干燥。日本、波兰等国的一些气象学家认为，太阳黑子高峰与气温变冷密切相关。① 但是，从下文的统计可知，北宋开封的事实正相反，此时偏处于温暖的高峰。

---

① 转引自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1期："日本和达清夫认为，十九世纪日本稻类作物，由于夏季低温而生长不好的几年，似与太阳黑子最大的几年一致。波兰的A·Kosiba认为，'北半球的极端严冬，是同太阳最活动的亦即太阳黑子最高年有严格的相关。'"一些论文宣称："我国的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也研究出来，凡是中国古代书上对黑子记载得多的世纪，也是中国范围内特别寒冷的冬天出现得多的世纪。"（《解开太阳黑子之谜》，《中国妇女报》2011年9月15日），连《百度百科》也是这样的看法（http://baike.baidu.com/view/953.htm2011.10.13）。这实在是误解。竺可桢先生在该文中紧接着指出："但是，这种相关，只是在短期内一个地区有效。如中欧的极端严寒冬季，在很多情况下，与北极地区的极端温暖冬季是同时发生的。……如果我们顺着线索，追溯到十九世纪和十八世纪最寒冷的冬季和最寒冷的年代，把它们同太阳黑子最大的年相比，我们就可看出它们并非总是一致的。在表8中，如以上海而论，象1945和1878年这样寒冷的年份，实际见于太阳黑子最小的年。总之，太阳的活动，如太阳黑子的多少，虽影响到地面上的气候，但其关系相当复杂，到目前我们还没能探索出一个很好的规律出来。"足见竺先生所持的是反对观点。

下边再按季节考察①(季节划分古今不同,有气象学的四季划分,即公历3~5月为春季,6~8月为夏季,9~11月为秋季,12~2月为冬季;有传统的划分,即农历所指的一~三月为春季,四~六月为夏季,七~九月为秋季,十~十二月为冬季。本书的季节按照宋人传统的农历划分。一年中若气象事件跨季度存在,则按两季统计)。

表2:北宋开封每10年干旱季节分布表

项目 年代	春	夏	秋	冬
建隆元年 开宝二年 960—969	4	7	2	2
开宝三年 太平兴国四年 970—979	6	2		4
太平兴国五年 端拱二年 980—989	2	3	2	3
淳化元年 咸平二年 990—999	6	4		2
咸平三年 大中祥符二年 1000—1009	3	3		1
大中祥符三年 天禧三年 1010—1019	3		2	
天禧四年 天圣七年 1020—1029	1	2	2	1

① 表2总数158次与表1旱灾总数不符,原因是表1中的干旱包括不详季节者。

续表

项目 年代	春	夏	秋	冬
天圣八年 宝元二年 1030—1039	2	3		2
康定元年 皇祐元年 1040—1049	4	5	3	1
皇祐二年 嘉祐四年 1050—1059	3	1	1	3
嘉祐五年 熙宁二年 1060—1069	4	4		2
熙宁三年 元丰二年 1070—1079	6	7	4	5
元丰三年 元祐四年 1080—1089	7	4	1	5
元祐五年 元符二年 1090—1099	3	2	1	2
元符三年 大观三年 1100—1109			1	
大观四年 宣和元年 1110—1119	1	2	1	
宣和二年 靖康二年 1120—1127	1			
小计	56	49	20	33

表中数据显示，在158次有明确季节的干旱季中，北宋开封春旱最频繁，多达56次，占35%；其次是夏季的49次，占31%；再次是冬季的33次，占21%；秋季最少，为20次，占13%。应该指出的是，这些干旱有不少是气象干旱，并不一定能够造成农业干旱。

相应的是，雨涝季节集中于秋季。请看下表。

表3：北宋开封每10年雨涝季节分布表

项目 年代	春	夏	秋	冬
建隆元年 开宝二年 960—969			1	
开宝三年 太平兴国四年 970—979	1	3	1	
太平兴国五年 端拱二年 980—989		1	3	
淳化元年 咸平二年 990—999		1	3	
咸平三年 大中祥符二年 1000—1009		4	2	
大中祥符三年 天禧三年 1010—1019		2	3	
天禧四年 天圣七年 1020—1029	2	2	1	
天圣八年 宝元二年 1030—1039		2	1	

续表

项目 年代	春	夏	秋	冬
康定元年 皇祐元年 1040—1049	1	1	4	1
皇祐二年 嘉祐四年 1050—1059		2	4	
嘉祐五年 熙宁二年 1060—1069		2	5	
熙宁三年 元丰二年 1070—1079		1	1	
元丰三年 元祐四年 1080—1089			3	
元祐五年 元符二年 1090—1099		2	7	
元符三年 大观三年 1100—1109		5	4	1
大观四年 宣和元年 1110—1119		1	1	
宣和二年 靖康二年 1120—1127		1	1	
小计	4	30	45	2

雨涝季节总共81次,其中秋季45次,占总数的55%。对此,宋人总结道:"西北春时率多大风而少雨,有亦霏微……至秋则霖霪苦雨,岁以为常。"①宋人常用"西北"一词指代北方地区,②自然包括开封,而开封的气象正是这一概括的具体验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是与现代开封降水集中于夏季的不同之处。

就整个北宋时期开封雨涝情况而言,下图显示:宋哲宗及宋徽宗前期雨涝天气最多。北宋末期、宋神宗中期、宋太祖时期最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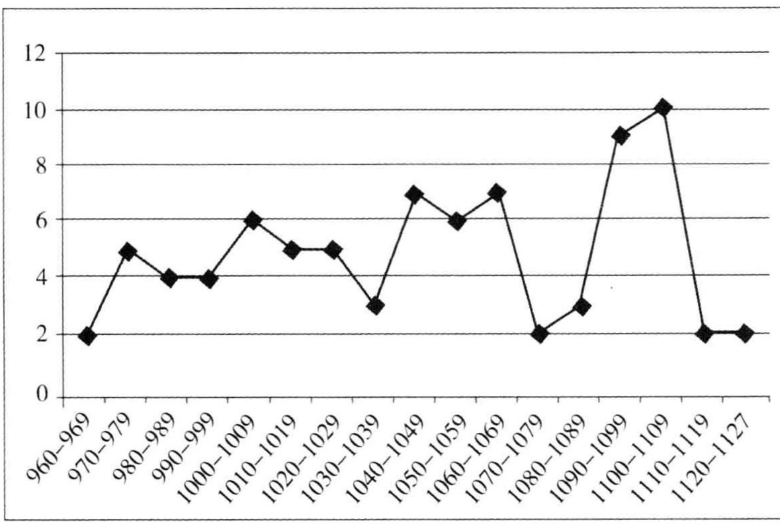


图3 北宋开封每10年雨涝季折线图

---

① 庄绰《鸡肋编》卷中《南北风雨之殊》,第80页。

② 如北宋末年,宦官李彦等在京西汝州(今河南汝州)置局括公田,范围包括京西、京东、淮西等地,史称"李彦结怨于西北"。(《宋史》卷468《杨戬传》,第13665页)则北宋时的西北曾包括淮河以北地区。南宋孝宗时"奖用西北之士",京东兖州(今山东兖州)人尹穑、淮南宿州(今安徽宿州)人王希吕都因此受到提拔。(《宋史》卷372《尹穑传》,第11536页;卷388《王希吕传》,第11900页)可见南宋时的西北泛指南宋领土以北的原宋代领土。

附带考察一下冰雹的时间分布。

表 4:北宋开封每 10 年冰雹季节分布表①

项目 年代	春	夏	秋	冬
建隆元年 开宝二年 960—969	1	3		
开宝三年 太平兴国四年 970—979				
太平兴国五年 端拱二年 980—989				
淳化元年 咸平二年 990—999				
咸平三年 大中祥符二年 1000—1009		2		
大中祥符三年 天禧三年 1010—1019			2	
天禧四年 天圣七年 1020—1029			1	

① 本表与主要气象统计表冰雹数据不同,因主要气象统计表有 1 次季节不详的冰雹。

续表

项目 年代	春	夏	秋	冬
天圣八年 宝元二年 1030—1039		1		
康定元年 皇祐元年 1040—1049		1	1	
皇祐二年 嘉祐四年 1050—1059	1	1	1	
嘉祐五年 熙宁二年 1060—1069				
熙宁三年 元丰二年 1070—1079	1	3	1	
元丰三年 元祐四年 1080—1089				
元祐五年 元符二年 1090—1099	1		1	1
元符三年 大观三年 1100—1109	3	2		2
大观四年 宣和元年 1110—1119		1		1
宣和二年 靖康二年 1120—1127	4			2
小计	11	14	7	6

冰雹通常见于夏季和春夏之交，但从表中得知，从北宋后期开始，冬季冰雹出现，春季冰雹次数增多，都是异常气象的表现。

2. 温暖季稍多，前期暖后期寒暖多变

统计数字显示，北宋开封有温暖季47次，寒冷季45次。下表为具体不同寒暖的时间分布。

表5：北宋开封每10年寒冷高温季节分布表

项目 年代	寒冷季			高温季	
	冷冬	冷秋	冷春	暖冬	酷暑
建隆元年 开宝二年 960—969	1			3	2
开宝三年 太平兴国四年 970—979				1	
太平兴国五年 端拱二年 980—989	1			1	2
淳化元年 咸平二年 990—999	1		1	3	2
咸平三年 大中祥符二年 1000—1009	1		1	1	3
大中祥符三年 天禧三年 1010—1019	2		1		3
天禧四年 天圣七年 1020—1029			1		2

续表

项目 年代	寒冷季			高温季	
	冷冬	冷秋	冷春	暖冬	酷暑
天圣八年 宝元二年 1030—1039		2	1	1	1
康定元年 皇祐元年 1040—1049	1		1		3
皇祐二年 嘉祐四年 1050—1059	2	1	5		1
嘉祐五年 熙宁二年 1060—1069	2		2	2	1
熙宁三年 元丰二年 1070—1079					
元丰三年 元祐四年 1080—1089	1		1	3	5
元祐五年 元符二年 1090—1099	4	1	3	2	5
元符三年 大观三年 1100—1109			1		
大观四年 宣和元年 1110—1119	2	1	2		
宣和二年 靖康二年 1120—1127	1		1		
小计	19	5	21	17	30
	45			47	

数据显示,北宋开封的温暖季稍多于寒冷季。差别虽小,在学术上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以竺可桢先生为代表的学术界,一般认为宋代气温下降,把宋代作为中国古代的第三个寒冷期。[①] 也有学者表示反对,如满志敏先生认为:"北宋至元中叶的时期内,黄淮海平原气候是温暖的,这是一个基本的特征。"[②]张全明先生认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绝大部分时间表现为继唐代以来我国气候变迁史上第三个温暖期的延续。其转变为第三个寒冷期的时间不是如近几十年来学者们承竺可桢所说的北宋前期,而是在北宋后期的徽宗初年。建中靖国元年前后,该地气候突然发生明显变化而进入了新的寒冷期。其间尽管这里的气候在徽宗、钦宗年间曾出现过由温暖期向寒冷期的突变,但总体上是一个渐进的变化过程。"[③]张丕远等先生先是将这一时期列为"中世纪适宜期",又说"此期是一典型气候混沌期"。[④] 葛全胜等先生将北宋列为暖干时期,具体而言:五代后期至北宋后期为温暖期,与欧洲"中世纪温暖期"相一致。[⑤] 本书的研究表明,开封在北宋时期尚处于温暖时期,在宋神宗后期和宋哲宗前期达到高峰。而在此前后的一段时期内,均无温暖季节,可见北宋后期气温的急剧变化。

---

① 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 年 1 期。

② 满志敏《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历史地理》第 11 辑,第 80 页。

③ 张全明《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史学月刊》2007 年 1 期。

④ 张丕远主编《中国历史气候变化》,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版第 435 页。

⑤ 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6 页、384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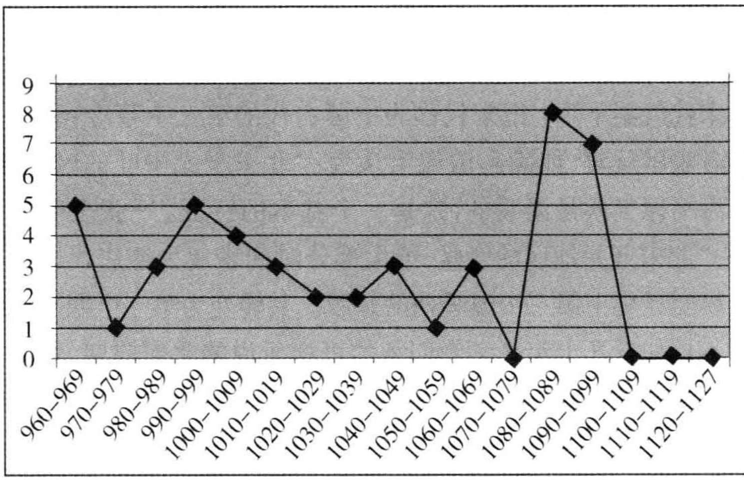


图4：北宋开封每10年温暖季折线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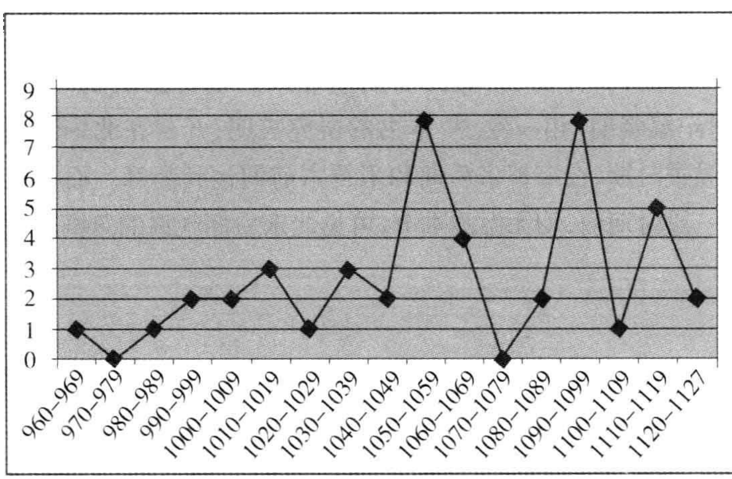


图5：北宋开封每10年寒冷季折线图

低温时段有两个峰值，一是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至嘉祐四年（1059），二是宋哲宗后期。一个明显趋势是，从北宋后期的宋哲宗末

期开始,确切地说是从元符三年(1100)开始,开封再也没有出现过高温或暖冬现象,而寒冷现象持续并于靖康年间达到峰值(尽管数据显示并非如此,原因一:最后一个时段不足10年,与其他时段相比数字自然不占优势;二:靖康年间的极端低温非统计数字所能表达)。

但是,与现代所谓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的温度相比,北宋开封温度较低。现举一实例,即樱桃成熟上市时间的比较。据孟元老的记载,宋徽宗朝后期的四月初八日"初尝青杏,乍荐樱桃。"①现代开封的樱桃成熟上市时间,据我连续8年的观察——市场上市、实地观察樱桃树,均排除外地运至者和新品种,时间如下表。

表6:宋今开封樱桃成熟时间对比表

年代	月日(农历)
宋徽宗朝	四月八日
2004年	三月八日
2005年	四月一日
2006年	四月一日
2007年	三月八日
2008年	三月二十三日
2009年	四月五日
2010年	四月一日
2011年	四月三十日

现代开封樱桃平均成熟时间大约为三月中下旬,与宋代相比,早者提前一个月,晚者提前三天,平均提早约半个月左右。

气候史专家葛全胜等先生指出:"由于气候寒冷,北宋末开封百姓冬季的生活习惯可能也发生了变化,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

① 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8《四月八日》,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749页。

录》载,崇宁至宣和(1102～1125),'立冬前五日,西御园进冬菜。京师地寒,冬月无蔬菜,上至宫禁,下及民间,一时收藏,以充一冬食用。于是车载马驼,充塞道路。"[①]其实,储藏蔬菜供冬季食用是北方传统的普遍的生活方式,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开封仍然如此。只是由于近年温室大棚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推广,才改变了这一千百年的习惯,也与气候变迁无关。以储藏冬季蔬菜推论宋徽宗朝开封气候变寒是不成立的。

3. 多风沙

史料统计中,北宋开封见于确切记载的沙尘天气凡37次。时间分布以宋仁宗朝后期至宋神宗朝前期(1063～1079)最频繁,与干旱高峰大致对应。其季节分布请看下表。

表7:北宋开封每10年沙尘季节分布表[②]

年代＼季节	春	夏	秋	冬
建隆元年 开宝二年 960—969				
开宝三年 太平兴国四年 970—979				
太平兴国五年 端拱二年 980—989				
淳化元年 咸平二年 990—999		1		

① 葛全胜等《中国历朝气候变化》,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5页。

② 本表与主要气象统计表数据不同,因主要气象统计表有1次季节不详的沙尘天气。

续表

年代＼季节	春	夏	秋	冬
咸平三年 大中祥符二年 1000—1009	1			
大中祥符三年 天禧三年 1010—1019	1	2		1
天禧四年 天圣七年 1020—1029	1	2		1
天圣八年 宝元二年 1030—1039				
康定元年 皇祐元年 1040—1049	1		1	
皇祐二年 嘉祐四年 1050—1059				1
嘉祐五年 熙宁二年 1060—1069	4			3
熙宁三年 元丰二年 1070—1079	1	3		2
元丰三年 元祐四年 1080—1089	1	1		1
元祐五年 元符二年 1090—1099	2			

续表

年代＼季节	春	夏	秋	冬
元符三年 大观三年 1100—1109				
大观四年 宣和元年 1110—1119	1			
宣和二年 靖康二年 1120—1127	4			
小计	17	9	1	9

根据表中数据得出的结论是:沙尘天气主要发生在春季,其次是夏季和冬季,唯秋季最少,仅有一次还是非正式的记载。这一时间分布规律,与春季多干旱,秋季多霖雨相对应。

本书得出多风沙的结论,主要并不是出于统计数字,而是出于事实的记载。原因在于,司空见惯的风沙气象官方一般是不记载的,但多见于文人的描述:

> 昨日汴水头,共饯东去人,暴风吹黄沙,对面不相亲。归来乘大马,误掷小方巾,平明持奴还,偷样古逼真。①
>
> ——梅尧臣
>
> 京师恶尘土,两足没至踝。狂风暴然作,塞天赤如赭。②
>
> ——郑獬
>
> 强走十五年,朱颜已非昨。低回大梁下,屡叹风沙恶。③

① 梅尧臣著,朱东润校注《梅尧臣集编年校注》卷18《下土桥送刁景纯忽大风韩子华先归遗其小方巾明日持还副以此诗》,第448页。

② 郑獬《郧溪集》卷24《送方元忠》,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7册第329页。

③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46《冲卿席上(得咋字)》,第529页。

——王安石

九衢京洛风沙地，一片江湖草树秋。[①]

——王安石

吾观大梁城，九衢尘暗天。[②]

——谢薖

客子厌京尘，长街风迷目。[③]

——贺铸

十年客京洛，衣袂多黄尘。[④]

——邢居实

东风漫送朝来雨，可奈长安自古尘。[⑤]

——贺铸

以上不同时期的士大夫，无不厌恶开封的弥天风沙，万丈红尘。如果开封草木稀疏、赤地千里，出现如此风沙是情有可原的；问题在于，东京城内外遍布着众多的公私园林，拥有全国最发达的园林业。[⑥] 开封城内注重绿化，遍布花木：外城的护龙河两旁"皆植杨柳"，"城里牙道，各植榆柳成阴。"[⑦]如"自西门东去观桥、宣泰桥，柳阴牙道，约五里许"。[⑧] 皇宫门前的御街两旁，"有砖石甃砌御沟

①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68《次韵吴仲庶省中画壁》，第728页。

② 谢薖《竹友集》卷4《求定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2册第579页。

③ 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8《答陈传道五首》，第385页。

④ 邢居实《寄陈履常》，吕祖谦《宋文鉴》卷20，第288页。

⑤ 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庆湖遗老诗集校注》卷9《京居暮春感兴二首之二（丙寅三月京师赋）》，第444页。

⑥ 周宝珠《北宋东京的园林与绿化》，《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1期，可资参考。

⑦ 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1《东都外城》，第1、2页。

⑧ 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朱雀门外街巷》，第100页。

水两道，宣和间尽植莲荷，近岸植桃、李、梨、杏，杂花相间，春夏之间，望之如绣。”①作为贵族官僚云集的都城，供娱乐休闲的园林景观更是必不可少的。据孟元老说：“大抵都城左近，皆是园圃，百里之内，并无闲地。”②可谓到处郁郁葱葱。欧阳修有诗云：

> 京师花木类多奇，常恨春归人不归。车马喧喧走尘土，园林处处锁芳菲。③

集中反映出的特点一是开封园林珍奇众多，二是沙尘喧闹。到处草木葱茏却又沙尘飞扬，结论只能是风沙非常严重。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开封绿化远远不如北宋，风沙虽多（现代开封谚云：开封开封，开门见风），但并没有北宋时记载的那么严重，或许与现代市区地面多硬化有关。

以上是从气象的自然角度所作的分析概括，下面从社会角度再作另外一种分析概括。

二、北宋开封气象对社会历史的重要影响

在古代，气象不只是气象，更是天象，是上天的旨意；在北宋，开封不只是开封，更是京师，是国家的心脏。于是，开封气象就绝不仅仅是一个地区的自然现象，而是具有全国影响，具有历史意义，正所谓一滴水折射一个世界。从本书中我们已经看出，宋代开封气象通常是朝廷天大的事情，对社会历史的重大影响，超出现代

---

① 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2《御街》，第78页。

② 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6《收灯都人出城探春》，第813页。

③ 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卷12《和陆子履再游城西李园》，第199页；按：此诗又见王安石《王文公文集》卷67《次韵再游城西李园》，第715页。

人们的想象。气象学界有“蝴蝶效应”之说,即蝴蝶在热带轻轻扇动一下翅膀,遥远的国家就可能造成一场飓风。原因就是蝴蝶扇动翅膀的运动,导致身边的空气系统发生变化,产生微弱的气流,从而引起四周空气或其他系统产生相应的变化,由此引起一个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其他系统的极大变化。将这个概念借用到历史社会气象学中,可以得到明显的社会效应,即开封上空的一颗雨滴,常常改变着社会历史。现从三个方面做一论述(不包括气象灾害后的抚恤、减免等赈济)。

(一)开封气象迫使皇帝自省悔过

处于权力巅峰的皇帝,很容易利令智昏,走向极端,给社会带来灾难。至高无上的皇帝,在理论上唯一服从的是天,气象等天变是天神的语言,被认为是上天对天子的警示。如同天圣五年(1027)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国史院编修官谢绛上书所言:

> 去年京师大水,败民庐舍,河渠暴溢,几冒城郭。今年苦旱,百姓疫死,田谷焦槁,秋成绝望,此皆大异也。按《洪范》,京房《易传》,皆以为简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政令逆时,水失其性,则坏国邑,伤稼穑。颛事有知,诛罚绝理,则大水杀人。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上下皆蔽,兹谓隔,其咎旱。天道指类示戒,大要如此。……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信不及于物,泽不究于下,则水旱为沴。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时,其可得乎?①

天人感应,气象与政治密切相关,更确切地讲,气象是现实政治的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05,天圣五年九月庚戌,第2448页。

表现。古人讲究“应天以实不以文”，即顺应天意要落实在行动而不是行文，按照气象变异警示的要求，皇帝必须在现实社会中予以切实的改善。在跪拜祈祷晴雨之时，被天谴责的皇帝完全失去了自信和尊严，并承受着巨大压力，不得不自责反省，收敛不当言行。

表现一：是鼓励臣下直言极谏，接受批评。如嘉祐元年(1056)六月己卯的《雨灾求直言诏》云：

> 近乃淫雨降灾，大水为沴。……则天灾缘政而生，思闻谠言，以推咎罚。道有消息，志在更张。应中外臣僚并许实封言时政阙失，凡当时之利害，制治之否臧，悉心以陈，无有所讳。庶几弭塞变异，召致和平。咨尔股肱之臣，其交相戒敕，虚心以调元化，合志而营大政，辅予不逮，冀其有庆。故兹诏示，想宜知悉。①

如此因气象求直言的诏令，还有咸平二年(999)闰三月丁亥的《以旱求直言诏》、康定元年(1040)三月丁丑的《大风求言诏》、庆历七年(1047)三月癸巳的《大旱责躬避殿减膳许中外言事诏》、治平二年(1065)八月乙未的《雨灾求直言诏》、熙宁七年(1074)的《旱灾求言诏》，等等。② 如熙宁七年三月乙丑(二十八日)，宋神宗下诏中书：“应中外文武臣僚，并许实封言朝政阙失。”此前，宋神宗对翰林学士韩维说：“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韩维回答道：“陛下忧闵旱灾，损膳避殿，此乃举行故事，恐不足以应天变。愿陛下痛自责己，下诏广求直言，以开壅蔽，大发恩令，有所蠲放，以和人情。”皇帝马上表示赞同，遂令他起草此诏，“诏出，人情大悦。”③在

---

① 《宋大诏令集》卷153《雨灾求直言诏》，第571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1，第562页；卷153，第569页；卷153，第569页、571页；卷154，第573页。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七年三月，第602页。

此气象灾害的特殊环境中，广开言路，鼓励百官指责朝政，有利于更新调整政策，缓解社会矛盾，也有利于言论自由的开展，对于社会民众来说，则具有鼓舞作用。

表现二：遭到臣僚指责。天圣五年（1027）开封出现罕见的高温，而且伴随着大旱。“夏秋大暑，毒气中人。占者曰：此《洪范》所谓‘恒燠’也。”[①]进入秋季七月，高温形势更加严重，官方的反应空前。九月，秘阁校理谢绛上疏曰：“去年京师大水，今年苦旱，此皆大异也。宜下罪已之诏，修顺时之令，宣群言以无壅，斥近幸以损阴。而圣心优柔，重在改作，号令所发，未闻有以当天心者。夫风雨寒暑之于天时，为大信也。近日制命有信宿辄改，适行遽止，而欲风雨以信，其可得乎？”[②]将高温等异常气象事件上升到了政治高度，以此来规劝皇帝。绍圣年间，皇帝花费巨资打造游玩的巨大龙舟，引起了大臣的不满。在首次航行的当天，忽起大风：“幸金明池。风甚，池浪如山。新作龙舟舣于水心殿东，不复登，水嬉等船皆罢。”殿中侍御史陈次升遂上书道：“所造不乘之舟，其费如此，而游幸之日，天乃大风，岂非爱佑陛下，而使觉悟有司之过乎！”[③]借大风批评了皇帝的奢侈。

表现三：自我反省，深刻检讨。端拱二年（989）入秋以来，开封严重的旱情使宋太宗忧虑恐慌。“五月，京师旱。秋七月至十一月，旱。上忧形于色，蔬食致祷。”[④]期间，朝廷为了求雨，无所不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6页；《宋史》卷63《五行志》2上，第1385页。

②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7上，天圣五年九月，第284页。

③ 陈均《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4，绍圣四年三月，第600页；参见陈次升《上哲宗论龙船费用》，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1，第100页。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4《物异考》10，第8261页；《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39页。

用其极。十月二十四日,宋太宗作出非常举动:

> 上以岁旱减膳,遍走群望,皆弗应。是夕,手诏赐宰相赵普等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变见以来,久愆雨雪。朕为人父母,心不遑宁,直以身为牺牲,焚于烈火,亦足以答谢天谴。当与卿等审刑政之阙失,念稼穑之艰难,恤物安民,庶祈眷佑。"①

皇帝承担了旱灾的全部责任,竟然做出要自焚的姿态,在历史上是少见的。康定元年(1040)三月二十二日开封发生了沙尘暴:"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②持续一刻钟的强沙尘暴,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强烈的反应。次日,宋仁宗下令"罢大宴,申诏中外言阙政"。③ 号召对皇帝和朝政开展批评。二十七日,宋仁宗颁《大风诸道德音》云:"而乃霾风示变,昼景中冥。震惧以思,咎谴安执。实繇灵眷,申戒朕躬。" ④皇帝承认是由于自己的过失带来如此气象灾难,震惧之余,表示忏悔。欧阳修的记载,说明了宋英宗面对异常气象的态度:"治平二年八月三日,大雨一夕,都城水深数尺,上降诏责躬求直言,学士草诏,有'大臣惕思天变'之语,上夜批出云:'淫雨为灾,专戒不德。'遽令除去'大臣思变'之言。上之恭己畏天,自励如此。"⑤独自承担了罪责。

表现四:收敛改过。宋太祖因雨涝放出宫女就是典型一例。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十月壬申,第68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丙子,第2987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丁丑,第2987页。
④ 《宋大诏令集》卷153《大风诸道德音》,第569页。
⑤ 欧阳修《归田录》卷2,第32~33页。

开宝五年(972)夏季五月持续多雨:"京师大雨,连旬不止,诸州皆言大雨霖。"[①]十三日,宋太祖说:"霖雨不止,又闻河决。朕信宿以来,焚香上祷于天,若天灾流行,愿在朕躬,勿施于民。"十五日,宋太祖又对宰相说:"霖雨不止,朕日夜焦劳,罔知所措,得非时政有阙使之然耶?"赵普回答:"陛下临御以来,忧勤庶务,有弊必去,闻善必行,至于苦雨为灾,乃是臣等失职。"宋太祖仍是在自己身上寻找原因:"朕又思之,恐掖庭幽闭者众,昨令遍籍后宫,凡三百八十余人,因告谕愿归其家者,具以情言,得百五十余人,悉厚赐遣之矣。"赵普等"皆称万岁!"[②]按传统阴阳五行理论,阴雨连绵意味着阴气过盛,宋太祖为回应天谴,将后宫150余名女官遣散,以祈求云开雨散。

千变万化的气象,经常不断地提醒、逼迫皇帝检讨认罪,改过自新,避恶趋善,避免其肆意妄为,其社会属性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熙宁年间,当"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议论传开后,老于世故的前任宰臣富弼深感忧虑,谓然长叹,说出了一番深刻的话:"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为者!此必奸人欲进邪说,以摇上心,使辅拂谏争之臣,无所施其力。是治乱之机,不可以不速救!"[③]从现代角度看,破除迷信当然是积极的,但从历史角度看,则另有苦衷:如果皇帝不迷信,靠什么来制约他呢?所以他必须强化气象等天变的政治意义。因此,我们判断宋人对气象情况的夸大,经过了传统文化的转换、增强,有故意的成分,这是在从自然角度审视研究开封气象时应引起注意的。

---

①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03《物异考》9,第8239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开宝五年五月辛未、癸酉,第284页。

③ 《宋史》卷313《富弼传》,第10255页。

(二)开封气象迫使朝廷改元及改变政局

如同年号始建于汉代一样,因气象原因改元也始于汉代,成为以后历代改元的原因之一。宋太宗淳化元年(990)是宋代第一个因气象而改元的年号。本年正月初一发布《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回顾了去年的旱灾,以及冬季的瑞雪,为表达对上天的感谢和祈求风调雨顺,特地改元。① 淳化就是纯正平和的意思。宋仁宗景祐年号的出现,则是因为干旱,渴望迎来雨水,"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②庆历八年(1048)是开封一个少见的多雨年份,涝灾严重,朝廷因此而决定改元。十二月一日,"以霖雨为灾,颁德音,改明年元,减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③颁布的《雨灾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云:"而自春夏之交,霖雨作沴……当原究其由来,冀消弭于灾变。宜均霈泽,以召善祥。仍更纪岁之元,用冀自天之佑,宜改庆历九年为皇祐元年。"④在宋代历史上,这是第三次因气象而改元。

改元是种美好愿望,目的是革新政治,改变局面。但改元只是一种信号导向,改变弊政首先要改变制定和执行政策的官员。开封气象变化又为此提供了借口、机遇,成为政治斗争中威力强大的武器。大中祥符二年(1009)开封春旱,布衣林虎伐登闻鼓上言:"国家遣官祈雨,车驾遍诣宫寺,虽再雨而未足。愿去邪佞尸素之臣,明赏罚黜陟之令,则天自雨。"⑤至和元年(1054)知谏院范镇指

---

① 《宋大诏令集》卷2《改淳化元年降京畿流罪以下德音》,第5页。

② 欧阳修《归田录》卷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页。

③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6页。

④ 《宋大诏令集》卷2《雨灾赦天下改皇祐元年制》,第7~8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1,大中祥符二年二月庚戌,第1596页。

出:“累日以来,日色不光,天气沉阴,欲雨而不雨,此邪人用事之应,而忠良之情不得上通也。”①通过宣扬天人感应制造舆论,促使皇帝变更政府人事。

如同气象变异与皇帝有密切关系一样,负有“燮理阴阳”职责的宰相等大臣同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淳化四年(993)自七月至九月淫雨不止,开封城“泥深数尺,朱雀、崇明门外积水尤甚,往来浮罂筏以济。壁垒庐舍多坏,民有压死者,物价涌贵,近甸秋稼多败,流移甚众……上以阴阳愆伏,罪由公府,切责宰相李昉及参知政事贾黄中、李沆曰:‘卿等盈车受俸,岂知野有饿殍乎?’昉等惭惧拜伏,黄中出,语人曰:‘当时但觉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②皇帝借机狠批执政大臣,并把责任推到他们身上,使之羞愧难当,暗示随时可能以此罢免。在庆历三年(1043)的旱灾中,宰臣章得象对皇帝检讨说:“此乃臣等备位衡宰,未能宣布善政,以召和气。适闻天语,甚不遑安……兵兴已来,赋役颇重,臣等固当夙夜思度,务在康济,惟恐才力有所不逮。”③这是主动承担责任的例子。还多主动要求罢免的例子:咸平二年(999)开封发生严重的春旱,宰臣张齐贤等奏曰:“春候已残,雨泽未降,此乃臣等燮理无效。欲求谴黜,以塞天下之责。”④如此各有责任的共识,使皇帝任免宰相乃至重组政府有了神圣的借口。

庆历七年(1047)的春天,开封地区缺乏降水,又逢大旱,从而引起朝政变更,宰相被罢免。正月,“京师不雨。二月丙寅,遣官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7,至和元年九月辛酉,第4277~4278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淳化四年九月丙午,第753页。

③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礼》18之9,第737页。

④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1,第2092页。

岳、渎祈雨。三月辛丑,西太乙宫祈雨。"[①]此后皇帝的反应加剧:"以久不雨,下诏责躬,避正殿,减常膳,求直言,戒励百官,罢免辅臣,以答天戒。"[②]具体情况是:工部侍郎、平章事贾昌朝罢为武胜节度使、同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河北安抚使,枢密副使、右谏议大夫吴育为给事中。"昌朝与育数争论帝前,论者多不直昌朝。时方闵雨,昌朝引汉灾异册免三公故事,上表乞罢,而御史中丞高若讷在经筵,帝问以旱故,若讷因言阴阳不和,责在宰相,《洪范》:大臣不肃,则雨不时若。帝用其言,即罢昌朝等,寻复命育知许州。"[③]如此还不罢休,紧接着,执政大臣陈执中、宋庠、丁度等"以旱降官一等。"[④]这是宋代因气象事件导致政府班子倒台、大臣遭到降级处分的典型事例。

庆历八年(1048)涝灾严重,开封还出现过晴空连续雷震的气象。五月,臣僚借机开始弹劾素有"奸邪"之称的宰相夏竦:"言者既数论竦奸邪,会京师同日无云而震者五。"如此异常,令皇帝恐慌:"上方坐便殿,趣召翰林学士。俄顷,张方平至,上谓曰:'夏竦奸邪,以致天变如此,亟草制出之。'"于是,枢密使、河阳三城节度使、同平章事夏竦,被罢为枢密使、判河南府。[⑤]这是又一位因开封气象事件被罢官的宰臣。

王安石变法的受挫乃至被罢相,也与开封气象变化有关。熙宁五年(1072)正月,曾多日阴天。辛丑(二十一日),司天监灵台郎亢瑛言:"天久阴,星失度,宜罢免王安石,于西北召拜宰相。"王

① 《宋史》卷66《五行志》4,第1440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0,第209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0,庆历七年三月乙未,第3865页。
④ 《宋史》卷11《仁宗纪》3,第223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64,庆历八年五月辛酉,第3951页。

安石大怒，将其押送英州编管。丁未（二十七日），“先是曾孝宽为王安石言：‘有军士深诋朝廷，尤以移并营房为不便，至云今连阴如此，正是造反时，或手持文书，似欲邀车驾陈诉者。’”[①]开封上空连续多日天低云暗，引起严重的政治动荡，甚至成为士兵造反抵制变法的借口。[②] 熙宁七年（1074）发生大旱，四月，皇帝因灾情而愁容满面：“上以久旱，忧见容色，欲尽罢保甲、方田等事。”正在推行变法的王安石宽慰道：“水旱常事，尧汤所不免。陛下即位以来，累年丰稔，今旱暵虽远，但当广修人事以应天灾，不足贻圣虑耳。”宋神宗却很不以为然：“此岂细事？朕今所以恐惧如此者，正为人事有所未修也。”于是下令灾区暂停推行方田、保甲法。[③] 监安上门、光州司法参军郑侠愤然上书指责王安石变法，旱灾成为攻击的重型武器，其中说道：“去年大蝗，秋冬亢旱，以至今春不雨，麦苗干枯，黍、粟、麻、豆皆不及种，五谷踊贵，民情忧惶，十九惧死，逃移南北”。[④] 又言：“自熙宁六年七月不雨，至于七年之三月，人无生意。”[⑤]为了突出强调天人交感的真实快捷，他还冲动地赌上了自己的脑袋，说：如果皇帝“行臣之言，自今已往至于十日不雨，即乞斩臣宣德门外，以正欺君谩天之罪。”[⑥]其实，熙宁六年七月以来并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辛丑、丁未，第5571、5579页。

② 曾公亮等《武经总要·后集》卷18《云气·阴谋气象》明确记载道：“日月蒙蒙无光，士卒内乱。……天阴沈不雨，昼不见日，夜不见星月，三日以上，阴谋也。将军宜谨左右及敌人；五日至七日，有谋拥蔽将夺其权，主形杀事；连阴十日，乱风四起，欲雨不雨，名曰蒙臣谋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26册第887页）在古代军事气象学中，长期阴沉的天气意味着军内有叛乱的阴谋。开封驻军显然熟悉此意蕴。

③ 元·佚名《宋史全文》卷12上，熙宁七年四月，第602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戌，第6152页。

⑤ 《宋史》卷321《郑侠传》，第1043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戌，第6154页。

非一直干旱，即有降雨，也有大雪。如熙宁六年七月二十四日，朝廷曾“遣官谢雨。”[①]显然是有降雨。熙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还有大雪：“大雪，诏京畿收养老弱冻馁者。”[②]朝廷又于二十九日“遣官谢雪。”[③]但是，这些降水，被政治头脑发胀的反对派视而不见。熙宁七年四月六日，皇帝顶不住了，首先罢废了方田法：“以旱罢方田。是日，雨。”[④]十九日，又将王安石罢相，史书的结论是：王安石“以旱引去”。[⑤] 宋神宗同时任命吕惠卿等担任宰执，据说当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沙尘暴。郑侠《言行录》记载：“惠卿拜职日，京师大风霾，黄土翳席逾寸。”[⑥]飘落在室内席上的尘土厚达一寸多，实在少见。不过，这也可能是反对派不满有“护法善神”之称的吕惠卿继任而夸大的记载。六月，宋神宗对辅臣说：“近遣小使至畿县视秋稼，非常滋茂，已有高及二尺者，今秋若获丰稔，吾民其小苏息乎”！[⑦] 看来，旱情并没有影响庄稼的成长。由此再次证明，此前关于旱灾的严重说法，在政治斗争中被夸大利用了。[⑧]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6，熙宁六年七月己酉、庚申、乙丑，第5978、5983、5984页。

②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4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一月戊辰，第6051页。

④ 《宋史》卷15《神宗纪》2，第285页。

⑤ 《宋史》卷327《王安石传》，第10551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丙戌注文，第6170页；又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乙亥注文，第6208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4，熙宁七年六月丁丑，第6209页。

⑧ 此事到南宋末年的文天祥那里，又被任意夸大为“大雨八日”。他在《御试策》中说道：“熙宁间大旱，是时河陕流民入京师，监门郑侠画《流民图》以献，且曰：‘陛下南征北伐，皆以胜捷之图来上，料无一人以父母妻子迁移困顿皇皇不给之状，为图以进者。览臣之图，行臣之言，十日不雨，乞正欺君之罪。’上为之罢新法十八事，京师大雨八日。天人之交，间不容发，载在经史，此类甚多。”见《文天祥全集》卷3，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47页。

元祐元年(1086)是宋哲宗继任、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开始,也是一个全年干旱的年度,“天谴说”大为风行,保守派趁机向变法派发起全面反攻。正月,侍御史刘挚攻击变法派首领蔡确道:“去年十月至今,并愆雨雪,骄阳肆虐,天下大旱,民情惶惶,实由确奸邪所召。”[①]二月下旬多有阴天,黑云压城,但并无降雨。右正言朱光庭再次借题发挥:“天欲雨而未雨,似有所待,臣愿陛下上顺天意,早屏奸邪,无害圣政,膏泽自降,岁则大熟。”[②]闰二月初,在群臣的进攻下,宰相蔡确被罢,久孚众望的司马光出任宰相,据说气象随即改变。十五日,御史中丞刘挚在给皇帝的报告中说道:“臣累具奏请,以为罢蔡确及惇,可致雨。昨者罢确而相司马光,宣麻之日遂雨,自后不出旬日,三得雨,都城近尺,而畿甸尤为沛然。此有以见睿断所召,而天心之应陛下也。天道必可畏,公议必可信,岂非明验?”[③]如刘挚所言,旱情得到缓解。从此,政局大变,开始了元祐更化。

大观四年(1110)的春夏连旱,致使宰相蔡京倒台。“大观四年五月,彗星出于奎、娄之间,又自三月不雨至五月,上颇焦劳。台官吴执中等屡上章言蔡京罪恶,上亦寖薄京之所为,遂降授太子少保致仕。……天觉自中书侍郎除右仆射,蔡京以少保致仕,四海欢呼,善类增气。时彗星见而遽没,旱甚而雨,人皆以为天觉拜相,感召所致。上大喜,书‘商霖’二字以赐之,且谓之曰:‘高宗得傅说,以为用汝作霖雨。今朕相卿,非是之谓耶!’”[④]如此巧合,更显得皇帝的决策英明,社会政治局面获得短暂的好转。

---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庚戌,第8723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7,元祐元年二月丁亥,第8841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第8899~8900页。
④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2,第14~15页。

上述情况告诉我们，开封气象在北宋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是政治斗争中的气象战。

还有因气象被处死的官员。太平兴国六年（981）的上半年，开封长期缺雨，四月四日，宋太宗亲自“幸太平兴国寺、相国寺祷雨。上躬亲听断，京城诸司狱有疑者，多临决之。是岁，自春涉夏不雨，上意狱讼有冤滥。会归德军节度推官李承信市葱有烂者，笞园户，病创数日死。己卯，承信坐弃市”。[①] 官员李承信犯了殴打致人死亡罪，在宋代一般不会处死，但因为正值京师旱灾严重，按照阴阳五行理论与冤死有关，所以予以重判。李承信是北宋因气象问题重判而死的唯一一人。

因气象改变任命名称的，也不乏其人。庆历二年（1042）九月初，皇帝任命宰相吕夷简判枢密院事，“既宣制，黄雾四塞，霾风终日。朝论甚喧，参知政事王举正言二府体均，判名太重，不可不避也。右正言田况复以为言，夷简亦不敢当。丙午（六日），夷简改兼枢密使”。[②] 黄雾在古代政治的解释中属于异常，迫使皇帝将任命吕夷简以上治下的“判”字，改为平行的“兼”职，以此维护枢密院的独立和平等，防止专权。

宋代的科举考试，也常以开封气象为题目。如治平二年（1065），开封发生严重的雨灾，朝廷即“以灾异风俗策制举人。”[③] 制举的策题就是讨论这场雨灾。元祐三年（1088）的进士科殿试策题，也是以当时开封的雪灾为时政，要求进士们探讨雪灾形成的政治原因。[④] 对开封异常气象的认识，成为选拔统治人才的重要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四月辛未、己卯，第49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37，庆历二年九月乙巳、丙午，第3290页。

③ 《宋史》卷13《英宗纪》，第258页。

④ 刘挚《忠肃集》卷1《元祐三年御试进士制策》，第1页。

条件。

气象不仅仅关乎政局，更关乎国运——北宋灭亡就与开封气象有密切关系。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下包围了开封，开封面临着宋代以来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军事危机，也经历着最复杂的气象变异，极端的天灾人祸交加，导致亡国。靖康元年正月，多大风降雪天气。“大风雪。时围闭旬日，城中食物贵倍平时，穷民无所得食，冻饿死者相藉”。[①] 十一月多大风、大雪天气。“时天大雪，十一月初十日，风暴甚，守城官不能彀弓，凡二十余日不霁，雪深丈余”。[②] 十四日，“大寒，士卒噤战不能执兵，有僵仆者。帝在禁中徒跣祈晴”。[③]极度的严寒致使一些守城的士兵冻僵倒下。二十五日，“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是日，大雪。尼堪谓其下曰：‘雪势如此，如添二十万新兵。’金人乘大雪攻城益急……时大雪二十余日未止，风势回旋，飘雪响昼夜，如雷霆声……天寒大雪，平地深数尺，冻栗堕指”。[④]一些宋兵手指被冻掉，造成严重的非战斗减员，宋军的战斗力因而大大下降。而在东北冰雪天地中生长的金兵，借助这场大雪如同增添了20万兵力，一举攻克开封城。但金兵攻上开封城墙后，一直没有敢下进城内。靖康二年正月十七日，“雾气四塞，人对面不相视。敌下含辉门剽掠，焚五岳观”。[⑤]能见度极低的大雾天气，给金兵进城抢掠创造了隐蔽的有利条件。靖康年间的社会历史巨变，伴随着气

---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30，靖康元年正月十八日，第223页。

② 丁特起《靖康纪闻·拾遗》，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总第4册第43页。

③ 《宋史》卷23《钦宗纪》，第434页。

④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9，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第519、521、523页。

⑤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丁未，第31页。

象的极端和异常。开封的陷落与北宋的灭亡,当然是政治、军事腐败的结果,但极其恶劣的气象条件起到了助纣为虐的加剧作用,不但如金军主帅所说大雪“如添二十万新兵”,也摧残、消磨了宋朝军民的战斗力和抵抗意志。“靖康之难”作为一个著名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名词,不仅是政治灾难,也是值得重视的气象灾难。

(三)开封气象促使朝廷改善民生及赦免囚犯

以上皇帝自省悔过、改元及改变政局等所有的变化,最终都要落实到人民身上,体现在民间生活的改善或改变。正如参知政事吴奎曾对宋神宗所说:“陛下在推诚应天。天意无他,合人心而已。”[①]天意即人心,人心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伦理道德。宋人经常能够享受到开封气象变化带来的种种实惠。正如周表臣所说的那样:“国家每因天文之异、水旱之灾,大则行德音于天下,小则曲赦于四京。”[②]

天禧元年(1017)开封发生春旱,宋真宗对宰臣说:“朕以去岁蝗旱,秋稼不稔,夙夜惊惧,未尝暂忘。今已中春,时雨未降,斋心请祷,诚感莫达。实虑政令有爽天意,因思茶盐条禁,伤于峻刻,宜有以革之。”[③]皇帝因此反省改过,改善经济政策。

天禧五年(1021)二月下旬下了一场春雨,宰臣丁谓等向皇帝称贺,“上甚悦。谓因请赐酺,与人共乐。诏从之。在京五日,西京三日,诸州一日”。[④] 这场及时的雨泽,令宋真宗十分高兴,特意

① 《宋史》卷316《吴奎传》,第10321页。

② 周表臣《上神宗论灾异不必肆赦》,赵汝愚编《宋朝诸臣奏议》卷100,第107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9,天禧元年二月癸巳,第2044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97,天禧五年二月丙寅,第2242页。

允许全国臣民欢聚宴饮,反应空前。这是北宋有限的赐酺之一。

景德元年(1004)是一个高温的夏季,开封许多人中暑。六月,朝廷采取了防暑措施:"以盛暑罢京城工役,遣使分赐疗暍者药,仍颁其方于天下。"[①]全国人民因开封高温,获得了防治中暑的权威药方。大中祥符四年(1011)的夏季有高温天气,宋真宗"以甚暑,录示军民《解毒方》。"[②]宫廷秘方又一次传入民间。

庆历六年(1046)六月,开封又出现高温干旱天气,连居民饮用水都很缺少,多有中暑而死者。宋仁宗忙下诏:"开封府久旱,民多暍死,其令京城去官井远处益开井。"此举很快落实:"于是八厢凡开井三百九十。"[③]朝廷修建的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居民用水条件,不仅有救急效果,更有长远效益。

开封气象变化,还直接影响着重大事务和工程的停减,从而减轻了社会的负担,减少了人民的劳苦。

雍熙元年(984)六月是高温天气。原定于十一月举行封禅大典的宋太宗对宰相说:"封禅之废已久,今时和年丰,行之固其宜矣。然正殿被灾,遂举大事,或未符天意,且炎暑方炽,深虑劳人,徐图之,亦未为晚。乃诏停封禅。"[④]雷电引发的火灾和"炎暑方炽"的高温,是宋太宗取消封禅大典的原因。绍圣四年(1097)夏秋连续高温,八月份,按惯例本应举行祭祀北郊的仪式,遂予取消:"外议皆以为暑热,不可视北郊,故罢。"[⑤]元祐二年(1087)春夏连旱,朝廷原拟隆重举行的太皇太后受册大典,也因而停罢。太皇太

①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景德元年六月壬午,第124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六月甲子,第1726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8,庆历六年六月丙寅,第3831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5,雍熙元年六月壬寅,第581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末,第11642页。

后为停罢此事而下的诏书中云:“况今旱暵为虐,苗稼将槁,民则何罪,咎实在予。虽侧躬永思,损膳自戒,尚虑无以塞责消变,而有司乃于此时,欲以隆名盛礼加我,是重予之不德。所有将来行受册礼,宜权停罢。”①这些重大典礼的取消,毫无疑问节约了国家巨大的人力物力,间接减轻了人们的负担。

除了因气象灾害及时抚恤、减免赋役外,因开封气候寒冷、高温而停止工匠劳作,已成为常规。景德四年(1007)六月,“以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第赐缗钱。”②为应对开封当时高温天气,体现关怀,朝廷减少了户外和体力劳动,并发放高温津贴。同年五月又诏:“访闻自京至永安缘路州县,以皇后园陵有期,率民除道。属兹盛暑,且夺农功,宜速令放散,至时量以军士给役。”③因酷暑减轻了民间劳役。元祐二年(1087)三月初旱情出现,壬戌(十日),朝廷“以雨雪不时,止天下营缮三年,遣散兵匠。”④因气象而停止全国官方的建筑工程三年,并遣散兵匠以示决心,此举为历史少见。元祐三年正月,由于天气太冷,皇帝下诏在开封的工匠放假三天:“寒雪,在京工役给假三日。”⑤元符元年(1098)秋季出现高温天气,七月有诏:“时气暑热,应在京工役并给假三日。”⑥

直接受惠于开封气象变化最多的群体,就是囚犯。正如宋神宗时文彦博所概括的那样:“大暑盛寒,缧系囹圄,其间岂无冤滞感伤和气?朝廷每至盛夏,必行疎决。或水旱为灾,原减轻系,此

---

① 《宋大诏令集》卷11《以旱罢受册礼诏(元祐二年四月)》,第52页。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景德四年六月乙巳,第146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景德四年五月戊午,第1457页。
④ 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12,元祐二年三月,第347册第50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0,元祐八年正月乙巳,第11428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00,元符元年七月己酉,第11900页。

圣慈钦恤之至也。”[①]按传统观念，淫雨不绝与牢狱犯人过多有关，干旱与冤狱有关。所以每逢气象有此异常，宋政府便改善监狱生活条件，清理在押人犯，赦免刑徒，以应答天意。

建隆三年(962)夏，开封高温缺雨，宋太祖六月颁布《曲赦东京及河北见禁德音》云：“朕适当盛夏，雨泽稍愆，切虑刑狱之间，或有淹滞。轻系小罪，虚致淹留，方属炎蒸，宜加钦恤。”[②]要求开封、河北等地关照或释放轻罪在押人犯。开宝二年(972)五月，开封气温居高不下。“帝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吏督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杻械。贫不能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即时决遣，毋淹滞。’自是，每仲夏申敕官吏，岁以为常。”[③]形成了夏季清扫牢房制度。不仅如此，每逢高温天气，还常常全国性地减免刑罚。如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是高温天气，宋真宗诏：“两京、诸路，系囚死罪委长吏躬亲详鞫，徒、流降等决遣，杖以下释之。”原因是“时属炎暑故也。”[④]从景德三年(1006)四月以后，“每岁暑月，上必亲临虑问，率以为常。”[⑤]形成了皇帝亲自审讯犯人并减免刑罚制度。有时还提前下诏，要求在酷暑到来前加班清理积案。如元丰六年(1083)六月，诏：“近以炎暑，开封府、大理寺系囚，已令督责官属并力结竟，其诸路令刑部指挥提点刑狱司催督。”[⑥]暖冬气象也是不正常的，同样需要用法律手段应对。绍圣元年(1094)十一月，“以冬温无

① 文彦博《潞公文集》卷24《乞恤刑》，第723页。

② 《宋大诏令集》卷151《曲赦东京及河北见禁德音》，第560页。

③ 《宋史》卷199《刑法志》1，第4968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2，大中祥符七年六月己未，1879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2，景德三年四月丙戌，第139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35，元丰六年六月乙卯，第8079页。

雪,决系囚”。[①] 十二月宋哲宗又下诏:“久愆时雪,虑刑狱淹延,在京委刑部郎官及御史一员,开封府界并诸路州军并令监司按所部结绝,内事理轻者,先次决遣。府界徒以下罪人罪状分明,不该编配及申奏公事,并断讫以闻。”[②]要求各地尽快审理积压的案件,并从轻判决。

制度化的宽宥还有皇帝亲自录囚。端拱二年(989)春夏连旱,一直没有有效降雨。宋太宗“亲录京城诸司系狱,因多所原减。即命起居舍人须城宋惟斡等四十二人分诣诸道,按决刑狱。是夕大雨。上因谓近臣曰:‘为君当如此勤政,即能感召和气’。”[③]很为自己的做法感到自豪。咸平三年(1000)二月二十日,“以京畿旱,御崇政殿,亲决系囚,多所原宥。”二十五日恰好天降大雨。[④]这些巧合,强化了天人感应意念,无疑大大提高了皇帝减免刑罚的积极性。至和二年(1055)夏旱,宋仁宗向翰林侍读学士吕公绰询问如何解救困局? 吕公绰趁机“陈前代王者亲录冤狱,其精诚所交,必有甘雨之应”。五月初一,“上遂御便殿决系囚,未毕而雨澍,天子益器经术之言”。[⑤] 他们仿效历代帝王,亲自对在押犯进行审录复核,以纠正冤假错案,感召和气,冀希换来风调雨顺。

常见的赦免罪犯,也多因开封气象问题而实行。咸平二年(999)开封发生严重的春旱,朝廷因实行大赦:“天下系囚非十恶枉法、已杀人者死以下减一等。”[⑥]天禧二年(1020)四月的《蝗旱后

① 《宋史》卷18《哲宗纪》2,第341页。
②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29,第6684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0,端拱二年五月戊戌,第680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6,咸平三年二月癸酉,第995页。
⑤ 王珪《华阳集》卷38《翰林侍读学士赠左谏议大夫吕公公绰墓志铭》,第510页。
⑥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瑞异》2之21,第2092页。

赦天下制》云:“俯顺融明之令,用新昭旷之恩,可赦天下,除十恶罪至死及已杀人不赦外,余死罪降从流,流已下并释之。内劫贼虽不杀人,亦具奏裁。”[①]天圣四年(1026)六月,“大雨震电,京师平地水数尺。……丁酉,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②] 康定元年(1040)“大风昼暝,经刻乃复。是夜,有黑气长数丈,见东南。”[③]持续一刻钟的强沙尘暴,令宋政府感到震惊,迅速做出强烈的反应,并落实到实际行动上:“降天下囚罪一等,徒以下释之。”[④]景祐二年(1035)夏季出现高温天气,五月,朝廷“以大暑,降天下囚罪一等,杖以下释之。诸路令转运使、提点刑狱,开封府界遣殿中侍御史里行高若讷、萧定基疏决之”。[⑤] 元祐五年(1090)二月,因“时雨稍愆,”诏令“疏决四京、府界诸县系囚,除常赦所不原外,杂犯死罪以下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其后,又诏疏决应天下州、府、军、监、县等系囚”。[⑥] 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仅在祈求改变气象状况时会实行赦免,得到满意的结果后也会如此。如太平兴国六年(981),“德音降死罪、囚,流以下释之,祷而雨故也”。[⑦] 为了答谢上天降雨,也会减免刑罚。甚至在风调雨顺的气象情况下,也要恤刑。如绍圣三年(1096)五月的一道诏书中记载:“春夏以来,雨泽以时,二麦丰稔,尚虑刑狱滞留,更宜深恤。”[⑧]意思是预防为主。

---

① 《宋大诏令集》卷152《蝗旱后赦天下制》,第565页。
② 《宋史》卷9《仁宗纪》1,第182页。
③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丙子,第2987页。
④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三月辛巳,第2992页。
⑤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6,景祐二年五月戊申,第2735页。
⑥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癸卯、丁未,第10560页。
⑦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五月己未,第492页。
⑧ 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刑法》5之29,第6684页。

气象变化给社会造成了如此多的机会，大大减少了冤狱，并不断使被囚禁者获得解放，合家团圆，即缓解了社会矛盾，又增添了劳动力。朝廷企图以社会和谐来感天动地，求得风调雨顺，其良苦用心和积极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在客观多变的气象面前人们总是被动的，重大气象事件或气象灾害的自然影响通常是不良的，但古人能巧妙利用，变害为利，使其社会影响有利于自己或时代。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开封客观气象，转移了人的主观意志，影响着人间万千气象。通过开封气象这一独特角度审视北宋社会历史，可谓别有天地。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作用的开封气象，在北宋的历史上空咳唾风云，牵动着全国的敏感神经，也牵动着北宋历史变化。每逢重大气象事件，常会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或多或少地改善或改变政治、经济以及人民生活，这使我们感受到历史变化的复杂与微妙，使我们认识到气象是社会历史的组成部分，与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息息相关，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领域，大有发掘价值。

历史不但有血有肉，而且有温度、湿度。无论是道理还是我们已经验证的事实，均表明有血有肉的历史，正是由温度、湿度体现的。

征引论著

（以书名首字拼音为序）

古 籍

书名	作者	版本
	A	
安阳集编年笺注	（宋）韩琦著，李之亮、徐正英笺注	巴蜀书社 2000 年版
爱日斋丛抄	（宋）叶寘	丛书集成本
	B	
宝真斋法书赞	（宋）岳珂	丛书集成本
北海集	（宋）綦崇礼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北山集	（宋）程俱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避戎夜话	（宋）石茂良	上海书店 1982 年版
北狩见闻录	（宋）曹勋	河北教育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

宾退录	(宋)赵与时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栟榈集	(宋)邓肃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泊宅编	(宋)方勺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C

晁补之词编年笺注	(宋)晁补之著，乔力校注	齐鲁书社 1992 年版
初寮集	(宋)王安中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祠部集	(宋)强至	丛书集成本
徂徕石先生文集	(宋)石介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陈与义集	(宋)陈与义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D

大金国志校证	(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道山清话	(宋)不著撰人	丛书集成本
东都事略	(宋)王称	齐鲁书社 2000 年版
东京梦华录笺注	(宋)孟元老著，伊永文笺注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东轩笔录	(宋)魏泰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东斋记事	(宋)范镇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独醒杂志	(宋)曾敏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版

E

二程集	(宋)程颢、程颐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F

范太史集	(宋)范祖禹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范忠宣集	(宋)范纯仁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范仲淹全集	(宋)范仲淹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
枫窗小牍	(宋)袁褧	河北教育出版社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
风月堂诗话	(宋)朱弁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G

公是集	(宋)刘敞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姑溪居士前集	(宋)李之仪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归田录	(宋)欧阳修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H

画墁录	(宋)张舜民	丛书集成本
画墁集	(宋)张舜民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华阳集	(宋)王珪	丛书集成本
侯鲭录	(宋)赵令畤	中华书局 2002 年版
后山诗注补笺	(宋)陈师道撰、任渊注,冒广生补笺,昌怀辛整理	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皇朝编年纲目备要	(宋)陈均	中华书局 2006 年版
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	(宋)杨仲良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
皇宋十朝纲要	(宋)李埴	续修四库全书本

黄庭坚全集	(宋)黄庭坚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挥麈录	(宋)王明清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J

鸡肋编	(宋)庄绰	中华书局 1983 年版
鸡肋集	(宋)晁补之	四部丛刊本
甲申杂记	(宋)王巩	丛书集成本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李心传	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靖康纪闻	(宋)丁特起	历代笔记小说集成本
靖康要录笺注	(宋)汪藻著,王智勇笺注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
景定建康志	(宋)马光祖修、周应合撰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宋元珍稀地方志丛刊
景文集	(宋)宋祁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K

孔氏谈苑	(宋)孔平仲	丛书集成本

L

历代名臣奏议	(明)黄淮、杨士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年版
李纲全集	(宋)李纲	岳麓书社 2004 年版
李觏集	(宋)李觏	中华书局 1981 年版
梁溪漫志	(宋)费衮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临川先生文集	(宋)王安石	四部丛刊本
论衡	(汉)王充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

隆平集	（宋）曾巩	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宋史资料萃编本
潞公文集	（宋）文彦博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芦川归来集	（宋）张元干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芦浦笔记	（宋）刘昌诗	中华书局1986年版
栾城集	（宋）苏辙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M

梅尧臣集编年校注	（宋）梅尧臣著，朱东润编年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眉山诗集	（宋）唐庚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梦溪笔谈	（宋）沈括	岳麓书社2002年版
米芾集	（宋）米芾	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默记	（宋）王铚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墨庄漫录	（宋）张邦基	中华书局2002年版

N

南阳集	（宋）韩维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O

欧阳修集编年笺注	（宋）欧阳修著，李之亮笺注	巴蜀书社2007年版
欧阳修全集	（宋）欧阳修	中华书局2001年版

P

彭城集	（宋）刘攽	丛书集成本

鄱阳集	(宋)彭汝砺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Q

钱氏私志	(宋)钱世昭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庆湖遗老诗集校注	(宋)贺铸著,王梦隐、张家顺校注	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清江三孔集	(宋)孔文仲、孔武仲、孔平仲	齐鲁书社2002年版
清献集	(宋)赵抃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庆元条法事类	(宋)谢深甫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秦观集编年校注	(宋)秦观著,周义敢、程自信、周雷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
全宋文	曾枣庄、刘琳主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群书考索	(宋)章如愚辑	广陵书社2008年版

R

容斋随笔	(宋)洪迈	中华书局2005年版
儒林公议	(宋)田况	丛书集成本

S

三朝北盟会编	(宋)徐梦莘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邵氏闻见后录	(宋)邵博	中华书局1983年版
渑水燕谈录	(宋)王辟之	中华书局1981年版

司马光日记校注	(宋)司马光著,李裕民校注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	(宋)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	巴蜀书社 2009 年版
诗话总龟后集	(宋)阮阅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宋朝事实	(宋)李攸	文海出版社 1981 年版宋史资料萃编本
宋大诏令集	(宋)佚名	中华书局 1962 年版
宋朝诸臣奏议	(宋)赵汝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宋会要辑稿	(清)徐松辑	中华书局 1957 年版
宋会要辑稿补编	(清)徐松辑,陈智超整理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1988 年版
宋史	(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宋诗纪事	(清)厉鹗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宋史全文	(元)佚名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宋太宗实录	(宋)钱若水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宋文鉴	(宋)吕祖谦编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	(宋)徐自明著,王瑞来校补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嵩山文集	(宋)晁说之	四部丛刊本
涑水记闻	(宋)司马光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
苏轼全集校注	(宋)苏轼著,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
苏舜钦集编年校注	(宋)苏舜钦著,	巴蜀书社 1991 年版

	傅平骧、胡问陶校注	
苏魏公文集	（宋）苏颂	中华书局1988年版
苏轼词编年校注	（宋）苏轼著，邹同庆、王宗堂编年校注	中华书局2002年版

T

太平治迹统类	（宋）彭百川	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1年版
图画见闻志	（宋）郭若虚	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
陶山集	（宋）陆佃	丛书集成本
铁围山丛谈	（宋）蔡绦	中华书局1983年版

W

武经总要	（宋）曾公亮等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荆公诗注	（宋）李壁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王文公文集	（宋）王安石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文昌杂录	（宋）庞元英	丛书集成本
文天祥全集	（宋）文天祥	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
文献通考	（元）马端临	中华书局2011年版
文庄集	（宋）夏竦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瓮牖闲评	（宋）袁文	中华书局2007年版
无为集	（宋）杨桀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武夷新集	（宋）杨亿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X

西昆酬唱集注	(宋)杨亿等著,王仲荦注	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西塘集	(宋)郑侠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西塘集耆旧续闻	(宋)陈鹄	中华书局2002年版
西溪集	(宋)沈遘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小畜集	(宋)王禹偁	四部丛刊本
新校参天台五台山记	(日)成寻著,王丽萍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
宣政杂录	(宋)江万里	(明)陆楫编《古今说海》本,巴蜀书社1988年版
续湘山野录	(宋)文莹	中华书局1984年版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宋)李焘	中华书局1979年版
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	(清)黄以周等辑注	中华书局2004年版

Y

研北杂志	(元)陆友仁	丛书集成本
燕翼诒谋录	(宋)王栐	中华书局1981年版
玉海	(宋)王应麟	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7年版
元宪集	(宋)宋庠	丛书集成本
郧溪集	(宋)郑獬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Z

曾公遗录	(宋)曾布	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

		宋史资料萃编本
张方平集	(宋)张方平	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张耒集	(宋)张耒	中华书局1999年版
紫薇诗话	(宋)吕本中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赵氏铁网珊瑚	(明)赵琦美编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忠肃集	(宋)刘挚	中华书局2002年版
麈史	(宋)王得臣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竹隐畸士集	(宋)赵鼎臣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竹友集	(宋)谢邁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今人论文

论文	作者	出处
	B	
北宋东京的园林与绿化	周宝珠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C	
晁说之年谱简编	李朝军	《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1期
	H	
河南省历史时期干旱的分析	萧廷奎、彭芳草、李长付等	《地理学报》1964年第3期

黄淮海平原北宋至元中叶的气候冷暖状况	满志敏	《历史地理》第 11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黄淮平原气候历史记载的初步整理	徐近之	《地理学报》1955 年第 2 期

L

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时空分布特点及成因研究	王社教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1 年第 3 期
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	张全明	《史学月刊》2007 年第 1 期
李之仪年谱	曾枣庄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四川大学宋代文化研究资料中心编《宋代文化研究》第四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M

“木冰”考	王凤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 年第 3 期

Z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	竺可桢	《考古学报》1972 年第 1 期

今人著作

书名	作者	版本
	D	
地面气象观测规范	中国气象局	气象出版社 2003 年版
	H	
黄庭坚年谱新编	郑永晓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 年版
	S	
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的权衡度量	郭正忠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版
宋代东京研究	周宝珠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
宋代农业地理	韩茂莉	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
宋人年谱丛刊	吴洪泽、尹波主编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宋编宋人年谱选刊	吴洪泽编	巴蜀书社 1995 年版
苏辙年谱	孔凡礼	学苑出版社 2001 年版
	W	
王禹偁事迹著作编年	徐规	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
	Y	
杨亿年谱	李一飞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年版

Z

中国历朝气候变化	葛全胜等	科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中国历史气候变化	张丕远主编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6 版
中国气象史	洪世年、陈文言	农业出版社 1983 年版
中国气象史	温克刚主编	气象出版社 2004 年版
中国气象史——近代前	洪世年、刘昭民等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年版
中国气象灾害大典·河南卷	温克刚主编、庞天河分卷主编	气象出版社 2005 年版
中华日历通典	王双怀主编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年版

后　记

对于历史气象问题，我关注得很早，因为我讲授的课程中有一门中国历史地理，其中包括历史气候。就科研而言，身在开封，我关注的则是开封有关历史问题，但从来没有写过什么。2010 年 3 月，我想写一篇论文参加 8 月份在武汉举办的宋史年会，定写的题目就是北宋开封气象编年。哪知在准备的过程中，发现其资料和内容远远不是一篇论文能容纳的，临时决定索性写一本书吧。依赖于电脑和软件、网络的便利，到 11 月完成了 20 万字的初稿。几经修改，遂成此书。

气象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我用的却是社会科学的办法。我的数理知识，顶多是小学水平，气象知识，更是不值一提。但我一直想借用自然科学的方法，通过树木的年轮验证每年的气象状况。树木年轮的宽窄真实地记载了各年的气候状况，故通过年轮的分析，可获得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气候演变规律。早就知道开封的宋代繁塔旁有棵老槐树，距离我少年时生长的地方直线距离不过百米，当地居民传说先有树，后有塔。开封有关部门提供的《开封古树名木一览表》（1994 年）中，此即为 29 号国槐，明确标着树龄为 1156 年，也即此树始于唐文宗末期，历宋

至今，真是再好不过了。经河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江静教授的引荐，我专门从郑州请来河南农业大学的树龄测试专家王婷博士，进行打孔采集年轮。拉出年轮标本粗略一看，专家即说此树顶多只有二三百年的寿命，并说根据她了解的理论和实践，开封不可能有上千年的树木。我大失所望！但只得承认现实、尊重科学。

还是出于以上理由，承蒙河南大学环境与规划学院院长秦耀辰教授的引荐，我请该院的副教授彭剑峰博士审阅了本书的初稿，他是气候学、树木年轮生态学方面的专家，对导言、总论部分的一些概念、词语作了指点，我采纳了大部分——7处。承蒙汴梁晚报陈剑平总编的引荐，我请开封气象局的一些专家审阅了本书总论的第一部分，并在该局召开了由副局长仝文伟主持的小型专题研讨会，也有所收获。在此一并致谢！

研究生李书永帮我制作了《总论》中的图，他毕业后，由于数据修正等情况，又请河南大学学报编辑、正在攻读地理信息博士生的党兰学同志重做并订正。在此向他们谨表谢忱！

本书的资料核对绝大多数是我自己作的。自己核对比请人核对效果好得多，除了熟悉程度、责任心之外，出现问题可以直接处理，还能发现新问题和新资料，只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却是必需的。此外，研究生鲍君惠、杨莹、黄毛协助我核对了小部分史料，君惠、杨莹还帮我提取了本书的目录以及清样的复校，特此说明并致谢。

衷心感谢国家社科基金评委的错爱以及彭剑峰、张显运、杨高凡、张祥云的协助和马玉臣等的张罗，本课题得以成为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还要感谢河南大学黄河文明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资助、责编张秀平老师的辛勤劳动。

本项目的鉴定专家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使本书十余处得到修订完善,在此一并致谢!

2012 年 4 月 25 日